



天
马
霜
衣

中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天 马 霜 衣

(中)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十四回	梅花主人	(486)
第十五回	群雄聚会	(536)
第十六回	达摩易筋经	(577)
第十七回	比武斗智	(622)
第十八回	瑜伽摄心术	(660)
第十九回	未雨绸缪	(704)
第二十回	巧使美男计	(747)
第二十一回	舍身入虎穴	(784)
第二十二回	造访埋花居	(805)
第二十三回	闺房谈死生	(837)
第二十四回	深闺密友	(865)
第二十五回	侠女真情	(896)
第二十六回	湖中遇险	(929)
第二十七回	心如止水	(961)

第十四回 梅花主人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她一个多病之躯，柔弱女子，竟能轻淡生死，不畏强暴，咱们堂堂男子，想来岂不惭愧！”

韩士公道：“凡具有大智大慧者，必具有大勇，自不是常人能及。”

林寒青道：“眼下处境险恶，阵外堆积如山的柴草，一旦燃烧起来，火势定然十分凶恶，必需得早些设谋对策，我去助她醒来。”站起身来，横移两步，左手扶起那白衣女的身子，右掌抵在她背后“命门穴”上，暗运真气，一股热流，源源攻入那白衣女的体内。

他功力深厚，远非二婢能及，那白衣女苍白的脸色上，逐渐泛升起淡淡的红晕，紧闭的双目，缓缓启开。

素梅长长吁一口气，道：“姑娘吓死小婢们了。”

白衣女目光转动，四处望了一眼，回首对林寒青一笑道：“他们想烧死咱们。”

林寒青道：“不错，眼下这四周堆积的木材，已足够燃烧上三四个时辰之久，别说火烧延蔓，烧入阵中了，就是那蒸人的热气，也要把咱们活活地烤焦了。”

韩士公突然哈哈大笑道：“老夫活了这大年纪，闯荡江湖数十年，坐过水牢，受过刀伤，单单是没有尝过大火烧烤的滋味，今日有幸，试试也好，反正老夫，已活了六十几年，纵然被火烧

死了，那也不算短寿啊！”

林寒青知他心中仍然在生二婢的气！心想劝他几句，一时间却是想不起适当的措词。

那白衣女略一沉吟，回顾了香菊、素梅一眼，说道：“你们两个丫头，怎么开罪韩老前辈，快些上前赔个礼去。”

二婢不敢分辩，相互望了一眼，走上前去，躬身说道：“大人不见小人过，我们年幼无知，开罪了韩老前辈，我们姐妹这里赔罪了。”齐齐敛衽一礼。

这一来，韩士公倒是觉着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连声说道：“哪里，哪里，老朽这把年纪了，和你们这些女孩闹气，想起来惭愧得很。”

香菊扬了扬柳眉儿问道：“韩老前辈，我们姐妹罪也赔过了，韩老前辈的气也消了，但却不知我们两姐妹几时开罪了老前辈？”

素梅淡淡一笑，接道：“还望老前辈指点、指点，也免得我们姐妹日后再犯！”

韩士公只觉脸上热辣得难过，却是说不出二女之错。

白衣女接口道：“对长者说话不敬，神色不恭，处处都是错，哪里还用指出来，还不给我退下去。”

二婢应了一声，退到那白衣女的身后。

林寒青怕韩士公下不了台，搬转话题，接口说道：“姑娘，咱们得设法出阵，难道坐在这里等他们烧死不成？”

白衣女沉吟了一阵，道：“咱们出不去，如若强行夺路，势必造成重大的伤亡！”

韩士公道：“老朽一把年纪，死不足惜，但几位都正值青春

年华，岂可轻贱性命，如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冲出阵去，拼他一下，走得一个是一个。”

白衣女道：“不能逞匹夫之勇冲出阵去，也不能坐以待毙，自绝生机。”

韩士公道：“两者皆不可取，倒使老朽想不明白，该当如何了？”

白衣女道：“咱们要安然脱险。”

韩士公四下望了一阵，摇头，道：“除非咱们生了翅膀，飞上天去。”

白衣女笑道：“老前辈只想到上天，但却忘了咱们可以入地。”

韩士公道：“姑娘之意，可是说咱们挖个地道，跑出去吗？但老朽之见，这办法却是万万的行它不通。”

白衣女道：“如是挖一个地道，直达堆集的木柴之外，自然是行不通了。”

韩士公呆了一呆，道：“姑娘高才，非是常人能及，眼下时机迫促，姑娘还是明说了吧！这等深蓄玄机之言，老朽是越听越糊涂了。”

白衣女道：“说穿了十分容易，用心想一想，谁都可以想到，我在选这块地形之时，已想到他们可能施用火攻，因此阵中有一块高出的土丘，咱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挖一个坑了，可容咱们几人存身，然后先他们放起一把火来，火势由里向外蔓延，或可连这座奇阵，也可保全下来。”韩士公道：“事不宜迟，咱们早些动手。”

白衣女道：“不用慌，他们如是早存了烧死咱们之心，只怕

早已放起火来，哪里能等到现在？”

天色逐地的黑了下来，天上星光闪烁。

林寒青、韩士公、素梅、香菊，齐齐动手，很快地在那高丘下挖了一个可容五人存身的大洞。

白衣女精神似是已难再支撑下去，不得不借助金针刺穴。

两枚金针刺入穴中，立时容光焕发，精神奕奕。

这时，一轮明月，由东方天际升起，阴森的荒野里，不时传来了声声枭鸣。

白衣少女望望天色，道：“是时候了，咱们要先发制人！”

林寒青：“放火吗？”

白衣女点点头，道：“走！咱们两人去……”

林寒青道：“姑娘身体不好，还是多多休息，在下一个人，也就够了。”

白衣女微微一笑，道：“放火是下下之策，也许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走啦！陪我出阵瞧瞧去。”

林寒青伸手拔出了参商剑，道：“姑娘要小心了，出阵之后，请紧随在下身后，也许他们早已埋伏人手，突施袭击，在下或将援救不及。”

白衣女已举步向前行去，笑道：“你关心我，是吗？”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在下极为敬佩姑娘的胆气。”

白衣女淡淡一笑，道：“那不是我胆子大，只不过是自知命不长久，早死几日晚死几日没有什么分别。”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白衣女又道：“本来我还可活六个月，但经过这一番斗智，耗消元气太多，只怕是难以活过三个月。”

林寒青道：“姑娘才华绝世，精通医理，难道这世上，就没有解救之药吗？”

白衣女笑道：“我爹爹和母亲为了想医我的病，找遍了天下名医，但每位名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诊断结果，用药也不相同，我爹一气之下，把十二位名医，全都请上了连云庐，由天鹤上人老前辈主持，费了三天三夜的时间，研究我的病情，可是仍然难以找出疗救之法……”

林寒青一皱眉头，“那天鹤老前辈之能，也是束手无策吗？”

白衣女突然停了下来，席地而坐，举手理一下垂在鬓边的散发，笑道：“他们相互研商了七八天，终于找出来一个结果。”

此刻，已然到了竹阵边缘，只要再向前走上几步，立可出阵，林寒青知她坐下之意，有话要说，也随着坐了下去，接道：“什么样的结果？”

白衣女笑道：“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他们费了很多天，研商的结果，确定我只能活上半年，其实不用他们说，我自己也比他们还要明白。”

林寒青急急接道：“姑娘所知，和他们的研商结果，是否相同？”

白衣女一笑道：“大致相同，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在这半年之中，我不能太过劳累，如是大耗心智，半年的寿限，便要减少一半……”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道：“早知如此，我等实不该这般麻烦姑娘了。”

白衣女笑容如花，说道：“你可是很关心我的生死之事吗？”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这个半天，仍是接不下去。

白衣女笑道：“你不用为难了，我虽然活了十几年，但自从记事之后，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徘徊，人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但我却是对死亡毫不畏惧，你不用替我惋惜，也不用为我悲伤。”

林寒青道：“话虽如此，但姑娘减少了三月寿限之事，总是叫我等内心难安。”

白衣女突然敛失了脸上的笑容，轻轻皱起眉头，凝目沉思起来。

她言笑生死，如谈说儿时的赏心乐事，一直是面带微笑，毫无一点自惜自怜之色，此刻却陡然皱起眉头，神色凝重。

林寒青叹一口气，道：“姑娘此刻的处境，实是寸阴如金，不应再卷入这江湖风波的漩涡之中，应该快快乐乐的度过余下的生命，唉！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像姑娘这般预知死亡之期，但仍能镇静如常，实非平常人能够做到，在下是自叹弗如。”

白衣女叹道：“我在想一件事，不知该如何才好？”

林寒青暗暗忖道：“她这般才智聪慧的人，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口中却不自禁地问道：“姑娘有什么疑难的事，不知可否告诉在下，在下或可提供出一二愚见？”

白衣女两道目光，凝注在林寒青的身上，道：“我在想该不该把我心中所记武功，传授给你？”

林寒青一听此事竟然涉及自身，一进间倒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听那白衣女接道：“我如不把武功传授于你，我如死了之后，这些绝世神功，或将从此绝传于世；如若传授于你，我那仅有三个月的生命，都将耗费在传授你武功之上，岂不是太可惜了？”

林寒青道：“姑娘不用为此事困扰，如若你真的只有三个月的寿限，确应好好地欢度这有限的时光……”

白衣女道：“可是那些记载这武功的秘本，都已被火烧去，我如死去之后，那些武功心法、口诀，都将随我而去，我岂不成了武林一大罪人？”

林寒青道：“姑娘智慧过人，别说在下，这世上也难有几人及得，短短三个月的时光，就算姑娘肯细心传我心法，只怕在下也难以领悟，岂不是有负姑娘的厚望了吗？”

白衣女道：“你纵然是学不完全，但是总可以记下大半……”

忽然站了起来，接道：“唉！这些事，当真是很难决定，让我慢慢地想想再说吧！”举步向阵外行去。

林寒青急急抢前一步，走在那白衣女的身前，说道：“姑娘不可涉险，容在下为姑娘带路。”

阵外那堆集的木柴中，火光一闪，一个全身黑衣的人，随着那闪动的火光出现，冷冷地说道：“敝东主大驾亲临荒冢，请两位前往晋谒。”

林寒青看他手中握着的松油火把，道：“小心你手中火把，点燃了那些枯草木柴。”

白衣女接道：“这人愣头愣脑，没有礼貌，等一会咱们同那梅花主人谈话时，就请那梅花主人，先杀他作为条件。”

那黑衣人呆了一呆，高举手中火把，道：“在下奉命接引两位，去见敝东主。”

林寒青右手短剑挥动，挑开那些拦路木柴，辟出一条路来，冷冷说道：“走在前面带路。”

那黑衣人似是已为那白衣女恐吓言词所慑，不敢再对两人无礼，果然转过身去，高举手中火把，当先带路而行。

林寒青目光转动，藉月光望去，隐隐发觉四周草丛之中，隐伏着很多黑衣人。

白衣女快行两步，紧追在林寒青身后，低声说道：“见着那梅花主人时，不用怕他！”

林寒青道：“这个不劳姑娘费心。”语气之间，显是有些不快。

白衣女微微一笑，道：“你生气了吗？唉！你这人好大的脾气啊！”

林寒青回顾那白衣女一眼，心中暗暗忖道：她不惜减短寿限，以抱病之躯，为天下英雄，和那梅花主人周旋，唉！我对她倒真该客气些才好。

心中生出歉疚，但却不知该如何启口。

正自忖思措词，那白衣女抢先说道：“如以我这三月的寿限来算，咱们相识的时间，不算短了，你为什么不问我的名字呢？”

林寒青暗暗忖道：问人闺讳，乃大不礼貌的事，我林寒青岂是这等人物，口中却微笑说道：“姑娘芳名？”

白衣女笑道：“大概是我生下来就很多病，所以爹娘都管我叫惜惜，那是说我柔弱多病，爹娘都很惜我怜我。”

林寒青目光一转，瞥见无数的黑衣人，隐伏左右。

白衣女一拢秀发，道：“我觉着惜惜两字，太过不雅，就把字改了一个字。”

林寒青道：“改了哪一个字？”

白衣女道：“我想一个女孩子，不论丑美，将来总归是要嫁

作人媳，但像我这般多病娇弱的身体，哪个人讨了我，那人定然是一辈子作牛作马地服侍我，那个苦可吃大啦，所以，我就把最后一字，改成香字……”

林寒青道：“白惜香……”

白衣女笑道：“是啊！可是太俗气了吗？”

林寒青道：“姑娘人如其名，这香字改得很好……”

白衣女笑道：“由来名侠之士，大都是怜香惜玉的人，我改作惜香，就是要那讨我的人，心有所惕，对我必得怜爱有加才行，他只要一叫我的名字，就该想到谦谦君子，惜香怜玉，纵然是为我作牛作马，服侍于我，也就不会心存介蒂了。”

林寒青道：“原来如此。”

白惜香道：“我这名字，除了提醒讨我之人，要惜香怜玉之外，还别有一番作用。”

在强敌环伺，形势危恶的境遇之下，娇弱不胜的白惜香，竟然大谈起风月情事，依依而言，旁若无人，这分轻淡生死的镇静，从容赴险的豪气，激发起林寒青英雄情怀，不再分神旁顾，朗朗一笑道：“这倒得领教了，不知还有什么作用？”

白惜香道：“你再把我的名字低吟两遍。”

林寒青道：“白惜香……白惜香……白惜香……”

脸色微微一变，忽然住口不言。

白惜香笑道：“你明白了吧！谁要怜我、惜我，那就是白费一番心机，白白惜香一场，落得个一场空幻。”

林寒青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若那人是当真地爱惜姑娘，就算是相依上一日半天，那也将终身不忘，姑娘就算死去了，但你的音容笑貌，也将永还活在他的心中。”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这世上，当真有这样深情的男人吗？”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白惜香道：“痴情女子负心汉，古有名言……”

突然红影一闪，两个全身红衣，头戴红帽的怪人，一跃而至，挡住了两人去路。

这等怪异奇诡的装束，在深夜之中出现，林寒青白昼虽已见过，但也不禁心神一震，星月下看去更增几分恐怖，虽然明知是人装扮，也不禁心生寒意！

林寒青短剑一挥，划出一道银虹，一挡两个红衣人，说道：“两位拦路，是何用心？”

左面那红衣怪人，冷冷地接道：“咱们奉命来迎接两位。”

林寒青道：“这么说来，倒是有劳了。”

两个红衣人互相对望一眼，突然转过身去，说道：“两位请紧随在我等身后。”

并肩大步向前行去。

林寒青回目望去，只见白惜香笑容如花，似是根本未把那两个红衣人，放在眼中，心中更是佩服，暗道：“她虽然不会武功，但这份胆子和豪勇之气，实非我能够及得。”

只见两个红衣人，幽灵一般，绕出烈妇冢，沿着一条小径行去。

这时，那手执火把带路的黑衣人，已然不见，流目四周，一片沉沉夜色。

林寒青突然停下脚步，道：“两位要我们到哪里去？”

右边红衣怪人道：“去见敝东主。”

林寒青道：“他不是已到了烈妇冢吗？”

左面红衣人接道：“敝东主临时又改变行址，特派我等迎接两位。”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两位这等装束，贵东主又那般故作神秘，哼哼！这些荒诞的怪行，用来吓吓那无知的人，或可收一时之效……”

遥闻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什么人？讲话如此放肆！”

林寒青怒声喝道：“林寒青，怎么样？”

那冰冷的声音接道：“胆子不大，不让你受些教训，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林寒青正待反唇相激，突闻呼的一声，一团黑影，迎面飞来，不禁心头一震，暗道：“什么暗器？挟带着这等的呼啸之声！”

短剑一挥，幻起朵朵剑花，护在胸前。

他只顾封拒身前的暗器，却不料另一个黑影由侧面袭来。

林寒青心中警觉时，已然闪避不及，但闻啪的一声，左脸上中了一击，那团黑影一击而中，闪电退了回去。

这一击势道很重，打得林寒青跟前金星乱冒，热辣辣地难受。

这时的月光，刚好被一片浮云遮住，夜色灰暗，视线不清，林寒青中了一击，竟是未能看清楚那袭来之物，隐隐之间，觉出那似是飞鸟一类的动物。

两个带路的红衣人，头也未转一下，并肩阔步，昂然而行。

回头看时，白惜香仍然是微带笑意，好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左颊中了一击。

此情此景之下，林寒青也不好开口，但心中只是暗暗地提高

警觉，忖道：“这梅花主人，果是有神出鬼没之能，不可轻视！”

但见两个带路的红衣人一转，折向一座耸立的宅院中走去。月光重现，清辉铺地，影物大见清晰。

那是座凄冷、孤独的宅院，耸立在荒凉的原野中，一眼望去，不见灯光。

两位红衣人行近那宅院后，霍然分开，排列在两侧，齐声说道：“两位自己进去吧！”

林寒青抬头一看，月光下只见一道匾额，横在大门之上，写道：“吴氏宗祠”四个金字。

两扇红色的大门，敞开着，但祠中的厅厢，却是一片黑暗、沉寂。

林寒青心中暗暗忖道：“如若他们在这祠中埋伏下高手？到不易闯得出来。”

心中在想，人却已走上了五层台阶。

黑暗的厅堂中，传出来一个尖脆的声音，道：“两位怎么不进来，可是害怕了吗？此刻还来得及全身而退。”

白惜香低声道：“咱们进去，不要害怕。”

林寒青道：“好！”短剑护胸，大步而入。

白惜香道：“走慢一点，挽着我的手臂。”

林寒青怔了一怔，伸出手去，挽住了白惜香的手臂。

白惜香道：“走得越慢越好。”缓缓把螭香依靠在林寒青肩头上。

一阵一阵如兰如麝的香气，沁心扑鼻。

这险恶的环境中，步步充满杀机，但也荡漾着春情蜜意。

白惜香低声严肃地说道：“这祠堂大门，距那正中的厅堂，有

三丈以上的距离，你必须设法走满百步以上，我要附在身边，讲给你听……”

林寒青接道：“讲什么？”

白惜香道：“天龙八剑的口诀，和实用法门。”

林寒青心中大为紧张，暗里忖道：“这样短的时间，那样繁复的剑招，要我如何能够记得了呢？”

但他已没有说话的机会了，白惜香已开始讲述起“天龙八剑”。

那日在青云观后，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传授他天龙八剑剑招，但只传剑招，未及克敌变化和实用法门，此刻白惜香从头讲起，脉络贯通，层次分明，林寒青因早有了基础，听起来极易了然。

这一刻，他集中了全副的心神，忘去了身置龙潭，强敌环伺，虎视眈眈。

暗影中响起了讥嘲的冷笑，幢幢人影在两人身旁晃动。

白惜香缓缓闭着双眼，像陶醉在林寒青的怀抱中，林寒青一副轻怜蜜爱的神情，全神贯注，心无旁顾。

突然间火光一闪，厅堂中亮起了两支烛光。

林寒青只觉到眼前一亮，却无暇分心去看。

一声大喝，传了过来，道：“好一对无耻的男女，大庭广众之间，万目注视之中，竟是这般的恶形恶状。”

这声音高昂宏亮，静夜中传出老远，但站在近前的林寒青和白惜香，却是充耳不闻。

但见火光一阵闪动，厅堂中连续燃起了一二十支火烛。

整个的大厅中，一片通明，毫发可鉴。

白惜香解说完最后一招，突然挺身而出，离开了林寒青的怀抱。

一声冷厉的笑声传来，道：“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老夫见过无数缠绵情侣，却是未见像你们如此胆大！”

白惜香举手理理发上玉钗，笑道：“今夜让你开开眼界了。”笑语盈盈中，举步而入。

林寒青大迈一步抢入厅堂，挡在了白惜香的身前。

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黄衣，身躯高大的老者，胸前飘垂着花白的长髯，面色肃冷，左手屈抬，臂弯上放着一铁架，架中落着两只深灰色的怪鸟。

林寒青心中一动，暗道：“刚才击中我左颊一下，只怕就是这两只鸟儿了。”

目光一转，只见两侧分列了二十四个黑衣人，每人都用黑布把头脸包起，只余下两只眼睛，在通明的烛火下闪动。

这黄衣老者，是唯一未用面罩包头的人，虽然一脸冷若冰霜的神情，看上去却也顺眼多了。

只听那黄衣老人冷眼道：“那烈妇冢正反五行阵，可是你摆的吗？”

白惜香道：“是又怎样？”

黄衣老者道：“足见高才。但老夫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要和我们作对？”

白惜香道：“天下英雄何辜？你们为什么要残忍地屠杀他们？”

林寒青接口说道：“听你口气，想必是那梅花主人了？”

白惜香笑道：“他不是，别看他神神气气，也一样是人家的

奴才。”

林寒青的想象之中，白惜香这一句话，一定将激怒那黄衣老者，看此人目光如电，内功定极深厚，如若含忿出手，威势定非小可，白惜香娇弱之躯，如何能挡受得他含怒的一击，立时暗中提聚功力，蓄势戒备。

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意料之外。那黄衣老人不但毫无怒意，反而呵呵大笑一阵，道：“你这女娃儿，当真是聪明得很，能在敝东主手下为奴，那也是足以傲视武林，秀出群伦的了！”

林寒青只听得暗暗骂道：“为人之奴，反有些沾沾自喜，当真是没有骨气！”

白惜香笑道：“看你气派，虽是为人之奴，但也是一位大的奴才。”

黄衣老者接道：“本座乃敝东主马前护法，姑娘最好是用文雅之言，称呼在下，这奴才未免是太难听了。”

白惜香道：“咱们不谈这些了，你们那位东主，派人把我们接引来此，究系何意？这等排场，已经够啦，用不着再玩什么花样了。”

黄衣老者接道：“如若不是敝东主要见两位，就凭你们这狂傲的举动，早已横尸溅血了。”

白惜香笑道：“贵东主约我们来见，我们都算是贵宾身份，说不定他会和我们谈得投机，在敌友未定之前，你最好对我们客气一点，免得我们和贵东主一旦成为朋友，你便后悔莫及了！”

那黄衣老者怔了一怔，突然欠身说道：“两位请坐。”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两位全身红衣的童子，各捧着一只锦墩，由右侧黑衣人身后绕了出来。

这两个童子，也未带面具，年纪大约在十四五岁左右，长得眉目清秀，但在顶门之上，烙了一颗梅花标识。

林寒青只看的心中一寒，暗道“这梅花主人，当真是一位阴险恶毒的人物，在人脸之上，烙下了梅花标识，就算叛他而去，也无法洗去投效过他的标识，除非是生生的把脸上那块肉一齐挖下，一个五官端正的人，在脸上挖一块疤，是何等痛苦的事！”

只听那黄衣老者说道：“两位请坐吧！敝东主还得一阵工夫，才可见客。”

林寒青暗暗忖道：“好大的架子！”心中虽然不满，但口中却隐忍未出。

白惜香淡淡一笑，道：“他晚和我们会面一刻，我们就多一分胜算，不要紧，我们将会很耐心地等他。”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细乐，分列两侧的黑衣人，鱼贯退出了厅堂，十二支熊熊燃烧的烛光，也一齐熄灭。

厅堂中，又恢复了黑暗。

黄衣老者低声说道：“敝东主就要驾到，姑娘最好是大礼相迎。”

白惜香道：“不劳费心，快退出去吧！”

黄衣老人冷哼一声，低声骂道：“不知好歹的丫头。”随在两侧黑衣人后，退出厅堂。

两位红衣童子，直待那黄衣人退出门外，探手从腰间，摸出一片黑绢抖开，挂在门上，厅外月华如水，室中却更加黑暗。

林寒青缓步走到白惜香身侧，道：“白姑娘，他们在搞什么鬼？”

白惜香道：“不知道，这些虽然都是梅花主人的属下，但只

怕都未见过那梅花主人。”

一语甫落，火光一闪，两个身躯雄壮的大汉，抬着一个火炉，走了上来。

那火伊高约两尺，炉中火光熊熊，放着四把烙铁。

白惜香低声笑道：“那梅花主人，想要在咱们脸上落下梅花标识。”

林寒青紧握着参商剑，低声说道：“等一下动手之时，你仍然紧随在我的身后，免得我照顾不到。”

突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起自身后道：“你自己生死还难预卜，倒想救起人了！”

林寒青疾转身躯，手中的短剑，已然摆出了天龙八剑中的“龙游大海”的剑式。

凝目望去，只见五六尺外，站着一个身躯细高的黑影，除了两只眼睛外，全身都包在一层黑纱中。

炉中的火势，更加炽烈，变成了一片深青颜色的火苗，青焰闪闪，映照在白惜香、林寒青脸上，变成了铁青之色。

两个脱去了上衣，赤裸着上身的大汉，在深青色火焰映照下，那一副原已骇人的尊容，更见恐怖。

林寒青横跨一步，拦在了白惜香身前，说道：“来的可是梅花主人吗？”

那身躯细高的黑影，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子又是你的什么人？”

林寒青道：“在下林寒青。”

瘦高黑人接道：“从未听人说过这名字，你是初出茅庐的？”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无名小卒，不劳相问。”

瘦高黑影那两道森寒的目光，移注到白惜香的身上，道：“你呢？叫什么？”

白惜香淡淡一笑，道：“我不想告诉你。”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梅花门下，多的是不知来历的人，过往之事，一概不究。”

林寒青道：“你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

那细高的黑衣人，不理林寒青，仍自接了下去，道：“那火炉之中，有四只烧好的烙铁，你们自己去拿吧！自行在脸上烙一朵梅花标识。”

林寒青接道：“阁下这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觉着白费口舌吗？”

那黑衣人等着林寒青说完，仍是脉络一贯地接了下去，道：“在那火炉一侧，挂有一个玉瓶，瓶中有特经调制的药水，倒出少许，擦在脸上，虽经火烙，亦无疼痛之感。”

林寒青不自觉望了那火炉一眼，果见一侧挂着一个玉瓶。

只听那黑衣人接了下去，道：“此事简单容易，想你们已听明白，快些动手啦！”

他说得不快不慢，音调平和，似是久别故友重逢，畅叙衷情一般。

林寒青胸中热血沸动，厉声喝道：“你在对谁说话？”

黑衣人冷冷道：“对你们两个啊！怎么？可是有些听不明白？”

林寒青突然举步而行，直冲过去，短剑指向那黑衣人的前脑，明踏八卦，暗合九宫，“天龙八剑”已缓缓出手。

那黑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有如冷电暴射，缓缓说道：“无怪你有些狂妄，原来自恃学会了“天龙八剑”。”

林寒青怔了一怔，停下脚步。

白惜香低声说道：“快退回来。”

林寒青一收短剑，倒跃而退。

只见那黑衣人举步一跨，身披黑纱飘动，已到了那火炉旁边，探手抓起一枚烙铁。

他的动作快速至极，林寒青刚刚站稳身子，那黑衣人已然追踪而到，手中火焰一伸，点向了林寒青的脸上。

林寒青吃了一惊，手中短剑一挥，扫击过去。

只见那黑衣人手中烧红的烙铁一伸一缩，让开短剑，又点向林寒青。

林寒青扫出的短剑，似是已被那黑衣人烙铁封住，收不回来，只有向后退去。

那黑衣人手中烙铁，有如随形之影，不论林寒青后退得如何迅快，烙铁始终距离他面前不足五寸，只要他后退的速度稍稍一缓，他脸上立即将被烙铁，烙上一颗梅花标志。

险恶的情形，迫使林寒青无法动脑筋想到第二件事，只有全力向后退避。

那细高的黑衣人，行动看去很慢，不似林寒青那等快速灵活，但林寒青退了两三步，不如他举步一跨来的迅快。

白惜香圆睁着一双星目，望着那黑衣人的脚步出神。

两人极快的又退到那火炉旁侧，那黑衣人右手一伸，把烙铁放入炉中，重又抓起了另外一把。

林寒青借这一缓的工夫，收回了短剑，横在胸前，又目暴射出忿怒的火滔，显然已动了怒火，准备全力一拼。

白惜香突然高声叫道：“住手！”

那黑衣人缓缓把手中烙铁放入炉中，说道：“你能躲开我一只烙铁，足见高明，你们再商量一下吧！我再等你们一盏热茶工夫。”

林寒青心中不忿，正待反唇相讥，白惜香已低声说道：“你躲不开第二只的，快些退回来，我有话说。”

那黑衣人也缓缓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道：“记着，只有一盏茶的工夫，我不能等待很久。”

林寒青走到白惜香的身侧，道：“眼下除了决一死战之外已没有……”

白惜香接道：“你打他不过。”

林寒青道：“刚才我一时大意，失去了先机，‘天龙八剑’未能施用。”

白惜香道：“他也会‘天龙八剑’，你尚未施用熟悉，难以是他敌手。”

黑衣人冷冷接道：“还是这位姑娘明白。”

白惜香附在林寒青耳际边道：“你看出他的腿吗？”

林寒青接道：“他的腿好像有些僵硬，行动不便。”

白惜香道：“不错，他的腿有些僵硬，如是他两腿不是有些僵硬，你早就被烙上那梅花标识了。”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虽然打他不过，也不能就这般束手待毙，难道真让他在脸上烙下梅花标识不成？”

白惜香道：“让我去试试吧！”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姑娘不是不会武功吗？”

白惜香缓缓伸出手去，道：“把你短剑给我，我也许有胜他的机会。”

林寒青只觉她浩瀚如海，莫可预测，倒握剑尖，递上了参商剑，道：“姑娘多多珍重。”

白惜香接过短剑，展颜一笑，道：“你在我身边替我掠阵。”轻移莲步，走上前去。

林寒青亲眼看到她几度晕厥，知她身体虚弱，手无缚鸡之能，此刻，竟然要仗剑出阵，和一个身负武功之人相搏，心中这份惊愕，难以形容！

只见她行到那火炉旁侧，缓缓举起手中的短剑，笑道：“你要在我们脸上，落下梅花标识，那是没有杀我们的存心了？”

黑衣人冷冷说道：“我一向做事，言出必践，既然想在你们脸上烙下梅花标识，就是要杀你们，也要等到烙下了梅花标记再杀。”

白惜香道：“如若是我们不肯答允呢？”

黑衣人道：“那还能由得你们做主？”

白惜香回顾了那火炉一眼，道：“如是取不到炉中烙铁，那就烙不成了？”

黑衣人怒道：“哪里有此等事情？”

白惜香笑道：“万一你取不到呢？”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我就以款待贵宾之礼，迎送你们。”

白惜香笑道：“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是否得蒙答允？”

黑衣人道：“你如真的能挡住我，取不到炉中烙铁，不论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白惜香道：“我的条件很苛刻，还是先说出来给你想想，如若是不愿答应，你可以早些拒绝。”

黑衣人道：“这世间没有人能赶来救助你们脱险，用不着拖

延时间，还是快些说罢！”

白惜香道：“如若你取不到炉中烙铁，以对待贵宾之礼，送我们平安离此，我们自是太吃亏了。”

黑衣人冷冷道：“那我要怎么样？”

白惜香道：“你脱下身披黑纱，解下面罩，让我们瞧瞧你的真正面目。”

黑衣人沉吟半响，道：“如是我取到那炉中烙铁呢？”

白惜香道：“我们自烙梅花标记，终身受你遣使。”

那黑衣人似是被白惜香托大的口气所震撼，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凝注在白惜香脸上，瞧了良久，道：“好吧！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白惜香道：“那你就准备出手吧。”

缓缓举起手中短剑，挡在烙铁前，左手二指斜斜伸出，右手短剑平及小腹，手臂半屈半伸，脚下不丁不八。

林寒青心中暗暗发愁，担心白惜香难挡那黑衣人随手一击，她既然答应了落败之后，要自烙梅花标识，终身受命那黑衣人，届时，自己实难不认这笔帐。

凝目望去，只见白惜香摆的架式，骤看上去，似是“白鹤展翼”，但仔细一看，却又不是，再看似“金鸡独立”，但这念头一闪而过，立刻又自否认了这个观念。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起手之式，看上去平平凡凡，毫不起眼。

林寒青只看得心中忧急更甚，暗暗忖道：“难道这一招起手式，能够挡得那黑衣人吗？唉……看来，我非出手助她一臂了。”

当即提聚丹田真气，全身的功力，都凝聚在两掌之上，一发觉白惜香难以招架，即将以毕生的功力，作全力的一击，以挽救

白惜香的危难。

回头望去，只见那黑衣人呆呆地望着白惜香，凝立不动。

他全身都在一层黑纱中掩蔽着，只有两只眼睛，暴露在外，但从他凝注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紧张、犹疑，似是白惜香那平平凡凡的横剑一站，已然使那黑衣人大感困惑。

林寒青心中奇怪，忍不住仔细看去。

这仔细一看之下，林寒青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只觉白惜香那一招横剑而立的形势下，任何一个角度，都潜蕴着迅快地反击之能，防守的谨严，武功中再难找出一招一式，可与相比！

最使人惊异的是，隐隐可见她那反击之势中，潜蕴着无可拒敌的力量，只要白惜香发动反击，不论用出何种武功，都无法抗拒她的反击之势。

林寒青迅速的把自己所学过的武功，想了一遍，只觉无一招能够攻入白惜香那防守一式中，无一招能够抗拒白惜香反击之势。

他想到了天龙八剑，这剑术中至强至高之学，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威力，但如用来和白惜香这一招相抗，竟无一招能用得上。

只见那黑衣人缓缓移动身躯，转了一个方向。

白惜香身躯缓移，也随着黑衣人转了过去，一直保持着和他对面而立。

但见那黑衣人愈转愈快，片刻间只见一条黑影，绕着那熊熊的炉火飞转。

白惜香也随着那黑衣人急转之势，开始了急快的旋转。

林寒青只看得大为担心，暗暗忖道：“白惜香身躯娇弱，这

般转动不停，只怕是难以支持好久。”

那黑衣人武功虽高，但他两腿好像是不太灵活，转动之间，难以运用自如。

林寒青暗作估计，如是那黑衣人两条腿再灵活一些，他身子转动的速度，较此刻至少可增快一倍，那就非白惜香娇弱的身体，所可应付的了。

这黑衣人远离在白惜香四五尺外，每转一周，直径总要有二三丈左右，但白惜香背炉转身，一周直径也不过数尺。

那黑衣人环绕着白惜香转动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然停了下来，缓缓退回原位，道：“你胜了。”

林寒青暗暗松一口气，抬头看去，只见白惜香嫩脸通红，微微作喘，暗道一声侥幸，如是黑衣人能再坚持下去，不用出手攻击，只要再多上一些时间，白惜香就势非自己晕倒不可。

白惜香故作轻松，举手理理垂下的长发，笑道：“我胜得很不容易，我已用出了全身的气力。”

那黑衣人道：“不论你是否用出全力，但总是你胜了，从此刻起，你们是我的嘉宾。”

林寒青暗暗忖道：“想不到他还能这般的讲理。”

只见他举手一挥，道：“把这火炉抬下去。”

两个赤背雄壮的大汉，抬起火焰熊熊的炉子，退了下去。

厅堂上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原来，这祠堂中所有的门窗，都被一层厚厚的黑幔遮起。

白惜香缓缓伸出手去，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腕，慢慢地把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

林寒青觉出她手指冰冷，整个的身子，都在微微抖动着。

一缕深深的惜怜由心底泛了上来，低声说道：“累苦你了，堂堂七尺之躯，借重姑娘的保护，想来实叫人惭愧得很！”

白惜香长长舒一口气道：“我想，这厅堂之外的月光，一定很明亮。”

但闻唰的一声，那厚厚的黑色幔子，突然大开，似水月华，透了进来，隐隐已可见室中的景物。

白惜香用力地扶住了林寒青的右臂，站起了身子，说道：“你这般简慢佳宾，岂是待客之道。”

黑衣人道：“我已脱去了身上的黑纱面罩，应了约言，你们也该走了吧！”

只听白惜香咯咯笑道：“你原来也是女人。”

那黑衣人默然不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什么？”他本想转过脸去瞧瞧，但闻得白惜香说那黑衣人也是女人，反而不好意思转过脸去看了。

白惜香道：“她不但行动有男子气，而且连声音也能改变，连我也几乎被他骗过去了。”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不论我是男是女，但我已实现承诺，你们也该走了。”

白惜香道：“我们很久未进过食用之物了，既是你的贵宾，岂可连一顿酒饭也不招待？”

林寒青一直望着窗外，不敢回头过去。

但闻那黑衣人道：“那要请两位在此稍候片刻，我去要人准备酒饭。”

林寒青听到了步履之声，从身后走过，但又不便回头张望，只好暗自运气戒备。

但闻那步履之声愈去愈远，消失不闻，厅堂中寂然无声，似是白惜香也随着那步履声走了一般。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白姑娘。”

但闻四下传来回音，却不闻白惜香回应声音。

林寒青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也忍耐不住，回头望去，哪还有白惜香的影子，幽暗的厅堂中只余下他一个人。

事情变化大出了意料之外，使林寒青有些张皇失措，他勉强压制着心中激动，仔细地瞧了一遍，缓步向后走去，只见那一扇木门，业已敞开，显然，那黑衣人挟持了白惜香从此门而去。

门后面是一片荒凉的广场，生满了杂草。

五丈外有一座耸立黑影，似是房屋，林寒青心念一转，忖道：“先到那座屋子里瞧瞧再说。”正待行去，突见火光一闪，房中突然亮起灯光，果然是一座房子，立时施展开轻功，疾奔过去。

两扇木门，早已大开，室中高烧着一支火烛，一张小木桌上，摆了一付碗筷，一个磁酒杯和两盘细点，但却寂无一人。

这景象又大大出了他的意外，不禁呆在门口，只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忖思良久，才缓步走了进去。

林寒青刚刚走近木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冷漠的声音，道：“阁下请先吃一点点心，酒菜即可送到。”

林寒青回头望去，只见一个青衣童子，当门而应，顶门上烙一颗梅花标识，立时一提真气，身子陡然飞了过去，伸手一把，抓向那童子的右腕。

青衣童子不但不避，反而一伸手臂，竟是把右腕迎向林寒青五指之中。

林寒青左手抓住了那青衣童子的脉穴，右手的参商剑随势推出，点在那青衣童子胸前，冷冷说道：“那位白姑娘哪里去了？快说！”

青衣童子神态沉着，缓缓地说道：“我如要纵身让你，你决然抓我不住。”

林寒青左腕一用力，把那青衣童子拖入房中，松开五指，说道：“不错，你刚才确未避让，那咱们现在试试！”

那青衣童子冷笑一声，道：“你是我们主人的贵宾，在下不能和你动手，但你杀了我也没有用。”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那青衣童子道：“因为梅花主人的门下，未得主人允准，不能随便说话。”

林寒青怒道：“你既作不了主，那就带我去见那梅花主人。”

青衣童子道：“在下之意，你不如留这里，先行吃过酒饭，如是敝东主让你们见面，自会派人来此相请！如是他不让你们相见，你纵然哀告他也是无用。”

林寒青道：“贵东主既然把我当作佳宾看待，这待客之道，岂能是这般无礼？”

青衣童子道：“据我猜想，敝东主今晚会请你见面，有什么事，你见到他再谈不迟，如若你此刻要用强动武，定会把事情闹坏。”

林寒青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小不忍则乱大谋，目下白惜香生死不知，下落难明，如若和他们冲突起来，他们可以立刻杀死白惜香。”

那青衣童子道：“你既听我良言相劝，最好先进些食物，就

算是打起架来，也多些气力。”

说着伸手就两盘细点上，各取一块，吞入口中，接道：“我们东主吩咐，不论何等食用之物，送上之时，先由我们尝试一块，以免你们疑心。”

林寒青道：“原来如此。”取过两盘细点，一口气把两盘吃完。

那青衣童子回顾了林寒青一眼，道：“我去替你取酒饭去。”大步出门而去。

林寒青望着那青衣童子的背影，心中泛起一阵茫然无措之感。

他呆呆地坐着，望着烛光出神，心中惦念着白惜香的生死，不禁黯然。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一阵酒肉香气，扑入鼻中。

抬头看去，那青衣童子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手中托着一个木盘，盘中放着四样精致的菜肴，和一把精巧的银壶，说道：“趁酒菜还热，吃一点吧！”

林寒青望了那木盘一眼，伸手取过桌子上的筷子，不容那青衣童子放下手中木盘，立即夹了一块佳肴，放下口中。

青衣童子微微一笑，道：“你不怕这酒菜之中有毒吗？”缓缓放下木盘，把四盘佳肴，放在木桌之上。

林寒青冷冷说道：“纵然那梅花主人，心狠手辣，但在下想他也不至在酒菜之中下毒。”

青衣童子提起银壶，替林寒青倒满了一杯酒，道：“你既不怕酒菜之中有毒，那就请把这杯酒也喝下去吧！”

林寒青端起酒杯，一口吞了下去，缓缓把酒杯放下，双目中突然暴射出冷电一般的神光，道：“这酒里有……”

伸手向那青衣童子抓了过来。

那青衣童子突然一闪身躯，轻灵异常地避开林寒青的左手，道：“你如再喝一杯，即可沉醉过去，亦可安静地度过这一段焦急的等待时光。”

林寒青一把没有抓住那青衣童子，几乎收不住那向前冲击之势，踉跄向前冲出了四五步远，才停住身子。

那青衣童子接着说道：“正如你所说一般，这梅花主人，决不会在酒中下毒，不过那壶中之酒，酒性强烈无比，纵然天下最为善饮的人，也难一口气吃下三杯，你的酒量不好，为什么不慢些吃呢？逞强好胜，一口气吃下了一杯酒去，自然是要醉了。”

林寒青虽然已觉着力难胜酒，腹中有如火烧一般的难过，眼中金光乱闪，但他的神志还很清醒，对那青衣童子之言，听得十分清楚，手扶桌面，支撑着身躯，道：“在下虽不善饮，也不能说一杯就醉，我不信你的鬼话。”

那青衣童子道：“如若这酒中确有毒药，此刻只怕你早已身中剧毒，七窍流血而死，哪里还能支撑到现在不倒下去……”

林寒青怒道：“带我去，我要去见那梅花主人，问问他说的话算不算？”

青衣童子道：“敝东主用他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招待贵宾，哪里有错了，你自己力不胜酒，怪得哪一个呢？”

林寒青暗中提真气，正待举步，冲向那青衣童子，却不料此刻酒性已然全部发作，一提真气，立觉头重脚轻，一个跟斗向下栽去。

那青衣童子身子一闪，疾如飘风一般窜了过来，右手一探，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肩，左手提起银壶，又倒出一杯酒来，说道：

“酒能解相思，你再喝一杯，那就可以醉一个人不省了。”

端起酒杯，硬把一杯酒灌了下去。

林寒青已经言语不清，口里嚷着不喝、不喝，但他已无能拒挡那青衣童子，推拒之中，却把一杯酒喝了下去。

第二杯烈酒入肚，林寒青立时神志全失。

待他恢复了神志清醒时，景物早已大变。

七盏色彩不同的宫灯，交织成一片炫目的彩光，一阵阵脂粉香气，扑鼻沁心。

只听一阵莺鸣般的声音，传入耳际，道：“林相公请吃一碗醒酒汤，你如是在酒意朦胧中错过了这一场眼福，那可是终生大憾。”

林寒青却有些迷迷糊糊，根本未听清那人说的什么？但觉一阵清新的香气，勾动了食欲。不自觉地张口吃了下去。

就这般似醒非醒中，竟把一碗金线鲤做成的醒酒汤，全部吃了下去。

这一碗醒酒汤入腹之后，沉迷的酒意，立时全消。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红绫宫衣，头发高高挽起的少女，左手托着一只空碗，右手拿着一只汤匙，秋波流光，望着他微笑。

但见彩光流动，七只宫灯，突然开始急速旋转起来。

一个清脆犹如银铃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那位林相公酒意醒了吗？”

彩光炫目，影响了林寒青的视线，只听得声音传来不远，却看不见那说话的人在何处？

但闻身侧那身着红绫宫装的女子答道：“吃完了一碗金线鲤鱼汤，酒意全消了。”

林寒青暗道：“金线鲤？很名贵的鱼啊！怎么竟舍得替我做一碗醒酒汤吃？”

只听那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既然酒意醒了，那就让他换上衣服。”

林寒青心中一动，忖道：“好啊，他们不知要如何作践我了，要我换上什么衣服？”

只听那红绫宫装少女，说道：“不劳姐姐费心，我们早已替他换过衣服了。”

遥遥里传来一声娇笑，道：“我忘了今宵是小翠妹妹主持其事，早知是你，也用不着我费心多问了！”

那红绫宫装少女笑道：“好说，好说，姐姐多夸奖了，小翠愧不敢当。”

林青听得心中吃了一惊，暗道：“他们几时替我换了衣服，我怎么全然不觉呢？”

低头看去，果见身上衣着已换，一袭白衫，竟然易作了一件红袍。

只觉头上一阵沉重之感，伸手一摸，不知何时，竟然被戴了一顶珠冠。

旋转的彩灯，更见迅快，彩光流转，目迷五色。

林寒青目光转动，左右顾盼一眼，似是在他身侧站了不少的人，一个个都是身着彩衣的宫装女子，一时间心头茫然，再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忍不住问道：“小翠姑娘……”

身着红绫宫装少女，笑道：“不用加上姑娘了，叫我小翠就是。”

林寒青道：“这是什么地方？谁把我的衣服换了？”

小翠笑道：“天下何处有此家，谁也难说出这是什么地方，只当它是一场梦，留下些温馨的回忆，也就是了。”

林寒青神志已然完全清醒过来，突然挺身站了起来，伸手却取头上珠冠。

小翠吃一惊，道：“你要干什么？”

林寒青道：“我要脱下珠冠扯去红袍，还我本来面目。”

小翠道：“不行，我们东主即将现身相见，你如脱去红袍，摔了珠冠，那是自绝于他，见不到我家东主，可不能责怪敝东主失信于你了。”

林寒青听得怔了一怔，忖道：“这话倒也不错，那梅花主人，似是极不愿和人相见，我如错过今日之机，今后能否见到他，很难预料，眼下白惜香下落不知，如若见不到那梅花主人，只怕这些人都难做主说出她的下落。”

他心中风车般打了几转，暗暗叹息一声，缓缓坐了下去。

那名叫小翠的宫装少女，突然附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能得我们东主接见，难得至极，耐心地等一阵，有何不可？”

林寒青心头憋了一腔怒火，无处发作，听完后冷冷说道：“你们那东主是不是人？”

小翠愣了一愣，严肃地说道：“你讲话要小心一些。”

声音顿得一顿，接着道：“如若这世间当真的有神，敝东主当之无愧！”

林寒青心中一动，强自按下怒火，忖道：“那梅花主人，不知何等魅力，控制了属下，使这些人个个对他崇敬至此。”

忖思之间，忽见那旋转不息的灯光，忽的停了下来。室中景物，隐隐可辨。

这是座宽敞的大厅，除了四周七彩的宫灯之外，敞厅里品字形摆着三张木桌，木桌上铺着锦缎，中间放了一只白玉瓶，瓶中插了一束梅花。

两张木桌都空着，只有自己据案而坐，独霸一桌。

四五个身着彩衣的宫女，分列在他身后。

案上白梅花，发出一阵阵的清香，扑鼻沁心。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细乐，隐隐约约地飘传过来。

小翠附在林寒青的耳际说道：“林相公，敝东主大驾即到，你见他之后，最好能有礼貌些。”

七盏彩灯，一齐熄去，室中黑暗如漆，伸手不见五指。

林寒青暗暗骂道：“哼！鬼鬼祟祟，见不得天日。”

心念未息，突见灯光一闪，四个彩衣宫装少女，各抱着一盘，姗姗而来。

玉盘上放着一只金色烛台，台上插着一支红烛。

红烧高烧，火光熊熊，照亮了全厅。

四女之后，紧随着八个女童，每人捧一束香火。

一股浓烈的檀香气味，扑了过来。

四个捧烛的宫装少女，分布成一个方形，环绕着三张铺有锦缎的木桌。

八个捧香女童，缓缓把手中捧的檀香，放在三张木桌的中间。

刹那间，香烟袅袅，满室尽都是蒸腾的烟气。

檀香味更是强烈，香烟缭绕，视线逐渐地不清。

但闻一声清脆的娇喝，道：“东主驾到。”四支火烛，突然熄去。

恍忽间，只见人影闪动。

林寒青闭上眼睛，定定神，再睁眼望去，只见两张木桌后，已然有人落座。

这时，室中只有那八束檀香的微弱光芒。

如论林寒青的内功目力，藉着八束檀香的微弱光芒，足可看清楚室中人的衣着面貌，但那缕缕香烟，有如浓雾，使林寒青有些视线不清，三张木桌，虽然摆得很近，林寒青也难能看清那些人面貌。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要见我吗？”

林寒青听辨声音，是由右面一张木桌后传来，凝目望去隐隐可见有张秀丽的面容，当下说道：“在下林寒青。”

那清冷的声音接道：“我已经知道大名了。”

林寒青道：“姑娘可是梅花主人吗？”

那清冷的声音答道：“不错！”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只觉千言万语涌了上来，想不出该如何开口？

那清冷的声音，接道：“有什么话，快些说吧！我没有时间多等。”

林寒青心中虽有千言万语，但目下最为重要的还是白惜香的生死安危，当下问道：“和在下同来的那位姑娘，不知现在何处？”

那清冷的声音，说道：“她很好，安然无恙，只不过此刻你不能见她。”

林寒青道：“为什么？”

梅花主人道：“我虽把你们当作上宾款待，但却不能使你们

见面，那位白姑娘人虽聪明得很，可惜的是她在打赌时，忘记加上一条，说明在接受款待时，不能把你们分开。”

林寒青道：“在下只要知道她安好无恙，就放心了。”

梅花主人道：“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林寒青暗暗忖道：“她是在下逐客令，但难得见她一面，总该把心中的疑问，问个明白。”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适才在大厅上，那穿着一身黑衣的人，是你吗？”

梅花主人道：“就算他是我吧！你只要知道有一个梅花主人，也就是了，用不着把事情了解得十分清楚。”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适应，林寒青的视线清楚了甚多，用足目力望去，只见那梅花主人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手上也带了一副深色的手套，但脸上却是未戴面具，隐隐可辨端正的五官，秀丽的轮廓，但他却无去辨识出她衣服上的颜色，和那清晰的相貌，浓重的烟雾环绕下，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轮廓，无法留下清晰的记忆。

林寒青道：“天下武林同道和你何仇何恨，你要这般对付他们？”

梅花主人道：“我如何对付他们？”

林寒青道：“你在那烈妇冢设下筵席，邀请天下英雄赴宴，是何用心？”

梅花主人道：“个中的原因很多，但此刻却没有时间对你说清楚了。”

林寒青突然由座位上站了起来，道：“在下承蒙款待，礼该致谢。”

缓步向梅花主人的席位上走了过去。

站在身后的小翠，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按在林寒青肩头之上，道：“男女授受不亲，你虽是我们的贵宾，但她却是女孩子家，你岂可乱走莽闯。”

林寒青只觉那按在肩上五指，劲力甚强，而且指尖触及之位，分拿肩头上三处穴道，当下冷笑一声，道：“梅花主人的待客之道，原来是这般的横蛮无礼。”

梅花主人沉吟良久，缓缓道：“小翠你放开他，看他要干什么？”

小翠应了一声，缓缓放开按在林寒青肩头的手掌，道：“婢子遵命！”

梅花主人道：“林寒青，我已破例对你优容，你如行动太过放肆，逾越我们梅花门下的规范，别怪我翻脸不认你贵宾身份，当场处死。”

林寒青冷然说道：“在下并非你梅花门下之人，自是不用遵守你们梅花门下的规矩了。”暗中提聚真气，轻轻挥掌推出。

这一掌去势虽缓，但却蓄蕴了极强的内劲，轻轻一推之下，暗劲排荡，浓重的烟雾，立时被那暗劲排荡去，视界突然一清。

林寒青凝神望去，只见一张微带怒意的秀丽面孔。

飘开的浓烟，重又聚拢回来，那张微带怒容的秀丽面孔，又为浓烟笼起。

林寒青心中闪起了无数疑问，暗道：“看那张面孔分明是一位女子无疑，难道那恶毒狠辣的梅花主人，当真的是一位女子不成？”

一个女子，统率了很多隐藏去本来面目的武林高手，当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只听梅花主人说道：“林寒青你可看清楚了？”

林寒青道：“虽然是匆匆一瞥间，但已留有记忆。”

梅花主人道：“你要仔细地想清楚了，答复我问你的话。”

林寒青道：“在下洗耳恭听。”

梅花主人道：“如是我们异地相逢，你还能不能认得出我？”

林寒青略一沉吟，道：“如是仍然穿着这样的衣服，自然是能够认得出来。”

梅花主人道：“我穿的什么颜色衣服。”

林寒青道：“深蓝色，或是黑色。”

梅花主人道：“你可知道见过我真正面目的人，该怎么样？”

林寒青道：“不知道！”

梅花主人道：“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林寒青道：“哪两条路。”

梅花主人道：“一条是死，另一条是归附我们梅花门下，自烙梅花标识。”

林寒青唰的一声，抽出怀中的短剑，道：“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在下极愿一战。”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好！我倒要瞧瞧你是不是铁打罗汉？”

林寒青长长吸一口真气，短剑斜斜指出，蓄势待敌，说道：“尽管出手。”

但见梅花主人，缓缓站起身来，举手一挥，道：“你们都给我下去。”

群婢应了一声，齐齐退去。

一阵步履之声过后，幽暗的大厅中重归寂然，静得听不到一

点声息。

林寒青全神贯注，手横短剑，只要那梅花主人一出手，立时将全力反击。

哪知过了良久，仍然听不到一点动静。

林寒青紧张得手心沁出汗来，身子也有些微微地颤抖。

再看那梅花主人仍然如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一般，静静地站着不动。

林寒青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道：“你怎么还不出手？”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突然举手一挥，晃燃了一支火折子。

幽暗的大厅中，突然亮起了一点火光，显得十分明亮。

火光照耀下，林寒青看到了一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孔。

长发散披，垂在肩上，长长黛眉，圆圆的眼睛，樱唇轻启，微带着笑意。

群婢退出大厅时，顺手熄灭了厅中燃烧的香火，飘浮的烟气，愈来愈淡，那张美丽的脸，也愈来愈见清楚。

林寒青长长地吸一口气，心中暗暗地赞道：“好一位绝世佳人！”

只听那梅花主人冷冷地说道：“你看清楚了吗？”

林寒青道：“看清楚了。”

梅花主人道：“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以后的该怎么办？”

林寒青道：“该怎么办？在下就不知道了。”

梅花主人突然轻轻一皱眉头，道：“你再仔细地瞧瞧我。”

林寒青果然抬起头来，仔细瞧去，这仔细一看，顿觉全身血液流速大增，百脉贲张，只觉她眉目神态之间，有一种撩人绮念的春情，荡漾如波，动人心弦，不自觉地缓缓垂了手中的短剑。

梅花主人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林寒青似是中了疯魔，咄的一声，投去手中短剑，双目圆睁，走了上去，道：“我明白了……”

但见火花一闪而熄，大厅中恢复了黑暗。

原来火折子经过一阵点烧之后，已然烧完熄去。

林寒青迷乱的神志，突然一清，停下了脚步。

只听梅花主人那甜柔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怎么不过来了？”

她的声音中，亦似是带着动人心魄的磁性吸力，林寒青只觉心头一震，几乎又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

但他终于自制地停了下来。

沉默在黑暗中，延续了足足有盏热茶之久。

但闻梅花主人冷笑一声，说道：“你不错啊，居然能等完我一支火折子。”

她的声音由充满着甜柔的魅力中，又恢复了那一股清冷的味道。

其实林寒青的心中正有着激烈波荡，有一股莫名的强烈冲动，想扑过去。

这是个难得的巧合，如若不是林寒青想到了那娇弱不胜的白惜香，分去了他很多的心神，在那一支火折子燃烧的光亮里，必将为那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容所惑。

黑暗中又传来那梅花主人清冷的声音，道：“自我出道以来，你是唯一抗拒我一支火折子的人，你那过人的定力，虽使我十分佩服，但也使我生出了杀你的心。”

林寒青迷乱的神智，逐渐地恢复了清醒，缓缓说道：“在下

亦相信你杀我之能，但在下自幼习武，十数年寒暑未曾间断，纵然是被人杀了，那也只怪我学艺不精，死而何憾，但那位白姑娘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算是一个从未习过武功的人，想杀她，亦非什么难事。”

梅花主人道：“你要替他求情？”

林寒青道：“杀一个毫无抗拒之力人，算不得什么英雄人物。”

梅花主人道：“此刻，你们都还是我的贵宾，我就是要杀你们，也非其时……”

声音微微一顿，又道：“带那个姑娘，送他们立时离去。”

黑暗中只听得一阵步履之声，传了下来，大厅中似是有很多人在走动。

林寒青只觉一阵香风，迎面扑了过来，耳际间响起一阵清脆的娇笑，道：“敝主人破例优容，下令送两位离开此地。”

双手举起了一方黑帕，道：“在送两位离开此地之时，必得掩起双目，不知你意下如何？”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请动手吧！”

小翠掩上林寒青双目，说道：“我送你离开这里。”

林寒青忙接口道：“那位白姑娘？”

小翠噗的一笑，道：“难得这般多情郎，自己生死，毫不关心，却一心念着玉人安危，白姑娘当真是好福气！”

林寒青被她嘲笑了几句，也懒得解释，但也不好再问，任那小翠牵着行去。

只觉行速愈来愈快，野风扑面，似是已行入了荒凉的郊野之中。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小翠突然停了下来，道：“到了，你的宝剑，就放在旁边，我要走了。”最后一句话，声音已远在数丈之外。

林寒青拉下蒙脸黑帕，眼前顿觉一亮。

抬头看天色，星形隐现，东方天际间，已经升起一片绚烂的彩霞。

天色大亮了。

转眼望去，只见一条隐现的黑影，一溜烟般消失在晨光里。

那是一流身手的绝佳轻功，林寒青不禁暗暗的赞道：“好快的身手，但她不过是梅花主人手下一个女婢……”

突然，听到一阵幽幽的叹息声，传了过来。

林寒青霍然惊觉，想到了白惜香。

转脸看去，果然见到了一个黑绢包着眼睛的少女，坐在草地上。

林寒青急急地奔了过去，道：“白姑娘，你……”

这女子正是白惜香，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很好，快帮我解开脸上的黑绢。”

林寒青心中有些奇怪，暗道：“难道她连那蒙着眼睛的黑绢，也解不开吗？”

心中虽然有些疑虑，但人却依言解开那蒙面黑绢。

晨光中，只见她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眉目间透现出重重的困倦之色。

她长长吁一口气，摇头说道：“好利害的女人！”

林寒青道：“你见过那梅花主人了？”

白惜香道：“见过了，可惜，那时我已体力不支，无法多知

她的一些内情。”

林寒青道：“你很倦了，咱们还是先回那阵中去休息会儿，再谈不迟。”

白惜香道：“来不及了，此刻相距午时，只不过几个时辰，咱们没法再去休息了。”

她缓缓从怀中取出两支金针，道：“帮我把这两支金针，刺入我任脉‘中庭’和‘巨阙’两穴之上，我们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了。”

她拿着双针的右手，有些微微发抖，似是有些负不起，那枚金针的重量。

林寒青略一犹豫，接过了两枚金针，刺入她“中庭”和“巨阙”二穴之中。

两枚金针入穴，白惜香那萎靡精神，忽然一振，惨白得不见血色的脸上，也泛起一阵红晕的艳丽，嫣然一笑，道：“她把咱们早放了几个时辰，那是她料定咱们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布置下和她抗拒的力量了。”

林寒青颓丧地说道：“那梅花主人，的确是个不易抗拒的人物！”

白惜香明亮的星目中，奇光闪动，笑道：“你是说她的武功，还是她的美丽？”

林寒青道：“我是说她的武功，虽然她也很美丽，但她经常掩遮去本来的面目……”

白惜香笑接道：“你见过她了？”

林寒青道：“见过了，唉！那是一张充满奇异魔力的面孔，我几乎为她所惑。”

白惜香接道：“仔细些告诉我，也许能使我对她多些认识，多一分知彼，咱们多一分胜算……”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要隐瞒经过情形，详细地说给我听，需知毫厘之差会造成千里之谬误。”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在下决不隐瞒。”当下把经过之情，十分仔细地说了一遍。

白惜香凝神听着，直待他说完了经过，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她很自负。”

林寒青道：“我虽然未见过她的武功，也不敢确定在大殿中和我动手的黑衣人是不是她，但可从那小翠的武功上，推断她定然是身负绝技，如若她没有过人武功，岂能统率无数高手？”

白惜香道：“她虽然很美丽，但也无法使人一见之下，就晕然陶醉，那是迷魂大法中的一种，唉！也许那些甘拜石榴裙下，为她效死卖命的人，都是被她的美色所惑。”

林寒青道：“姑娘可见过她吗？”

白惜香笑道：“见过了，也许因我也是女儿身，她一直未脱下面罩。”

林寒青叹道：“她手下高人，屈指难数，咱们数人之力如何和她抗拒，何况时间又这样短促，在下出道江湖不久，人微言轻，纵然是 不惜唇舌，只怕也难使天下英雄相信。”

白惜香淡淡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林寒青抬头四顾一眼，敢情两人停身处竟然是烈妇冢旁。

但见白惜香双手提着衣裙，放步而奔，极快跑入了林中。

林寒青心头纳闷，放步追了上去，道：“你跑什么？”

白惜香道：“我们去看看韩老前辈，和那座竹石摆成的奇阵，

是否还完好无恙？”

林寒青只觉心中很多事，一齐涌了上来，但见白惜香匆忙神色，不便再多追问，只好紧随她身后而行。

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林寒青抬头一望，不禁为之一呆。那座竹阵早已不见，整个的烈妇冢也似是变了样子。

原来四周枯木高积，已把那座竹石阵完全盖住，而且排列得整齐有绪，外面望去，决看不出那堆积的枯木下，还有一竹石阵势。

林寒青暗暗估计那堆积的枯木，至少需数担之多，那要百人以上，尽一夜急赶，才可完成，何况这四周数里内没有人家，不知那梅花主人如何能在一夜中，弄来这多的枯木，此人之能，当真是不可轻视。

但见枯木一阵摇动，两个黑衣人，并肩走了出来，说道：“两位请由此门入阵。”

这两个黑衣人，也是一般的诡异装束，全身黑衣、黑巾蒙面。

林寒青暗暗忖道：“入了枯木之中，岂不是自投罗网？”正在忖思之间，白惜香一哈腰，走了进去，林寒青只好随她身后而入。

堆积的枯木之下，由木柱架了一条曲折的小径，宽不足三尺，仅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

弯转四五次，步行六七丈，才到了竹石阵边。

白惜香突然停了下来，道：“韩老前辈被人点了穴道，你解开他穴道后，带他入阵，此刻形势险恶，他们随时可以放火把咱们活活烧死，且不可轻举妄动。”

林寒青目光一转，只见韩士公倒卧在竹阵外，果是被人点了穴道，当下暗运内力，施展推宫过穴手法，推活了韩士公的穴道。

韩士公长长叹一口气，睁开双眼，呆呆地望着林寒青，良久后，才摇头说道：“罢了，罢了！老猴儿这一次算是栽到家啦！”

白惜香道：“老前辈不要焦急，咱们进入阵中再谈。”

韩士公道：“香菊、素梅两位姑娘……”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她们怎么了？”

白惜香道：“她们可是被人掳走了吗？”

韩士公挺身站了起来，道：“不错，她们被两个红衣人掳了去，老朽无能，连两个娃儿也保护不了。”

林寒青道：“两两人留下话吗？”

白惜香接道：“咱们进入阵中谈吧！”

当先向阵中行去，竹石阵依然如旧，除了上面为枯木覆盖，不见日光之外，一切都完好无恙。

这座竹石阵，占地不下四丈方圆，梅花主人的属下，竟然能藉绳索之力，一夜间，在四丈方圆的上空，加盖了一张顶棚，而且堆积的木柴甚厚，挡住了阳光透照不入。

林寒青四下望了一阵，道：“这加顶的工程不小，如是索绳不坚，断了一根，咱们纵然不被压死，亦将身受重伤。”

韩士公道：“眼下唯一的生存之策，就是你们两位立刻冲出去。”

白惜香道：“这些木柴，都是干枯异常之物，一把火立可成燎原之势，那梅花主人早已防备了咱们突围而去，因此把那一条仅有的通路，修筑得左右曲转。”

韩士公叹息一声，接道：“老朽一把年纪了，行将就木，就算被他们放起一把火来烧死，那也是死不足惜，但两位年纪轻轻的，如若这般坐以待毙，未免是太可惜了。”

白惜香道：“如是他们存了杀死咱们之心，那也用不着费这样大事，他所以这般作为，只不过是吓吓咱们罢了！”

韩士公道：“他为什么要吓唬咱们？”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因为，那梅花主人，非常看重咱们，许以劲敌，才这般劳师动众地对待咱们。”

谈话之间，已然进入了竹石阵的中心。

白惜香回顾一眼，看布设依旧，缓缓坐下，说道：“她不愿咱们卷入今天的是非之中，破坏她的预谋，擒去二婢，和推积了这许多枯木，无非都是吓阻咱们。”

林寒青道：“就昨夜情景而论，她如存了杀害咱们之心，并非有困难之事，用不着多费这些手脚。”

韩士公道：“有一事，使在下不解，要请教姑娘。”

白惜香道：“我知道，你可是想问我，咱们为什么要自投罗网，进入这四周枯木堆积的竹石阵中，是吗？”

林寒青道：“在下正是此意！”

白惜香道：“原因很简单，那梅花主人误认咱们投身绝地，不再用心防范咱们……”

林寒青道：“此时此情，咱们确已置身于绝地之中，不用误认了。”

白惜香道：“这叫作绝处求生，看来咱们身置死地，其实生机却比起不入此中来，大上甚多。”

韩士公道：“姑娘想已成竹在胸了？”

白惜香道：“虽有一策，但难保万无一失。”

林寒青暗暗忖道：“身置死地，生机茫茫，她还是这大口气，是要听听她有何善策？”

韩士公道：“目下寸阴如金，姑娘有何高见？我等愿听差遣。”

白惜香道：“咱们先他们放起一把火来，烧却这堆木柴。”

林寒青道：“放火自焚？”

白惜香道：“要不怎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韩士公四周打量了一眼道：“这堆积的枯木，极易燃烧，而且纵深数丈，火势一高，声威惊人，脱身之望，极是渺小……”

白惜香笑道：“如若咱们早些爬上顶棚，火势一起，立时跃入那后面烈妇冢上，隐入草丛，那梅花主人派在四周的属下，先为火势所乱，或将兼顾不到咱们，何况这一把火，当可使天下与会英雄，多上几分警惕之心……”

她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如若再能把梅花主人派在四周监视咱们之人，生擒三个，剥了他们的衣服，投入火中，作咱们三人的替身，那是更好不过。”

林寒青道：“我明白了，咱们三人穿着她属下的衣服，混入其中……”

白惜香笑道：“不错啊！梅花主人的属下，为了掩饰身份，脸上带有黑纱，自是极易混过他们的耳目。”

林寒青抬头望望那枯木加盖的顶棚，估计自己的轻功，不难一跃而上，当下说，目下处境，也只有绝处求生，依照姑娘的办法施为了。暗中一提真气，双臂一抖，身子凌空而起，抓住一个垂下的枯枝，微一借力，翻了上去。

白惜香道：“你要小心了，梅花主人恐怕早已埋下有暗桩监视咱们。”

林寒青点点头，探手入怀，摸出参商剑来，轻轻一削，枯木应用而断。

白惜香看了一阵，笑道：“这顶棚很牢固，不用担心它塌了，咱们来安放火棒吧。”

韩士公口中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什么叫放火棒？这女娃儿年纪不大，心眼倒鬼得很！”

只见白惜香在靠近枯木之处，堆了很多易燃的干草，笑对韩士公道：“老前辈，把你衣服撕一片下来好吗？”

韩士公怔了怔，撕下一片衣襟，白惜香把撕下的衣服搓成三根布条，又道：“老前辈带有火折子吗？”

韩士公道：“此乃走江湖必备之物，焉有不带之理。”

当下掏出火折子，递了过去。

白惜香晃然火折子，燃着三根布条，再熄去火折子，结在三根布条之后，放入枯草之中，笑道：“大约一个时辰左右，就可烧到枯草之处了。”

韩士公道：“姑娘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但比老朽这老江湖还要在行。”

白惜香道：“现在咱们还有一件事情，老前辈请采些青草拿来。”

韩士公知她心计多端，也不多问，采了一捆青草，堆积起来。

白惜香道：“四周加些干草，堆些木枝燃着。”

韩士公依言施为，片刻间燃起一堆火来。

白惜香道：“把青草盖在火上，就可以造成一股蔽天浓烟了。”

韩士公恍然大悟道：“这样简单的事，老朽就想它不起。”

如言用青草盖在火上。

片刻间浓烟大作，由堆积的枯木上散飞而起。

这时，林寒青已削开顶棚，垂下一条布索，先把白惜香吊了上去。

韩士公轻功极佳，略一借布索之力，跃上了顶棚。

白惜香已被浓烟呛得脸红如火，双泪流泪，伏在林寒青怀中，说道：“你探出头去瞧，如是浓烟可以掩护时，那就快些走啦，我忍不住要咳嗽了。”

林寒青探出头一看，但见火烟由四面弥起，当下低声道：“可以走了。”

抱起白惜香，登棚急奔。

这顶棚的一侧，紧靠着烈妇冢，林寒青早已相好形势，奋身一跃，跳下木棚，跃入烈妇冢草丛之中。

韩士公紧随着在林寒青身后，跃入烈妇冢上。

那烈妇冢生满了及腰的深草，三人跃入草丛中，立刻隐去了身子。

白惜香轻轻喘一口气，低声对林寒青道：“你瞧瞧看，有没有人瞧到咱们？”

林寒青探出头去，只见十几个黑衣人环绕奔走，张皇失措，虽然心中十分焦急，但却又束手无策，白惜香急急问道：“怎么样了。”

林寒青道：“很多人团团绕着那木屋游走，不知是何用意？”

白惜香轻轻嘘一口气，道：“那还好，他们没有瞧到咱们，那些人面上蒙着黑纱，视线不清，再被这弥漫的浓烟一扰，被咱们混出来了，唉！世上事情有利必然有弊，那梅花主人让属下蒙上面纱，固然可隐去本来面目，造成诡异的气氛，但却给咱们一次可乘之机，如是他们不带面罩，视界辽阔，咱们这绝中求生之策，

决然难逃过他们的耳目。眼下还有重要的事，就是如何生擒他们三个人来？”

第十五回 群雄聚会

林寒青道：“梅花主人的手下，个个武功高强，生擒他们，决非易事。”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你会打暗器吗？”

林寒青道：“暗器虽然会打，但却没有一击便晕倒的把握，那岂不是自露形藏。”

白惜香道：“我教你一种暗器手法。”

林寒青已然知她之能，心中毫无怀疑，当下问道：“什么样的手法？”

白惜香道：“金针钉穴之法……”探手入怀，摸出几枚金针出来，就自身几处穴道上比了一比，道：“你打出的金针，如能击中这几外穴道，中针之人，就立刻晕了过去，金针一除，人就立刻复生，生擒他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林寒青接过金针道：“这个，只怕在下的手法，难以十分准确。”

白惜香接道：“你既是没有把握，那就不要太过逞能，暗中发针，打中敌人就行。”

韩士公拂髯接道：“敌众我寡，身陷重围，兄弟也不用再拘小节，讲究什么不够正大了。”

林寒青道：“好！韩兄请保护白姑娘，如是小弟在一顿饭工夫之内，还不回来，韩兄也不用现身参与什么大会了，等这场盛

会散去之后，保护白姑娘离开险地就是。”

白惜香道：“你如肯依照我传你手法打出金针，保你万无一失。这是绝传于世的暗器手法，等你擒得敌人归，我再把后面两种手法传你，你就可继百年暗器绝学，独步天下了。”

林寒青淡淡一笑，闪身而去。

白惜香目睹林寒青去后，回头对韩士公道：“前辈能在江湖上闯荡数十年，想来定有惊人的武功了。”

韩士公道：“说来惭愧得很，有道是英雄出少年，老朽老了，不中用了！”

白惜香道：“有道是老姜最辣，老前辈不用多谦辞了。”

韩士公道：“老朽说的是句句实话。”

白惜香道：“既是如此，那我传你三招武功如何？”

韩士公道：“怎好麻烦姑娘？”

白惜香道：“不用客气了，趁他擒人未归，借此也好减去等待人的焦急……”

语声微顿，接道：“这套武功，虽然只有三招，但威力异常强大，名叫‘破山三式’。”

韩士公讶然道：“破山三式？”

白惜香似是很急于把那“破山三式”传授给韩士公，立时接了下去，道：“每一个习武之人，都知道运气行力，把全身内劲，集于一臂一掌之上，但事实上，那运集于一臂一掌上内劲，仍然是有限得很，这‘破山三式’，却是别走蹊径，能把生命中的潜力，运集掌力之上发出，是以威力奇大，现在我要传你调元化力的方法，然后再传你出手的招术。”

韩士公早已知她之能，心中毫无怀疑，当下肃然说道：“老

朽敬谨受教。”

白惜香也不谦辞，淡淡一笑，立时开始传授韩士公调元化力的内功心法。

这是一门奇异、博深的武功，运气行动，大异于常规，别走奇径，激发出生命中的潜能。

白惜香智慧绝人，她知道如若把个中的道理，详细解说给韩士公，决非短短时间内，可以说得清楚，如其让他半知半解，还不如让他不明所以的好，当下只传实用法门，不解说个中道理。

白惜香传授的条理分明，深入浅出，韩士公全身全意地学习，不过顿饭工夫，已然熟记要诀。

忽见草丛一阵波动，林寒青缓缓潜回。

白惜香道：“怎么样了？”

林寒青道：“幸不辱命，我脱来三个人衣服，其中一人个子瘦小，姑娘或可穿他的衣服。”

白惜香道：“好极了，快些拿衣服来换过，时候不早了。”

林寒青递过衣物，说道：“我和韩兄暂时离此，姑娘先行换过衣服。”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你们转过脸去，不要看我就是，不用避开了，我只要脱下外衣。”

两人依言背过身去，白惜香急快地换过衣服。

韩士公、林寒青也换上了一袭黑色劲装，脸上罩上黑纱。

白惜香道：“咱们不知他们有什么约定的记号，行动要小心一些，最好不要擅自行动，免得露出马脚。”

韩士公道：“我们随着姑娘行动就是。”

白惜香道：“你们且莫忘记，随时随地要和我走在一起，咱

们要在今日午间的英雄大会中，挑起混乱，使那梅花主人，无法按部就序地，执行她屠杀天下英雄的计划。”

分开丛草，徐步向外行去。

林寒青一侧身，抢在白惜香前面带路。

三人出了丛草，但见满天浓烟弥漫，十几个黑有人手执兵刃，分别在四周监视，但这些人并无救火之意。

白惜香低声说道：“他们晚了一步。”当先折向前边行去。

一向荒凉的烈妇冢，突然间热闹起来，但见数十个白衣围裙的大汉，来回走动，揩拭着桌上的灰尘。

原来，早已有五十张红漆方桌，摆在高耸的古柏之下。

那些身着白衣围裙之人，未罩面巾，看上去亦不像会武功的样子，似非梅花主人的属下。

这时，大约辰中时光，应邀与会人，除了那些白衣工役之外，只有十几个劲装大汉，分布在四周，看样子似是监视那些工人。

忽见一个大汉迎面走了过来，说道：“三位是哪一位使者手下，可是奉命来此的么？”

白惜香暗暗忖道：“糟啦，我竟然未想到那梅花主人决不会让这些装束诡异、面罩红纱的人，来接待天下英雄。”

心中在想，口却故意粗着嗓子说道：“我们奉小翠姑娘之命而来。”

那劲装大汉怔了一怔道：“诸位是翠姑娘派来的，不知有何吩咐？”神态间甚是恭敬。

白惜香暗道：“那小翠只不过是梅花主人手下一个婢女身份，但看来权重甚重。”当下接道：“翠姑娘不放心，派我们来瞧瞧准备得如何了。”

那劲装大汉道：“大都就绪，请上复翠姑娘放心就是。”

白惜香道：“这就是了。”一转身行了几步，突又回过身来，问道：“可有未按时限，提前赶来应约的人吗？”

那劲装大汉恭恭敬敬地答道：“已有几位赶来，但都被挡在烈妇冢外。”

白惜香道：“哪位使者主持其事？”

那劲装大汉似是动了怀疑之心，两道目光投注在白惜香脸上，瞧了很久，说道：“伏虎使者。”

白惜香道：“那很好。”回顾了林寒青和韩士公一眼接道：“咱们去巡视一下。”当先举步行去。

林寒青和韩士公一左一右地追随在白惜香的身后，缓步行去，表面之上看去，似是白惜香身份高过两人甚多，暗中却是紧相追随，保护她的安全。

行出数丈之后，韩士公低声说道：“那小子对咱们动了怀疑。”

白惜香道：“不要紧，只要你们听我吩咐行事，就不会露出马脚。”

说话之间，人已走出了阴森荒凉的烈妇冢。

突然一阵马嘶声传了过来。

林寒青忍不住回头一看，只见一匹快马，如飞奔来，停在拦路的毒网之前，他目力过人，一眼看去，发觉来人正是那皇甫岚。

林寒青低声说道：“白姑娘，来的这位少年，是在下一位知友。”

说话之间，皇甫岚已然冲到了三人面前，停下脚步，打量了三人一眼，抱拳说道：“在下皇甫岚，奉家父之命，请诸位指教

一二。”

林寒青为人诚厚，不忍使皇甫岚受骗，暗施传音之术，说道：“皇甫兄，小弟林寒青，左面一位是韩老兄，那位是白姑娘，咱们三人，扮装作那梅花主人属下，无法和你见礼了。”

皇甫岚听那声音，果然是林寒青的口音，但一时间，仍是疑问重重。

但闻马嘶之声，遥遥传来，来路上，飞起了一片尘土。

白惜香暗暗忖道：这一次来人不少，听那马嘶声，不下十余匹之多。

心念未完，耳际突然响起了韩士公的声音，道：“白姑娘，有人来了。”

白惜香回头望去，只见十几个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和两个红衣少女，急步向烈妇冢走了过来。

这批人，未带面纱，但也非真正面目，一个个都带着人皮面具，连那两个红衣女也是一样，每人的脸上，都是一般的毫无表情。

两个红衣女行动奇快，片刻间已到了白惜香等身前。

韩士公、林寒青相互望了一眼，暗中提气戒备，林寒青暗施传音，说道：“皇甫兄，小心了！如是我们被人识出马脚，难免一场恶战。”

两个红衣女，行近四五尺外，停了下来，左面一人，说道：“三位是翠姑娘派来的吗？”

白惜香道：“不错，两位是哪位使者手下？”

红衣女道：“咱们是总护法堂下，奉命来此迎宾。”

白惜香道：“已经不少与会之人赶来，你们快些去啦！”

两个红衣女应了一声，转身行了三步，突然回过身来，问道：“翠姑娘派三位来此，不知有何贵干？”

林寒青暗道：要糟了，看样子非要被问得露出马脚不可。

但闻白惜香冷冷说道：“内府之事，岂是尔等可以多问的吗？”

韩士公暗暗赞道：“妙啊！给她们个莫测高深。”

林寒青却是暗暗担心，只恐这两人恼羞成怒，冲突起来，一番扮装心血，岂不白白费去。

哪知事情大大地出了意料之外，两红衣女竟然齐齐躬身行了一礼，道：“我等出言无状，还望多多海涵，见过翠姑娘时，万勿提起此事。”

说完话，垂手而立，神态间一片恭谨。

白惜香一挥手，道：“你们去吧！我等此时不便和来人相见。”

两个红衣女道：“多谢不罪之恩。”带着随来的十几个劲装大汉，急步而去。

白惜香道：“咱们走吧！”转身向烈妇冢内行去。

皇甫岚一皱眉头，道：“在下……”

白惜香道：“你跟着来吧！”

皇甫岚大感为难，只得跟着行去。

这时，烈妇冢内，阴森的古柏之下，已摆好了数十个铺着白布的木桌，白惜香停了脚步，呆呆地望着摆好的木桌出神。

她一停下，林寒青、韩士公自然地随着站住，但皇甫岚，却有进退不得之感，忍不住低声问道：“林兄，兄弟该怎么办呢？”

声音虽然低微，但四人站得很近，林寒青固然可以听到，白惜香、韩士公亦都听得十分清晰。林寒青还未来得及开口，白惜

香已抢先说道：“你过去坐在那里吧！”

突见正东方处，那高大的青冢之后，转出一行身着青衣的少女，缓步行了过来。

白惜香急急说道：“快些进入座位中去，我们也要走了。”

皇甫岚略一犹疑，举步行近一张铺着有雪白桌单的木桌旁，坐了下去。

转头看去，只见白惜香等三人，从正北绕向那高大的青冢后面。

只听一脆若银铃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请问贵姓？”

皇甫岚转过脸来，只见一个长发披垂，面目姣好的青衣少女，含笑俏立身前。

皇甫岚目光转动，但觉那一行青衣少女，已然分开，各自走向一张木桌，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姑娘们是迎宾斟酒的丫头。

古冢荒凉，一片阴森，但这些迎宾姑娘们，却是一个个年轻貌美，巧笑倩兮，使这杂草横生的荒凉墓地中，凭添了无限春意。

这时，白惜香在枯木环绕的竹阵中，堆积的枯草，已然烧完，浓烟渐渐稀淡。

皇甫岚仔细地打量过四周的景物之后，才缓缓答道：“在下皇甫岚。”

青衣少女道：“皇甫大侠来得好早啊！茶水还未送到。”

皇甫岚道：“不敢劳动姑娘。”

青衣女道：“皇甫大侠不用对小婢客气，有什么需得小婢效劳之处，但请吩咐。”

但闻一阵辘辘声传来，两辆黑篷马车，疾驰而至。

车帘起处，下来了三四个劲装大汉，由车上取下黑色的篷布，很快地搭起了一座篷帐。

这几人动作异常地熟练，不过顿饭工夫，已然搭了四五座。

但闻轮声不绝，十几辆马车，分由四面八方驰来，不大工夫，四周搭起几十座篷帐，篷帐间索绳衔接，把数十张木桌，圈在中间，留下了前后两个大门。

皇甫岚只看得暗暗赞道：“这梅花主人手下，当真是各等人才都有，他在四周搭起了这样的篷帐，不知是何用，难道想凭这数十座篷帐，拦阻天下英雄不成？”

只听身侧那青衣女娇声笑道：“茶水送来了，我去替皇甫大侠倒杯茶来。”莲步款移，走向了近身一座篷帐之中。

一片荒凉的墓地，搭起了数十座篷帐之后，似是变得热闹起来，逐步了阴森、荒凉。

但见那青衣女缓步由篷帐中走了出来，手中捧着一个茶盘，盘上放着一个细瓷茶壶，和一个瓷杯，杯中早已倒满了茶，那青衣女先把盘上瓷壶放在桌上，双手端起瓷杯递了过去，道：“皇甫大侠，请用茶。”

皇甫岚缓缓伸手，接过茶杯，笑道：“姑娘怎么称呼？”

青衣女道：“小婢乃听人使唤的下人，还谈什么姓氏？”

皇甫岚道：“不论何人，总该有个称呼，姑娘貌美如此，岂能无名？”

青衣女道：“皇甫大侠如若是要下问，那就叫小婢玉燕就是。”

皇甫岚目光一转，笑道：“原来是玉燕姑娘，姑娘追随那梅花主人很久了吗？”

玉燕脸色微微一变，道：“小婢不过是听人使唤的丫头，从未见过梅花主人。”

皇甫岚慢慢地放下手中茶杯，笑道：“姑娘可知今日是何人宴客吗？”

玉燕道：“小婢一概不知，皇甫大侠不用白费心机，多问小婢了。”

皇甫岚目光一转，暗中数了数那青衣姑娘，共有三十六人，说道：“姑娘双目中神光隐现，分明是位身怀绝技的女英雄，如若在下想的不错，你们三十六姐妹，个个都不是平常人物！”

青衣女柳眉耸动，脸色十分紧张，但瞬间，重又恢复镇静之色，格格笑道：“皇甫大侠，未免把小婢等估计得过高了。”

但闻步履声传了过来，十几个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护拥着一个花白长发的老者，走了进来。

那老者身披白色英雄氅，内着天蓝长衫，浓眉虎目，神威凛凛，顾盼间自有一种镇慑人心的气概。

皇甫岚看了那人一眼，似曾相识，但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这时，天色已是中午时分，与会英雄，陆续赶到。

那些青衣女一个个动作熟练，巧笑迎客，八人一桌，安排得有条不紊。

片刻工夫，已然坐满了十几桌，立时人声闹杂，笑语盈耳，原来人迹罕至的荒凉墓地，立时热闹起来。

但见那些青衣侍女，穿花蝴蝶一般，不停进入帐篷，捧茶送水，忙碌异常。

皇甫岚暗中留心查看，只见与会英雄接过茶杯之后，立时随

手放在桌上，竟然没有一人饮用，显是，来人都早已有了戒备。

只听玉燕娇声说道：“皇甫大侠只有一个人吗？可要小婢代为迎接几位同桌的人？”

皇甫岚微微一笑，道：“这个不劳姑娘费心，在下一个个人岂能有胆子来赴这鸿门宴。”

他说的声音甚高，只引得周围数桌人的目光，一齐投注过来。

玉燕冷笑声道：“皇甫大侠祸从口出，多一句话，就多一分招祸之机。”

皇甫岚笑道：“由来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容，今日有荣与会之人，那一个不是久年在江湖闯荡、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姑娘请看看那桌上的茶杯，哪一个喝过一口？”

那玉燕年纪虽然幼小，但却有着过人的涵养，淡淡一笑，道：“皇甫大侠可是觉着这杯茶中有毒吗？那就由小婢喝给你瞧瞧吧！”

她这几句话，也似是说给四周的人听，声音说得很大，看四周群豪眼睛一齐投注了过来，才缓缓伸出手去，取过茶杯，一饮而尽。

皇甫岚道：“姑娘视死如妇，在下好生佩服！”

玉燕缓缓放下茶杯说道：“小婢是个女流之辈，皇甫大侠只会戏弄于我，难道就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突闻砰的一声，震得木桌茶杯飞起了两三尺高，茶水飞溅，洒了一桌。

皇甫岚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短须绕颊的大流，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道：“男子汉，大丈夫，戏弄一个女孩子家，算得什

么英雄行径？”

玉燕柳眉轻轻一扬，低声说道：“皇甫大侠，多言招祸，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皇甫岚暗道：“什么人物，这等莽撞。”

那大汉声音宏亮，一阵大喝，声动全场，数百道目光，一齐望了过来。

那短须绕颊大汉，眼见全场中人，都瞧了过来，心中似是大为得意，哈哈一笑，伸手指着皇甫岚，道：“小子！你听到没有，老子就是骂你！”

皇甫岚怒火上冲，霍然站起，但立刻又坐了下来，别过头去，装作未闻。

原来皇甫岚在霍然站起的一刹那间，脑际间灵光一闪，想到那梅花主人函邀天下英雄，大会于这等荒凉之地，又派出这么多身怀武功的美貌少女，招待天下英雄，用心恐在挑起天下英雄的自相残杀，他好袖手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眼看那样多迎宾的青衣少女，一个个冷眼旁观，愈觉着自己的判断不错，如若自己和那带浑气的大汉冲突起来，动手相搏，岂不是正中那梅花主人的预谋。

一念及此，硬把一腔怒火，忍了下去。

那短须绕颊的大汉，眼看皇甫岚站起来又坐下去，突然纵声大笑一阵，道：“怎么坐下了？你小子没有种是不是？哈哈！专以欺侮大姑娘和小娘们，算得什么人物？”

皇甫岚遥望着远天处一片白云，长长吐一口气，那闷在胸中的怒火，都借这一口气吐了出去。

却不料那莽撞大汉得寸进尺，眼看皇甫岚任他辱骂，充耳不

闻，只道他怕定了自己，忽的伸手抓起一杯茶，一抖腕，向皇甫岚泼了过去。

皇甫岚一提真气，原坐姿势不变，连人带凳子一齐提起，横里移开三尺，一片水珠，直向迎面而立的玉燕飞去。

只听玉燕娇呼一声，“啊哟！”娇躯横向一侧倒去，打了两个踉跄，避开那一片水珠，表面上却吓得站不稳脚步，几乎摔倒在地上。

皇甫岚看她身上滴水未溅，暗里冷笑一声，道：“好做作！果不出我所料。”

那短须绕颊大汉，虽然有点浑，但也是识货，眼看皇甫岚连人连椅子飞跃避开，已知对方身怀绝技，正待借阶下台，忽听一人大声骂道：“格老子什么东西，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不还口就算了，龟儿子发的什么横，格老子有些看得不服气。”

此人一口四川土话，骂起人来，有板有眼，听得四周群豪哄堂大笑。

那短须绕颊大汉，生就火爆性格，这一来，哪里能挂得住，一拍桌子，喝道：“什么人多管闲事，有种给我站出来！”

只听一声大喝，道：“格老子怎么样？”一个身着蓝色纺绸大褂、腰里盘着软鞭的矮胖中年，大步走了出来。

那满颊短须大汉上下打量那人一眼，冷冷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川北四条鞭……”

那短胖中年接道：“不错啊！格老子正是赵四爷。”

那大汉脸色一变，道：“赵老四你连连出口伤人，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赵四哈哈一笑，道：“赵四爷看不惯你这种狂态，龟儿子有

种你出来！”

那大汉眼看惹上了难缠劲敌，有些色厉内荏，但连吃赵四激骂，不禁激发凶性，大喝一声，跃扑而上，迎面一拳捣了过去。

赵四身子一闪，避开一拳，右手斜里挥出，一招“挥麈清谈”，反拍前胸。

那大汉不但性子暴急，武功也是纯走得刚猛路子，眼看赵四一拳击来，竟然硬接地攻出一拳。

但闻砰的一声，如击败革，两人硬接一招。

那短须大汉吼一声，双拳连环击出，一连七八拳快攻，竟然把赵四迫得连向后退了四步。

皇甫岚偷眼向玉燕瞧去，只见她妙目凝注着场中搏斗之势，满脸不屑之色，生似场中的搏斗，不值一顾。

就这一刹那间，场中的形势已变，赵四已展开了反击，掌指齐施，攻势凌厉至极，那大汉发出的拳力，虽然仍带着忽忽的风声，但是局势已为赵四控制，败象已逞，至多不过是多支撑一些时间。

这片荒凉的墓地上，聚集了大江南北的各路英豪，这些人的身份，更是复杂至极，但大都是雄居一方的霸主，有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誉满武林的侠义人物，有一派门户掌门人，亦有独来独往的武林狂客，这些人性格不同，自视均高，此刻，天南地北的云集一地，龙蛇杂处，虎豹同踞，本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局势，如若起了争执，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造成全面的混乱。

但闻呼的一声，两人又硬打硬接地拚了一招，这一招赵四是倚势而发，助长了不少的力道，那短须大汉接下一掌之后，人被震得退出了五六尺远。

忽听一声冷哼，那大汉同桌的六个人一齐站了起来，大有合力出手之势。

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骂道：“好啊，龟儿子们群战了！”

皇甫岚目光一转，只见三个身着一色纺绸大褂的汉子，也同时站了起来。

这三个人不但衣着一般，而且带的兵刃也是一样，每人腰中，盘着一条软鞭。

那皇甫岚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但川北四条鞭的名气甚大，听父亲说过，那短须绕颊的大汉，同桌七人，虽不知是何来历，但能与此会，想来不会是无名之辈，这一场群战，说不定将引起全局混乱。

回目一瞥，只见玉燕脸上，泛现出一抹笑意，一副幸灾乐祸的欢愉之情。

皇甫岚来不及多作思虑，突然一长身，离座而起，冲向场中恶斗两人，双手齐出“横断云山”，接下了两人掌力，说道：“两位可否先请停手片刻，听在下说几句话？”

赵四和那短须绕颊大汉，掌势吃人接实，同时觉着心神一震，知道遇上劲敌，如不停下手来，势必要吃大亏，一齐向后退去。

那短须绕颊的大汉，祸由己出，还不觉得如何，赵四大为震怒，抖开腰中的软鞭，怒声骂道：“龟儿子不识好歹！”手腕一振，软鞭抖得笔直，一招“乌龙出洞”点了过去。

皇甫岚一个大转身，避开软鞭，说道：“兄台且莫动手，兄弟有几句紧要之言，说完之后，你再动手不迟。”

赵四道：“格老子帮你忙帮成对头了！”

皇甫岚道：“赵兄的盛情，兄弟心领，但今日之局，非比平常，那位兄台，不解个中玄妙，骂了兄弟，也是难以怪他……”

赵四气得哇啦啦大叫道：“如何？他骂你是应该了，格老子帮你忙倒是帮错了？”

皇甫岚道：“赵兄和那位兄台，都不过是受了人的激讽，心中恼怒，自行残杀起来，需知你们这般作法，正合那位姑娘的心意！”

赵四道：“咱们中了什么狡计？你且说来听听。”

皇甫岚道：“诸位都是受了那梅花主人的邀约来赴会……”

赵四道：“是啊！如不是那梅花主人传出书信，邀约我们到此，谁稀罕到这荒凉的地方来。”

皇甫岚道：“这就是了，诸位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见识较兄弟广博得多了，请看这些接待咱们的姑娘，哪一位不是精华内蓄的内家高手，哪一个不是玉容如花少女美女，这些美丽的姑娘们，一个个都在睁着眼睛，看你们拚命而斗。”

赵四目光转动，四下打量一阵，突然一抱拳，道：“赵四领教了，兄弟上姓大名？”

皇甫岚道：“兄弟皇甫岚。”

赵老四道：“格老子皇甫兄说的不错，咱们这场架也不用打了。”收了软鞭，走回原坐。

那短须绕颊大汉，望着皇甫岚，一抱拳道：“兄弟罗大彪，这厢有礼了。”

皇甫岚抱拳说道：“罗兄言重了，兄弟担当不起。”

罗大彪道：“多承指教，使兄弟茅塞顿开，适才出言无状，骂了皇甫兄几句，那就算兄弟骂我自己好了。”

说完话，大步回归原位坐下。

皇甫岚微微一笑，缓步走到原位，目注玉燕，说道：“白费了姑娘一番心机。”

玉燕淡淡一笑，道：“人性贪馋，甚难移改，这不过是一点涟漪，大风起时，必有惊涛，先别高兴得太快了。”

皇甫岚微微一皱眉，缓缓坐了下去，心中却在暗暗忖道：那梅花主人武功再高，也难和天下英雄为敌，必然是别有阴谋，那玉燕几句话，倒是值得大大警惕！

忖思之间，忽听一个清亮声音，起自身侧，道：“兄台桌位还有人吗？”

皇甫岚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蓝衫，手拿折扇的英俊少年，含笑站在身旁。

此人英华内蕴，目光如电，一眼之下，就看出是位内外兼修高手，皇甫岚暗暗赞道：“此人何许人物，风采不输林兄弟，赶忙起身，说道：“这桌只有在下一人，兄台请坐。”

那少年微微一笑，坐下去，道：“皇甫兄是一人赴约来的吗？”

皇甫岚微微一怔，暗道：“他怎的知道了我的姓名？”

那少年似是已瞧出皇甫岚心中动疑，微微一笑，道：“兄弟来了一阵，适才听到皇甫兄自道姓名，排难解纷，忍人之不能忍，叫兄弟好生佩服。”

皇甫岚回顾了玉燕一眼，道：“兄弟不信梅花主人，当真要凭借武功和天下英雄动手相搏，其必将用诈使谋挑起自相残杀……”语声一顿，急急接道：“兄弟失礼至极，还未请教兄台姓名？”

那少年笑道：“兄弟李文扬。”

皇甫岚起身一揖道：“失敬，失敬，原来是黄山世家一代传人，兄弟心慕久矣！今日有幸一会。”

他这一嚷，惊动了左右桌上的人，纷纷起立抱拳，和李文扬见礼。

要知那黄山世家，三代扬名武林，声威一直不衰，交游之广，识人之多，举国间只此一家，武林中人，就算未见过李文扬，也听过黄山世家的威名，场中一百余位江湖豪客，倒有大半站起来和他招呼。

玉燕微微一颦眉儿，手捧着一杯茶走了过来，道：“李公子的名气很大。”

李文扬道：“倒叫姑娘见笑了。”

玉燕道：“盛名累人，怀璧贾祸，一个人名头大了，算不得什么好事。”

李文扬淡淡一笑，道：“多谢姑娘指教！”

玉燕缓缓放下手中茶杯，道：“你如不怕这茶中有毒，那就请尽此杯。”

皇甫岚担心李文扬着她激将之法，接口说道：“玉燕姑娘，当真是非同小可，挑拨、激将无所不能。”

李文扬缓缓端起茶杯，双目凝注在玉燕脸上，道：“在下只问姑娘一句话，这茶中是否有毒？”

玉燕只觉他目光如电，直似要看入了自己内心深处，不禁心中一跳，缓缓别过头去，道：“你如害怕有毒，那就不用吃了。”

李文扬突然举起茶杯，一饮而尽。

他的动作迅速至极，皇甫岚要待阻止时，已自无及，不禁轻轻一叹，道：“李兄，纵然这茶中确然无毒，那也用不着这等冒

险。”

李文扬缓缓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笑道：“如若是茶中有毒，我虽中毒而死，但当使天下与会之人，提高了戒备之心。”

他忽然转过头去，望着玉燕笑道：“姑娘以为在下之言如何？”

玉燕淡淡一笑，道：“舍己为人，自然是英雄行径了。”

李文扬笑道：“这么说将起来，姑娘对在下所为，也是赞成的了？”

玉燕脸色微微一变，不再接言，垂首退到一侧。

李文扬施展传音之术，对皇甫岚道：“皇甫兄，这位玉燕姑娘，似是这群巧装侍女人物的首脑，她虽然聪明绝伦，但终是江湖经验缺乏，只要和她搭讪几句，她就不难泄出一些隐秘。”

皇甫岚道：“多承指教……”

语声微顿，又道：“李兄可觉出茶中有毒吗？”

李文扬笑道：“毒性不烈！”

他这一句话，故意提高一些声响，使左右桌上的人听到。

罗大彪高声嚷道：“怎么？李公子吃了毒茶吗？”

李文扬回顾玉燕一眼，道：“不要紧，这位姑娘告诉我茶中无毒！”

玉燕本待出言辩驳，但见数十道目光一齐向她身上投注过来，一言不慎，恐立将引起骚动，眼下时刻未到，与会英雄人物，正在络绎不绝地赶来，如若此刻引起了冲突，势必将受到主人的责备，强自忍了下去，默不作声。

忽见场中群豪目光一转，投注到入口之处，皇甫岚也不自觉地转头瞧去。

只见四个身披月白袈裟的和尚，缓步走了进来。

四僧都已有五十左右的年岁，光秃的头上，烙着六个戒疤。

李文扬低声说道：“皇甫兄可识得这四位高僧吗？”

皇甫岚道：“不敢，不敢，兄弟不识。”

李文扬道：“这四位大师，却是少林嵩山本院达摩院中的高僧，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达摩院的主持，戒贪大师，后面三个，是达摩院中三大护法，这四人都是少寺中第一流武功的高僧，竟然连袂而来，显见那少林方丈，对此事十分重视了。”

四僧尚未落座，紧随着又有三个道人走了进来。

当先一个年约四旬，胸前黑须飘垂，一派仙风道骨，后面两个道人，都二十三四的年纪，白面无须，道装佩剑。

皇甫岚低声问道：“这三位道长看上去一团正气，而且目光如炬，定然是正大门派中人。”

李文扬道：“皇甫兄猜的不错，那垂须道长，乃武当门下三鹤之一的青鹤黄叶子，后面两位年轻的道长，是当今武当掌门玄鹤天正子两位得意门徒，浮云、明月。”

皇甫岚叹道：“李兄博闻多见，实叫兄弟佩服。”

只听一声驴叫，一个全身雪白的小毛驴，蹶声得得地跑了进来，驴背上竖着躺了一个人，毛驴已然够小，那躺在驴背上的人，更是小得可怜，双手抱肘，交叉胸前，鼾声大作，睡得十分香甜。

李文扬呆了一呆，低声说道：“皇甫兄，今日有得热闹瞧了，连这位老人家，竟然也赶来参与这场盛会。”

皇甫岚回目望了一阵，低声说道：“就是那位躺在驴背上的人么？”

李文扬用手按在唇上，低声说道：“这位老人家脾气古怪，最

爱骂人，千万惹他不得，皇甫兄讲话小声一些，别要惹上麻烦。”

皇甫岚道：“兄弟见识不多，这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竟也是认他不出。”

李文扬笑道：“这位老人家名气虽大，但当代武林道上，认得他的人，可算不多，兄弟还是在七年前，家母五十大寿的宴会上，见过他老人家一面，对这头翻山越岭如奔平地的白毛驴，记忆甚深，连带对这位老人家也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喝，道：“好小子，竟把我老人家给毛驴连在一起说了！”

座上群豪，都被那大喝声，震得耳际间嗡嗡作响，齐齐转目而视，找寻发声之人。

但闻鼾声大作，白毛驴得得而来，绕着李文扬的坐位打个转，在众目逼视之下，从群豪排座隙中穿越而过。

皇甫岚低声说道：“这位老人家，好灵的耳目，李兄既是相识，怎不招呼他一声？”

李文扬道：“他脾气古怪，尤其在睡觉时，最忌别人打扰，你要招呼，准得招来一顿好骂……”

接着砰然一声大震，连着一阵乒乒乓乓的乱响，两丈外密集座位中，起了一阵骚动。

皇甫岚起身望去，只见一个大汉刚由地上爬起，一个木桌已被地撞翻，但那全身雪白的小毛驴，却在人群中穿梭而去。

那大汉大声喝道：“瞧你这畜生能跑到哪里去。”唰的一声拔出佩刀，正要追去，忽见一人挡住了他的去路，附耳低言数语，那大汉立时还刀入鞘，不再言语，悄然入座。

李文扬低声说道：“想不到当今武林之中，还有识得此老人

家的人物。”

皇甫岚道：“李兄说了半天，那位老前辈究系何人？”

李文扬道：“矮仙朱逸的大名，皇甫兄可曾听人说过吗？”

皇甫岚低低沉声一阵，道：“兄弟听说过当今武林名气最大的好像是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参仙庞天化，再就是黄山世家李兄你了，却从未闻过矮仙朱逸之名。”

李文扬道：“矮仙老前辈，已然归隐三十年，未在江湖上露面，那是难怪皇甫兄知道了。”

皇甫岚道：“这位老前辈比起那位神判周大侠如何？”

李文扬道：“这就很难说了，周大侠一生行仁，路见不平，常是挺身而出，受过他施惠之人，屈指难数，矮仙朱逸却是有些冷傲古怪，不愿多管人间琐事，偶尔救人，也是暗中相助，不肯露面，周大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武林中人人皆知，但矮仙朱逸做了些什么事，知道的却是绝无仅有了。”

皇甫岚道：“这就是了，无怪兄弟未曾听人说过矮仙朱逸之名。”

李文扬道：“朱老前辈一向行事，是在暗中出手，不肯让人知道，但此次却是有些反常，竟然明目张胆而来，只怕那梅花主人，实非好与人物。”

皇甫岚道：“李兄的渊博，实叫兄弟敬服，想必对那梅花主人来历，也能知之详尽了？”

李文扬摇头说道：“这个兄弟就知道了，当今江湖上，从未听说过梅花主人之名……”

他轻轻叹息一声，又道：“也许是有人故用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来混乱武林同道耳目亦未可知。”

皇甫岚接道：“家父似是知道一些端倪，但他老人家却不和兄弟谈说。”

李文扬道：“令尊是……”

皇甫岚接道：“皇甫长风，昔年被武林同道们，称作‘南疆一剑’。”

李文扬目中神光一闪，道：“令尊原是‘南疆一剑’，兄弟失敬了。”

皇甫岚道：“好说，好说，李兄当真是博闻多学，家父已归隐了数十年，李兄竟然还能记得？”

李文扬道：“兄弟也不过是听人谈说，却无缘拜见。”

只听一个幽沉的声音说道：“参仙庞天化，也赶来了？”

这参仙庞天化，在武林中的身份虽然很高，但却带有一份神秘的气息，他的声誉在江湖上传播了数十年，武林之中可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却是没有几个。庞天化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能说得出。

这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场，所有的吵杂声音，都平静了下来。数百道目光，一齐投注到入口处。

皇甫岚低声问道：“李兄，识得那庞天化吗？”

李文扬道：“庞天化孤芳自赏，四橡林中避尘山庄，自成了一番天地，从不和武林人物来往，人不犯他，他不犯人，但如入他自立的禁区内，不死亦必身受重伤。数十年来，伤亡在那四橡林中的高手，屈指难计，庞天化的大名也就如此这般地传播于江湖之上。他毫无恶迹，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却和很多的武林人结下仇恨，庞天化就是这样一个奇怪孤僻的人。”

但闻一阵步履声传入耳际，场中群豪，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

动，低微杂乱的语声，混入桌椅的移动声中。

轻微的骚动，迅快地静止下来，鸦雀无声。

只见四个佩剑少年，一式天蓝色的劲装，当先而入。

四人身后，是一个白髯的老翁，手持一支拐杖，脸色红润，有如童子，双目中神光如电，顾盼间威严自生。

在那老翁身后，紧随着四个四旬左右的中年大汉，一身黑色的疾服劲装，腰间佩刀，背上背着一具革囊，缓步走了进来。

皇甫岚低声说道：“这人定然是庞天化了，他有参仙之称，自是善调补药，才养得这般白发童颜，老当益壮。”

李文扬笑道：“不错，传言中说他精通医理，当世无出其右，只可惜他隐技自珍，不肯把回春妙手用来救人救世。”

皇甫岚道：“你瞧他这把年纪了，仍是一副我行我素藐视苍生的神态。”

李文扬转眼望去，只见那白发老翁，仰脸望天，大步而行，群豪济济，他却似进入无人之境。

场中不少慕他威名之人，想和他打个招呼，但见他那般不可一世，旁若无人的神态，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愿自找没趣。

又见那老翁在场中寻出一桌空位坐了下去，但那随他而来的八个人，都是不敢随他落座，排列他身后而立。

李文扬笑道：“这庞天化不但对人狂傲，难以相处，对待属下，也是严苛得很。”

忽见玉燕走了过来，低声说道：“已然快近午时，宴席即开，场中坐位不多，两位想独霸一桌，只怕是难以……”

李文扬接道：“姑娘不用急。”

忽见白旗招展，一个大汉高举一面绣着红字的白旗，当先走

了进来。

群豪看那旗上字迹，竟然写的玄皇教主，四个大字。

那玄皇教在江湖之上，声势虽大，但行踪诡密，一向使人莫测高深，至于那玄皇教主，更是雾中神龙，人人都知有这样一个教，有那么一个教主，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此刻竟是高举着旗帜而来，怎不使人惊异？

场中群豪，目光齐注，都想瞧瞧即神秘莫测的玄皇教主是一位何等人物？

皇甫岚随口说道：“李兄，可识得那‘玄皇教主’吗？”

李文扬微微一笑，道：“识得……”

皇甫岚吃了一惊道：“什么？”在他想来，李文扬见识虽广但决不会认识那充满着神秘的玄皇教主，随口相问一声，却不料他竟大言不惭地说声识得！”

李文扬似是已瞧出皇甫岚惊愕怀疑的神色，低声笑道“如若兄弟的推想不错，那玄皇教主，恐还要和咱们同桌而坐。”

皇甫岚讶然说道：“这么说来，李兄定然和那玄皇教主很熟悉了……”

话犹未尽，忽见那迎风飞奔的白旗，直行过来。

大旗之后，紧随着三个装束诡异的人，脸上垂下了厚厚的一层蒙面黑纱，全身裹在一件黑氅之中，那黑氅长拖地下，连两只脚也被掩住，手上也带了黑色的手套。

除了双目间黑纱稍薄，可见那隐隐射出的目光之外，不论如何过人的目力，再也无法可见他们身上的任何肌肤。

唯一可看出一些端倪，供作猜测的，就是那三个裹入在黑氅中的人，似是身材都很矮小。

在那黑氅裹身的三人身后，紧随一个佝偻着身体的独目老人，那老人手中执着一支拐杖，一脸病容，唯一的一只眼睛，也是半闭半睁，神态间一片困倦。

但那佝偻老人身后，却是四个精壮的劲装大汉，佩刀随护而来。

果然不出李文扬的预料，那随风招展的白旗，直到了两人桌位前面，呼的一声，旗杆插入了地上一尺多深。

举旗的是位身躯高大的壮汉，插好大旗后，悄然后退，和四个佩刀的精壮大汉，站在一起。

三个黑氅裹身的人，都鱼贯坐了下来，也不和两人招呼一声。

皇甫岚抬头向李文扬望去，只见李文扬含笑不言，对坐在身旁，大名鼎鼎的玄皇皇教主，视若无睹。

但见那独目老人随手一抄，抓过一把椅子，就在李文扬身侧坐了下来。

加上这三个黑氅裹身和这独目老者四个怪人，使皇甫岚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不但觉得说话有甚多不便，就是双手也有舒放不便之感。

忽闻李文扬的声音传入耳际，道：“皇甫兄，放自然些，都是自己人！”

皇甫岚吃了一惊，暗道：“那面大旗上，明明写的‘玄皇教主’，看这怪怪异异的装束，自然是不会错了，这玄皇教乃武林中一个充满着诡奇、神秘的帮会，堂堂黄山世家的三代传人，怎肯和玄皇教中人混在一起？”

蓦然间，脑际中闪过一个念头，想道：莫非他已被“玄皇

教”中的药物所迷？但觉这猜测定然不错，凝神向李文扬双目望去。

但见李文扬双目中一片清澈，怎么看也不像服了迷药的样子。

忽见李文扬转过头来，道：“皇甫兄……”瞥见皇甫岚失措之情，淡淡一笑，道：“有事吗？”言笑从容，旁若无人。

皇甫岚心中疑团难解，但势又不便当着那“玄皇教主”之面，问李文扬是否服过了玄皇教的迷药？情急智生，随口问道：“李兄适才吃下的一杯茶中，是否有毒？”

李文扬笑道：“兄弟在饮用时，已然有备，那杯茶早已吐出去了，倒劳皇甫兄挂怀。”

他似是已瞧出皇甫岚言不由衷，说完一笑，起身走了过来，傍着皇甫岚身侧而坐，低声说道：“玄皇教虽被武林中目为旁门左道，但也未必就坏，兄弟和他的关系颇深，只是目下不便为皇甫兄引见，待这大会过后，兄弟自当详为说明。”

但闻一阵狂呼怪叫，传了过来，打断了李文扬未完之言。

皇甫岚转头看去，只见四个奇装异服的人，大声呼喝叫嚣，极尽狂放之能事。

李文扬望了四人一眼，神色凝重地说道：“这就是江湖人人头疼的凶神、恶煞、怒鬼、怨魂四大怪了。”

皇甫岚吃了一惊，道：“这就是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四大凶人么？”

李文扬道：“不错，但这四人已然敛迹江湖十余年，未露过面，传说中四人已死，却不料仍然活在世上，而且也赶来参与这场大会。”

皇甫岚道：“兄弟亦听家父谈过这四大凶人之名，但看上去倒不是想象中的狰狞面容，如若他们不是这般奇装异服，不是这般狂放神态，倒是叫人难以看得出来。”

李文扬道：“如若他们不着异服，收敛狂态，兄弟也瞧不出他们就是四大怪了。”

但见那四大凶人停下身子，目光转动，四下打量了一阵，那当先一个身着红衣的人，纵声大笑，道：“三位兄弟，久闻那玄皇教主，是一位美貌女子，咱们兄弟过去瞧瞧吧！”

另外三个分穿绿色、黄色、白色衣服的人，齐齐应了一声，大步对皇甫岚等走了过来。

这四人一进来，就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耳闻他们要去找那玄皇教主的麻烦，更是引得全场侧目。

李文扬脸色一变，低声说道：“皇甫兄，小心了，这四人个个生性残忍，一言不合，出手就要制人死命。”

说话之间，四人已然走近桌位。

那身着大红衣服之人，高声说道：“咱们四兄弟神、煞、鬼、魂，久闻玄皇教主之名，不知是哪一位，请来和咱们兄弟见一个礼。”

这时，那四个佩刀的精壮大汉，已然手握刀柄，作势戒备，看样子，只待教主一声令下，立时拔刀攻出。

皇甫岚看了那三个黑氅裹身之人一眼，也不知哪一个是玄皇教主，一面留神戒备，一面注意那三个身裹黑氅人的举动。

哪知三人恍如未闻四怪之言，端然而坐，动也未动一下。

那身着绿衣的怒道：“就凭咱们神州四怪的名头，难道还不能瞧瞧玄皇教主的真面目吗？”

皇甫岚回目一顾四怪，只见那四个绝世凶人的脸上，都已泛现出重重杀机，大有立刻出手之意，心中暗暗惊道：“那玄皇教崛起江湖时间虽然不久，但发展很快，实力庞大，以教主的身分之尊，如何肯买这四大凶人的帐，看将起来，今日这一场架，是非得大打出手不可了。

忖思之间，突听李文扬的声音，传入耳中，道：“四怪为人凶残，一言不合，出手就制人死地，从不说第二句话，此刻迟迟不肯出手，想是自知遇上了玄皇教主这等神秘莫测的对头，心中有了顾忌，不敢暴发凶性？”

皇甫岚道：“双方都是武林中身份很高的人，就算是彼此都有顾忌，只怕也无法下台。”

李文扬道：“那也未必，只要那玄皇教主不愿动手，这场架八成是打不起来。”

皇甫岚道：“今日与会之人，不论平日的交好交恶、仇恨多深，但都该暂时放弃成见，一致对付那梅花主人，或可能找出三分生机。”

李文扬道：“那玄皇教主智慧绝人，咱们能够想到的，她必然能够想到，我瞧这场架是打不起来。”

皇甫岚目光一转，只见凶神、恶煞、怒鬼、怨魂都已提聚了功力，准备出手，以这四大凶人的盛名功力而论，一击之势，定然是排山倒海一般，丈余内沙飞石走，椅仰桌翻，赶忙一提真气，暗自戒备。

就在这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的当儿，突见居中而坐一个黑髻裹身之人，站了起来，莺鸣燕语地说道：“神、煞、鬼、魂的大名，本教主早已心慕，今日得以有幸相会……”

四怪中一个身着白衣之人，接口说道：“但闻这柔柔细音，已足消魂，教主请打开脸上面纱，让咱们兄弟一睹庐山真面，需知咱们四兄弟一向是说一句算一句，不折不扣。”

皇甫岚暗道：“糟糕，神州四怪这般咄咄逼人，玄皇教主如何能忍得下去，这场架是打定了。”

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意外，只听那玄皇教主格格一阵娇笑，道：“今日咱们都是宾客身份，不能喧宾夺主，扫了梅花主人之兴，四位如是想见见小妹的容貌，那是欢迎至极，只要四位能够脱得今日之劫，留下性命，明晨日出时分，小妹在魁星楼头候教。”

那身着红衣大汉哈哈一笑，道：“咱们兄弟四人，个个都有偷香窃玉之好，教主请就属下选带三位美女同行，免得咱们四兄弟分配不均，闹出自相残杀之局。”

皇甫岚吃了一惊，忖道：“这等讽激羞辱之言，那玄皇教主如何能忍受得了？”

但闻那玄皇教主柔声笑道：“本教中女弟子，有不少貌比花娇，但四位有手段，能使她们服贴就好。”

只听身着绿衣的恶煞说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如是教主失约不去，此后咱们四兄弟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见到玄皇教中的人，一律格杀！”

玄皇教主道：“本教主既和你们订下约会，焉有不去之理。”缓缓坐了下去。

神、煞、鬼、魂，相互望了一眼，齐齐向近身处一张桌子走去。

凶神伸手拉过一张木椅，冷冷说道：“诸位让让位子如何？”

这张木桌上，本来坐有六个劲装大汉，佩刀带剑，看上去很神气，但听那凶神一番言语，竟是依言起身而去。

凶神、恶煞、怒鬼、怨魂，各霸一方而坐。

穿白衣的怨魂，在四大凶人中，虽然排行最小，但脾气却是最坏，啪的一掌，击在木桌上，厉言说道：“时已中午，怎的还不见酒茶上来？”

一个身着青衣的美貌少女，急急走了过来，陪笑说道：“四位请稍候片刻，酒菜就要送上。”

穿着绿衣的恶煞，突然神手一把，抓住了那青衣少女，说道：“酒菜未到之前，你就陪咱们四兄弟解解闷吧！”

皇甫岚只看得感慨万千，暗暗忖道：“这四大凶人，当真是狂恶的可以，在天下英雄虎视之下，仍然是这般放肆，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那青衣女被绿衣恶煞一把抓住了右臂，脸色先是一变，继而恢复了满脸笑容，道：“小婢奉命来此侍候各位，有什么要小婢效劳之处，但请吩咐，用不着这般的紧张。”

恶煞手臂微一用力，把那青衣女带向身侧，哈哈一笑，道：“目下无酒，那你陪咱们兄弟喝杯茶吧！”

李文扬回顾了皇甫岚一眼，只见他脸上满是激忿之容，显是对那绿衣恶煞的粗暴举动，瞧不过眼，赶忙低声说道：“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几十位看去美貌温柔的少女，也不是好与人物，如是因此激怒那梅花主人，那就先让四大凶人，斗斗那神秘的梅花门中高手……”

皇甫岚点头一笑，道：“好啊！这叫做以毒攻毒！”

黄衣怒鬼伸手从桌案上取过一杯茶来，直向那青衣女口中

送去，一面笑道：“你先干一杯。”

那青衣女脸色大变，怒声喝道：“你们放尊重些。”

黄衣怒鬼，纵声狂笑，道：“天下有谁人不知咱们兄弟一向随心所欲。”

那青衣女正待反唇相讥，突听那玉燕高声说道：“玉蝉妹妹，你就忍耐些吃下去吧！咱们为人之婢，奉命迎客，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

白衣怨魂大笑说道：“好！还是你这小妮子懂事，你也过来陪陪咱们四兄弟如何？”他口气虽是商量，人却起身扑向玉燕。

皇甫岚暗暗想道：“这玉燕武功不弱，当不致自甘受辱，必将起而反击。”

但见那白衣怨魂左手挥转之间，竟是轻而易举地抓住了玉燕的手腕，大步行归座位之上，那玉燕有如一头柔顺的小羊一般，依在那白衣怨魂臂上而行，一付娇怯不胜之态。

李文扬轻轻叹一口气，回头对皇甫岚道：“这小妮子诡计多端，咱们得特别对她留心。”

皇甫岚恍然大悟，暗道：“她故意装出这般无可奈何之态，乞人怜悯，但愿无人上她的当才好。”

那玉蝉连受绿衣恶煞、黄衣怒鬼拨弄，心中早已怒火难耐，正待运气出手，忽见玉燕莲步婀娜地随着白衣怨魂走了过来，心中一动，登时把满腔怒火压了下去，欣然一笑，道：“几位这么看得起小婢，小婢怎敢不受抬举。”轻启樱唇，就黄衣怒鬼手中，轻轻喝了一口。

这一来，黄衣怒鬼，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放下手中茶杯，笑道：“只要姑娘听话，咱们兄弟一个个都是怜香惜玉的人。”

绿衣恶煞放了玉蝉手腕，道：“姑娘请坐下来吧！”

这时，白衣怨魂，手牵着玉燕走了过来，那玉燕明艳柔媚，美貌尤过玉蝉，盈盈媚笑着自行坐了下去。

白衣怨魂放了玉燕手腕，笑道：“诸位兄长，这妞儿娇俏多情，人间少见……”

绿衣恶煞突然冷冷接道：“你既然知道娇俏多情，人间少见，就该孝敬大哥才对。”

白衣怨魂道：“小弟正是此意。”一推玉燕，送到红衣凶神座旁。

那红衣凶神虽然早已心痒难搔，但他要保持老大之尊，不得不装出一副冷冰的神情，端然而坐。

玉燕俏目流波，望了那白衣怨魂一眼，笑道：“你们四兄弟，只有我们两人相陪，岂不是要有两个人形只影单？”

黄衣怒鬼一拍桌子道：“这话不错，老四，走！咱们再去选她两个回来。”

白衣怨魂被绿衣恶煞用话一激，把玉燕让给了老大红衣凶神，心中憋了一肚子气，当下应声而起，道：“咱们再去选她两个回来。”

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四人太过狂傲，中了那玉燕的连环之计，还不自觉，但愿他们选中的侍女，侍候的客人是素为他们凶名所慑之人，方不致引起纠纷。”

原来，这篷帐索绳环绕之中，共摆有三十六桌，共有三十六个青衣侍女，每桌一人，但目下已有二十余桌上，坐有客人，武林人物，向来是重视声誉、颜面，尤过生死，如是两人选中别人桌上侍女，那些人面子受损，难免要起而护花，那就正中玉燕的

诡计了。

但见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联袂四起，缓步向前行去，四道目光不停地四面探视，打量那些站在筵席旁侧的青衣女。

这两人的狂妄胆大，实是有些骇人听闻，高视阔步地穿行在群豪之间，气焰不可一世。

鬼、魂二怪穿越了四五个桌位后，突然停了下来，黄衣怒鬼哈哈一笑，道：“老四，你瞧那妞儿怎么样？”

白衣怨魂回目望了那青衣女一眼笑道：“标致得很，三兄的眼光不错呀！”

黄衣怒鬼双肩微一晃动，人已冲到青衣女的身前，伸手一把，扣拿了那青衣女的腕脉，笑道：“走！陪三爷吃杯茶去。”

那青衣女负责招待的桌上，坐满了几条大汉，但却一个个噤若寒蝉，眼看着那女子被人拉走，竟无一人敢起而护花。

黄衣怒鬼一手牵着那青衣女，缓步而行，一面高声对白玄怨魂说道：“老四，快些挑选一个，酒菜就要送上来了。”

白衣怨魂目光四下转动一阵，突然跃身而起，白衣飘动，呼呼风生，飞跃过三四张桌子，一个大转身，落着实地。

探手一把，向一个青衣女抓去。

那少女正端着一把茶壶替桌上的客人们倒茶，白衣怨魂横里伸手抓去，只吓得那少女尖叫一声，茶壶失手而落，摔在茶杯上，壶杯相击，尽皆碎去。

那桌上共坐了五个人，两个年近花甲的老者，三个年当力壮的中年大汉，其中两个大汉正好伸手去取茶杯，被溅得满手茶水。

白衣怨魂抓住那青衣少女的脉穴，头也未回地拖着她行去。

只听一声大喝道：“王八羔子，给我站住！”面南而坐的一条大汉，突然站了起来，一掌拍在桌子上，碎杯碎壶的瓷片乱飞。

白衣怨魂陡然停下，缓缓转过身子，目光中杀机涌现，冷冷地喝道：“你骂哪一个？”

那大怒道：“就是骂你！”

白衣怒魂冷冷接道：“那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不怕死你就给我站起来！”

那大汉一抬手，唰的一声，拔出佩刀，大步而去。

白衣怨魂左手抓住那青衣少女的腕脉，右手突然虚空一抓，遥向那仗刀而来的大汉击去。

但闻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那仗刀冲来的大汉，突然丢下手中单刀，仰而栽倒地上。

白衣怨魂一击，震倒那仗刀大汉，牵着那青衣女转身而去，神情间十分平静。

那大汉同桌四人，眼看那白衣怨魂虚空一击之间，竟能立毙同伴，全都吓得呆了，哪里还敢挺身而出？瞪着眼看那白衣怨魂从容而去。

直待白衣怨魂去远，那两个老者才站起身来，缓步走到那大汉身旁，伸手一探鼻息，早已气绝而死。

左面一个低声说道：“他用的既不像劈空掌力，也不像百步神拳，不知是何等武功？”

右面一人应道：“咱们解开他前胸的衣服瞧瞧。”右手一划，衣服应手而裂，只见那大汉前胸处有五道青紫的指痕，不禁一怔，道：“这似是传说中的搜魂爪力所伤。”

左面一个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倒是忘怀了，神州

四怪，各练有一种绝技，按照他们神、煞、鬼、魂四字命名，适才那人身着白衣，想必是白衣怨魂了。昔年四怪在江湖上走动时，他的搜魂爪力，已扬名天下，这些年自是更有进境了！”

右面老人道：“老朽久闻搜魂爪力之名，今日算是开了一次眼界。”

左面老人轻轻掩上那大汉前胸衣服，道：“咱们自是非敌，难以替他报仇，只有不闻不问了。”缓步退回座位上。

且说白衣怨魂，牵着那青衣女，昂然走向回座位上，哈哈一笑，道：“三位兄长，请看看小弟找的妞儿如何？”

绿衣恶煞笑道：“梅花门下的弟子，个个都是秀丽如花，想那梅花主人，定将是一位艳压群芳的美人了。”

黄衣怒鬼接道：“那梅花主人果如二哥所言，倒可把她活捉过来，配给大哥。”

忽听格格一笑，道：“四位喝茶，润润咽喉，等一会多吃些菜。”

红衣凶神端起茶杯，冷冷说道：“就算这杯中下有毒药，也不放在咱们四兄弟的心上。”当先举杯，一饮而尽。

绿衣恶煞，黄衣怒鬼，白衣怨魂，齐齐举起茶杯喝干。

玉燕笑道：“四位武功高强，内功精湛，纵然是茶中真的有毒，也难毒死诸位。”

白衣怨魂道：“咱们大哥生平最嗜毒物，而且是越毒越好，咱们三兄弟，虽难以及得老大，可是吃上三两条毒蛇、蜈蚣，也是视作平平常常的事。”

玉燕娇声笑道：“四位有这等能耐，当真是未闻未见的事。可惜此地没有毒蛇、蜈蚣，使妾婢等失去了一次眼福。”

白衣怨魂哈哈大笑，道：“姑娘如当真的想看，那就跟着咱们四兄弟，哈哈，不但可瞧到咱们四兄弟食用毒物，而且……”

忽听一人尖声叫道：“长虫！”

玉燕目光一转，啊哟一声惊叫，扑向红衣凶神的怀中。

转眼望去，只见全身深紫的小蛇，蜿蜒而来，昂首而行，红信伸缩，毫无畏人之状。

玉燕躲入红衣凶神的怀里，玉蝉也偎入绿衣恶煞身上，另两个青衣女似是也很害怕，一齐挤向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的怀中。

这四大凶人，狂放剽悍，目空四海，但看了那深紫色的小蛇一眼后，竟都霍然站起。

玉燕目光一转，投注白衣怨魂脸上，道：“四爷不是擅降毒物吗？快把这条蛇抓起来吧！吓死人了！”

红衣凶神冷冷接道：“老四，可有信心制服这一条蛇吗？”

白衣怨魂道：“小弟愿出手一试！”挥手推开偎在怀中的青衣少女。

绿衣恶煞突然接道：“老四，为兄的助你一臂。”扬手一指，点了过去。

那深紫色的小蛇，正昂首缓行，绿衣恶煞一指点出后，忽的盘了起来，蛇头四下转动，似是寻找施袭之人。

皇甫岚低声对李文扬道：“这小蛇定然是有人在暗中放出，故意来和神州四怪为难。”

李文扬道：“不错，那暗中放蛇之人，心恨神州四怪狂妄，想借这条小蛇，来折辱他们一番。”

皇甫岚道：“一条小蛇……”目光下，瞥见白衣怨魂的额角上，汗水滚滚而下，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一条小蛇，竟然

能使那名扬天下的四大凶神之一这等害怕，定然有些奇怪之处。”

忽见白衣怨魂左掌一扬，劈了出去，右手却随着抓出。

砰然大震中，尘土飞扬。

待尘土清落，只见那白衣怨魂右手大、食、中三指，捏着那条深紫色小蛇颈间，紧紧不放，蛇身却缠在白衣怨魂右腕上。

皇甫岚心中大为奇怪地忖道：“既然抓住了蛇颈，为什么不把它捏碎、撕断，却任它缠在手腕上呢？”

只听那绿衣恶煞，高声说道：“哪一位放出的蛇，请来取回去吧，咱们兄弟幸未辱命，总算捉住了它……”

他一连喝问数声，竟是无人答应。

皇甫岚凝目望去，但见白衣怨魂手腕上紧缠的紫色小蛇，逐渐地缩小，似是正深入肉中，心中大为震骇，低声说道：“李兄，你瞧瞧那条紫色的蛇身，可是逐渐地在缩小吗？”

李文扬道：“这条蛇乃有名的墨鳞铁线蛇，据传闻说，百年墨鳞，再百年墨鳞成紫，此言虽然未可全信，但此蛇之鳞，先由墨色变紫，当是极为可靠之言，铁线、铁甲、原出一种，只是铁甲蛇，鳞皮珍贵，可避刀剑，向为武林中人视为珍宝，其体型亦与年增长，逾百年可喷毒雾伤人；铁线蛇毒性尤过铁甲，但生具的体型，长度不超过一尺二寸，年代愈久，其鳞体愈硬，据说鳞成墨色之后，刀剑已然难断，变紫后，更为坚硬，而且鳞利如刀，那白衣怨魂被它缠住右腕，这苦头，定然吃得不小。”

皇甫岚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兄的广博见闻，实叫兄弟佩服。”

李文扬低声说道：“兄弟亦不过是姑妄言之。”

忽听红衣凶神冷笑一声，道：“老四，还能撑得住吧？”

这时，那紫色小蛇，更见缩小，显见已然深入了白衣怨魂的肉内。

日光下，只见白衣怨魂顶门上汗水，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但他仍然紧咬着牙齿说道：“小弟自信还可以支撑一顿饭工夫。”

但闻一阵阵酒肉香气，传了过来，篷帐软帘起处，一群身着白衣的童子，捧着酒菜，分向各桌送去。

红衣凶神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了一把匕首，呼的一声，扎在桌子上，道：“老四，你如觉出不行时，就自己断去一条右臂吧，不能让它咬中。”

白衣怨魂道：“小弟记下了！”

他运集了全身功力，和那紫蛇相抗，分神说话，大有启齿维艰之感。

黄衣怒鬼、绿衣恶煞，双目中暴射出愤怒的光芒，四下转眼，希望瞧出那暗中放蛇之人。

忽听红衣凶神怒声喝道：“快把酒菜给我拿回去，找不出那放蛇之人，咱们谁也不能吃饭。”

那捧送酒菜的白衣童子，微微一怔后，又缓步向前走去，生似未把红衣凶神之言，放在心上。

红衣凶神突然离位而起，怒声喝道：“大太爷的话，你们听到没有？”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但闻一声闷哼，那当先一个白衣童子，身躯突然飞了起来，悬空转动。连打了几个翻身，手中木盘上酒菜，四散横飞，笼罩了两丈方圆大小。

坐在位上的群豪，都怕那油腻的菜肴，洒在身上，纷纷离座

避让，场中顿时大乱。

忽听绿衣恶煞怒喝一声，飞身跃起，直向正北扑去，右手一探，疾向一个身穿破衣，足着草履的枯瘦老者扑去。

那老者身子一闪，灵巧异常地隐入人群中，避开了绿衣恶煞的一击。

李文扬低声向皇甫岚道：“那破衣草履的老人，名叫蛇神鲁康，招蛇玩蛇之技，天下第一；据说他身上经常带有三条珍奇无比的毒蛇，想那紫鳞铁线蛇，定然是他放的……”

话声未落，瞥见人影一闪，那蛇神鲁康一闪而至，绕到了玄皇教主身后。

黄衣怒鬼看得真切，大喝一声，急急冲过来，黄衣闪动，人也绕到了玄皇教主身后，右手一探，抓向鲁康的右肩。

但见蛇神鲁康身子一转，刚刚避过五指，闪到李文扬的身侧。

这时，那守在玄皇教主身后的四个大汉，已宝刀出鞘，环护教主身侧。

那独目老人，微闭眼睛，手中端了一杯茶，但却举而不饮。

但闻绿衣恶煞冷笑一声，疾跃而来，笑声未住，人已挡在鲁康的面前。

黄衣怒鬼却放缓了脚步，从鲁康身后迫追，一前一后，成了夹击之势。

那蛇神鲁康相距李文扬和皇甫岚，不过四、五步远，如若动起手来，势必身受波及。

皇甫岚一面提气戒备，一面暗施传音之术，说道：“李兄，他们如在咱们身侧动起手来，该如何应付？”

李文扬也施展传音之术，答道：“蛇神鲁康一生精力，都耗在玩弄蛇虫上，武功一道决难和四大凶人相较，但此人诡计多端，又有灵蛇护身，不用替他担心。不过他相距咱们过近，一旦动起手来只怕难免波及……”

只听哧的一声，绿衣恶煞已扬手点来一指。

鲁康身子一侧，避过一指，人却更向李文扬等欺近了一步。

一缕指风，掠着皇甫岚头顶飞过，隐隐间，有股迫人的寒气。

黄衣怒鬼突然一晃双肩，右手疾伸，抓向鲁康左腕。

这次，那蛇神鲁康，竟不再闪避，迎了过去。

但见他袖中突然探出一条青色蛇头，迎向黄衣怒鬼抓来的五指咬去。

善食毒物的黄衣怒鬼，掌势未到，已骇然而退，飘开八尺，绿衣恶煞挥手一掌，直向蛇神鲁康撞去。

蛇神鲁康似是自知难以硬接对方深厚的内力，一个大转身，让避开去。

第十六回 达摩易筋经

神州四大凶人，一向狂放自负目中无人，从不顾及到池鱼之殃，鲁康一闪避，那一股掌力，却直向李文扬、皇甫岚撞了过去，劲气破空，呼啸而来。

李文扬和皇甫岚如想避开那掌力，并非难事，但如起身让开，那刚猛的掌风，击在桌上，定将是一个壶杯横飞，桌椅倒翻之局。

情势迫急，无暇使两人多想，不约不而地扬手推出一股暗劲，接了那绿衣恶煞的一击。

那强猛的掌力，吃两人推出的内劲一挡，登时激旋成风，吹起了一片沙尘。

但闻那绿衣恶煞怒声说道：“姓鲁的，今日如不把你碎尸万段，咱们兄弟还有何颜……”

突听一个冷厉的声音，喝道：“住手！”打断了那绿衣恶煞未完之言。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黄衣，身躯高大的老者，胸前垂着花白长髯，面容肃穆，臂弯上放着一个铁架，架上落着两只深灰色的怪鸟，似雕非雕。

绿衣恶煞冷笑一声，道：“阁下可是想横里插手，接下这档事吗？”

黄衣老者冷冷地答道：“冠盖云集，群豪毕至，盛宴未开，岂

容搅局，诸位如是想打，待酒宴过后，再好好地打上一场不迟，那时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无怨无仇的也可为盛名彩头较量一番。”

绿衣恶煞道：“听你的口气，倒像梅花门下的人？”

黄衣老者道：“不错，敝东主设下这场宴席，大会群豪，也就是希望能观赏一下各门各派的绝技，自无禁人动手之理，只是此刻时机不到，还望诸位入境随俗，暂时罢手。”

绿衣恶煞冷冷说道：“这玩蛇的化子，凭仗一点弄蛇之技，害了在下一位兄弟……”回目望了白衣怨魂一眼，接道：“除非他立刻收回在下兄弟腕上缠的毒蛇，否则恕难遵命。”

黄衣老人两道森寒的目光，凝注在蛇神鲁康的脸上，道：“这位兄弟可肯赏在下一个面子吗？”

蛇神鲁康哈哈一笑道：“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岂有不知武林中规矩之理，既是主人出面，在下自当裁决。”

那黄衣老人微微一笑，道：“这位兄台这般给在下面子，今后咱们得好好地交上一交，敢问高姓大名？”

蛇神鲁康道：“兄弟鲁康。”

那黄衣老缓缓回过脸去，冷冷对绿衣恶煞道：“江湖上动手比武，各逞其能，本也无什么限制，这位鲁兄善役毒蛇，也算得一种绝技，如不是敝东主大驾要到，诸位就是请老夫从中排解，老夫也不愿多管闲事。”

绿衣恶煞回目望去，只见那白衣怨魂已然伸出左手，抓住了插在桌子上的匕首，显然已觉出真力难继，准备自断一条右臂，强自按下胸中怒火，高声说道：“老四且慢动手……”回头对那黄衣老者说道：“既然宴后免不了一场动手搏斗，咱们兄弟也不

愿强搅大局，但得那蛇神鲁康解了在下那位兄弟毒蛇缠腕之危，咱们亦当暂时罢手。”

那黄衣老者回头对鲁康一拱手，笑道：“鲁兄请招回毒蛇如何？”

蛇神鲁康双手握拳，放在嘴上，吹出一声尖锐异常的怪啸。

说也奇怪，啸声一起，那缠在白衣怨魂腕上的紫色小蛇，突然自动松开，软软的蛇身，垂了下来。

白衣怨魂手腕上的鲜血，随着松开的蛇身，湿透了衣袖，滴落在地上，三指一松，放开紫色小蛇，那紫色小蛇立时疾快地游向了蛇神鲁康的身旁。

此蛇的威力，场中群豪，大都目睹，个个心生戒意，蛇踪到处，纷纷让避。

红衣凶神冷冷地问道：“老四，手腕废了吗？”

白衣怨魂道：“略受微伤。”

红衣凶神探手入怀，摸出两粒丹丸，投了过去，道：“一粒捏碎涂在伤处，一粒吞下腹去。”

白衣怨魂狂态凶焰，尽皆敛失，接过丹丸道：“小弟无能，失了大哥的颜面。”

红衣凶神冷漠一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四弟亦非败在人的手中。”

玉燕突然叹息一声，缓步走了过来，道：“早知如此，我也不叫你抓蛇了！”撕下一块衣襟，替他包好伤势。

绿衣恶煞眼看紫色小蛇游到鲁康身侧，昂首一跃，窜入了鲁康的右袖之中，冷笑一声，说道：“姓鲁的，神州四怪有仇必报，你如能活过日落西山，咱们兄弟算白叫人称作神州四怪了！”

鲁康淡淡一笑，道：“兄弟就算真的死去，也要叫你们四兄弟席难安枕，食不甘味。”

那黄衣老者望了那些白衣童子一眼，道：“上菜。”

那些白衣童子都已站着不动，听得那黄衣老人喝叫之声，纷纷移动脚步，送上酒菜。

他们似是早已分配好了路线，但见白衣飘动，动作快速异常，片刻之间，凡是有人坐的桌子，都已摆上了酒菜。

但场中群豪，却是个个正襟危坐，竟无一人动筷食用。

那黄衣老人目光转动，环顾四周一眼，高声说道：“敝东主有一点要事耽误，要晚来一步，特命在下赶来通知一声，诸位尽管先请吃菜用酒……”

他一连招呼数声，群豪却仍是端坐着不动。

黄衣老人冷笑一声，道：“诸位如若担心酒中有毒，在下就先吃下一些给诸位瞧瞧！”大步走到一张桌位上，伸手取过一双筷子，大吃一阵菜肴，又提起酒壶，连喝三杯，然后投杯于地，纵声大笑道：“诸位可以放心地吃吧！”

忽听一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酒菜中是否有毒，暂不管他，那梅花主人把我等请来此地，要宣布几件惊人之事，老夫等应约而来，主人还摆的什么架子？”

这几句话声音不大，但却尖锐如锥，刺入了人的耳鼓中。

群豪转脸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武林中人人敬畏的参仙庞天化。

黄衣老人哈哈大笑，声音暴发得似巨雷，震得人耳际中嗡嗡作响，笑声停落，才缓缓说道：“既来之，则安之，诸位能不远千里跋涉而来，难道就不能多等片刻时光吗？”

皇甫岚低声说道：“李兄，这黄衣老人内功如此精深，不知是何等人物？”

李文扬双目凝注在那老人身上，口中却缓缓说道：“此人甚少在江湖上露面，兄弟也认他不出，但看他左臂上架的两支怪鸟，颇似传言中的鸟王陈皋。”

只听一个柔音细细的女子声音，传了过来，道：“好一片荒凉的地方，那梅花主人不知何以要在此地宴客？”

李文扬转头望去，只见两个健壮的中年妇人，抬着一个软兜，走了进来。

软兜上黄罗伞下，坐着一位容貌绝美的少女，身着短袖罗衫，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臂。

群豪都不禁为那奇装美女吸引，齐齐地转目相注。

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不但泰然自若，而且不停地左右顾盼，满脸春风，洋洋自得，毫无畏羞之意。

皇甫岚低声说道：“李兄，这女子是什么人？”

李文扬道：“此人这般装着，如若经常在江湖之上出头，兄弟纵然没有见过她，亦必有个耳闻，但此人却是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皇甫岚道：“唉！单瞧她这身奇奇怪怪的衣服，也不是什么好来头的人物。”

语声未完，突然一阵悠长的喝声，传了过来，道：“东主驾到。”

那黄衣老人本来神气活现，一听那喝叫之声，突然急步跑到入口之处，垂下头来，神态间一片恭谨。

只听那身着短袖罗衫的女子，格格大笑，道：“好威风啊！好

神气啊！”喝声中突然就软兜上飞跃而起，绿裙飘风中，露出一双粉装玉琢般的大腿，在空中打了一个转，轻飘飘地落着在实地之上。

她的动作优雅飘逸，好看至极，只引得群豪，千目齐注，怪声叫好。

那少女落着实地之后，举手理一下飘垂的长发，目光四顾了一阵，突然举步向李文扬等坐的席位之上走了过去。

皇甫岚看她赤着一双天足，脸上荡起了阵阵媚笑，缓步走了过来，低声对李文扬道：“李兄，要糟，她真对咱们这边走了过来，如何是好？”

李文扬还未来及答话，那少女已然到了桌位前面，娇声说道：“诸位这桌子上，还可以挤一个人……”

皇甫岚重重地咳了一声，道：“场中的空位还多，姑娘请别处坐吧！咱们这位置上还有人未来。”

但闻一阵高声呼叫道：“请过这边来坐。”

那少女媚眼飘飞，环顾一周，一屁股坐了下来，笑道：“和你们商量，不过是表示客气，我就不信，我坐下了，有人敢来撵我？”

皇甫岚呆了一呆，答不出话，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有如此厚的脸皮，霸王硬上弓地坐了下去，一时想不出如何才好，神情十分尴尬。

那少女却是若无其事地端起桌上酒杯，道：“诸位请吧！”咕嘟一声，先自干了一杯。

只听一个嘹亮的声音喝道：“好姑娘，喝不得，酒里有毒！”

那少女脸上一变，双手按在腹上，尖声叫道：“不得了，这

酒中真的有毒，我肚子疼死了……”

那黄衣老者忍无可忍，飞身一跃，直冲过来，冷冷说道：“姑娘可是诚心来捣乱的吗？”

他左臂钦架上，两只灰色的怪鸟，突然张翼扇动了两下，各自引颈长鸣。

罗衣少女按在腹上的双手，突然缓缓放开，身子摇了两摇，直向那黄衣老者撞去。

那老者冷笑一声，忽然向旁侧闪开了两尺，避开那少女撞来之势，右手一挥，立掌如刀，斜斜地斩了下去。

那少女娇躯忽然向后一仰，生似站立不稳，向后栽去，巧妙异常地避开了那黄衣老者的一击。

李文扬、皇甫岚冷眼旁观，已看出那少女武功不弱，闪避那掌势的一击，实则是一种极灵妙的身法。

因那老者近在咫尺，出手一击，可遍及被袭人的要害大穴，那少女既不用双手封架，竟能一闪避开，如非有着佳妙无比的身法，决难逃开。

那黄衣老者眼看她一闪之下，竟能避开一掌，心知遇上了劲敌，冷笑一声，道：“好啊！姑娘是真人不露相，老夫倒是要好好地领教一番了。”

那少女一正身躯，道：“梅花主人来了！”

黄衣老者望去，只见四个全身黑衣，黑纱掩面，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怪人，缓步走了进来，顾不得再和那少女动手，急急迎了过去。

四个黑衣人后，紧随着一个身子瘦矮的青衣老人，白发飘飘，面容一片肃冷。

只见那黄衣老者垂首欠身，说道：“迎见东主。”

青衣人一挥手，道：“免啦！”大步直向正中一桌席位上走了过去。

哄动天下的梅花主人，竟是这般一位平淡无奇、素服瘦小的老人，实大出天下群豪的意外，千道目光，虽仍是一齐投注过来，但那惶惶不安的心情，却是大见平静。

皇甫岚低声说道：“李兄，这位就是那函邀天下英雄，来此聚会的梅花主人吗？当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但见李文扬满脸困惑地答道：“此情此地，此时此景，那梅花主人实不应再弄什么玄虚才对，但如说这青衣老人，就是那梅花主人，实是叫人难信。”

皇甫岚道：“兄弟怀疑这是那梅花主人的替身？”

只听那玄皇教主说道：“你们可是觉得他单身匹马而来，排场太小了吗？”

李文扬道：“教主的看法呢？”

玄皇教主道：“这等聪明的人，着着都出人意料之外，单身匹马而来，已使全场中人，都松懈了戒备之心，授他可乘之机！”

李文扬点点头，道：“教主的高见不错。”

皇甫岚眼看李文扬和那玄皇教主，言谈之间，甚是熟悉，心中甚是怀疑，暗道：“奇怪呀！堂堂黄山世家的三代传人，怎的会和玄皇教中人这般熟悉？”

但闻那玄皇教主接道：“这现身之人，决不会是梅花主人的替身，但却可能经过他一番改扮，如若我推断的不错，那梅花主人究竟是何等人物，只怕连他那属下，也很少见到，除了他几个贴身的亲近人物外，见过他真正面目之人，只怕是绝无仅有，这

青须老人，也许就是他统率属下的替身。”

皇甫岚听得大不服气，道：“这个教主如何知道？”

玄皇教主掩面黑纱转动，似是转头望了皇甫岚一眼，道：“识人之能，各凭智慧，你不信也就算了。”

皇甫岚碰了一个钉子，却又想不出反驳之言，只好闷在心头，暗自生气。

只见那梅花主人大步行入场中一空桌之上，坐了下来，四个全身黑衣的怪人，一排站在他身后。

参仙庞天化当先站起身子，一拱手，道：“老夫庞天化，阁下可是梅花主人吗？”

青衣老人答道：“不错，有何见教？”

庞天化道：“数十年来，老夫未离过避尘山庄，江湖上的烦嚣，非老夫所愿问愿见，此次被阁下函邀而来，有什么惊震人心的事，还望快快说出，老夫丹炉中火候正紧，无暇在此多留。”

梅花主人道：“知道了，庞兄先请坐下。”

庞天化道：“据老夫察颜观色，今天与会的英雄，恐都有着见面不如闻名之感，如若老夫是你，决不会函邀天下英雄，举行这场大会。”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想是因老夫无惊人之貌和排场太小，才使天下英雄，满怀热望而来，但得见老夫，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庞天化冷冷接道：“在下之意，是想请阁下，宣布函中所指的惊人之事，否则老夫要立时退席而去。”

梅花主人道：“你不远千里而来，如若就这般空手而归，岂不是徒劳往返了吗？”

庞天化道：“我虽然不问江湖上的是非，但却是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偿。”

梅花主人突然高高举起右手，环绕着头顶一挥。

蓦然间，响起了一阵细乐，两个眉目清秀的童子，抬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走了上来，直行到梅花主人身旁，放下木箱而去。

站在那梅花主人身后的四个黑衣人，不待梅花主人吩咐，立时奔出两人，把木箱抬放在桌子上。

只见梅花主人缓缓站了起来，随手打开箱盖，探头向下望了一眼，又缓缓坐了下去。

场中群豪，都无法瞧到那木箱中放的什么？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一股好奇的冲动，但又都矜持地坐着不动。

皇甫岚抬头望望天色，日已正午，怎的还不见爹爹到来，也不见林寒青送还书信，心中大感焦急，不停地左顾右盼，场中群豪大都为那箱中存物吸引，个个用心推想，只有皇甫岚心有所急，未曾注意。

突然间，有一人站了起来，大步向那木箱走去。

一人起立，群起相应，刹那间站起十几个人，蜂拥而上。

大部分自持身份的人，虽然仍坐着未动，但两道目光，却是随着那些拥向木箱的人群移动。

站起群豪中，有一个虎背熊腰，背插七环大砍刀的健壮汉子，走得最快，两个飞跃人已冲近了木箱，低头一瞧，正待探手去取箱中之物，正北方一腰挂伏虎金环的大汉，已近木箱。

那背刀大汉右手突然一翻，叭的一声，合上了木箱盖子，道：“没有什么好瞧看的事物，不用瞧了。”

腰挂伏虎金环的大汉，还未瞧清楚木箱中放的什么，箱盖却

突然合了起来，自是心有不甘，伸手去揭那合起的箱盖。

那背插七环刀的大汉右手一转，按在箱盖之上，道：“我说不用瞧了，你是听到没有？”口语咄咄逼人，大有唯吾独尊之概。

腰挂伏虎金环的大汉，怒道：“谁说不能瞧了，老子非得瞧瞧不可！”

佩刀大汉冷笑一声，道：“伏牛一虎，说过的话，几时不算数了！”

那腰挂伏虎金环大汉冷冷说道：“兄弟腰中这金环专以作伏虎之用，江二爷……”

伏牛一虎唰的一声，拔出背上七环大砍刀，刀上七个铜环，一阵哗哗乱响，啪的一声，击在木箱之上，喝道：“不信你揭一下箱盖试试。”

那大汉右手突然加力，猛然一掀箱盖。

伏牛一虎七环刀顺着箱盖一滑，削了过去。

他早已有备，出手这一刀斩削，迅快至极。

那大汉急急缩手，已自不及，寒光一闪，鲜血迸流，右手上的无名指和小指，都削了下来。

伏牛一虎纵声大笑，道：“不给你一点颜色瞧，你也不把孙大爷的话，听进耳中了。”

那大汉强忍伤疼后退两步，嚓的一声，撕下一块衣襟，绑在伤处，一对伏虎金环，已入掌中，双环抖动，一招“双风贯耳”，合击过去。伏牛一虎手中的七环刀，斜里推出，横削过去。

那手使伏虎金环的大汉，右手金环斜里撩击上去，去在七环刀上，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伏牛一虎右手执刀，和那手持金环的大汉动手相搏，左手却

仍然按在箱盖之上，不肯松开。

他这怪异的举动，立时引起围观群豪的怀疑之心，只听一声大吼，道：“龟儿子，那箱子究竟放的啥子东西，不许别人瞧看，格老子非得瞧瞧不可。”

声到人到，一条软鞭，遥遥飞过来，点向伏牛一虎的左手。形势迫得伏牛一虎，不得不放松开左手，向后退开了两步。忽然间，人影一闪，一个矮小黑衣人，疾跃而至。

此人动作述快利落，轻功奇佳，竟从那呼啸而来的软鞭下穿了过来，跃上木桌，左手一伸，已然打开了箱盖。

蓦地里，白芒一闪，一点寒星，闪电而至，正击在那矮小黑衣人的右臂之上，手一松，那掀起的箱盖，重又落了下来。

只听一声冷笑道：“好小子，竟敢出暗青子招呼咱们兄弟！”

但闻一个尖锐的声音答道：“怎么样？如若不服气，你们黔北七煞一齐上来，试试看八手金刚是不是浪得虚名？”

这时，群豪已然大部围了上来，此呼彼喝，人声杂乱，有不少人已然亮出了兵刃，眼看即将形成莫名其妙的混殴之局。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大喝，道：“住手！”呼的一股掌风飞来，那手执七环刀的大汉，突然大叫一声，连人带刀飞起，摔向七八尺外。

幸好有一人伸手接住他摔下来的身体，没有摔伤。

群豪抬头看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参仙庞天化。

他威名远播，人人敬畏，适才一掌，更使群豪震动，果然使混乱的局势，静了下来。

参仙庞天化目光转动，环扫了四周一眼，道：“诸位这般亮剑拔刀，大有拼命之势，不知是为了什么？”

群豪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话。

半晌之后，才听到一人高声说道：“八手金刚，凭仗几手暗青子，招呼咱们一个兄弟，这笔帐岂能不算吗？”

庞天化冷冷说道：“那八手金刚，为什么要用暗青子招呼你们黔北七煞？”

他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但对武林中的人物，却是异常的熟悉。

那说话之人，正是黔北七煞之首尖鹰杜恒，他一沉吟，亢声说道：“江湖上的规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论为什么，但咱有一个兄弟被人用暗青子打伤了，岂能不管？”

庞天化道：“你们黔北七煞，自信能够胜得老夫掌力，那就不妨试试。”

他大包大揽，把事情一齐揽到了自己身上，黔北七煞果然不敢再多接口。

这时，那施用伏虎金环的大汉，早已收了金环，退入人群中了。

群豪团团把木箱围了起来，但局势却已在混乱中镇静下来。参仙庞天化突然对梅花主人一拱手，道：“那木箱中放的什么？请阁下自己拿出来吧！”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你自己为什么不打开瞧瞧呢？”

庞天化目光转动，环扫了四周一眼，道：“老夫纵然动手打开一看，量也无人敢出手阻拦。”大步走了过去。

伏牛一虎突然大喝一声，疾冲而上，手中七魂刀一招“神龙出云”，刺了过去。

庞天化右手一挥，反臂探出，但见寒光一闪，响起了一声惨

叫，伏牛一虎手中七环刀的刀尖倒转，刺入了自己的前胸，鲜血溅飞，气绝而死。

全场中人，只有他一人瞧过那箱中之物，但也是最先的一个死亡之人。

四周围观的群豪，个个都瞧得脸色大变，盛名大著的庞天化，果然是名不虚传，回手一探之间，竟然能抓到那伏牛一虎的握力手腕，借他之力，伤了他的性命。

就在群豪心神震动之中，突然一个冷厉的声音传来，道：“好一招借刀杀人的手法！”

庞天化回目一望，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神州四大凶人中的绿衣恶煞。

他虽不畏惧这四大凶人，但却亦知四大凶人十分难缠，冷笑一声，没有理他。

这时，群豪的眼睛，都齐齐凝注在庞天化和那木箱之上，每人心中都升起一缕疑问，暗道：“那木箱之中究是何物，竟然能使伏牛一虎忘去了生死，明知不敌，偏要以卵击石，好奇之心愈是强烈。

庞天化的心中，更是念头百转，难以自主，四周群豪千目齐注，也使他生出一种莫名的畏惧之心。

但见他沉思良久，突然高声对梅花主人说道：“箱中之物，为你所有，还有由你打开来瞧瞧吧！”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怎么？扬名武林的参仙，可也是怕了吗？”淡淡一笑，又道：“如果普普通通之物，那伏牛虎也不会以身相殉了。”

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却无疑地火上加油，四周群豪一

个个暗中忖思：是啊！如若那箱中不是一件珍贵无比之物，那伏牛一虎，也不会奋不顾身地扑击庞天化了。

这句话激起的怀疑，在群豪心中激荡冲突，鼓动起强烈的豪勇之气。

但闻那梅花主人接道：“老夫函邀各位驾临此地，和此物亦有着莫大的关系。”

庞天化厉声喝道：“不用说得藏头露尾，故作神秘，箱中究竟放的什么？为什么不干脆脆地说出来，以解天下英雄心中之疑。”

梅花主人淡然一笑，道：“如若你自信不生贪心，那木箱距你近在咫尺，为什么不自己打开瞧瞧？”

庞天化冷笑道：“你不必出言激我，你可认为我庞天化当真是不敢打开木箱吗？老夫就打开给你瞧瞧。”突然一顿手中拐杖，向前缓行两步。

拐杖触地，蓬然轻震，护随他旁侧的四个蓝衣少年，突然一伸手，拔出背上长剑，散布开去，护住了庞天化的身后两侧。

四个腰间佩刀，背着革囊的黑衣人，同时把右手伸入怀中，戴上了一个鹿皮手套，探入革囊中，抓了一把形如铁沙的黑色之物，布守在那蓝衣少年身侧。

由于那伏牛一虎的舍死猛扑，使得庞天化生出深深的戒惧之心，借那拐杖触地之声，暗中下令随来之人，散布相随。

天下英雄，无人不知庞天化医术冠世，善调各种药物，眼看那黑衣人戴上手套，扣了一把铁砂，人人心中都暗自忖道：“这铁砂定然是经过剧毒淬炼之物。”

庞天化眼看属下已布成拒敌之阵，方伸出手中拐杖，一挑箱

盖。

他内功深厚，神力惊人，这随手一挑之力，也有百斤之重，却不料大出意外，那箱盖竟然是纹风未动。

庞天化只觉脸上一热，双目尽赤，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冷冷地说道：“那一位暗中施展手脚，和老夫作对？请站出来说话。”

四周群豪一片寂然，但心中却暗暗忖道：“这人功力，实是惊人，竟能在声色不动之下，使那庞天化颜面大损。”

只听梅花主人慢条斯理地接道：“老夫这只木箱有个古怪脾气，除了用手可以揭開箱盖之外，其他之物概不买帐。”

庞天化怒道：“老夫不信有这等事。”

梅花主道：“你不信，何妨再试上一试。”

庞天化道：“好！”暗运内力，贯注杖身，一杖挑去。

哪知箱盖之上，有如被千均重力压住一般，庞天化这贯注内力的杖，竟是未能挑开。

这一下，不但庞天化心中震荡不已，就是四周围观的群豪，也相顾失色。

梅花主人突然站了起来，弹弹身上的灰尘，笑道：“你该信了吧？”

庞天化冷冷接道：“那箱盖既是这般坚牢，想来这箱子也是结实得很。”呼的一杖，劈了下去。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此羞辱，早已怒火千丈，这一杖劈落之力，重逾千斤。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那木箱竟应手而碎。

梅花主人手拈白须，微微一笑，又坐了下去。

木箱碎裂，残木断片中隐隐透出来一角绢册。

庞天化伸出拐杖，正待挑起残木，忽见一阵浓烟，缓缓而起，那绢册和残余的木片，竟然袅袅烧起来。

梅花主人纵声大笑，道：“可惜呀！可惜呀！”

庞天化怒道：“有什么可惜的？”拐杖一伸，挑开碎木，只见十个朱砂红字，赫然耀目，写的是：

“达摩易筋经，真解十三篇”

庞天化和四周群豪，万没想到，这木箱中竟是武林中人人视若奇宝的“达摩易筋经真解”，都不禁呆了一呆。

此物原为少林寺中镇山之宝，但武林中却盛传被人偷出少林，只是少林寺却对此事秘而不宣，真象如何？世人知之不多。那绢册燃烧奇快，片刻间已成了一片火焰。

突然一声佛号，一条白色的人影，疾如流矢一般直向场中冲来。

一则他动作奇快，二则分守在四面的黑衣劲装大汉，心中也正为着那天下武学总纲的烧毁而惋惜，耳目失去了灵敏，待觉出疾风掠身而过，警觉到不对时，已然晚了一步，那人影已然掠身而过，不禁失声一叫。

那守在庞天化近身处处的一个蓝衣少年，突然反手一剑，横削过来。

但闻当的一声金铁交鸣，蓝衣少年手中长剑被人挡开。

庞天化回首一瞥，喝道：“住手！”

其实不用他喝令住手，那白色的人影，已然冲过拦截，近他身侧，伸手向那熊熊火焰上抓去。

他掌蓄内力，掌势落下，火势亦熄，但那被火焚烧的灰屑，

却也被他落掌一击，四下飘飞。

这不过一眨眼功夫，庞天化心念还未转完，那烧残绢册，已然被那白影抓入手中。

群豪凝目望去，只见那绢册，已被烧毁大部分，余下的不过十之一二。

庞天化冷笑一声，道：“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戒贪大师，那就无怪不把我庞天化放在眼中了。”

戒贪大师脸上的神情，充满着哀痛惋惜，望着手中那残余的绢册，呆呆出神，生似未曾听到庞天化说的什么。

只听一个清亮的声音，说道：“道兄莫要中了人家的诡计，想那‘达摩易筋经真解十三篇’，纵然是真的落入了别人的手中，谁也舍不得放任它被火烧去。”

群豪转目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武当派三鹤之一的青鹤黄叶子。

武当三鹤在武林中的声名，十分响亮，一言九鼎，群豪听得他这番分析之言，心中无不暗暗忖道：“这话说得不错，想那‘达摩易筋经真解’是何等珍贵之物，这梅花主人如何能舍得把它一火焚去？只怕是伪制之物。

群豪心中虽然这般想法，但仍是不放心，只因那“达摩易筋经真解”的诱惑之力，太过强大，对名声极盛的武林人物而言，实有重逾生死之感。

只听戒贪大师长长叹息一声，双手抱着那残余的绢册，如痴如呆，半晌讲不出话。

这时，如若庞天化出手施袭，一击之下，定可把戒贪大师置于死地，但少林寺的威名太大，戒贪大师在寺中的身份又极尊

高，如若伤了他的性命，定将和少林寺结下不解之仇，便不敢贸然出手。

三个同来的护法高僧，都运集了功力，准备出手，但却被那黑衣劲装大汉挡在丈余之外处。三僧眼看戒贪大师茫然失措之情，也不敢随便出手，只怕一旦破脸，激怒了庞天化，出手伤害了戒贪大师。

青鹤黄叶子和戒贪交情颇深，看他茫然如醉的神态，心中大是担心，高声说道：“庞庄主，可否让在下过去和戒贪道兄说几句话？”

原来庞天化随来之人，寻定方位，蓄势待敌，不让任何人逼近场中，谁要通过，势非得凭藉武功硬闯不可。

庞天化看戒贪神情，确实有些不对，当下点头说道：“道兄只管请进。”

那逼住去路的黑衣人，闻声让路，闪到一侧。

黄叶子大步而入，走到了戒贪大师身侧，扬手一掌，拍向戒贪背心。

戒贪悲急攻心，一时间失去了主宰之能，黄叶子轻轻一掌，拍在“命门穴”上，登时神智尽复。

黄叶子道：“道兄，这达摩易筋经真解，是真本还是伪制？”戒贪大师情不自禁地抖动了一下手中残余的绢册，黯然说道：“是真的‘达摩真解’……”

此言一出，群豪震动，四周立时响起了一片吵杂的人声。

庞天化突然大声说道：“诸位请肃静一些，听老朽说几句话。”

他这一喝，鼓噪的群豪，果然肃静了下来。

庞天化目光凝注到戒贪大师身上，问道：“贵寺这‘达摩真解’乃寺中镇山之宝，被人窃出，定然是该追问情由了？”

只听那梅花主人冷冷接道：“这‘达摩真解’，好好地放在箱子之中，原物无损，是何人击碎木箱，烧了那‘达摩真解’，才该是罪魁祸首。”

庞天化冷冷说道：“如若那箱中不是早已藏有机关，就是老朽在那木箱上再多击上几拐杖，也是燃烧不起。”

梅花主人摇头说道：“如若不是你用拐杖击打，这天下武学总纲，还不是仍然好好地放在那木箱之中。”

戒贪大师突然对梅花主人一拱手，道：“老衲有几句话，想问问老施主，不知可否见告？”

梅花主人道：“不知有何见教？”

戒贪大师道：“请教这‘达摩真解’，可是老施主由少林寺中取来的吗？”

他不肯用偷窃两字，言语间极尽客气了。

梅花主人摇头笑道：“不是。”

戒贪大师道：“既非是施主由敝寺中取得，此物由何而来，还望老施主对老衲有个交待。”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那‘达摩真解’既已毁去，再来谈它的来由，未免有亡羊补牢之感，老夫之意，不如换个题目谈谈如何？”

戒贪大师道：“老衲奉掌门令谕遣派，来此参与这场英雄大会，并无和天下英雄一争雄长之心，但这‘达摩真解’和敝寺关系太大，老施主如不说一个明白出来，老衲为势所迫，不得不参与是非之事了。”

梅花主人端坐未动，神色如常，对大名鼎鼎的高僧，似是全然未入眼中，缓缓说道：“大师之意，是定要迫我还你一本‘达摩真解’了？”

戒贪大师道：“少林寺清规森严，从不仗势欺人，如若这‘达摩真解’非是施主所窃，就请说出那偷窃之人，如是施主说不出那偷窃之人，老衲斗胆要请老施主随我赴少林寺中一行。”

梅花主人笑道：“在下久闻中岳之名，心慕已久，大师如肯相邀，老夫极愿赴中岳一行，但得此间事了，咱们就一起上道。”他虽未直接说出“达摩真解”的由来，但言语间已隐隐说出，从未到过中岳，自然这“达摩真解”不是他偷窃的了。

庞天化冷然说道：“‘达摩真解’被焚一事，倒算得一桩惊人之事，老夫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足以重过此举的大事……”目光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接道：“既是无事，老夫就此别过。”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尽管请便。”目光一转，望着戒贪大师，道：“大师见闻博广，想必知道世间还有一件奇物，重过那‘达摩真解’。”

庞天化正待转身而去，突然又停了下来。

梅花主人缓缓伸手由坐椅之下，取出一个翠色玉盒，接道：“不知大师是否识得此物？”伸手把玉盒放置案头。

由于那“达摩真解”留下了群豪太深刻的记忆和诱惑，梅花主人拿出这玉盒之后，人群中立时又起了一阵骚动，纷纷向前面拥来。

庞天化八个随行之人，仍然分守各方，阻住来路，红衣凶神最先发难，怒喝一声，劈出一掌。

卫守正南方位的一个黑衣大汉，手中抓了一把毒沙，还未及

打出，红衣凶神的掌力，已然击到，强猛的暗劲，有如巨浪狂卷而至，那黑衣大汉心知如若此刻打出毒沙，定然被那强猛的掌力反击回来，死命地紧握着手中毒沙不放，一侧左肩，准备硬受一击。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参仙庞天化突然一挥右手，拍出一掌。

红衣凶神拍出一掌后，人也紧随着劈出的掌力欺身而进，伸手向那黑衣大汉抓去，忽觉潜力反撞，劈出的掌力，竟似被挡了回来，立时易势应变，向前欺进的身子，陡然向后移退三尺。

但见沙尘飞起，两股撞击在一处的劈空掌力，旋起了一阵狂风。

庞天化疾发一掌，救了属下，但他知道众怒难犯，低声喝道：“让开来路！”

那黑衣大汉死中得生，扬起手中毒沙，正待打出，突然听得庞天化喝命之言，当先退了回来。

庞天化卫守在四面的属下一撤，群豪急先恐后地拥了上来，团团把梅花主人围住，伸手即可取得那桌子上玉盒。

戒贪大师和青鹤黄叶子，都被那拥上的人群，挤到木桌旁边，庞天化屹立原位未动，原来他冷僻之名，武林中人人皆知，谁也不愿招惹他，是以纷纷避开，这一来，他反而被排在后面，在他和木桌之间的五尺距离中，站满了人。

奇怪的是，群豪虽然迫近木桌，伸手可取玉盒，但竟无人伸手去取。

戒贪大师眼看这等混乱的局势，心中感慨万千，忍不住对黄叶子道：“道兄，请看这混乱之局，如何才能平静？”

黄叶子道：“此时这人群中，包括了黑白两道中的人物，别说贫道无法可想，就算是贵寺中掌门大师佛驾亲到，只怕也难镇压住这等场面。”

戒贪大师道：“能与此会，大都是江湖中很有身份的人，不论是游侠高人，或者是绿林魁首，平常之时，决不会这等拥挤冲撞；所以会这般的混乱，定然是为那‘达摩真解’诱惑，难以自己……”

突感右腕一麻，腕脉竟被人紧紧扣住，手中残存的“达摩真解”也被人夺了过去。

转头看去，但见人影一闪，呼的一声，竟从人群头上飞了过去，轻功之佳，世所罕见。

黄叶子看到，大声喝道：“大师快追。”

他口中叫戒贪快追，自己却抢先追了上去。他素有青鹤之誉，轻功自是高人一筹，一提真气，竟然学夺经之人，凌空而起，从人群头顶上飞了过去。

这时，很多好事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却纷纷追了下去。

梅花主人突然站起，冷冷地对戒贪大师说道：“大师乃是少林寺中身份极尊的高僧，但却被人抢去手中的残经，看来少林武功，也是浪得虚名了。”

戒贪大师被他数说的满脸通红，心中暗暗忖道：“虽然是出其不意，但如想在我手中抢去那一册残经，也非常容易的事，那人却是在极快的一瞬间，使人失去了反抗之能，不知是何许人物，有此能耐？”

他心中愧恨交集，也不反驳那梅花主人之言。

时间在沉寂、紧张中悄然溜去，大部分围在这四周的群豪身子未动，但心中却都希望那夺去残经之人，能被黄叶子生擒回来，这种微妙的心理，该是源起于对那“达摩真解”的怀念，和妒忌那人抢去残本的一种自私。

突然间一声惨叫，震动了群豪，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大汉，全身僵直地站着，双目圆睁，形状极是可怖，右手放在那玉盒之上，一柄蓝汪汪的细长飞刀，由手背直透掌心钉在桌面上。

群豪心中，都在想着黄叶子追那夺经人的事情，谁也没有注意，竟然不知这毒刀是何人所发？但群豪心中却都明白那刀上之毒，是一种见血致命的奇毒，只看那大汉毒刀穿掌后，连手掌还未收回，人已气绝而死，心中无不暗暗地震惊。

庞天化突然一顿手中的拐杖，高声说道：“今日这场酒饭，看来已吃不成了，诸位这般拥挤在一处，于事何补，如若诸位肯听我庞某之言，请各自向后退一丈。”

群豪纷纷向后退去，空出了两丈方圆一片空地。

这片空地中的桌椅菜肴，早已被群豪在纷乱中抛向场外。

后退群豪中，仍有很多人站着未动，那是神州四大凶人，庞天化和他随来的属下，以及戒贪大师和随来护法之僧。

这时，那大汉的尸体，仍然僵直地站着，但那只被毒刀贯穿的手掌，却已变成了铁青色，刀上的淬毒之强，使人不寒而栗。

庞天化缓步行近木桌，高声说道：“哪一位认识这位兄台，请入场中收去他尸体。”

他连问三声，声音也一次比一次高，四周群豪，却无一人相应。

庞天化环顾了四周一眼，道：“既是无人应声，老夫就得罪了。”拐杖一扬，挑开钉在那人手掌上的毒刀。

那人气绝后，尸体不倒，全凭那毒刀穿过手掌，钉在桌子上的支持之力，毒刀被庞天化一杖挑飞，尸体就随着倒了下去。

日光下，只见那碧玉盒泛起一片翠光。

庞天化虽然身负绝技，但眼见那取盒人手中毒刀后死去的惨状，也不禁有些心生寒意，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缓缓伸出左手，向那玉盒抓去，双目中神光如电，环视四周。

这次倒是出了庞天化意料之外，竟是毫无阻拦地把玉盒取到手中。

四周群豪眼看玉盒到了庞天化的手中，登时忆起那梅花主人之言，玉盒中的存物，贵重尤超过“达摩真解”。

由于那“达摩真解”留给群豪的诱惑，人人都相信那梅花主人决不会信口开河，一时间群情激动，不自禁地向前面围来。

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喝道：“打开那玉盒瞧瞧？”

一呼百应，刹那间喊声震天，尽是催促启开玉盒的呼声。

庞天化眼看群豪激动之情，心头凛然，暗道：“众怒难犯，我庞天化武功再高，也难是天下英雄之敌。”

目光一转，望着梅花主人道：“阁下这玉盒中，究竟放的什么？可以说出来了。”

梅花主人拂须微笑，道：“玉盒现在你手，何不启开瞧瞧？”

庞天化心念百转，主意难拿，想到木箱中存放“达摩真解”一事，心中更是犹豫难决，如若这盒中之物当真贵重尤过“达摩真解”那还罢了，万一盒中存放的是什么奇毒的东西，自己岂不是首当其冲。

他虽是老谋深算，机智过人，但受了盛名之累，实无法把那取到手中的玉盒再放下去，只好暗中一提真手，闭住了呼吸，缓缓打开玉盒。

玉盒微启，立时透出一片红色的光芒，日光照耀下，那红光如霞如雾，分不出是烟云还是彩光。

庞天化医道精深，略一凝视，已辨出是一种物体放射出的光华，突然生出了贪心，生恐打开了盒盖之后，暴露于群豪的目光之下，盒盖未启，突然又紧紧扣上，冷笑一声，道：“阁下能把桃花毒瘴，收藏这玉盒之中，实叫人佩服得很。”

那桃花瘴，乃是一种淫恶的无形奇毒，凡是在江湖闯荡过几年的人，无人不知，玉盒微启后，红霞泛现，四周群豪，人人看得清楚，这庞天化又有参仙之誉，这几句话，自是四周群豪深信不疑。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参仙之名，果非浪得，庞庄主既是已看出玉盒中收放的桃花瘴毒，那就请把玉盒放归原处。”

庞天化道：“此物奇恶绝毒，这玉盒中虽然存放不多，但已足为大害，老夫岂能任它留害世人？”

这几句话，说的也是冠冕堂皇，大有忧天下之忧的气概。

梅花主人仍是一副不愠不火的神情，缓缓地说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庞庄主如是不怕获罪天下群豪，只管收去玉盒就是。”

庞天化冷然一笑，道：“阁下函邀天下英雄，聚会于此，除了那‘达摩真解’之外，量已再无惊人之举，老夫不再奉陪，就此别过。”

他生怕那梅花主人再提起玉盒，故转话题，以分四周群豪之

心。

梅花主人回顾了戒贪大师一眼，笑道：“非是老夫夸口，那玉盒中的存物，比起贵寺中那‘达摩真解’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夫愿以相送，日后到得中岳，也好叨扰一顿素斋。”

戒贪大师道：“那玉盒之中究系何物？”

梅花主人道：“玉盒已为大师所有，何不问那庞天化讨来瞧瞧？”

戒贪大师虽然明知他有意挑拨，但由于失经之痛，求偿心切，竟为之心动，回头对庞天化，道：“庞庄主想是已听到梅花主人之言？”

庞天化道：“大师德高望重，竟是这般的容易上当，那梅花主人言中挑拨之意，虽三尺童子，亦是不难听出，大师何以竟信以为真了？”

戒贪大师道：“不错，这梅花主人确是有意挑拨，但贫僧只望能瞧瞧那玉盒的东西，如若和‘达摩真解’无关，贫僧再转送庞庄主就是。”

庞天化道：“这玉盒中乃淫恶无比的桃花瘴，大师适才想已瞧见，此毒无形无味，随风飘飞，少许即足致命，在下之见，大师不用瞧了。”

戒贪大师道：“如真是桃花毒瘴，庞庄主就不畏惧吗？”

梅花主人突然冷冷接道：“玉盒中如真是桃花毒瘴，适才早已随风飘出，只怕此刻早已有人中毒。”

庞天化冷笑一声，道：“此人用恶毒之物，想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大师何苦受人利用，和在下作对？”

戒贪大师略一沉吟，道：“梅花主人的用心虽然不善，但他

的话却是大有道理，如若玉盒中当真是桃花毒瘴，只怕此刻早已有人中毒了？”

庞天化道：“这么说将起来，大师是非看不可了？”

戒贪大师道：“老衲如不目睹那盒中之物，心中疑念实难平息。”

庞天化接道：“大师之言，实叫在下难解。”

戒贪大师道：“敝寺那放置‘达摩真解’之处，同时放有七十二种绝技的真本，那人既然能盗走敝寺中‘达摩真解’，亦可顺手牵羊，带走几册敝寺七十二绝技的真本。”

庞天化长眉耸扬，冷冷说道：“大师如若一定要看，请到老朽避尘山庄一行，四橡林中，虽然不接贵宾，但可特为大师破例，老朽回庄之后，扫榻以待贵宾，咱们青山不改，后会有期，老朽就此别过了。”目光环顾了随来属下一眼，接道：“咱们走！”

走字出口，四个蓝衣少年唰的一声，拔出长剑，齐步向前走去。

庞天化沉声喝道：“快退下来！”

四个蓝衣少年，已然举剑准备出手，听得庞天化喝叫之声，齐齐收剑而退。

庞天化越众而出，道：“四位有何见教？”

红衣凶神道：“咱们兄弟不怕那桃花毒瘴，那玉盒交给咱们兄弟吧！”

庞天化道：“毒瘴可以用来害人，但也可用来救人，老夫医术博精，世人有谁不知，我要把它带入避尘山庄，混入几种奇药，炼制成避瘴丹，用以济世。”

红衣凶神道：“咱们四兄弟一向只顾自身的好恶，倒不管别

人死活。”

庞天化缓缓说道：“别人怕你们神州四怪，我庞某人却不怕，四位如是定要较量一下老夫武功，庞天化舍命奉陪。”

约衣凶神冷冷说道：“咱们神、煞、鬼、魂四兄弟，对付一个人是四个齐上，对付千军万马，也是咱们兄弟四个。”

绿衣恶煞掠了庞天化一眼，道：“庞庄主加上八个属下，共九个人，算起来比咱们兄弟还要多出五个。”

庞天化冷笑一声，接道：“老夫不用助手，要独对你们神州四大凶人。”

黄衣怒鬼道：“一个人该死之时，筑上一道城墙也挡它不住，你如一个人胜得我们四兄弟，从今后神州四兄弟永不在江湖上走动。”

庞天化仰天一声长笑，声如龙吟，直冲霄汉，震得四周群豪，耳际间嗡嗡作响。

笑声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停了下来，余音缭绕，历久不绝。

神州四怪口虽未言，心中却是暗暗地震动，忖道：“这参仙庞天化之名，果不虚传，但听他之笑声，已知功力之深厚了。”

但闻红衣凶神，轻轻地哼了一声，恶煞、怒鬼、怨魂，立时展布开去，布成了一座方阵。

原来这神州四凶，久年形影不离，早已心灵相通，不论何人一举一动，就可表达自己心意，另外三人亦能够立时领悟。

庞天化突然抡动了手中拐杖，带起一阵呼啸劲风，迫得神州四凶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红衣凶神冷冷说道：“庞庄主小心了，咱们弟兄就要出手

啦！”

庞天化右手拐杖平胸举起，原本严肃的面容上，突然泛现出微笑，道：“四位请吧……今日老夫索性托大一下，再让四位各攻一招。”

刹那间，他由激怒中，恢复了镇静，只瞧得四周群毫个个暗自赞道：这庞天化不但内功深厚，就是这临敌的修养功夫，也非常人能及。

红衣凶神道：“武林甚多讲求礼数的过节，咱们四兄弟是一概不懂，庞庄主既是要相让四招，咱们兄弟也不客气了。”

余音未绝，掌势已发，呼的一招迎面劈去。

庞天化果然不肯还手，身子一侧，灵巧无比地避开。

红衣凶神右手劈出一掌，左手却探入怀中，摸出了一柄一尺八寸长短的金尺来。

绿衣恶煞哈哈一笑，遥遥劈出一拳，拳风呼啸，山拥而出，左手同时深入怀中，取出一柄软索银锤。

庞天化突然举步一跨，白发飘飘闪开五尺，避开了绿衣恶煞一记拳风。

黄衣怒鬼冷冷说道：“庞庄主试试在下的五鬼阴风指。”

右手虚空一抓，登时有五股阴寒之气，随手而出。

庞天化避开了凶神、恶煞的一掌一拳，但心中却明白凶神、恶煞的伎俩，决不只此，他们虽是口口声声不管武林规矩，藐视众豪，但究竟是成名江湖的人物，不肯太失身份，在别人让招之中，以绝技出手求胜。

但这黄衣怒鬼却不肯顾及身份，竟然施展出生平绝技阴风指来，总算还稍存顾忌，先行示警，才肯出手。

庞天化暗中一提真气，全身上下有如精钢一般，待那阴寒之气逼近身侧，才陡然一个大翻身，闪避开去。

虽是他早有戒备，预作防范，但仍然觉出一阵寒风，掠身而过，如若硬挡五鬼阴风指力，虽有真气护身，只怕也难以抵拒得住。

黄衣怒鬼右手发出五鬼阴风指力的同时，左手伸入怀中，摸出两面铜钹。

铜钹之后，各带一条黄色的索绳，可以套在双腕之上。

白衣怨魂更是阴损，趁那庞天化刚刚让避过黄衣怒鬼的阴风指力，一声不响地合起双手，平胸推出。

庞天化立足未稳突觉身后暗劲袭来，手中拐杖一点，突然向旁侧飘出了八九尺远，让开一击。

白衣怨魂冷笑一声，道：“庞庄主好巧妙的闪避身法。”

庞天化冷哼一声，道：“庞某总算在四位各出一招的攻势中，安然无恙。”

白衣怨魂手腕一翻，撩起衣襟，取出了一对铁怀杖道：“庞庄主现在可以还手了。”

庞天化目光四顾了群豪一眼，朗朗笑道：“今日我庞天化如若败在四大凶人手下，火焚四橡林避尘山庄，永生不和武林朋友们相见！”

红衣凶神脸上闪掠过一抹狞笑，道：“庞庄主不觉立誓太重了吗？”

庞天化手举拐杖，道：“老夫不愿和四位对口，小心我要反击了。”手中拐杖一伸疾向白衣怨魂点去。

他心中恨这白衣怨魂阴损，准备全力攻他一人，只要能把四

怪杀伤一人，今日之战，当可立于不败之地。

白衣怨魂手中的铁怀杖一齐扫出，硬对庞天化点来的拐杖。

但闻一声金铁交鸣，白衣怨魂以抗拒庞天化那深厚的内力，被震横移两步。

绿衣恶煞右手一抖，软索银锤一把“流星赶月”，遥遥击到。

庞天化口中虽然托大，但心中却把这神州四大凶人看成了生平中仅遇的强敌，当下拐杖一挥，斜里推出，横向绿衣恶煞的银锤软索绞去。

但见绿衣恶煞手腕猛沉，那笔直点出的银锤，突然向下一沉，避开拐杖，易直点为横击，扫向下盘。

庞天化手中拐杖疾沉，呼的一声拨开银锤。

但见黄光闪闪，一面铜钹盘旋飞来。

庞天化手中拐杖陡然点出，横里一推，一声脆响过去，铜钹疾向一侧荡去。

但见那黄衣怒鬼一挫右腕，铜钹忽然盘转向，飞回了手中；就在他右手铜钹飞回的同时，左手铜钹却电疾飞出，旋击过来。

白衣怨魂手中两支铁怀杖，毒蟒出穴一般，袭向庞天化的身后。

绿衣恶煞手中软索银锤，伏地追风，扫向下盘。

这一次，恶煞、怒鬼、怨魂同时发动，庞天化身前身后，上中下盘，尽都笼罩在三怪银锤、铜钹与铁怀杖的攻势之下。

四怪中，只有那红衣凶神，横着手中金尺，未曾出手。

观战的群豪，都为庞天化捏了一把冷汗，担心他在三人这等严密配合的迫攻下，难以支撑上十个回合。

但闻庞天化纵声而笑，笑声里拐杖疾变，幻起了重重杖影，护住身子。

一阵金铁击撞声，银锤、铜钹、铁怀杖尽被那重起的杖影，震荡开去。

红衣凶神冷笑一声，道：“好一招‘叠浪千重’！”喝声中陡然欺身而上，手中金尺护住身子，疾向庞天化身边迫去。

原来他手中金尺长不过尺八，最宜近身相搏。

庞天化吃了一惊，反臂抡出一拐，拐势挟着强猛绝伦的劲道，划起了盈耳啸风。

他心知让红衣凶神欺近身侧，近攻配合着另外三怪的远攻，自己立时将陷入应接不暇的危机之境，这一拐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内力，以阻红衣凶神的来势，希他知难而退。

却不料红衣凶神一伸手中的金尺，竟向庞天化那挟风击来的拐杖迎了上去。

杖尺相触，红衣凶神被震得斜跨一步，但庞天化那拐杖竟也被震的回荡数尺。

就在两人杖尺相触之际，绿衣恶煞的银锤、黄衣怒鬼的铜钹，齐齐攻到。

庞天化接了四怪合手几招后，已知厉害，立时随机应变，改了打法，以求立于不败之地，拐杖疾收，封住了门户，不再挡攻来的银锤、铜钹。

他和红衣凶神，交手一招后，已觉出那红衣凶神内力强猛，和自己在伯仲之间，如若用拐杖封架银锤、铜钹，必然留给那红衣凶神可乘之机；只要被他欺近身侧，今日之战，胜算即失。

果然，红衣凶神在银锤、铜钹攻出之时，突然一伏身，疾如

雷奔电闪一般，猛向庞天化身侧冲了过去。

庞天化料不到他眼看自己有了准备，仍然奋身欺上，心中又惊又怒，厉喝一声，运足了十成功力，猛地推出手中拐杖。

但见红衣凶神随着那推出的杖势，突然飞了起来，升空两丈多高。

四周围观的群豪，看得齐齐吃了一惊，暗道：“这庞天化的武功，果非小可。”

群豪心念未完，瞥见那红衣凶神，悬空打了两个跟斗，又向庞天化扑了过去。

原来庞天化全力推出了一杖，力道强猛绝伦，红衣凶神金尺一和拐杖相触，立时觉出了难以硬行接下一杖，赶忙一吸真气，收住了向前急冲之势，金尺一点拐杖，借着那推出力道，疾飞而起，空中打了一个转身，又向庞天化扑了过去。

这时，四周观战的群豪，心中又不禁暗暗赞了那红衣凶神一声。

白衣怨魂突然长啸一声，一双铁怀杖二龙出水，疾向庞天化身后扑去。

庞天化回扫一拐，露开了铁怀杖，绿衣恶煞的银锤又自点到。

同时，红衣凶神也趁他回拐扫开铁怀杖的一瞬工夫，施展千斤坠，疾落而下，逼近了庞天化的身侧，手中金尺一招“拒虎门外”，封住了庞天化的拐杖，左手食中二指一并，点向庞天化的“玄机”要穴。

好一个庞天化，身陷危境，心神不乱，借着扫击那铁杖的拐势余力，身子随着一转，避开了银锤和红衣凶神点来的指力。

右腕疾挥，抡动拐杖，刹那间涌出重重护身拐影，不再分心攻敌，全意采取守势。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战，红衣凶神和白衣怨魂的金尺、怀杖，一前一后地近身迫攻，绿衣恶煞和青衣怒鬼银锤、铜钹，上下遥攻。

只见庞天化手中拐杖，忽伸忽缩，幻起重重拐影，护住身子，不论四怪攻势如何猛恶，始终难以伤到他。

不大工夫，五人已力搏了四五十合。

但见锤绕钹飞，杖影啸风，搏斗得猛恶如旧，双方都无败象。

四周观战的群豪，只瞧得个个心惊胆颤，忖道：“这一番恶战，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庞天化那八个随行的属下，全都拔出了兵刃，神色紧张地望着场中搏斗的形势。

在他们记忆之中，庄主从未和人搏斗过五十合以上，只要是亲身临敌，大都在十合以内，击倒了对方。

但此番恶斗，却一连苦战了数十合，仍是个不分胜败之局，而且形势上庞天化似是已落在下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场中的搏斗，愈来愈是险恶，双方似已濒临胜败将分之际，但四周群豪仍无人能预测出这场搏斗的结局。

突听红衣凶神喝叫声中，两人突然分开。

红衣凶神双足已无法扎稳马桩，一连向后退出了六七步。

但他终于支撑着没倒下去。

恶煞、怒鬼、怨魂齐齐收了兵刃，纵身飞落到红衣凶神身侧，问道：“大哥受了伤吗？”

只见红衣凶神，双目环睁，一语不发，脸上是一片狞厉之色。

绿衣恶煞突然举手一拳，拍在红衣凶神的背心上。

但见红衣凶神，张开口来，长长吐一口气，道：“庞天化也受了伤！”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那庞天化呆呆地站着不动，手中拐杖支在地上，一语不发。

黄衣怒鬼冷笑一声，突然一振右腕，手中铜钹闪电一般地飞了过去。

庞天化八个属下蜂拥而上，团团把庞天化围在中间。

两个蓝衣少年，齐齐举起手中长剑，交错布成了一片剑网。

但闻一声金铁交鸣的脆响，黄衣怒鬼发出的铜钹被那交错的剑光震荡开去。

突见庞天化一举手中拐杖，高声说道：“你们快退去！”

八个属下怔了一怔，齐齐向后退去。

庞天化抡动手中的拐杖，高声喝道：“红衣凶神你可有再战之力？”

红衣凶神道：“有何不可！”脚步踉跄地向前行去。

四周围观群豪，都已瞧出双方受伤甚重，如再打下去，恐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但却无人出面阻止。

只因这两人都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难缠人物，谁也不愿多管闲事，惹上麻烦。

恶煞、怒鬼、怨魂和庞天化随来的八个属下，虽也瞧出两人都不宜再强行拼斗下去，但素知两人性格，不敢出言阻止，只好各自提聚功力，蓄势戒备，以便及时出手相助。

庞天化突然一顿手中的拐杖，一招“泰山压顶”劈了下去。

红衣凶神手中金尺横举，“迎云捧日”向上封去。

杖尺相接，红衣凶神身子突然摇了两摇，手中金尺，架不住庞天化那拐杖的压力。

突然间，银光一闪，绿衣恶煞的银锤，遥遥飞了过来，震开了庞天化向下沉落的拐杖。

庞天身子一侧，突然向前欺进了一步，左手横击，一掌拍向红衣凶神的前胸。

这时，红衣凶神身子已然有些运转不灵，眼看庞天化一掌劈来，却是闪避不及。

只听一声怒喝传来，黄衣怒鬼手中的铜钹，幻起一圈黄芒，电射而到，削向庞天化的左腕。

如若庞天化不及时地收回掌势，固可一掌击中红衣凶神，但势必被黄衣怒鬼横里飞来的铜钹，削中左腕。

但此时的庞天化，已不似初动手时那般灵活，要他收回掌势，避开那电飞而来的铜钹，实难办到，但他的神智清醒，心知闪避不及，一咬牙，掌势加快向前推去。

但闻一声闷哼，红衣凶神整个身躯，吃庞天化横里推来的掌力击中，应手倒了下去。

但那黄衣怒鬼的铜钹，也及时而到，鲜血溅飞，庞天化一条左臂，软软地垂了下去，显然受伤不轻。

就在红衣凶神摔倒地上，庞天化受伤的同时，响起了一片怒喝、惊叫之声，刀光闪烁，人影翩飞，庞天化八个属下，与恶煞、怒鬼和怨魂同时向前扑去。

白衣怨魂，抡动手中铁怀杖，带起了一阵急风，劈开刀剑交织的寒光，冲近了庞天化，飞起一脚，疾向庞天化小腹踢去。

庞天化突然一瞪双目，炯炯神光，暴射而出，右手拐杖横里一推，封住了小腹要害。

白衣怨魂万万没有料到，庞天化在两次受伤之后，还有余力运用手中拐杖，踢出的一脚，势道劲急，手中双杖，又分拒两侧迫攻的刀剑，心想收回踢出之势，但却力有不能，被庞天化那横来的拐杖扫中了左腿。

但闻白衣怨魂冷哼一声，身子随着左腿打了一个转身，单用一只右腿站在地上，支撑着身躯，手中铁怀杖仍然左飞右舞，拒挡两侧攻来的刀剑。

只听绿衣恶煞怒喝一声：“躺下！”一个黑衣大汉应声飞了起来，摔倒一丈开外。

原来绿衣恶煞手中的银锤，适应远战，不宜近攻，是以他向前冲来时，收了银锤，挥掌拍出。

庞天化随行属下中的一个黑衣大汉，一刀扫出，想阻止那恶煞来势，却不料被恶煞右手掌力逼开刀势，左掌乘势拍入，一掌击在那大汉后背上，登时应手飞起，摔了出去。

黄衣怒鬼手中飞舞铜钹，力战两个蓝衣少年和两个黑衣大汉，暂时保持个秋色平分之势。

绿衣恶煞出手击伤一人后，疾向庞天化冲了过去。

只见剑光闪动，交叉而出，两个蓝衣少年舍弃了白衣怨魂，阻拦住绿衣恶煞。

参仙庞天化和红衣凶神，都闭目而立，运气调息，对身侧的凶险搏斗，瞧也不瞧一眼。

原来两人都在极力争取时间，希望都先比对方调匀真气。

只见庞天化突然睁开双目，右手用力一顿，手中拐杖深入了

土中一尺多深，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丹丸，吞入腹中，望了红衣凶神一眼，又探手摸出一个玉瓶，打开瓶塞，把瓶中的白色药粉，倒在伤口上。

他医术独步武林，炼制的丹丸、药粉，无不具有神效，一经敷用，登时止血，左脚突然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拿住了红衣凶神右腕脉穴，冷然喝道：“住手！”

参仙庞天化随来的属下，虽然武功不弱，但如何能挡住三怪凌厉的攻势，但几人保护主人心切，全凭同归于尽的打法，勉强挡住三怪，不让他们欺近庞天化身侧，但双方武功相差悬殊，这等不顾自己生死的打法，虽可暂保一时，却难持久下去；眼看落败在即，忽听庞天化呼喝之言，立时收了兵刃跃退。

三怪眼看红衣凶神落在庞天化的手中，投鼠忌器，只好也停下手来。

庞天化双目中暴射出慑人的神光，冷冷对三怪说道：“这一战老夫未能全胜，但也没有落败。”

绿衣恶煞道：“如非你那几个随来的属下，此刻你早已横尸当地了。”

庞天化道：“三位此刻尽可联手再攻。”

黄衣怒鬼道：“你放开我们大哥。”

庞天化哈哈大笑道：“老夫虽然伤了一条左臂，但你们神州四怪，却伤了两人，而且都是老夫亲手所伤，这一战胜败之分，自非你我可作决定，该由场中观战之人作个决断！”

神州四怪自知在武林中人缘太坏，可算得遍地仇踪，如若让围观群豪来评论，双方胜负，神州四怪心中毫无把握，绿衣恶煞冷冷说道：“咱们四兄弟人缘不好，如是让别人来评断，今日的

胜负，只怕有不公之断。”

庞天化哈哈一笑，道：“当今之世，有谁不知老夫不和武林人物来往，你们神州四怪的人缘不好，老夫也强不过你们神州四怪。”

绿衣恶煞目光转动，扫掠了四周群豪一眼，道：“哪一位肯出面替我们评论这一阵的胜负？”

四周群豪个个沉默不语。

庞天化接道：“各位既是亲眼所睹，希望能从公论评，这场搏斗，谁胜谁负？”

双方都是难缠难斗的人物，谁也不愿意多插一言，结下这等强敌，是以，绿衣恶煞和庞天化连问数声，四周群豪，始终无人接口。

忽听一人高声说道：“在下推荐一人，必可从公论断。”

庞天化道：“什么人？”

那人高声说道：“玄皇教主！”

庞天化一皱眉头，还未来及答话，四周群豪，齐齐高呼道：“不错，玄皇教主，玄皇教主……”

一时间呼声雷动，尽都是推荐玄皇教主的声音。

庞天化高声说道：“诸位这般推荐那玄皇教主，但不知那玄皇教主，敢不敢评断此事？”

但闻一个娇若银铃声音，响彻全场，道：“有何不敢。”语声未落，一个全身黑衣，头罩黑纱的人，缓步走了出来。

在那黑衣人的身后，紧随着一个佝偻身躯的独目老人。

绿衣恶煞冷冷说道：“教主如果评断不公，那可是自找麻烦。”

玄皇教主冷笑一声接道：“我既然敢出面评断胜负，就没有把你们神州四怪放在心上。”

白衣怨魂道：“好啊，你挑梁子来了？”呼一声，拍了过来。

但见那独目老人右手一抬，冷冷喝道：“退回去！”

白衣怨魂倒听话得很，应声向后退了两步。

这名不见经传，独目佝偻老人，一举手，震退了神州四大凶人之一，顿使全场震动，数百道目光，一齐向他投注过来。

玄皇教主冷冷说道：“场中群豪，推我出来，如果你们不服我的评断，那就是天下英雄公敌。”

庞天化暗道：“好厉害的角色，这玄皇教主，果是名不虚传。”

这时，庞天化和神州四怪，都有些担心，玄皇教主既是天下英雄公推出来的，自是一言九鼎，天下公认，几人固然可以不服她的评论，但一世英名，却将付于流水。

只听庞天化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夫隐居四橡林避尘山庄，从不和武林中人物来往，但对教主的威名，却是早有所闻了。”

玄皇教主接道：“本教主从公论断，不偏不倚，别说你们双方都和我没有来往，纵然都是我玄皇教中的人，我也是一样从公评断。”

庞天化和神州四大凶人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如论这四人的威名，决不会接受那玄皇教主言语上有意的污辱。

但此刻情势不同，神州四大凶人和参仙庞天化谁也不愿开罪那玄皇教主。

但见那玄皇教主垂面黑纱中，透射出两道目光，四下扫掠了一眼，冷冷说道：“你们这一场搏斗，表面上看来，是平分秋色，胜负未分，其实……”

话语一顿，接道：“这场搏斗，庞庄主当胜未胜，反而落了下风……”

绿衣恶煞道：“公论，公论！一教之主身份，果是大公无私。”
庞天化早已气得脸色铁青，一时间反而讲不出话。

玄皇教主接道：“庞庄主当胜不胜，你们神州四凶人却是该败未败……”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绿衣恶煞的脸上，接道：“我说那庞庄主落了下风，但并未说他落败；这场搏斗，尚未到最后的结局，庞庄主固然掌握着应胜之机，但你们神州四大凶人，也非是败势已成，可惜的是，你们双方都还不知道那胜机何在而已！”

庞天化道：“教主的意思……”

玄皇教主道：“你们根本还没有分出胜败，要我如何评论，不过，你们在十招之内，就可分出胜败了！”

绿衣恶煞道：“这个教主如何知道？”

玄皇教主道：“你可是个不相信吗？”

绿衣恶煞呆了一呆，道：“如若是单以武功而论，在下实在瞧不出如何能在十招分出胜败，但教主既然说出口来，想是已经洞烛先机了？”

玄皇教主冷笑道：“我能让你们四大凶人在五招中落败，不知你们信不信？”

黄衣怒鬼道：“这个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玄皇教主道：“好！咱们就不妨试试？”绿衣恶煞急道：“不用慌，先得把话说个明白。”

玄皇教主道：“贵兄弟还有什么高见？”

绿衣恶煞道：“教主之意，可是说那庞天化在五招之内，可

胜得我们兄弟？”

玄皇教主道：“不错！”

绿衣恶煞道：“如果庞天化在五招之内，胜不了我们兄弟，教主又该如何？”

玄皇教主道：“如果那庞天化五招之内，胜不了你四大凶人，本教主也算败在了你们四大凶人手中。”

黄衣怒鬼道：“哈哈！哈哈！好轻松的承诺啊！教主也算败在我们手中，事情就算完了吗？”

玄皇教主道：“依你之意呢？”

绿衣恶煞想了又想：就算这玄皇教主和那庞天化联手齐出，也无法在五招之内，击败自己兄弟，这便宜占得大了，何乐不为？当下接口说道：“如以我们兄弟之意，教主既是早握智珠，就该投下赌注才对！”

玄皇教主道：“要我如何下注？”

绿衣恶煞道：“如果那庞天化在五招之内，胜不了咱们兄弟，教主该保证那庞天化献出那梅花主人的玉盒。”

玄皇教主道：“第二个条件呢？”

绿衣恶煞道：“第二个条件么？那是更容易了，在下要教主当着这天下英雄之面，解开蒙面黑纱，让天下英雄一睹教主的风采。”

黄衣怒鬼接道：“我还有第三个条件，如果教主有沉鱼落雁之容，被咱们兄弟看上，教主就该任凭咱们兄弟处置！”

此言一出，全场震动，群豪都已知那玄皇教主为女儿之身，受此等羞辱，定然将赫然震怒。

哪知事情竟是大大得出乎意料之外，那玄皇教主，竟是毫不

生气，缓缓说道：“好吧！你们兄弟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但如你们在五招之内，败在了庞天化的手中，又该如何？”

她这般爽爽气气地答应下来，反使神州四怪大吃一惊，暗道：如她毫无把握决不至如此爽快地答应下来。

四怪相互望了一眼，绿衣恶煞缓缓说道：“如果咱们兄弟落败，从此不在江湖上闯荡。”

玄皇教主道：“诸位对人立法奇严，对自己却是宽大得很。”

白衣怨魂道：“如以教主之见，要咱们兄弟怎样？”

玄皇教主道：“说来简单得很，如若你们败在庞天化五招之下，那就加入我玄皇教中，终于一世，听我之命。”

绿衣恶煞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就此一言为定，你要庞天化放下我们大哥。”

玄皇教主垂面黑纱中，透出的两道目光，望着黄衣怒鬼和白衣怨魂说道：“你们两位怎么说？”

怒鬼、怨魂齐声说道：“咱们是唯长兄之命是从。”

玄皇教主道：“空口无凭。”

绿衣恶煞大怒道：“那还要怎么样？”

玄皇教主撩起衣袖，伸出白玉般的手掌，说道：“咱们就击掌为誓，背信赖约者，为天下英雄不齿。”

日光下，只见她玉指纤纤，白里透红；但见那纤指玉掌，就足以动人心弦了。

绿衣恶煞伸出枯黄的手掌，疾向玄皇教主那白玉般的手掌上拍去。

此人别具用心，想借这击掌之约，暗发内功，试试玄皇教主的功力如何。

两掌相触，响起了一声蓬然轻震，玄皇教主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绿衣恶煞冷笑一声，道：“大名鼎鼎的玄皇教主，不过如此而已！”

玄皇教主不理绿衣恶煞，回头和怒鬼、怨魂各自对了一掌，然后举步走向那红衣凶神，冷冷说道：“你是最后一个，也是四怪之首，这一掌是非击不可了！”

第十七回 比武斗智

玄皇教主迈着细碎的步伐，轻轻地摆动着柳腰，走得好看至极，引得四周群豪个个睁大眼睛。红衣凶神已觉出有些不对，但一时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眼看玄皇教主那白中透红的玉掌，直推过来，只好伸出左掌迎了上去。

他右手腕脉穴道，被庞天化五指扣拿，有力也施用不出，两掌轻轻地触接一起。

玄皇教主缓缓收回掌势，说道：“庞庄主，你现在可以放松人家了。”

庞天化呆了一呆，但仍紧握着红衣凶神的右腕不放。

他心中对五招胜得神州四怪的赌约，自知必败，如若扣拿住红衣凶神的穴道，三怪投鼠忌器，不敢出手，还可设法压服三怪；如若放了红衣凶神，那是非力行赌约不可了。

但闻玄皇教主冷哼一声，道：“庞天化，本教主无缘无故地投入了你们的赌约中，赌你必胜，难道你本人就没有胆子赌吗？”

庞天化只觉得脸上一热，缓缓放开了红衣凶神的右腕，道：“老夫自信能够胜得神州四怪，但那要千招以上。至于五招之内，要连败神、煞、鬼、魂四大凶人，别说我庞天化无此能耐，就是当今之世，也找不出这等人物。”

玄皇教主道：“以你的功力，足可在一招之内，打败他们一人，四人五招，还有一招剩余。”

庞天化摇头苦笑道：“承教主抬举，在下实无此能力。”

不但庞天化毫无信心，就是四周观战的群豪，也都觉玄皇教主必败无疑。

混迹在人群中的皇甫岚，低声对李文扬道：

“李兄识见过人，请预测一下此次赌约的胜败。”

李文扬举手擦拭一下头上的冷汗，道：“我瞧这个赌约，玄皇教主必胜无疑。”

皇甫岚道：“何以见得？”

李文扬道：“如那玄皇教主无把握能够胜得神州四怪，岂肯和四怪订下此等赌约？”

皇甫岚道：“李兄的高论，兄弟向极佩服，但此见却是不敢苟同……”

只听那玄皇教主说道：

“你无能五招击败四怪，那是你不知窍诀，如肯听我指教，那是必胜无疑。”

庞天化轻轻咳了一声，道：“事已至此，老夫不愿听也得听了，不知教主有何高见？”

玄皇教主道：“法不传六耳，请庄主近前过来。”

庞天化身躯高大，那玄皇教主却是娇小玲珑，两人站在一起，玄皇教主还不到庞天化的肩头，庞天化只好弯下腰去。

只见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不住地摆动，庞天化不停地点头苦笑，群豪虽然不知她说的什么，但从庞天化那表情上，可瞧出庞天化对那玄皇教主传授的机宜，并不赞同。

这时，神州四凶人，已排成一列横队，八道目光，一齐投注在庞天化和玄皇教主身上，蓄势待敌。

玄皇教主突然提高声音道：“庞庄主，你该出阵了，这等畏首畏尾，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庞天化虽然受了重伤，但他素有“参仙”之誉，身怀灵丹，功效奇大，吞服之后伤势苦疼已消，当下大步行近红衣凶神，道：“你先接老夫一招！”

他自知难在五招中胜得神州四怪，这场赌约必败无疑，话落掌出，一掌劈去。

红衣凶神自知本身伤势未愈，不宜硬接，但想到如若接下他这一掌，将可消失去庞天化的不少实力，对恶煞、怒鬼、怨魂，有着不少帮助，当下一咬牙，伸出右手，迎了上去。

双掌一触，红衣凶神忽然向后疾退两步，一跤跌倒在地上。庞天化怔了一怔，半晌讲不出话。

原来他自知取胜无望，这一掌只用出四五成真力，却不料红衣凶神竟是承受不了一掌，仰身跌倒在地上，不禁精神一振，身子一转，大步行到绿衣恶煞身边，道：

“你可敢接我一掌？”举掌劈了过去。

绿衣恶煞看着红衣凶神接了一掌后，竟被震得摔倒在地上，心中虽有些畏惧，但又想到红衣凶神可能是内伤未愈之故。

心念还未转完，庞天化的掌势已到。绿衣恶煞本能伸出右手，接了一掌。

庞天化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掌出了八成功力。但闻绿衣恶煞闷哼一声，仰身一跤，跌摔地上。这一下不但庞天化为之一呆，就是四周观战群豪，亦都为之瞠目结舌，想不出原因何在？

要知那红衣凶神接不下庞天化的一掌，还可说他受了内伤，真气不续，但这绿衣恶煞也接不了庞天化一掌，却是大大地出人

意料之外。

庞天化一掌击倒绿衣恶煞，一转身走向黄衣怒鬼，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黄衣怒鬼眼看武功强过自己的老大、老二，都接不下庞天化一掌，心中有些畏惧，只是此事大不寻常，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原因何在，眼看庞天化掌势迫近身来，不自觉举手迎了过去。

双掌相触，蓬然一声大震。

这一次庞天化用出九成真力，但闻黄衣怒鬼惨叫一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倒摔在地上。

庞天化连出三掌，击倒了凶神、恶煞和怒鬼，信心大增，疾转身躯，奔向了白衣怨魂，一招“推山填海”，平胸推出。

白衣怨魂眼看三兄长，果然接不下庞天化一掌，心中大为震惊，庞天化一掌劈来，哪里还敢硬接，疾闪身躯，避开一掌。

玄皇教主冷冷说道：“庞庄主，约定五招，你已劈出了四掌，这一招切不可轻易出手！”

这时，庞天化对那玄皇教主之言，已是信服得五体投地，当下应道：“教主说的不错，只余一招，自不该轻易出手。”

白衣怨魂避开了庞天化掌势，绕到绿衣恶煞身前，伸手一摸，只觉心脏仍然微微跳动，伤势虽重，但并非无救。

但闻玄皇教主说道：

“不要紧，三个人都死不了，只不过受了庞天化摧心掌力，震得晕了过去。”

白衣怨魂凶焰顿消，拱手说道：“请问教主，他们要如何才能得救？”

庞天化重重地咳了一声，高声对白衣怨魂说道：“你既不敢

接我的掌势，这场赌约，算是老夫胜了！”

李文扬心中一动，高声说道：“白衣怨魂既然不敢接那庞天化的掌势，这场赌约，自然算是庞天化胜了！”

群豪原本都在心中评论，听得李文扬这带头一叫，齐声说道：“不错！凶神、恶煞、怒鬼既接不下那庞天化一招，量那白衣怨魂也难承受一掌，这场赌约自然是庞天化胜了。”

白衣怨魂心中早已不为赌约的胜败烦心，念念不忘的是凶神、恶煞和怒鬼的生死，四周群豪哄嚷庞天化胜过神州四怪，他也不放在心上。

玄皇教主突然举步行近白衣怨魂，冷冷说道：“你可想救三位兄长吗？”

白衣怨魂道：“神州四怪，折损其三，独留我怨魂一人，生而何乐……”

玄皇教主接道：“看不出你们四大凶人之间，竟还存有一些情义。这样吧！你们神州四怪的威名已损，也不用再讲什么身份地位了！不如投入我玄皇教下，也可有一处安身立命的所在。”

白衣怨魂怒道：“什么？区区一个玄皇教，还想网罗我们兄弟不成？哼！教主也未免有些想入非非了。”

玄皇教主道：“你如想救得三位兄长之命，这就是唯一的途径，不过本教主绝不强迫你们。”

白衣怨魂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厉声说道：

“神州四怪，闯荡江湖，一向是为所欲为，武林规矩，对我们四兄弟毫无束缚，投入你那玄皇教中，身受规戒束缚，那不是比死亡还要难过？”

玄皇教主道：“肯不肯投入玄皇教，要你们神州四怪自己决

定，本教主只不过提醒你们一句罢了。”

白衣怨魂怒道：“咱们兄弟行事从不避忌什么，纵然答应加入你们的玄皇教，咱们也不甘长久雌服。”

玄皇教主道：“本教主属下千万人，其间有不少强过你神州四怪，只要你们答应入教，本教主有叫你们驯服听命的手段。”

白衣怨魂回目望望凶神、恶煞和怒鬼，豪气尽消，长长叹息一声，道：“好吧！你只要能救治好我那三位兄长的伤势，我们答应入教就是。”

庞天化经过一阵忖思之后，心中恍然大悟，神州四大凶人功力虽然逊他一筹，但也决不致接不下自己一掌，自然是那玄皇教主，从中施了手段，这场赌约胜来全为他人之力，围观群豪中，不乏具有才慧之人，再待下去，只怕要被人揭穿，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心念一转，拱手对玄皇教主一礼，道：

“承蒙教主主持公道，庞天化感激不尽，日后教主有暇，请到四橡林避尘山庄小息大驾，庞天化自当扫榻以待。老朽生性喜静，不愿在此是非之地多留，就此别过了。”

也不待玄皇教主回答，转身而去。

只听戒贪大师高喧一声佛号，说道：“庄主留步。”

庞天化缓缓回转身来，说道：“大师有何见教？”

戒贪大师道：“庄主请留下玉盒再走如何？”

庞天化冷笑一声，道：“老朽为此，连经恶战，用心无非是不让那桃花毒瘴，贻害世人，大师不通医理，要此何用？”

戒贪大师道：“非是贫僧不信任庞庄主，只因那玉盒既经那梅花主人指明送给老衲，老衲连盒中存物为何也未看过一眼，岂不叫武林同道笑话？”

庞天化道：“大师一定要看吗？”

戒贪大师道：“非得过目不可。”

庞天化道：“好吧！”伸出手探入怀中一摸，登时脸色大变，呆了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戒贪大师奇道：“庞庄主，有什么变故吗？”

庞天化道：“玉盒遗失了……”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好做作啊！好做作啊！”

庞天化一顿手中的拐杖，怒道：“老夫既收起玉盒，岂能无胆承认？”

梅花主人呵呵大笑道：“如若那玉盒不在你庞庄主的身上，定然是那神州四怪，或是在那玄皇教主的身上；场中只有你们几个人，难道那玉盒会生出双翅，飞上天去不成？”

庞天化究竟是阅历丰富的人，略一沉吟，立时按下了心头怒火，缓缓说道：“阁下用那玉盒，只不过是挑起我们间纷争而已，其实那玉盒早已被你收回去了！”

他目光环顾，扫掠了群豪一眼，接道：“老夫之言或将不为天下英雄所信，但老夫愿和那梅花主人一同接受天下英雄搜查；但得那梅花主人同意，老夫愿意首被搜查！”这番话说的掷地有声，不容四周群豪不信。

只听那梅花主人冷然一笑，道：“众目睽睽，都瞧着老夫未离原地一步，如何能取回玉盒？”

他说的入情入理，亦使人无法不信，一时间听得四周群豪有着无所适从之感。

但闻玄皇教主银铃般的声音，传入耳际，道：“那玉盒此刻确不在庞天化的身上，也不是神州四怪取去……”

四周群豪数百道目光，一齐投注到玄皇教主身上，自从她和庞天化赌胜神州四怪之后，原本神秘的玄皇教主，又在群豪的心目中增加了甚多份量。她一开口，立时引得群豪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只听那玄皇教主接道：“那玉盒确已为梅花主人收回……”

梅花主人打断了玄皇教主之言，接道：“教主何以证明那玉盒已为老夫取回？”

这正是天下英雄最关心的事情，也是对那玄皇教主一次严重考验；如若那玄皇教主能够指出玉盒已确为梅花主人收回的经过，定将使四周群豪折服。

只听玄皇教主高声说道：“如若我能指出你收回玉盒的铁证，该将如何？”

梅花主人拂须一笑，道：“教主想必自负为天下第一位精赌之人，又想和老夫赌上一赌了？”

玄皇教主道：“为赌之道，虽也有胜有负，但总是强过那动手动脚的搏斗，如阁下有意，本教主极愿奉陪。”

梅花主人道：“但不知赌注为何？”

玄皇教主道：“自然是不能让你吃亏……”

梅花主人冷冷接道：“教主也未免太自负了，老夫何许人物，岂肯占你便宜，你先出注，老夫赌注，不在你之下。”

玄皇教主道：“我如赌你不过，就解散玄皇教，削发为尼，永不在江湖行走！”

梅花主人拈须沉吟了良久，道：“好！老夫如赌败在你的手中，愿为你玄皇教主下一位执事弟子，永听遣命。”

这两个在武林人物心目中，充满着神秘的人物，立下奇重的

赌约后，顿时引起四周群豪的纷纷议论。

无人能预测到这场赌约的胜负，也无人敢相信他们能遵守赌约，但想到两人的身份，似又不会在天下英雄面前，毁去承诺。

只见那玄皇教主扬起右手食指，指向梅花主人那坐椅，说道：“那玉盒早已被你收藏在坐椅之下了！”

此言一出，全场又是一阵震动，场中大部分人，都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原来那梅花主人一直站在原位未动，众目交注之下，他一直未接近过庞天化；这玉盒被他收回藏入椅下一事，实叫人有些不敢相信。

梅花主人神色怡然地拂须一笑，道：“如老夫这坐椅下没有玉盒，我立刻揭去你蒙面黑纱，剃去你一头秀发。”也不容玄皇教主答话，随手翻起了坐椅。

千目神凝，齐齐投注到那坐椅上。目光到处，只看得群豪一呆，那梅花主人更是神态大变，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那坐椅下，果然藏有一个玉盒。

四周响起了惊叹之声，齐齐把目光转向那玄皇教主。李文扬那紧张的面容神色，陡然间化作一片轻松笑意。皇甫岚也为之愕然震动，搜尽枯肠，仍想不出玄皇教主何以能一开口就指出玉盒的收藏之处。

只听那梅花主人一阵冷冷长笑，道：“是何人敢这般戏弄老夫？”目光转动，四下搜望。

但与会群豪数百人，人人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那梅花主人在未寻得证据前，自是不能随便指说一人。

玄皇教主蒙面黑纱转动，扫掠了四周一眼，缓缓说道：“玉

盒既在你坐椅之下，阁下是否服输？”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老夫岂是轻易受人戏弄之人？这玉盒分明是教主早已派人，暗藏在我坐椅之下。”挥手一掌，玉盒应手而碎，那玉盒果然空无一物。

玄皇教主道：“你既能取回玉盒，为什么不可把盒中之物取出藏放别处？”

梅花主人道：“你能否说出老夫用何等手法，把玉盒取回？再说老夫纵然取回玉盒，也不至把它藏在坐椅之下。哼！无怪教主敢和老夫约赌，原来是早已存心栽脏了！”

玄皇教主沉吟了一阵，道：“庞天化自以为取走玉盒，其实他在藏收玉盒时，那玉盒早已为你取回了。”

梅花主人冷漠的脸色突然绽出笑容，说道：“好一套动人的说词，老夫如若能指出那货真价实的藏宝玉盒放存何处，教主是否肯认败服输？”

这一句反问之言，又使群豪震动不已。这些久年在江湖闯荡的武林高手，身历目睹过无数惊险、奇异之事，但从未遇到过今日的纷乱局势，只觉奇峰突出，变化无穷，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没有人能看出那玄皇教主的神色变化，但见她沉吟良久不言，可知她心中正在想着一件疑难的事。显然的，那梅花主人反问之言，使她大感踌躇，不敢遽作决定。

李文扬又开始紧张起来，脸上一片阴沉。

皇甫岚突然发觉那玄皇教主蒙面黑纱中透射出来的两道目光，似正投注在李文扬的脸上，不禁心中一震，暗道：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他和那玄皇教主的的关系，非比寻常……

耳际间传过来梅花主人清亮的笑声，道：“教主可是胆怯了么？”

玄皇教主冷笑一声，道：“如阁下能再指出另一个玉盒的放藏之处，这第一合咱们算平分秋色，但阁下若有兴，本教主极愿奉陪，再作一场赌约。”

群豪心中，无不替那玄皇教主担忧，却不料她竟能十分轻松地应付了过去，虽是有些强词夺理，但总算说得过去。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好一篇强词夺理的说词，老夫总是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

李文扬回目望了皇甫岚一眼，道：“这梅花主人当真是难斗得很。”

皇甫岚轻轻咳了一声，道：“李兄似对玄皇教主关心的很。”李文扬微微一笑，默然不答。

只见梅花主人扬起右手，指着那戒贪大师，道：“玄皇教主枉自称能，栽赃诬陷老夫，但真正取回那玉盒的，却是一向被武林人物奉作泰山北斗的少林高僧……”

戒贪大师讶然说道：“什么？那玉盒在老朽身上吗？”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你可以瞒过天下英雄和那玄皇教主，但却瞒不过老夫法眼！”

戒贪大师怒道：“你不要含血喷人！”

梅花主人接道：“老夫已把玉盒奉送大师，得失之间，和老夫已无关系，但这玄皇教主横里插手，自炫才华，迫得老夫不得不说出大师了。”

他的神态轻松自在，但那戒贪大师却是脸色大变，宽大的僧袍，微微抖动，说道：“贫僧既不能吞下玉盒，必要有一处收放

之地，你且指出那玉盒安在？”

梅花主人道：“如若把大师换了老夫，我也不会收藏在自己身上……”伸手指着戒贪大师右侧一个和尚，厉声说道：“还不献出玉盒，难道还要老夫亲手取出不成？”

那和尚望了戒贪大师一眼，又望望梅花主人，缓缓从那宽大的袍袖中，取出一个玉盒，托在手上，高高举起。

这变故又大出群豪意外，变幻层出，瞧得人目眩神迷。

四周响起了惊愕和叹息，不知是为那梅花主人喝彩，还是为少林高僧惋惜！

戒贪大师脸上涌出忿怒之色，冷冷地说道：

“咱们少林门规，不许私取别人之物，你是知道了？”

那手捧玉盒的和尚应道：“弟子并不知道玉盒怎么到的手中。”

庞天化服下自制灵丹又经一阵调息后，体能大复，回目向神州四怪望去，只见四人盘膝坐成个圆圈，闭上双目调息，神色落寞，已失去那种凶煞之气，心中大为惊奇，暗道：

“那玄皇教主，不知使用的何种药物手段，竟使这四大凶人，凶焰顿挫，驯服至此。”

场中形势，高潮复起，又形成玄皇教主和梅花主人的冲突局面。

但闻那玄皇教主高声对梅花主人说道：

“你函邀天下英雄聚会于此，早已有预谋布置，准备要一网打尽，先用少林‘达摩真解’挑动是非，想利用人性中一点贪得之心，形成一场残杀，你好坐收渔利；事实已甚显明，我纵然不说出来，想已有不少人心中了然……”

梅花主人环顾了天下群豪一眼，接道：“纵然你们合力联手，也一样地难逃此劫。”

玄皇教主道：“好！你已亲口招认出来，就是尚存有一些怀疑的人，可消去疑念了。”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老夫只不过想瞧瞧你们相互残杀时的一份热闹，如是说老夫要借重这点手段，使你们尽归劫数，那就未免有些小觑老夫了！”

玄皇教主道：“既是说明，再无隐讳的必要，本教主相信你确有此能，今日与会之人，能否逃脱此劫，只有各凭本领、运气了。但有一点使人不解，还得请教一二？”

梅花主人朗朗笑道：“你尽管问吧！诸位死已将至，老夫也不愿你们化作冤鬼后，仍是糊糊涂涂。”

玄皇教主道：“天下英雄与你何恨何仇？你为什么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

梅花主人拈须沉吟一阵道：“这个，说来话长了，不谈也罢！”

玄皇教主道：“最好是说个清楚，阁下既有尽戮今日与会之人的预谋，想来也不在乎早一时晚一时了。”

梅花主人冷肃地说道：“诸位当真要知道吗？”

李文扬接口说道：“不错，阁下虽然有屠杀今日与会之人的布置，但我等决不会束手待毙，想来今日一战的惨烈，定当是前空后绝……”

梅花主人傲然接道：“诸位也未免想得太好了，老夫只要一声令下，片刻间诸位即将尽化劫灰。”

李文扬道：“那倒未必，阁下也未免太过自信了。”

梅花主人道：“诸位如若不信，那就不妨试试。”

玄皇教主道：“且慢，阁下还是先把仇恨天下英雄的原因，说将出来。不论这场约会结果如何？大家都死个明明白白！”

梅花主人道：“老夫自有必胜之道。”

玄皇教主道：“就算你能在片刻间尽把与会之人置于死地，但我等死的不明不白，于你何安？”

梅花主人双目闪动着泪光，喃喃自语道：“这话不错，这话不错……”

玄皇教主接道：“阁下弃去姓名不用，自号梅花主人，想来这番恩仇，定然和梅花有关的了？”

梅花主人呆了一呆，道：“事无幸成，你以一代女流之身，统率玄皇教千百高手，果有非常之才。”

玄皇教主道：“过奖、过奖！阁下之能尤在本座之上。”

梅花主人突然一整脸色，冷冷说道：“诸位既是都想弄个明白，老夫就答允诸位最后一个请求就是。”

回顾了那黄袍老者一眼，道：“先把鸟儿招回。”

那老者应了一声，仰脸一声怪啸，啸如鸟鸣，听来十分悦耳。两只灰色的怪鸟，应声飞了回来，落在铁架上。

梅花主人突然举手一挥，发出一声低啸。陡然间，乐声扬起，由远而近。

那乐声悲凄无比，听得人心弦震动。回头望去，只见四个素衣少女，手捧白烛，缓步而来。

那凄凉的乐声，愈来愈近，也更显得凄凉、哀伤，似乎那每个吹打乐器的人，都有着无比悲苦，吹打出人间最悲哀的乐声。

紧随着那四个素衣少女身后的，是八个身着绿衣、绿裙、白带垂腰的少女，每四人排成一个方阵，抬着一个木案，案上白绫

掩盖，不知放着何物，紧随在四个素手捧烛的少女身后。

最后面是十六个青衣少女组成的弦管乐队，四琵琶、四三弦、四管长管、四只笛，乐器虽然不多，但那些拨弦吹箫的少女，一个个都是极善音律的好手，简简单单的两组乐器，吹弹出人世间最悲哀的乐声。二十八个服色不同的美丽少女，组成了一队庄严、肃穆、充满着诡奇、幽伤的行列，缓缓行来。

群豪似乎都受到这乐声强烈的感染，齐齐向两侧退去，让出一条路来。

那二十八个少女，近近了梅花主人身边，各自转动娇躯，迅快异常地布成了一个圆阵，八个绿衣少女，迅快地把抬着的两张木案并列起来，四个素衣少女把白烛奉供那木案前面。

十六个青衣少女乐队，环绕在那两张木案四周，齐齐跪了下去。

梅花主人突然大步而行，走在那木案前面，跪了下去，拜了三拜。

四周群豪，心中都已有些明白，但却无人启口说话。

梅花主人拜罢起身，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高声说道：“诸位想知今日之局，请看那木案白绫下的灵位。”

语声甫落，站在那木案旁的绿衣少女，应声揭去白绫。

群豪凝目望去，只见那两张木案上，各供着一个灵牌。

左面灵牌写的是“显考梅花门第三代掌门西门奉公灵位。”

右面灵牌写的是“显妣梅花门三代掌门西门奉夫人沉素玉灵位。”

四周群豪目睹这两个灵牌后，大部已了然这梅花主人，一定是那西门奉的子女。

这是数十年前，武林中一段悲惨的公案，牵涉了无数江湖高手。

只听那梅花主人高声说道：“诸位看到这两个灵牌后，想来定然已知今日之事的起因了。”

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往事历历，梅花门惨变往事，老衲记忆犹新……”

梅花主人沉声接道：“大师可是当时在场的证人之一吗？”

戒贪大师道：“不错，由头至尾，老衲都亲身目睹……”

他环顾了四周一眼，道：“今日与会之人，还有哪位在场，请出来和老衲共证其事。”

四周一阵沉寂，听不到一点声息。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老夫访查了数年之久，始终找不出那日在场的人；有些虽经我查出当年在场的证据，但他们仍是不肯承认。”

戒贪大师长叹一声，道：“这也难怪别人，谁又愿承认自己做下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呢？”

梅花主人突然失声，道：“老前辈……这些年来，我是第一次听到当年在场之人，说出我故世的双亲并无错误；我痛恨世人，并非只为了双亲惨死，而是他们那等奸诈虚伪、知错不认的凶狡之气。”

戒贪大师道：“你函邀天下英雄，聚会于此，只是想问出当年经过的事吗？”

梅花主人道：“不错，我要查明仙去的父母，生前犯了什么江湖大忌，致遭天下武林高手围攻？”

戒贪大师双目中神光闪动，凝注在梅花主人脸上，道：

“在未谈西门夫妇惨事之前，老衲心中有一些不明之处，必得先问明白。”

梅花主人一反冷傲之态，抱拳说道：“老前辈尽管发问。”

戒贪大师凝目沉思了片刻，道：“这段惨事，屈指算来不过二十寒暑，如若那西门奉夫妇还在世间，也到不了你这年纪，你口口声声称那西门奉夫妇为仙去的父母，自然是他们的亲骨肉了？”

梅花主人道：“眼下的梅花主人，确非晚辈本来面目，但世人多丑恶，晚辈不愿以真正面目和他们相见。”

戒贪大师慈眉耸动，严肃地说道：“这话就不对了，昔年那梅花门惨事哄传江湖后，甚多并无参与其事的人，为了抬高身份，自记在场，反而是那些真正参与其事的人，不肯轻言承认。”

梅花主人道：“可是那些自知行错事的人，有愧于心，不敢坦然说出？”

戒贪大师道：“话也不尽如此，只怪你没有找到敢说的人罢了！”声音微顿，接着：

“你如早日找到老衲，或是那茅山连云庐天鹤道长、铁面活报应神判周箕、黄山世家二代东主……”

梅花主人接着道：“在下亦曾去过黄山，可惜那黄山世家二代传人，早已故世……”

戒贪大师叹道：“老衲自目睹梅花门惨事后，二十年未履江湖一步，竟不知那黄山世家二代东主，故世而去。唉！如那李施主还活在世上，也许不会有今日的英雄大会了。”

但闻玄皇教主问道：“黄山世家二代东主，和此事何涉何关？为什么他活在世上，就不会有这一场英雄大会呢？”

戒贪大师道：“那黄山世家的二代东主，如还在人世，这位西门相公，找上黄山之时，必可得悉当年那梅花门惨案经过详情，自然是用不着再函邀天下英雄，举行这一场大会了。”

玄皇教主道：“原来如此。”

梅花主人突然接口道：“大师，在下有一桩不情之求，还望大师赐允。”口气顿然一变。

戒贪大师道：“只要是老衲能力所及，事情又在情理之中，老衲绝不推辞。”

梅花主人道：“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大师能就当年梅花门惨事经过，据实而言，不用隐讳在下仙去的父母之错，也不用掩饰围攻先父母的那些人过失，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戒贪大师沉吟了一阵，道：“老衲也有一桩不情之请，还得西门施主答允。”

梅花主人一皱眉头，道：“大师请说。”

戒贪大师道：“施主查询往事，不惜这般的劳师动众，造成大劫，这内心的亲仇之深，报复之切，定非小可。但今日与会之人，十之八九都和此事无关，因此老衲想请西门施主答允，先放走无关之人。”

梅花主人道：“大师可能指出在场中人，哪些与此事无关？”

戒贪大师道：“廿年前，眼下之人，有一半都还未成名江湖，四十岁以下的人，都该和此事无关。当年围攻梅花门，显然号称天下英雄，但就老衲记忆所及，只不过一十八人而已。”

梅花主人道：“难道还不够吗？这些人子弟亲属，相互牵连，推算起来，那就不止百倍此数了！”

戒贪呆了一呆，道：“西门施主之意，可是要把令尊、令堂

惨死一事，移恨于天下武林人物身上吗？”

梅花主人道：“如若我能一举之间，杀尽天下凶诈恶毒之人，此后武林岂不是可永保太平？此举有何不可？”

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以西门施主的算法，师徒相涉父兄关连，亲属族人，都该为令尊令堂抵命，岂不是天下人，皆都可杀了？”

梅花主人沉吟了一阵，道：“大师之意呢？”

戒贪大师道：“你积忿数十年，老衲也不谈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就以武林中规矩而论，也该讲究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株连无辜。老衲之意，是希望西门施主，先行答允老衲，不可株连无辜之人。”

梅花主人接道：“我明白了，如我不答允，老前辈就不肯告诉我当年的惨事经过？”

戒贪大师肃然说道：“老衲如有能力救得千百条命，何乐不为？”

梅花主人目光缓缓扫掠了群豪一眼，沉声对戒贪大师道：“看在老禅师的份上，在下给他们再占一个便宜；此间事了，在下当各别接见这些与会群豪，但得能看破色戒名关之人，在下就让他们安然而去。”

戒贪大师暗暗忖道：“如若一个人明知事关生死，仍无法看破色戒名关，那也是死有余辜了。”

心念一转，点头说道：“老衲相信西门施主，言出必践。”

梅花主人道：“老禅师但请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决不反悔，届时还得请老禅师当场观查。”

戒贪大师道：“好吧！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关于梅花门惨变经过，就老衲记忆所及……”

梅花主人接道：“个中情形，在下经过数年查访，已经了然大半，不解的只是几处要点，老禅师也不用详述经过了。”

戒贪大师道：“施主有什么话，尽管请问。”

梅花主人道：“当时与会之人，除老禅师外，还有些什么人？”

此事乃二十年前轰动武林的大事，不但是梅花主人关心，与会英雄，人人都想知闻经过，个个凝神听去。

戒贪大师长长吁一口气，道：“除了老衲之外，首要的三人，就是那黄山世家二代东主、神判周簧以及茅山连云庐天鹤上人。”

这三人在江湖上，可算得侠名卓著，代表正义的力量，不论是黑白两道，只要提起这三人，都不得不称赞一声大侠客、大英雄。

梅花主人接道：“除了这首要三人之外呢？”

戒贪大师道：“还有我们嵩山少林本院的普度大师，武当派玄鹤天正子、毒剑白湘、南疆一剑皇甫长风、北岳枫叶谷谷主陈正波，昆仑派金拂道长、天南二怪颓龙常剑、白发龙婆，和玄衣龙女……”

他一口气说出了十几个人，个个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只听得群雄个个心中念转，暗自忖道：“不知那梅花门西门奉夫妇，犯了什么江湖规矩，竟得这多高人联手问罪？”

梅花主人突然尖叫一声，打断戒贪大师之言，接道：

“先父母犯了什么武林大忌之事，竟惹得武林高人联手寻仇？”

梅花门惨遭消灭一事，江湖上确实传播甚广，无人不知，但个中详情、因果，知道的人却是少之又少，那梅花主人询问之言，也正是四周群豪心中欲知的事。

戒贪大师道：“惨变肇因于几本武林先贤遗书，令尊和令堂的任性自私，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局，老衲虽然是亲自目睹，当时也有着是非难分之感。”

梅花主人道：“可是这些人要强索先父母寻得的奇书，先父母不肯答允，触犯众怒……”

戒贪大师道：“黄山二代传人，和那神判周簧，是何等英雄人物，全无道理之事，岂能做得出来？”

梅花主人道：“那是为了什么？”

戒贪大师道：“令尊、令堂得到的先贤奇书中，有一部是极为恶毒的邪门功夫，据说那门武功，学来极是容易简单，但成功之后，却是所向无敌，只是习练时残酷无比，要伤害百条以上性命，周大侠和天鹤上人，力劝令尊、令堂，不可逆天行事，放弃习练那恶毒武功，但却为令尊、令堂拒绝，才形成僵局。”

梅花主人沉吟了一阵，道：“那些存书，既为先父母所得，自然是有处理之权，习练不习练，乃先父母的事，别人用不着多管闲事。”

戒贪大师道：“话虽不错，但令尊和令堂，为习练那歹毒武功，掳来了四十余位童男童女，被那黄山世家中二代东主查出，黄山世家，向以行侠自任，既然知晓此事，岂有不管之理！那周簧和南疆一剑是为天龙八剑的真本，找上了令尊、令堂，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却是向令尊、令堂讨取那先贤遗书……”

梅花主人怒道：“那些既是先父母所得，白湘和玄衣龙女，凭

什么讨取？”

戒贪大师道：“说来话长，令尊和毒剑白湘原是极好的朋友，那藏书之地，也是两人同时发觉，令尊为独吞那些奇书，把白湘推入了悬崖之中，但白湘命不该绝，遇上了玄衣龙女，帮他疗好伤势，追踪令尊、令堂，此事该是不该？”

梅花主人叹息一声，道：“果是如此，那倒是家父不对了。”

戒贪大师道：“令尊和令堂，得到了先贤奇书之后，一面气焰高张，但心中却又自知已成天下英雄之敌，故而极力地隐秘行踪，天下之大，原本也不易找，但他习武心切，掳掠数十位童男女，才泄露了行踪，但那时令尊和令堂的武功，已然大为精进，而且在隐居之地，埋伏下九道暗卡。”

梅花主人双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戒贪大师脸上，冷冷说道：“大师和那普度高僧，可也是为那先贤奇书赶去的吗？”

戒贪大师道：“老衲和普度师兄，是为了那‘达摩真解’而去，但却赶上这场惨剧。”

梅花主人道：“大师可曾参与了围攻先父母的恶战吗？”

戒贪大师道：“老衲在越渡那暗卡时，曾经出手伤了两人，但却未参与围攻令尊、令堂之战。”

梅花主人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哪一个先出手？”

戒贪大师道：“昆化派金拂道长，当先出手，和令尊恶斗了三十余合，被令尊打了一掌，当场败退，由神判周簧扶下金拂道长，重和令尊谈判，希望令尊放弃成见，当场焚毁那本记载恶毒武功的秘本，发誓不习此技，释放掳来的童男童女，交出‘达摩真解’，由周簧和黄山世家二代东主担保，此后不再找他们夫妇麻烦。”

梅花主人道：“先父答应没有？”

戒贪大师道：“令尊虽没有立即答应，但看上去，颇有允准之意，因为令尊寻得的奇书，共有七种之多，除了医道、用毒秘本，和本门‘达摩真解’，尚有二册秘本，记载的都是绝传神功，只要练成一半，那也足以傲视武林，睥睨江湖了。”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接道：“既然先父有允准之意，为什么还有围攻家父母的惨剧？”

戒贪大师道：“唉！这就是归诸我佛经法中的因果之说了。就在令尊沉思未决之际，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却不早不晚地赶到，当场数说出令尊的罪状，使群豪平复下去的心情，重又激起了忿怒，令尊也被激起怒火，拒绝了周大侠的条件，又形成了僵持之局。”

梅花主人道：“你们在场之人，竟然都相信了那白湘之言吗？”

戒贪大师道：“他说得历历如绘，使人无法不信，何况令尊又当面承认下来。”

梅花主人道：“家父生前倒是英雄得很！”

戒贪大师道：“令尊和那毒剑白湘一言不合，又动手打了起来，三十合后，白湘已露败象，玄衣龙女为救援白湘，拔剑助战，令堂自是不肯眼看令尊吃亏，也挥剑而上，迎住了玄衣龙女。令堂的剑术虽然高过那玄衣龙女，但因那玄衣龙女手中兵刃，乃千古神器鱼肠剑，锋芒绝世，令堂武功虽高，一时间却也难以取胜。”

梅花主人道：“量那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也非先父母的敌手！”

戒贪大师道：“西门施主猜的不错，那白湘眼见玄衣龙女出战，精神大振，竟然又和令尊搏斗二十余回合，终是技逊一筹，伤在令尊的剑下，血透衣衫，伤势甚重。那玄衣龙女眼看白湘受伤，心中大受震动，被令堂看出空隙，乘势一剑，刺伤了玄衣龙女的左臂，如果令尊、令堂在伤了敌人之后，就此住手，也不致引起在场群豪的激忿，可惜令尊和令堂伤了敌人后，仍未肯停下手来，竟然存心要把白湘和玄衣龙女置于死地，双剑齐下，分刺白湘和玄衣龙女大穴要害……”

他长长叹一声接道：“这等举动，激起在场群豪的怒火，黄山世家的二代主人和神判周簧一齐出手，双掌并发，震开了令尊和令拳手中的长剑。”

梅花主人接道：“以后在场群豪就一齐出手，攻向先父母？”

戒贪大师道：“没有，令尊、令堂眼见黄山二代主人，和神判周簧一齐出手，同时探手入怀，摸出了两把毒沙，振腕打出！”

梅花主人道：“伤了什么人？”

戒贪大师道：“毒沙起处，惨叫惨吼混杂而起，四周观战的群豪，有不少人被毒沙所伤，那黄山世家二代主人，也遭毒沙波及，这才激怒在场群豪，合力围攻令尊、令堂。”

梅花主人接道：“那黄山李东阳受伤很重吗？”

但见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一阵抖动，似是陡然间闻得了一件惊心之事，只是四周群豪齐齐把目光集中梅花主人和戒贪大师身上，没有发觉罢了！

戒贪大师道：“就老衲记忆所及，那李东阳李大侠虽然受伤不轻，但他内功精深，伤而无碍，和令尊展开了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战……”

梅花主人道：“这么说来，那杀害先父的主凶，是黄山世家的李东阳了？”

戒贪大师道：“那也不是，围攻令尊令堂的，有一十四人之多，他们究竟先为何人所伤，老衲已有些记不清楚了。总之令尊和令堂遭受在场群豪乱刀分尸而死！”

梅花主人道：“在场一十八个高手，除了老禅师外，还有何人没有出手？”

戒贪大师道：“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

梅花主人道：“两人是受了剑伤，不能动手；如果能够出手，却也不会袖手旁观了。一十八人除了他两人和老禅师外，还有一人旁观，那人是谁？”

戒贪大师道：“北岳恒山枫叶谷的陈正波。”

梅花主人奇道：“他为什么不出手呢？”

戒贪大师道：“个中详情，老衲亦不知道，但想来不外是和令尊早年相识，彼此情谊仍在。”

梅花主人沉吟一阵，道：“这且不去管它……”长叹一声，接着道：“如依照大师所言，先父母是一无是处了？但刚才大师所言，围攻家父母之人，事后都觉到自己办了一件后悔不及的事，不知是指何而言？”

戒贪大师道：“毛病就出在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身上，令尊和令堂惨死后，毒剑白湘和玄衣龙女，为李东阳随身携带的灵药所救，事后群豪搜查令尊和令堂的居处，费时一昼夜，虽未挖地三尺，但每处可以寻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仍找不出那些秘籍，当时由群豪议定，放火焚烧他们夫妇的居处，那秘籍纵然没有找到，希望能把它一齐烧光毁灭。”

梅花主人道：“杀人放火，行同强盗，那些自鸣为侠义道上人物，心地也算得歹毒了！”

戒贪大师接道：“直待那余火燃尽，在场人又分头搜寻一遍才下山而去。”

梅花主人道：“那些身中毒沙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死亡的吗？”

戒贪大师道：“令尊夫妇那毒沙药力虽强，但因李东阳随身奇药甚多，他又极精医理，经他全力施救后，几个身中毒沙之人，都能幸得无恙。”

梅花主人道：“毒剑白湘和那玄衣龙女，又出了什么毛病？”

戒贪大师接道：“两年之内，神判周簧无意查得了白湘手中竟存有甚多武功秘籍……”

梅花主人讶然接道：“有这等事？”

戒贪大师道：“不错，周大侠心直口快，古道侠肠，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就找上黄山，和李东阳研商此事，认为那毒剑太过阴险，双侠便联袂入江湖，找寻那白湘下落，此事很快地传扬江湖上；当日参与那场恶战之人又纷纷参与此事。”

梅花主人道：“大师也参与了吗？”

戒贪大师道：“老衲因有事，必须留在嵩山少林本院，由敝寺掌门方丈，选派另一位寺中高手，和变度师兄，同入江湖，参与其事。行踪遍天涯，追踪十个月，才找着了毒剑白湘夫妇，质问他收存秘籍一事，白湘不肯认账，闹出一番杀劫，虽只短短三年，但白湘夫妇的武功，却似陡然增强了数倍，双剑联手，力斗群豪，数百合仍然不败，反被他们夫妇伤了四人，这才激怒了李东阳和神判周簧，各出全力，猛攻两人，白湘夫妇武功虽然大进，

也抵不住这两位大侠全力抢攻，又斗百招，白湘被李东阳打了一掌，玄衣龙女也被同簧打伤，眼看两人大劫难逃，天鹤上人却突然带了五毒宫主赶到，助白湘夫妇逃出了群豪围攻！”

语声微顿，又接口说道：“那五毒宫主带有百条奇毒怪蛇助战，加上天鹤上人那精绝的剑术，两人放走白湘夫妇，挡住了一道谷口，阻拦住追擒白湘夫妇的群豪，李东阳和周簧同两名助手，全力猛攻，经百招苦斗，才把两人逼退出谷口，但那毒剑白湘夫妇，却是早已走得踪迹不见。”

梅花主人道：“天鹤上人为什么要帮助那毒剑白湘夫妇呢？”

戒贪大师道：“当时这件事，确使人有突如其来之感；天鹤上人在江湖上受人的敬重，几不在李东阳和周簧之下，何以会做出此事来，实叫人百思不解，经那周大侠百般查探，才找出那天鹤上人竟是毒剑白湘的同胞兄长。”

梅花主人道：“原来如此。”

戒贪大师接道：“毒剑白湘和那玄衣龙女逃走後，就不再现露过形迹，不知藏匿何处；那神判周簧搜寻了三年之久，仍找不出两人的下落，才死了追寻之心。”

梅花主人道：“为什么不找那天鹤上人算帐？”

戒贪大师道：“因那天鹤上人武功高强，盛名卓著，未找到他隐藏毒剑白湘夫妇的证据之前，不便动手。”

梅花主人道：“那天鹤上人援救白湘夫妇之事，你们予以谅解，也可容忍那毒剑白湘夫妇收存武功秘笈，但先父母收存秘笈一事，你们不能忍受，分明是怕那天鹤上人罢了！”

戒贪大师道：“令尊和令堂的死难经过，大致如此，其间虽或小有遗漏，但大体上决然不错……”

他长长吁一口气，道：“老衲也有件不解之外，请问西门施主。”

梅花主人道：“什么事？”

戒贪大师道：“那‘达摩真解’既为毒剑白湘夫妇取去，施主怎的还有一本？”

梅花主人道：“谁说那‘达摩真解’被白湘取去了？先父母的遗物，岂容他人染指？”

戒贪大师呆了一呆，道：“这么说将起来，毒剑白湘并没有取走令尊，令堂的遗物了？”

梅花主人道：“先父是何等智慧人物，岂能不早作安排？”

戒贪大师叹息道：“唉！又是一场误会引起的杀劫。武林中人太过重名，常有很多可以解说明白的事，偏偏又不肯解说，只为一点声名拖累，硬是不肯善言说明，不论是否和他有关，但却承担下来，毒剑白湘也犯了这个毛病；那李东阳和周簧再三追问，他就是不肯承认，直闹得干戈相见，几乎又形成一幕惨剧。”

梅花主人道：“你可是为那毒剑白湘夫妇惋惜？”

戒贪大师道：“老衲为世人惋惜，为那些含冤不辩的英雄人品感叹！”

梅花主人道：“那白湘夫妇一点也不冤枉，你们没有把他杀死，那已是便宜他俩了。”

戒贪大师道：“西门施主如不是意气之言，老衲倒是愿闻高论。”

梅花主人道：“事情很简单，先父发现那些秘籍之地时，那毒剑白湘早已见到，先已选取部分，藏了起来，是以家父要他把风时，因心中有鬼，才甘心应命……”

戒贪大师道：“阿弥陀佛！世道险恶，实非老衲这等出家人能想得到的。”

梅花主人接着说：“他做贼心虚，认为家父定然会发觉他取书之事。”

戒贪大师点头说道：“西门施主聪慧过人，虽是判断之言，但听来却是头头是道。”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他贪心不足，先已取了秘籍，却又向先父讨分，但先父早已知道他偷取秘籍一事，只是不肯说出罢了。”

戒贪大师一皱眉头，道：“这个，西门施主如何知道呢？”

梅花主人道：“我这般推想而已，难道错了不成？”

戒贪大师道：“西门施主请往下面讲吧！”

梅花主人道：“这一来，激怒了先爹，才把那毒剑白湘推入悬崖之下。”

戒贪大师道：“怨由此结，如若令尊知道白湘不会死掉，他也不会把他推入悬崖了。”

梅花主人不理戒贪大师，接道：“他既然没有摔死，那是他的运气，就该好好躲起来算了，偏又贪心不足，找上了先父母；如非他找上门去，故作耸听危言，先父母也不会被群豪围攻而死了。想起来，杀害先父母的元凶，该是毒剑白湘夫妇。”

戒贪大师道：“白湘和令尊交谊极深，但遇上事关终生的大利大害，立时就翻脸相向，闹出惨局。”

梅花主人道：“此事不能怪及先父，只怪那白湘夫妇太贪心了，偷取了一部分武功秘录后，仍然不肯放手，尚想从先父手中取得部分秘录；伤在先父的剑下，那也是咎由自取。”

戒贪大师暗暗忖道：“不能怪令尊，只怪白湘，岂是公平之论？”

但闻梅花主人接道：“先父母蒙冤惨事，既已查问明白，余下的就是如何处置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数百年来武林中一直保持着这个规矩；我们要先把参与围攻先父的人一齐杀死，然后追杀他们下三代子弟！”

戒贪大师急急接道：“杀人偿命，也不过是一命抵一命，哪有以数百条人命偿还二人之理？”

梅花主人道：“先父母死去，已二十寒暑，难道就不能收回一些利息吗？”

戒贪大师道：“不论西门施主是否有此能耐，且不说它，但这道理却是大大不通的。”

梅花主人道：“承你奉告详情，免你一死；但你眼看先父母死而不救，那是睁如不见，挖去一只眼睛，不算是太苛刻吧？”

戒贪大师道：“如若杀老衲，能恕群豪，老衲是死而无憾。”

梅花主人道：“武林中恩怨分明，你既没出手，又承相告经过，自然是罪不该杀……”

回目一顾那全身黄衣，身躯高大的架鸟老者一眼，道：“时刻到了没有？”

那黄衣老者道：“时刻已过许久，东主正在探问当年之事，老朽不敢插口。”

梅花主人道：“既然时刻已到，那就快些动手吧！”

群豪只听得愕然不解，心中暗暗忖道：就是你酒菜茶水之中，尽皆放毒，我们滴水滴茶未进，有毒何用？难道他当真要凭武功，和我们一个个动手不成？放着数百高人，就算一人挡他三

招，也要把他活活累死！

只见那黄衣老者一拍手中铁架，两只灰色的怪鸟，突然振翼而起，飞向高空。

群豪抬头望着两只怪鸟，盘旋空际，心中暗暗忖道：难道这两只扁毛畜生，还能闹出什么花招不成？”

心念未绝，突然响起了一声悲壮的号角，那些抬灵、捧烛、拨弦、吹箫的少女，一起站了起来，布成一个方阵，护住灵位。

四周群豪原本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谁也不肯听谁之命，此刻，眼看那梅花主人的神态，似是要一网打尽与会之人，不禁兴起了同仇敌忾之心。

不知何人高声喊道：“那梅花主人既然存心要把咱们一网打尽，咱们何不团结一起，合力对付，如让他各个击破，那就太不划算了。”

另一人高声叫道：“可惜目下之人，都无统领四方群豪之望。”

突见人影一闪，一个黑衣大汉纵身跃上了一张木桌，高举手中单刀，说道：“在下之意，推举那参仙庞天化暂主大局，他和那神判周簧周大侠齐名江湖，由他出面，实属理所当然。”

他话未完，已响起呼喝之声，道：“不行，不行，庞天化固步自封，从来不和武林同道往来，如何能主持大局？”

一个冲嗓子叫道：“我看还是戒贪大师，少林寺数百年，一直被武林中视作泰山北斗，由他出主大局，自是顺理成章。”

一人冷笑一声，道：“双方对阵，讲究是运谋行略，料敌制机，那戒贪大师虽是名门正派，但他为人，太过老实，不善机诈，岂能领导群豪？在下之意，何不请那玄皇教主主盟，对付梅花主

人？”

四周顿然间一片沉寂，久久不闻声息，其实群豪心中都在暗暗忖思，如论机智，这玄皇教主，实是极为适当的人选，只是她名望不够，又是个女流之辈，如若听她之命，乃大大伤害颜面的事，但就目下情势而论，那玄皇教主，实又是最为理想的主盟之人。

沉寂延续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四周突然响起了悲壮的号角，此起彼落，绕耳不绝。

皇甫岚低声对李文扬道：“群豪不再鼓噪，想是心中都觉出那玄皇教主，乃极为适当的人选，不知李兄意下如何？”

李文扬道：“兄弟之见，此乃唯一的生存机会，除她之外，只怕难找出和那梅花主人对抗之人。”

皇甫岚接道：“那就由兄弟提出来了？”

皇甫岚微微一笑，纵身飞上一张桌面，高声说道：

“四周号角声动，那梅花主人发动在即，咱们还不能找出主盟大局的人，势必闹成混乱之局，在下冷眼观察，除了那玄皇教主外，只怕再难有人对抗那梅花主人了。”

忽听一阵混乱的大叫道：“亮家伙，那梅花主人的伏兵，已发动攻势了！”

皇甫岚转脸望去，只见四面出现无数奇装怪人，每三个长发披垂、全身黑衣的人中，混杂着一个全身红衣的怪人。

那些红衣人，全身上下，都罩在一片红巾中，连头脸包了起来；黑衣人脸上却是一片木呆，全无一点活人气息，十个手指上，长着长长的指甲。这些人一出现，虽是青天白日，也带来一股阴风森森的气氛。

皇甫岚高声说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诸位如若还不能确定主盟之人，大劫临头，就悔之晚矣！”

四周响起了一阵鼓噪之声，道：“好！咱们拥立那玄皇教主主盟……”

大约是群豪经过了一阵冷静的分析后，觉出只有那玄皇教主的才华，才足以和梅花主人对抗，呼声此起彼落，都是拥护玄皇教主的呼声。

杂乱的呼叫声，传出来几声惊心动魄的惨叫，鲜血溅飞中，栽倒了四个人。

原来，那些站在边缘的与会英雄，一和那黑衣人等接手，立时有四个溅血横尸。

梅花主人突然举手一挥，那黄衣老者仰面一声长啸，向前逼近的长发黑衣人，陡然停下脚步。这时，场中群豪已纷纷拔出兵刃，在形势迫逼下，极自然地结成了联手之势。

梅花主人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说道：“你们推选的主盟之人不错，放眼全场，也只有那玄皇教主可和我一较才智。”

骚动的局势，陡然停了下来，但这不过是大风暴前的片刻沉寂，一场空前绝后的惨烈恶战，即将展开在荒凉的郊野中。

玄皇教主缓缓移动身躯，行踪所及，群豪纷纷让道。

戒贪大师轻轻叹息一声：“罪过！罪过！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

玄皇教主一拱手，道：“阁下把我等邀来此地，想是早有布置了？”

梅花主人冷冷接道：“不错，今日与会之人，除了戒贪大师之外，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此地。”

玄皇教主道：“纵然是决一死战，也该有个约法才好，不知阁下意见如何？”

梅花主人一番沉吟，道：“愿闻高论。”

玄皇教主道：“眼下情势，已是壁垒分明，如其混战一场，倒不如以十阵为限，赌个胜败。”

梅花主人道：“如是我们胜了，你们肯一个个引头受戮，此法倒是一条捷径善策。”

玄皇教主道：“西门兄只会打如意算盘，如是我们幸胜，又该如何？”

梅花主人道：“我算了又算，你们实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因此，我还未想过落败的事情！”

玄皇教主道：“阁下也未免太过自信了。”

梅花主人道：“我苦心经营了四五年，如若没有完全的把握，也不会邀你们来这里了。”

玄皇教主道：“你虽有完全布置，但今日的形势不同，有几位难得在江湖上出现的人物，今日也赶了来，形势演变，只怕要大出你预料之外。”

梅花主人道：“你可是说那神判周簧吗？哼！哼！只怕他今生一世，也不会出现江湖了！”

玄皇教主道：“除了那周簧外，武林中还有几位声望、武功，都高过他的人物，你可知道吗？”

梅花主人道：“可是那十方老人桑南樵吗？”

玄皇教主道：“除了那桑南樵外，还有一位矮仙朱逸朱大侠，你可曾听到过吗？”

梅花主人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可是那骑个小白毛驴，装

聋作哑的小矮子吗？”

玄皇教主心中暗暗忖道：“正要你如此骂他，也好激怒他。”心中十分欢喜，口里却冷说道：“那朱大侠数十年前，就扬名武林中，如以辈份而论，眼下之人，都是他的晚辈，你这般出言不敬，那可是自找苦吃！”

原来那朱逸脾气古怪，为人行事，从来是不肯让人说中，明明是向东而行，如被人说破，他就折转西去；玄皇教主自知无能要他出面和梅花主人为敌，故意使梅花主人出言不敬，好激怒他。

但闻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那矮子装模作样，吓唬世人，别人怕，我却不怕。”

突闻一个宏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臭丫头，黄毛丫头，鬼丫头，敢骂我老人家。”

但闻梅花主人怒声喝道：“小矮子，你有胆的给我快滚出来！”

但闻蹄声得得，一头白毛小驴，急急奔了过来。

那毛驴灵活无比，穿行在人群中，迅快异常，眨眼间已到了场中。

那毛驴十分娇小可爱，但那仰卧在驴背之人，竟似事先量过一般，刚好和驴身一般的长短。梅花主人回顾那黄衣老者一眼，说道：“不要让他逃了！”

黄衣老者应了一声，大步对矮仙朱逸行去。

那朱逸竟然十分沉得住气，眼看那黄衣老者大步行了过来，仍然是躺在驴背上动也不动。

那黄衣老者呆了一呆，怒道：“你先尝试一下我的搜魂指力

再说！”

右手一伸，突然向矮仙朱逸抓过去。

但见那小白驴突然一跳，蹦出了四五尺远。把黄衣老者一抓避过。

四周观战群豪，只瞧得心中暗暗敬佩，忖道：“毛驴竟也会闪避身法。

忖思间，那黄衣老者已欺身而进，倏忽间拍出了四掌。

掌声呼啸，潜力激荡，封住那小白毛驴四面退路。

只见那矮仙朱逸仍然仰卧驴背不动，那小白毛驴也不逃避，任那黄衣老者掌力袭击，浑如不觉。

四周群豪只瞧得暗暗心惊，忖道：“此人掌力如此雄浑，这朱逸不肯还击，只怕要吃大亏。”

那黄衣老者连劈出四五掌后，仍然不见矮仙朱逸还手，心中大为奇怪，停下手来，缓步走近朱逸，伸手抓去。

那仰卧在白毛驴上的朱逸，突然一伸左臂，喝道：“别惹我老人家。”

那黄衣老者左手一翻，疾向朱逸左腕上抓去。

忽觉朱逸左腿一抬，一条腿有如一条软鞭般折转过来，啦的一声，踢在那黄衣老者的肘上。

那黄衣老者的一条右臂，突然软软的垂了下来。四周群豪吃了一惊，暗道：“这矮仙朱逸，能把软功练到如此程度，如非眼见，实令人难以相信。”

但见矮仙朱逸双腿一曲，突然坐了起来，冷冷说道：“老奴隶，告诉你不要丢人现眼，你偏偏不肯相信，快给我滚回去，要那臭丫头来试试我老人家的手段。”

四周群豪相顾愕然，只觉他言中之意，隐隐指的梅花主人，但那梅花主人明明是长须垂胸的老人，朱逸却开口骂他臭丫头，闭口骂他臭丫头，不知是何用意？

梅花主人仰脸望天，恍如不闻，好像那矮仙朱逸不是说他。

那黄衣老者右肘被朱逸踢了一脚，一条右臂完全失去了作用，已无再战之能，只好向后退去。矮仙朱逸冷笑一声，接道：“哼！臭丫头，你摆的什么架子？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老人家还不知道吗？”

梅花主人投注到天上的两道目光，突然移注到矮仙朱逸的脸上，道：“你胡说八道地在骂哪一个？”

矮仙朱逸道：“我老人家骂哪一个，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梅花主人缓步行了过来，日光耀射之下，只见梅花主人双目中隐隐泛起了一层似云如雾的白气。

再看矮仙朱逸，突然收敛起那嬉笑神情，闭目盘膝，端坐在白毛驴背上，神情肃穆，似是正运用一种内功，和外来的力道相抗，只是别人无法看出来而已。

只见梅花主人缓步走近了矮仙朱逸，伸出左手，缓缓向朱逸臂上抓去。

玄皇教主突然大声喝道：“住手！”纵身一跃，直向梅花主人飞了过去。

梅花主人抓向朱逸的左手，方向不变，右手却向后一挥，拍向了玄皇教主。

玄皇教主向前疾冲的身子，突然一顿，硬把那向前飞跃之势收住。

只觉缕缕冷风，直逼过来，赶忙运气挥掌，逼出一股真气，

挡住了那几缕近身的冷风。

那几股冷风，虽然被她的掌力挡住，但人却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心中暗道：侥幸，如非见机得早，只怕要吃大亏，这梅花主人的武功，果非小可，前攻后拒，仍然有这样强大的力道！

心念转动之间，梅花主人那伸出的左手，已将要触及矮仙朱逸的手腕上。

就在那将触未触之际，矮仙朱逸蓦然睁开了双目，神光炯炯，逼注在梅花主人脸上，右腕一挫一吐，避开了梅花主人的左手，发出强大的无比内劲，反向梅花主人撞去。

他功力已到炉火纯青之境，掌势内劲，强而不猛，别人看去，却是瞧不出什么威势。

但见梅花主人左手一屈一弹，向后退了两步，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

矮仙朱逸全身衣服，涟漪也似波荡，白毛驴突然一屈前面双膝，打了一个前栽，几乎跌摔在地上。两人这电光石火般交手一招，已各自历经了一次生死之劫，只是四周群豪，大都未能看出罢了。

只见玄皇教主身后的佝偻老人，独目中突然暴射出一道冷电般的神光，凝注梅花主人，说道：“好武功，好本领！教主且请退后，老夫领教他几招。”

第十八回 瑜伽摄心术

玄皇教主身子一侧，那佝偻老人掠着她身子而过，右手微一用力，手中竹杖，突然深入土中，右手单掌立胸。

梅花主人缓缓转过身子，望了那佝偻老人一眼，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独目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姓名，早已忘去，不劳相问。”

梅花主人打量他立胸掌势一眼，冷冰冰地说道：“你出手吧！”

独目老人道：“老夫以生力军，对付你疲累之身，岂能再抢先机？”

梅花主人道：“好！”左手一扬，劈了过去。

独目老人立胸右掌横里一推，但却又疾快地收回来，刚好封架住梅花主人右手点向前胸的一指，两人交手一招，各自向后退了两步。

梅花主人冷然说道：“想不到今日与会的人物，竟有你这般高手，倒使我失敬了！”

独目老人道：“好说，好说！”

右掌突然向前一探，上下左右，各劈一掌，势道之快，直叫人无法看清；群豪只见他掌势一探就收回来，却不知他在一探之间，已攻出了四掌，分由四个方位，一齐向梅花主人攻了过去。

掌势先发，力道后至，当那独目老人吐出的内劲，攻向梅花

主人时，他早已收了掌势，退回四五尺外，肃然而立，望着场内的变化。

但见梅花主人双手交叉，抱放前胸，硬行承受下一击。

四周群豪虽然觉着有些奇怪，但因他双手合抱的姿态，优美异常，动作虽快，但却丝毫不见匆急之情，除了那独目老人和矮仙朱逸外，大都没有瞧出那梅花主人双手一抱之势，竟然是用来保护心脉要害，硬行挡受那独目老人分由四方位攻出的力道。

只听独目老人喃喃自语道：“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老夫当真是老迈了。”

原来那梅花主人挡受一击后，竟然若无其事，缓缓放开了抱护在胸前的双手。

玄皇教主回顾了那独目老人一眼，拱手对梅花主人说道：“咱们经过了几阵了？”

梅花主人伸出两个指头，微一摇挥，收了回去。

玄皇教主和四周群豪，心中都了然他伸出的两个手指，代表了两阵之意，但对他不愿开口说话，心中却动了怀疑。

李文扬低声对皇甫岚说道：“那梅花主人受了很重的内伤，连话也不能讲了，如若有人能逼她开口，今日一战，咱们就算胜了！”

皇甫岚道：“不知那玄皇教主，瞧了出来没有？”

李文扬道：“自然瞧出来了，他才智聪明，强我数倍，岂有瞧不出来之理？”

皇甫岚道：“嗯！李兄对那玄皇教主的一切，似是知道得很清楚啊！”

李文扬自知失言，微微一笑，不再答话。

但闻那玄皇教主说道：“你伸两指头，是何用意？”

词锋犀利，逼使那梅花主人开口。

只听那黄衣老者接道：“我家东主是告诉你比了两阵，此事何等简单，你也瞧不出来？”

玄皇教主冷笑一声，道：“这两阵，哪个输了？”

黄衣老者呆了一呆，不知如何接口，回头看去，只见那梅花主人左右双手，各伸出一个手指，立时接口道：“咱们各胜一阵，还有八阵好比！”

玄皇教主摇头说道：“以我之见，咱们该是比过三阵了，你出手攻了那矮仙朱逸数十招，人家联手也未还，难道就不算数吗？”

梅花主人道：“就算我败了，又怎么样？还有七阵好比。”

玄皇教主略一沉吟，突然举步而行，逼近梅花主人，道：“本座领教……”

那黄衣老者垂着一条右臂，横身拦在梅花主人身前，冷冷说道：“老夫先接你几招试试。”

他被朱逸踢了一脚，右臂受伤很重，但经过一阵调息之后，伤势减轻甚多，但他亦瞧出那梅花主人受了内伤，一时之间，只好冒险出手，准备先挡那玄皇教主一阵，给那梅花主人调息的时间。

玄皇教主冷笑一声，道：“本座一教之主身份，岂能和你动手……”

举手一挥，左首一个全身黑衣，面垂黑纱的娇小人影，应手而出，娇声说道：“我来接你几招。”左掌探出，右手护胸，蓄势待敌。

那黄衣老者冷笑一声，道：“你是什么人？也配和老夫动手？”

黑衣人怒道：“不知羞耻的老奴才！”倏的一掌劈了出去。

黄衣老者左臂一扬，向黑衣人手腕上扣了过去。

黑衣人一挫腕，收回右手，左掌却疾快地推了出去，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凶猛绝伦的恶斗。

那黄衣老者虽然右臂受伤，攻拒之间十分不便，但他的掌势变化，仍然是极尽诡奇，任那黑衣人攻势快如电光石火，竟都被他封架开去。

玄皇教主身子一侧，绕过两人，直向那梅花主人逼过去，道：“本座领教阁下高招。”

右手一探，五个纤纤玉指，猛向梅花主人腕脉之上抓过去。

那梅花主人一直闭着双目，疗息伤势，似是浑然不觉玄皇教主伸来的五指，直待那玄皇教主指将要触及腕脉之时，才陡然一抬手腕，屈指一弹，一缕指风，直向玄皇教主那伸来五指上击了过去。

玄皇教主料不到他在重伤之下，仍然有这等功力，欲待闪避时，已自无及，只觉腕上一麻，抓向梅花主人的右手，劲力忽失，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

梅花主人一击退敌，并未借势反击，重又闭上双目。

显然，这一击十分吃力，已无反击之能。

玄皇教主陡然一提真气，闭住了右臂穴道，运劲左臂，又向梅花主人左腕脉穴抓了过去。

梅花主人突然一睁双目，逼视到玄皇教主的身上，人却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

玄皇教主低声喝道：“阁下已成强弩之末，还不束手待缚！”

语音未绝，梅花主人右掌突然疾翻而起，拍向玄皇教主前胸。

这一击，来势虚浮，毫无力道，玄皇教主左掌去势一转，猛向梅花主人那右掌上迎去。

玄皇教主虽然不知那梅花主人是否有再战之能，但她心中明白，这是唯一可以取胜的机会，胜败之机，就在这冒险一击之下，是以虽然伤了右臂仍然和梅花主人硬拚一掌。

双掌接实，响起一声轻震，梅花主人向后退三步，玄皇教主却静立原地不动，缓缓地收回了掌臂。

全场欢声雷动，高声说道：“玄皇教主胜了，咱们又胜了一阵。”

只有李文扬瞧出情势不对，顾不得众目睽睽，大步直向玄皇教主的手臂上抓去。

突听一声沉重的大喝道：“不要动她。”那佝偻独目老人大步行了过来。

李文扬呆了一呆，回头望着那独目老人，道：“老前辈她伤势如何？”

全场中人，除了李文扬等有限几人外，很少知道那独目老人是谁？眼看黄山世家三代传人对他那般恭敬，无不大感意外。

只听那独目老人说道：“她中了人家摧心掌力。”

李文扬吃了一惊，道：“摧心掌力？”

独目老人道：“不错，此掌已绝传江湖百年之久，想不到百年后，重在江湖上出现。”

四周群豪，不少听过那“摧心掌力”的传说，都不禁为之震动。

李文扬道：“老前辈，可有救治之法吗？”

独目老人道：“老夫还不知世间有救治摧心掌力的灵药。”

李文扬长长叹息一声，道：“老前辈既不知有救她之药，晚辈只有把她带回黄山了。”

独目老人道：“此时此刻，还不宜动她。”

李文扬道：“如其让她待毙，不如试图挽救，教中的事，暂请老前辈代为主持。”

伸手抓向那玄皇教主。

只听一个柔细的声音，说道：“不可擅自动她，摧心掌并非致命绝学。”一个青衣人，缓步走了过去。

此人身材娇小，看上去只不过十四五岁。

李文扬心中一动，横身拦住少年来路，抱拳一礼，道：“摧心掌绝传神功，伤人无救，武林中人皆知晓，兄台何人？竟有这样大的口气？”

那少年淡淡一笑，道：“怎么？你可是有些不信吗？”

李文扬道：“不错，如兄台不能尽道其详，说出一番道理，实难叫兄弟相信。”

那青衣人冷冷说道：“可要当面试验吗？”

李文扬呆了一呆，挖空心思，也想不出此人是何来历，但事关生死，又不敢轻易冒险，一时间沉吟难答。

只听那青衣人接道：“如你认定那玄皇教主已经无救，何妨让我出手一试？”

李文扬仍然沉吟难决。

那独目老人却突然接口说道：“黄山世家虽然珍藏有各种奇药灵丸，只怕也难有疗治那摧心掌力的药物，不如由他试试吧！”

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对于教主的伤势，只有寄望于奇迹了。”

李文扬看不出那青衣人的来历，仍有些放心不下，回头望着参仙庞天化道：“庞庄主医道精博，素为武林敬仰，被誉当代第一神医，想必知道疗治那摧心掌力之策？”

庞天化道：“老夫如为虚名所累，必故作惊人之言，告诉你这摧心掌力有救；纵然老夫救不了她的性命，也可委过他人。”

李文扬只觉心头一凉，接道：“听老前辈的口气，这摧心掌是没有救了？”

庞天化道：“就老夫所知，确然如此。”

但闻那青衣人道：“今日之世，除了我之外，只怕难再有疗治摧心掌力之人。”

庞天化接口说道：“请恕老夫多口，插上一言。”

青衣人道：“在下恭聆高论。”

庞天化道：“不知你要用什么药物，救治那玄皇教主之伤？”

青衣人道：“金针过穴之法。”

庞天化凝目沉思了片刻，道：“这是唯一可行之法。”

青衣人目光转注到李文扬的身上，道：“在下的耐性有限，如若我拂袖而去，那时你再求我，我就不会答应了。”

李文道：“兄台可否告诉在下师承何人？”

青衣人道：“世间既无人能治玄皇教主的伤势，还有何人配为我师？”

李文扬脸色一整，道：“好！但在下有几句话，必须先行说明。”

青衣人道：“你不用说，我知道了。如若我治不好她的伤势，

由我偿她性命就是。”

李文扬道：“如兄台当真能疗好她的伤势，咱们是感激不尽，黄山世家和玄皇教，都将唯命是从。”

青衣人冷冷说道：“你心中对我医道，毫无信心，才敢许下如此重的诺言，可惜这场巨赌，你已经输定了。”

李文扬道：“在下纵然输了，也输得心甘情愿。”

青衣人不再言语，缓步对玄皇教主行了过去，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盒，盒中满是金针；只见他伸出纤纤的玉指，拈起一枚金针，刺入玄皇教主身上。

全场中人的目光一齐投注那青衣人和玄皇教主的身上，静待变化。

李文扬更是心焦如焚，暗中提足了功力戒备，如发现情势不对，就全力出手攻向那青衣人。

时间在沉寂的紧张中过去，云集数百人的荒场中，听不到一点声息，谁也无法预测到下一个情势的变化，沉寂得使人有窒息的感觉。

突见那僵直而立的玄皇教主缓缓伸动一下手臂，长长吁一口气。

那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回顾了李文扬一眼，道：“你该相信我的话了，这一场赌赛，你已输定了。”

只见那闭目调息的梅花主人，突然睁开了双目，冷冷说道：“你们都输了。”

群豪仔细看去，只见那梅花主人，原本毫无神采的双目，突然暴射出闪动的神光，似在这一阵工夫中，他已经由极端疲乏中，恢复了过来。

那独目老人突然一顿手中拐杖，大步行了过去，说道：

“阁下的武功虽然十分博杂、深厚，但老夫自信还可以放手一搏，虽然胜败难以预料。”

梅花主人道：“你已经错过杀死我的机会了。”

独目老人道：“老夫一向是不乘人之危。”

梅花主道：“可惜的是，现在你连和我动手的机会也没有了。”

独目老人道：“老夫不明白你言中之意？”

梅花主人道：“此事简单得很，我是说你已无再战之能。”

独目老人接道：“这个，老夫倒是有些不信。”

梅花主人道：“你不妨运气试一试。”

独目老人依言运气一试，脸色立时大变，怒声喝道：“你自命英雄人物，这手段不觉太卑劣吗？”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昔年天下一十八位高手，谁不是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合力围攻先父母，以众凌寡，手段就不卑劣吗……”

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诸位都请运气一试。”

四周群豪虽是愕然不明所以，但都依言运气一试，这一试登时相顾失色，呆在当地。

原来在场的群豪，运气一试，都觉出丹田中隐隐作痛，似是中了奇毒一般；那痛疼和提聚的真气，恰成正比，愈是用力，痛疼也愈是厉害。

荒凉的广场中，响起了一连串深长的叹息，虽然都明白在此时此情中，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

梅花主人高声说道：“诸位都已运气试过，那是证实我所言

不虚了？”

声音微微一顿，又冷厉地接道：“眼下诸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自绝而死，一条是束手就缚，听候发落；除此以外，连逃走的机会，也消失了。”

李文扬回顾了那独目老人一眼，道：“老前辈，咱们当真已无反抗之能了吗？”

他适才听那戒贪大师述说昔年往事，神判同簧和自己已死的父亲，似是主持围攻西门奉夫妇的主脑人物，如被那梅花主人了解自己的身份后，决不会轻易放过。

那独目老人忿怒地说道：“不错，咱们都已失去反抗的能力，除了束手就缚外，别无他途。”

李文扬长叹一声，望着梅花主人说道：“阁下可知在下是谁吗？”

梅花主人道：“今日与会之人，大都是武林中负有声誉的人物，只是在下记不得许多罢了。”

李文扬道：“阁下不识在下，但一定记得那黄山世家中二代东主了？”

梅花主人目光一闪道：“你是说那李东阳吗？”

李文扬道：“那是先父。”

梅花主道：“那你是黄山世家三代东主李文扬了？”

李文扬道：“正是区区在下。”

梅花主人道：“好极了，令尊不幸早死了好几年，使我无法挖他之心，祭奠于先父母的灵前，只好由你代父受过了！”

李文扬道：“眼下群豪，都已成笼中之鸟，任凭阁下的宰割，在下一人生死何俱？只是一事不明，死难瞑目！”

梅花主人：“你问吧，哪里不明白？”

李文扬道：“你备下酒菜茶饭，我等一口未沾，何能在数百群豪身上下毒？这等能耐，实叫人佩服得很。”

梅花主人笑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处所在，邀你们到此吗？”

李文扬道：“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

梅花主人道：“我要借用这古柏荒草，使你们不知不觉间中了奇毒。”

语声一顿，环顾了四周一眼，看四周群豪个个在凝神静听，接道：“我事先在古柏、荒草上，涂上了清水调和的剧烈毒药，早晨的露水，将那即将干枯的药粉，又行黏在枝叶上，但经过这半天烈日曝晒，露水早已干枯，风吹草动，枝叶飘摇，草叶上的药粉，就自行飞了起来；那药粉无色无味，满场乱飞，只要诸位张口说话、呼吸，就在诸位不知之中，把那药粉吸入腹中。”

李文扬道：“原来如此，当真匪夷所思。”

梅花主人道：“但这也不是毫无条件、人人都能做到的事，天色阴晴，风力的大小、风向、地势都是先行计算清楚，才能一举之间，打尽与会之人。”

戒贪大师突然接口说道：“令尊、令堂虽然是死在群豪围攻之下，但那是动手相搏，各凭武功决斗，和暗施毒算，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梅花主人凝目沉思一阵，突然举步向玄皇教主行去，右手一伸，去抓垂面黑纱，口中说道：“我要瞧瞧机智绝伦的玄皇教主，生的容色如何？”

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及那玄皇教主覆面黑纱时，玄皇教主突

然横跨两步，避开梅花主人的五指，冷冷说道：“如若你那下毒之举，也是一场赌约，那你算又败了一阵；在场之人，还有一个未曾中毒！”

梅花主人疾快缩回右手，道：“不相信你没有中毒。”

玄皇教主道：“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梅花主人接道：“接我三掌，看看你是否中毒？”

双肩微微一晃，人已欺近玄皇教主，立掌横里斩去。

李文扬怒喝一声：“住手！”

飞身冲了过去，双足刚刚沾得实地，一跤栽倒地上。

原来他急怒之下，忘了身中剧毒，猛一提气，毒性发作，便摔下去。他虽然紧咬牙齿，一语不发，但从他头上滚滚汗水，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正在竭力忍受着碎心断肠的痛苦。

玄皇教主身子一闪，又避开一击，右手向怀中一探，紧握右拳，道：“咱们如能同归于尽，那也算为武林做一件功德善事。”

梅花主人道：“老夫岂会被你恫吓不成？”他中里虽是说得强硬，人却不敢再向前欺进，回目望了那黄衣老者一眼。

那黄衣老者早已和那黑衣人停手不打，看得那梅花主人招呼之意，立即跃飞过来。

梅花主人道：“你瞧瞧他手中拿的什么？”

黄衣老者应了一声，疾向玄皇教主扑去。

只听那独目老人说道：“教主请到老朽身侧。”

玄皇教主正待奔去，却被黄衣老者抢先一步，挡住了去路。

那青衣小帽的少年，眼看着这番打斗，始终未出一言，直待那黄衣老人，挡住了去路，他才举步行了过去，道：“住手！”

黄衣老者怒道：“怎么？你可是想来插一脚吗？”

青衣少年笑道：“我有穷通休咎，起死回生之能，只是武功不济，如何能和人动手？”

黄衣老者道：“你既然自知不济，那就快些闪开。”

青衣少年道：“她身上扎满金针，如何能和你动手，我替她取下之后，你们再打不迟。”

黄衣老者正待发作，那梅花主人已然接口说道：“让他取下去吧！”

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道：“主人之命，老奴才还不给退开？”

黄衣老者气得脸色铁青，但却不敢抗拒那梅花主人之命，只好向后退去。

青衣少年缓步走近玄皇教主，伸出雪白的手掌，借着拔取玄皇教主身上金针时，低声说道：“你这方法，只可救急一时，片刻之后，定然被他们瞧出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渡过危险。”

玄皇教主见他能治好“摧心掌”伤，心中早已敬服，暗道：“看来欲脱此险，只怕还在此人身上。”当下低声问道：“阁下有何良策？”

青衣人道：“以其人之道，还加其人之身。”

玄皇教主道：“以毒攻毒？”

青衣人道：“不错，以毒攻毒……”

只听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哼！鬼鬼祟祟谈的什么？任你们花样百出，我也不怕。”

原来两人施展传音入密之术交谈，梅花主人虽然耳目灵敏，也是听不清楚。

青衣少年道：“你把右手伸开，我把一种奇毒，交到你的手

中，和他击掌之时把奇毒传到他的身上。”

玄皇教主道：“好！就依你之见。”

那青衣少年说话似是异常吃力，说完了几句话后，人已累得满头大汗。

只见他脸色苍白，汗落如雨，紧咬着牙齿，一口气拔完玄皇教主身上金针，趁机把一颗微小之物，交到玄皇教主手中，才缓缓向后退去。

梅花主人目光凝注那青衣少年身上，道：“你是谁？”

青衣少年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道：“在下兰花主人。”

梅花主人怒道：“你敢戏弄于我……”扬起右掌，准备拍出。

青衣少年双手乱摇，道：“慢来，慢来，如若比试武功，我决然打你不过，除了武功之外，让你任何选一种比试。”

玄皇教主强提一口气，道：“梅花主人！我如接得你三掌，该当如何？”

梅花主人想不到她明知不敌之后，竟然还要提出比试，怔了一怔，道：“如你能接下我三掌，算你命长就是。”

他心知那玄皇教主诡计多端，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样，已不敢轻作承诺。

玄皇教主冷笑一声，道：“你怎么不敢说我如接下你三掌后，释放天下英雄？”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我知你决不是和我硬拚三掌，如是那样，你两掌也经受不起；你既是存心暗使诡谋，我又为何不行权术，让你谋计难成？”

玄皇教主道：“只可惜，你又猜错了，这次我要和你各凭武功拚上三掌。”

梅花主人道：“果真如此，你连一掌也接不下来。”

玄皇教主道：“不用夸口，当面试过！”

她只知手缝之间，夹着了一个微小的事物，形如绿豆一般，究系何物，如何能把奇毒传到那梅花主人身上，却是一概不知，但想到今日已成必死之局，何不一试？遂举步向梅花主人行了过去。梅花主人似已料到她手中将暗藏什么毒物，是以两只眼睛一直不停地向她双手打量。

只见那玄皇教主空伸着一只左手，右手却紧握拳不放，当下冷笑一声，道：“你右手拿的什么？”

玄皇主陡然一伸右手，道：“拿去瞧吧！”

只见她指掌空空，竟无一物。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我早知你在用诈。”

玄皇教主道：“既知我在用诈，为什么又不敢亲身临敌，指使那奴才替你出手？”

那黄衣老者被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骂得心头火起，高声骂道：“你骂哪一个？老夫活劈了你！”纵身而起，直向玄皇教主冲去。

陡然间寒星一闪，三点冷芒，斜里飞了过来。

黄衣老者突然一沉丹田真气，硬把身子沉落实地，避开了三枚子午透骨钉的绝毒暗器。

只听一声闷哼，一个黑衣大汉，突然倒摔地上。

原来他为助玄皇教主，暗中提聚真气，发出三枚子午透骨钉，打向那黄衣老者，催使毒性提前发作，不支倒地。

梅花主人冷笑一声，道：“黄山三代东主和那黑衣人，就是最好的榜样，那一个不怕死，不妨学学他们两位，运气出手。”

说话之中，右手一挥，阻拦住那黄衣老者，人却大步向玄皇教主行去，接道：“只要你敢接一掌，就要你当场横尸溅血。”右手一推，劈了过去。

玄皇教主暗咬银牙，说道：“未必见得。”用尽全身余力，迎向梅花主人的掌势。

两掌相接，蓬然一声大震，玄皇教主身躯突然离地而起，摔出七八尺外。

梅花主人却站在原地未动，气定神闭，行若无事。

那独目老人走近玄皇教主，蹲下身去，缓缓伸出右手，按在玄皇教主腕脉上。

那青衣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她伤势如何？”

独目人道：“伤得很重。”

青衣老人道：“只要她心脉未断，就不妨事……”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药，说道：“老前辈，让她吃下这粒丹药，此情此景之下，她不能死掉。”

独目老人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投注到青衣人的身上，缓缓说道：“那是什么药物？”

青衣人道：“我不会害她的，老前辈快给她服用下去。”

独目老人接过丹丸，轻轻启动了玄皇教主蒙面黑纱，把丹药送入玄皇教主口中。

青衣人取出玉盒，迅快地取出两枚金针，刺入玄皇教主两处穴道中。

金针入穴，玄皇教主突然挺身而起。

青衣人低声说道：“你必需振起精神，应付大局，与会之人的命运，都系在你一人身上。”

玄皇教主道：“多谢指教。”

大步向梅花主人走去，只见他脸上神色木然，似是未曾听着那玄皇教主。

青衣人突然微微一笑道：“他自知中了奇毒，你现在可以和他谈判了。”

玄皇教主半信半疑地说道：“此事当真吗？”

青衣人道：“千真万确，放心和他谈吧！除非他存下必死之心。”

玄皇教主听他说得坚决，增加了不少信心，左手一抬，疾向梅花主人右腕上抓去。

哪知梅花主人竟不闪不避地让她一把抓住，此事大出玄皇教主的意外，不禁一呆。

那黄衣老者骤见主人被人扣拿住了脉穴，心中大惊，怒喝一声，扑了过去。

只听那独目老人厉声喝道：“站住！”横身挡住黄衣老者去路，说道：“如若老夫拚受毒发之苦，一掌可把你震毙当场。”

那黄衣老者眼见他和主人动手情形，以主人那等武功，都伤在他的掌下，此言自非信口开河，当下说道：“只要你运气出手，必将步向黄山世家三代东主的后尘。”

独目老人道：“老夫纵然催发毒性，但却未必会死，你却死定了……”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你虽死了，但也无补今日大局，那梅花主人尚且有自知之明，不作反抗打算，你又何苦作困兽之斗？”

那黄衣老者望了梅花主人一眼，默然不语，显然他已为那独

目老人说动，不再强行出手，坐以观变。

只见玄皇教主微一用力，那僵立不动的梅花主人，身不由己向前了两步。

玄皇教主呆了一呆，突然放开梅花主人手腕，说道：“你已失去抵抗之能，我不能伤害一个无能抗拒的人……”

话未说完，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之事，回头望着那青衣少年说道：“小小一粒药丸，怎有如此威力，竟能把一个武功绝伦的高手毒得武功全失？”

青衣人道：“若非如此，今日谁也别想活了！”

玄皇教主叹息道：“本座有一事不明，那毒丸如此厉害，仅手一触，便使梅花主人武功全失，为什么我却我没有中毒？”

青衣人道：“那毒丸外有硬壳，内藏绝毒，硬壳不碎，绝毒就不会伤人，你们一掌交接，击碎硬壳，两个人都中了毒，但你可已服过解药了。”

玄皇教主道：“原来如此……”

目光一转，投注梅花主人脸上，道：“你都听明白了？”

梅花主人道：“听明白了！”

玄皇教主道：“那很好，你用毒一举间，打尽了与会之人，但却未料到，自己竟也受人之毒，这报应当真快速得很。”

梅花主人冷冷说道：“我以一人，换得数百条生命，死而何憾？”

玄皇教主道：“此时此刻，我杀你易如翻掌折枝，但我要先揭开你真正面目，公诸天下武林之前，让他们在毒发身死之前，瞧瞧毒害他们的凶手真面目！”

欺身而上，探手一把，扯下了梅花主人的胡子。

与会群豪，谁也想不到，这梅花主人竟然是女扮男装，好奇和震动，几乎使人忘了中毒之事。全场鸦雀无声，数百道目光凝注在玄皇教主和梅花主人身上，等瞧真象。

梅花主人道：“你很细心，我知道你诡计多端，早该防你的。”

玄皇教主道：“你不是败在我的手里……”目光转到那青衣人脸上，接道：“你是败在那位兄台的手中，主意是他教我的，那毒丸也是他给我的，我武功和你相差很多，智计也不如你，你可败得心甘了？”

梅花主人望了那黄衣老者道：“下令让他们由四面杀进来吧！这些人都中了毒，纵然是不要性命，也只能攻出一招，我要瞧到他们的血，染红这片枯草墓地。”

梅花主人道：“可是主人你……”

梅花主人道：“不用管我。我中了较我所用的更毒的药物，武功全失，就算是活在世上，也是没有用了！”

突听长啸破空而来，眨眼已近群豪。

随着那长啸之声，响起几声惨叫，紧接着又是一阵欢呼道：“神判周簧周大侠来了，咱们有救了！”

群豪纷纷向两侧退开，让出一条路来。

只见一个精神矍铄，而如锅底，满脸尽是刀伤疤痕的老者，大步走了过来。

在他身后，紧随着一个白须飘飘，长袍福履的老人。

皇甫岚急步迎上去，拜在地上，道：“岚儿恭迎父亲大人。”

原来这白须长袍老者，正是六星塘的老庄主，南疆一剑皇甫长风。

皇甫长风一指黑面老者，道：“快见过你周伯父。”

皇甫岚躬身一个长揖，道：“见过周伯父……”

正待跪拜下去，却被周簧伸手拦住，回顾皇甫长风道：“令郎这么大了，英气勃勃，颇有父风。”

皇甫长风道：“犬子无能，以后得周兄多多指教！”

周簧哈哈一笑，道：“小兄只要力能所及，定将倾囊相授。”

皇甫岚道：“多谢伯父成全。”

周簧道：“这里情形如何了？”

皇甫岚道：“所有与会之人，都中了梅花主人预布之毒，不能运气反抗。”

周簧一皱眉头，道：“有这等事？他用的什么奇毒，竟有如此威力？”

皇甫岚道：“用的什么毒，晚辈不知；但他那下毒之法，却是匪夷所思！”

周簧道：“如何一个下法？”

皇甫岚当下把梅花主人布毒之情，详细地重述一遍。

周簧点头叹道：“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皇甫岚道：“那梅花主人虽然一举间毒尽了与会之人，但他此刻也被剧毒所困。”

周簧道：“那又是何人所下？”

皇甫岚一指那青衣小帽的少年，道：“就是那位兄台，他来得突然，又不肯说出门派……”

周簧点头接道：“这就是了。但不知场中有几人未曾中毒？”

皇甫岚道：“大概只有那位兄台和玄皇教主。”

周簧道：“你好好休息一下把！”

大步直对那青衣少年行了过去，抱拳一礼，道：“在下周簧，请教大名？”

青衣人笑道：“小名不见经传，何劳大侠挂齿？”

周簧道：“风尘多异士，奇才出少年，兄台既是不愿见告，老朽也不便多问了。”

青衣人道：“周大侠名传天下，威望服众，来的也正是时机，可以和那梅花主人谈谈了。”

梅花主人突然睁开双目，道：“我已经想过了。”

玄皇教主急急问道：“想的如何？”

梅花主人道：“我不能一举间杀尽围攻先父母的仇人，实是死难瞑目……”

玄皇教主道：“那你准备互换解毒之药了？”

梅花主人道：“如果我今天能够留下性命，此后武林中只怕是永无安宁之日，你那玄皇教首当锐锋，三个月内，我要让你玄皇教瓦解冰消。”

玄皇教主道：“你如自信有此能耐，本座随时候教。”

神判周簧望了玄皇教主一眼，心中暗自奇道：

“玄皇教主何以竟为与会群豪谋命，这期间只怕是别有缘故，莫要她阴谋得逞，群豪刚刚脱离梅花主人的掌握，重入玄皇教主的算计中。”

须知目下场中人，大都是霸居一方的雄主，谁要能掌握了与会之人，那算谁雄主了天下武林半壁。

但闻梅花主人说道：“玄皇教乃武林中一个神秘、污秽的组织，以美色诱迫武林高手入教，但见今日教主的作为，颇多和传言不同之处！”

玄皇教主道：“江湖上传言，岂可当真？”

神判周簧大步行了上来，右手一挥，道：“在下周簧。”

梅花主人道：“你好长的命啊？”

周簧微微一笑，道：“天不夺我魄，鬼不拘我魂，老夫如何一个死法？”

梅花主人道：“你如是就此遁世，避入深山，不再在江湖上走动，也许还可活上几年，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不识时务。”

周簧道：“这么说将起来，那次围攻老夫的人，也是阁下的安排了？”

梅花主人道：“十八剑杀你不死，可算武林中一件奇闻……”

周簧接道：“老夫一个人的生死，何足挂齿？倒是眼下中毒群豪，阁下要作如何处置？”

梅花主人道：“以一粒丹丸，救数百人命，难道还不够吗？”

周簧道：“阁下名虽为人，实则为己，但此事有利双方，就请阁下拿出解药来吧。”

梅花主人道：“我虽带有解药，但没有如此之多，给他们人手一粒。”

周簧道：“这倒不劳费心，老夫自有道理……”

梅花主人道：“先把你们解毒的药物取出来，给我瞧瞧！”

玄皇教主生恐那梅花主人改变了心意，回头望着青衣少年，道：“有劳兄台把解药交付本座。”

青衣少年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盒，道：“这解药只有一粒，一粒药丸，数百条性命，你不要中了那梅花主人的诡计。”

玄皇教主接过药丸，回头对梅花主人说道：“解药现在我手，

你也该取出解药瞧瞧了。”

梅花主人取出一个玉瓶，道：“这瓶中现有百粒丸药，但与会之人，将近三四百人，你要如何分配？”

玄皇教主回顾了周簧一眼，道：“周大侠有何良策？”

周簧道：“你要他先交我一粒。”

梅花主人拔开瓶塞，倒了一粒药物，投了过去，道：“好吧，先给你一粒试试。”

周簧接过解药，大步行近李文扬，严肃地说道：“李小侠毒性已发，请恕老夫要借重你一试解药，黄山世家侠名远播，想来你李小侠决不介意老朽此举。”

李文扬似已不能说话，只微微点一下头。

周簧蹲下身去，把解药投入李文扬的口中。

全场中人的目光，都投注到李文扬的身上，等待着变化。

但见李文扬头上的汗水逐渐消去，身上的痛苦，也似是逐渐消失，不过一盏热茶的工夫，李文扬挺身坐了起来。

周簧长长吁一口气，道：“李世兄，觉得如何？”

李文扬道：“很好，内脏间剧毒已解。”

周簧回顾了皇甫长风，道：“有劳你老兄弟走一趟了。”

皇甫长风道：“但请吩咐！”

周簧道：“去五里之内，搬回两桶清水，密封运此。”

皇甫长风一抱拳道：“大哥已有数十年未曾差遣小弟了。”转身疾奔而去。

玄皇教主道：“周大侠的用心，可是把这一瓶解毒药物，混入清水之中，分由场中人食用？”

周簧道：“不错。”

玄皇教主道：“此法虽然很好，只怕药力不够，那就只有择人而救，救一个算一个了！”

周簧道：“老夫虽然不善心机，但也不致如教主所言的毫无计划，把数百条人命，视作儿戏。”

李文扬知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心中对那玄皇教主有着成见，就不禁形露于神色；但在此情此景之下，又不便据实而言，告诉他眼下的玄皇教主，乃是他最喜爱的李中慧所改扮，只好微微一笑，沉默不言。

原来黄山世家二代东主李东阳，同周簧情谊深厚，李东阳在世之日，经常在黄山盘桓，但李夫人却不甚赞同李东阳和周簧太过亲密；可是李东阳和周簧交往得十分投机，李夫人虽然从中劝阻，李东阳却不予置理。那李夫人才气纵横，艳如仙子，胸罗之博，强夫十倍，李东阳不肯听信夫人之言，但也不敢责叱夫人，一气之下，曾和周簧联袂赏天下名山，一去三年，未返黄山。

经过此事后，李夫人果然不敢再劝李东阳和周簧疏远，但却被周簧瞧了出来，两人心中有了芥蒂，是以李东阳故去后，周簧也不便再到黄山世家。

李文扬、李中慧从能记事起，就识得周簧，中慧聪明伶俐，甜嘴巧舌，一口周伯伯，叫得同簧心花怒放，因此在李文扬兄妹之间，周簧却对李中慧多出一分偏爱之心。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怪啸，分由四面八方传来。

黄衣老者说道：“四周弟子们，已然等得不耐，该当如何，还望东主裁决。”

梅花主人道：“要他们撤回候命。”

黄衣老者应了一声，举起手中号角，吹出一阵长鸣。

四周的怪啸声，立时停了下来。

玄皇教主突然格格大笑一阵，道：“梅花主人，你不觉着四周伏兵撤退得早一些么？”

梅花主人道：“我只要毁去手中解药，他们一样得死！”

玄皇教主道：“可惜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梅花主人道：“何以见得？”

玄皇教主道：“你撤走四下伏兵，现场中能战争之人，只有一个臂上架鸟的老头子了。但我们却凭添了甚多的生力军，动起手来，你岂不要吃大亏了？”

梅花主人道：“如若你真要弃诺背言，那也很难说鹿死谁手？”

但闻步履声传了过来，皇甫长风一手提着一个密封的水桶，长须飘飘地飞奔而至。

周簧启开桶上密封，目视梅花主人，道：“阁下可否再给一颗丹丸？”

梅花主人由瓶中倒出一粒丹药，投了过去。

周簧看那水桶中漂浮一只瓷碗，碗中放着一个小酒杯，回头一笑，道：“兄弟做起事来，还是想得这般周到。”

皇甫长风道：“数十年联袂江湖，岂可忘怀了？”相对一笑，数十年的情仇恩怨，尽消于一笑之中。

周簧取起瓷碗，把手中一粒药丸，投入碗中，加上清水调开，目注群豪高声说道：“随便哪五位来，各服一杯药水，试试看能否解得腑中之毒？”

四周群豪立时齐拥而至三四十人之多。

周簧一皱眉头，不知该先给哪个好。

玄皇教主轻移莲步，走了过来道：“僧多粥少，还是由我来分配得好。”

取过周簧手中小酒杯，舀了一小杯药水，递给那独目老人，道：“老前辈先尽一杯。”

独目老人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玄皇教主又舀出一杯药水，递给那庞天化手中，道：“你素有参仙之称，对药物最为了然，请饮此杯，看看能否解得腑内之毒？”

庞天化接过饮下。

玄皇教主又分舀三杯清水，分送皇甫岚和另外两个武功较差之人，高声说道：“各位请运气调息一下，看看内腑之毒是否已解？”

一粒丹药，混入了一碗清水中，能否解得五人之毒，实乃场中绝大部分人关心之事，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时间在沉默中悄然溜走，虽只不过是一顿饭的工夫，但却使人有了数十年的感觉，如那混入清水中的丹药，无能同时解去五人之毒，全场中毒的人，即将有四分之三，无法获得解药，等待着死亡，这其间的幸与不幸，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只听庞天化重重咳了一声，道：“老夫内腑中剧毒已解。”

神判周簧严肃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回头对那独目老人，一抱拳道：“桑兄的感觉如何？”

独目老人冷冷说道：“老夫不姓桑……”

微微一顿，又道：“老夫亦觉腑内剧毒已解。”

周簧淡淡一笑，道：“难道周某的双目真的花了不成？”

独目老人冷漠地说道：“老夫天性孤癖，素不愿和人搭讪，周

大侠最好是别和老夫说话了。”

周簧连碰了两个钉子，不禁一皱眉头，但他终于强行忍下了心中怒火，目光缓缓由皇甫岚脸上掠过，道：“贤侄的感觉如何？”

皇甫岚道：“晚辈亦觉内腑剧毒已解。”

周簧目注玄皇教主，缓缓说道：“教主可以和那梅花主人谈谈交换药物的事了。”

那解药握在玄皇教主手中，周簧除了硬行抢夺外，只有低头和她商量了。

玄皇教主行近了梅花主人道：“在双方内腑中毒未解之前，彼此之间，最好不要再生冲突。”

梅花主人道：“我既然答应了，那就一诺千金，绝不变卦。”

玄皇教主手托解药递了过去，道：“好！就此一言为定，阁下的内毒未解前，咱们决不伤害阁下。”

两人交换解药，梅花主人一口吞了下去，玄皇教主却把一瓶解药，交到周簧手中。

周簧接过解药，混入了清水调开，高声说道：

“诸位鱼贯行过，每人只许饮用一杯，如强自多取，那就别怪老夫翻脸不认人了。”

他声威极重，场中之人，大多对他敬畏三分，果然无人敢擅自多取，鱼贯行过，每人只取用一杯。场中群豪全都用过，那清水还用半桶剩余。

玄皇教主大步行了过去，说道：“这余下之水还有大用，要不妥善收存起来。”

提起木桶，交给那独目老人。

这时，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似已缓和下来，荒草地上，坐

满了人，尽都在盘膝闭目，运气调息。

突见梅花主人身子一闪，疾快绝伦地欺近了玄皇教主，右手一探，扣住了玄皇教主的脉门。

她动作的快速，直如惊雷奔电一般，玄皇教主一招未还，人已受制。

周簧举起右掌，肃然说道：“放手！”

梅花主人淡淡一笑，道：“我如存心伤她性命，此刻她早已横尸当场，还有你援救的机会吗？”

周簧道：“你既无伤人之心，此举作用何在？”

梅花主人道：“她拔了我颚下长须，我也要瞧瞧她庐山真面目。”

左手一抬，疾向玄皇教主罩面黑纱上抓了过去。一股锐风，急袭而来，袭向梅花主人左腕。

梅花主人一侧左腕，避开指风，那独目老人从四五尺外欺身近侧，说道：“住手！阁下纵然要见她真面目，此刻也不是时机。”

周簧、庞天化、皇甫长风全都围了上来，组成了合围之势。

梅花主人想到自己的属下已然撤走，自己武功再高，也不能率数十个随行小婢，对付三四百高手围攻，何况这些人手，不少是当代第一流高手。

目光缓缓由四周群豪脸上掠过，道：“只要你们一出手，我立即可把玄皇教主置于死地。”

独目老人道：“你一人换数百条人命而不为，如是一命换一命，岂不是吃亏大了吗？”

梅花主人道：“你可相信这四周数百群豪都会帮你们吗？”

周簧道：“你有什么条件，干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吧！”

梅花主人道：“我只要一个机会，争取这与会之人为我效命。”

周簧呆了一呆，道：“什么机会？”

梅花主人道：“这四周有很多幕帐，我只要与会之人，个别进入帐中，和我谈几句话，我要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

周簧道：“好！就此一言为定，老夫倒要瞧瞧你有什么魔力，能在片刻之间，易敌为友！”

梅花主人放开了玄皇教主，回顾那黄衣老者一眼，道：

“你守在幕帐外面，如有人偷窥，立刻告诉我。”举步向一座大幕帐中行去。

玄皇教主长长叹一口气，道：“且慢？！”

梅花主人回头说道：“有何高见？”

这时，那些护灵的白衣小婢，和那些接待客人的青衣小婢，齐齐随着梅花主人行去。

玄皇教主道：“不许用毒！”

梅花主人道：“那是自然。”快步进入了一座幕帐中。

数十个美婢，在那黄衣老者调度下，布成了一座梅花阵图，团团把那幕帐围了起来。

庞天化低声说道：“梅花主人诡计多端，不知她又要耍出什么花招？”

忽听那青衣小帽少年叹息一声，道：“她突然改变了注意，要收罗与会高手，你们都上当啦！不该给她这个机会。”

玄皇教主已对青衣少年佩服得五体投地，听他之言，心中一震，急急问道：“兄台可知她要用什么方法，能在片刻时光中，几句谈话里，使人甘心变节事敌，不究往事地为她所用？”

青衣少年道：“方法很多，我不知她用哪一种。”

周簧接道：“老夫走了大半辈子江湖，见过的奇人异事，无数不计，但却从未遇到此等情事。”

青衣人道：“就是这一点好奇之心，你们将由强变弱，为她所乘。”

周簧虽然不信，但心中亦自有了一点动摇，暗道：“难道武功当真有使人迷失本性的方法吗？”

他虽然武功绝高，但都是直来直去的拳掌兵刃，其他旁杂之术，却是甚少涉及。

只听那黄衣老者高声叫道：“哪一位有种的愿当先一试？”

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说道：“格老子先去见识见识。”

那说话之人，正是川北四条鞭中老大，大步向幕帐中行去。场中群豪，数百道目光，一齐投注到他的身上，看到他高大的身影，穿过梅花阵图，走入了幕帐中。

片刻工夫，那高大身影，又从幕帐中走了出来，但神情却和入帐之初大不相同；只见他脸色，一片肃然，昂首挺胸而出。

川北四条鞭余下的三位兄弟，疾快迎了上去，问道：“老大，瞧到了什么怪事没有？”

那大汉冷峻地望了三人一眼，默然不语。

只听那黄衣老者说道：“阁下如愿为敝东主效命，那就请向东方再行三丈。”

那大汉望了黄衣老者一眼，大步向东行去。

这一下动作显明，群豪看得目瞪口呆。

川北四条鞭三兄弟，眼看老大竟然不顾结义之情，投效梅花主人，心中又急又气，但又无法可想。

玄皇教主怒声喝道：“那不言不语，岂能说是心甘？不是中毒，定然被点穴道。”

黄衣老者道：“你可问他自己。”

玄皇教主黑纱转动，望了神判周簧一眼，直对那大汉行去，柔声问道：“兄台贵姓？”

那大汉道：“兄弟郑大。”

玄皇教主道：“你可是受了伤吗？”

郑大道：“没有。”

玄皇教主道：“中了毒吗？”

郑大怒吼道：“没有。”

玄皇教主道：“那你为什么要甘心为那梅花主人效命？”

郑大怒声叹道：“在下既非玄皇教的属下，用不到你来关心。”

玄皇教主怔了一怔，又柔声说道：

“你可记得那梅花主人刚才放毒，几乎伤了你性命的事吗？”

郑大道：“记得又怎么样？”

玄皇教主长长叹息一声，退了回来。

就在这一阵工夫，川北四条鞭已鱼贯入帐，再由幕帐走出，和郑大站在一起，显然川北四条鞭也已完全变节事敌。

四周群豪，都动了好奇之心，齐齐向那幕帐中走去，一个个地进去再出来，敌我之念，竟都大作转变，不足一顿饭的工夫，已有四、五十人变节事敌。

这一下不但神判周簧有些慌了手脚，就是那足智多谋的玄皇教主，也有些六神无主起来，如群豪都进那幕帐转了一转，就变节事敌，那还得了？

这时，群豪仍然鱼贯向那幕帐中行去。

神判周簧大声喝道：“站住！让老夫进去试试。”

李文扬横身拦住周簧，道：“老前辈统率全军，岂可轻身涉险？不如由晚辈去试他一阵。”

周簧道：“李世兄家学渊博，较老夫更有过之，自是最好不过。”

群豪听周簧喝叫之声，都一齐停下脚步。

玄皇教主突然一伸右臂，拦住了李文扬道：“你去，就不如我去试他一阵。”

李文扬道：“假使我也神智晕迷，甘愿变节事敌，教主再去不迟。”

玄皇教主黯然叹息一声，说道：“你要小心一些了，临事多作镇静工夫……”

目光转到那青衣小帽的少年身上，接道：

“如是这位兄台，肯亲身临敌，必可一举间找出原因何在？”

只见那青衣少年，凝目不言，似是正在推想一件大事，根本未听玄皇教主之言。

李文扬大步而行，越过群豪，直向幕帐中行去。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右手撩开幕帐垂帘，缓缓走了进去。

只见一个蝉纱裹着的美丽胴体，背门而立。

白色薄纱，无风自动，冰肌玉肤，耀眼生花。

李文扬只觉心中荡起了一阵波动，赶忙别过脸去，轻轻咳了一声，道：“黄山世家李文扬……”

一个柔媚轻俏的声音，传了过去，道：“为什么不敢瞧我？”

李文扬道：“在下领教了，也不过如此而已！”转身欲退。

只觉香风拂面，眼前一花，一张绝世无伦的娇美面孔，拦在面前，笑道：“瞧瞧我再走如何？”

李文扬目光一转，正和她投注过来的眼光相触。

那深邃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磁性的魔力，李文扬登时觉得心波荡漾，难以自禁。

一个雪般白、云样轻的玉手，优美地伸了过来，轻轻地握在李文扬的右腕。

他极力控制着激动的心情，说道：“在下见识够了，放我出去。”

只见那明亮的眼睛动了两下，突然射出两道奇异的神光，像冷电霜刃，直刺入李文扬心底深处……

李文扬轻轻咳了一声，道：“快放开我……”他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激动，用力一甩。

只觉得那握在手腕上的滑腻玉手，有如随形之影，竟是挥之不去。

耳际间又响起那柔媚轻俏的声音，道：“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李文扬急促喘息一阵，道：“你这般以色相诱人，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他已感觉只要和她的目光相触，内心就波动更为厉害，极力地避开她的目光，果然只要避开了她目光，就减去甚多负重。

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道：“黄山世家的武功，果非小可，你能支持这样长久时间，实在是不容易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不过我这摄魂之法，最是伤人，你如再勉强运功抗拒下去，只有死亡一途，不如归顺于我，保下性

命。”

只听帐外一声大喝：“你让不让开？”声音宏亮，正是那神判周簧的声音。

一个粗厉的声音，应道：

“你周大侠在武林中身份崇高，一向言出必行，你和敝东主间相约有言，不许两个人同时进入帐中，岂可以武功强行闯入？”

周簧怒道：“如是他一日不出幕帐，老夫要等他一日不成？”

那粗厉的声音接道：“他入帐不过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岂算长了？”

周簧道：“如是你家东主用的手段正大，瞧一瞧有何不可？”

幕外面舌枪唇剑争执甚烈，但李文扬似恍未听闻，身子摇摇晃晃，已然站不稳。

显然他已无法再支撑下去，全凭一点灵智，强行维持着未及于乱。

那身披蝉纱的少女，突然放开了握在李文扬手腕上的五指，叹道：“果然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出帐去吧！”右手微一用力，托着李文扬的身子，送出帐外。

幕外已然成剑拔弩张之局，神判周簧硬要闯入帐中，那黄衣老者，却是坚持不肯，形成僵局，就要动手，忽见李文扬摇摇摆摆地走出帐来。

玄皇教主最是关心，纵身一跃，直飞过来。

但见一阵玉掌翻飞，那布守在帐外的青衣小婢，纷纷出手，拦住了玄皇教主。

玄皇教主虽然接下了四面八方的掌势，但却自知无能冲得过去，只好退了回来。

抬头看去，只见李文扬步履歪斜地由那梅花阵图中穿了出来。

玄皇教主大步迎了上去，急急问道：“你伤得很重吗？”

李文扬大喘了两口气，道：“她是女……”下面一个字尚未出口，张嘴喷出一口鲜血，摔倒在地上。

玄皇教主扶起了李文扬，缓步走向周簧，沿途群婢，纷纷向两侧让路，不再拦阻他们。

周簧仔细看了一眼，不见一点伤痕，不禁一皱眉头，回首对庞天化道：“庞兄医道精深，请来瞧瞧他伤在何处？”

庞天化经过这次大劫大难后，孤傲的性格，似是改正不少，应声大步行了过来，抓过李文扬右手的食中二指，按在李文扬脉门上，闭目沉思，良久后摇头叹息一声，道：“他伤得十分奇怪。”

皇甫岚和李文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急急接道：“有救没救？”

庞天化满脸愧色，道：“很难说。”

周簧道：“庞庄主请尽心力，老朽感同身受。”

庞天化道：“如在老夫避尘山庄生机要强过此时，此地药物不全……”

只见玄皇教主伸手探入怀中，摸出一个玉瓶，交到庞天化手中，道：“这是黄山世家保元护心丹，看看是否有救？”

玄皇教主的身上，带了黄山世家的秘制灵丹，只听得群豪大感奇怪，但因李文扬重伤，奄奄一息，也无人多作追问。

庞天化接过玉瓶，道：“老朽之见，是药不对症，只怕难有效果。”

玄皇教主道：“本座闻得黄山世家这保元护心丹，善救各种

内伤，纵然生机濒绝之人，只要服下此丹，亦可保住一口元气不散。那黄山世家二代女主人，亦甚精通医道，不如把他送回黄山，由他母亲治疗，母子关心，她或可想出救伤之道……”突然心中一动，转头四下望去。

周簧似亦被引动灵机，低声问道：“可是要找那青衣少年吗？”

玄皇教主道：“不错，他那金针过穴之法，或可救他垂危之命。”

一句话提醒了全场中人，齐齐四下寻望。

但青衣少年不知何时已去如黄鹤，数百双眼睛看完所有藏身之处，也找不到她。

皇甫岚叹口气，道：“我们早些留心他才是。”

突听那黄衣老者高声说道：“哪一个不怕死的，还敢进幕帐中去？”

神判周簧四下瞧了一眼，道：“老夫会她一阵。”

玄皇教主横身接住去路道：“你不能去，让我去吧！”

周簧冷冷说道：“为什么老夫不能去呢？教主可是自信武功强过老朽？”

他虽是年近古稀，但脾气却仍是暴急得很。

玄皇教主道：“那倒不是，因为那梅花主人乃妇女之身，你周大侠何等身份，如何能和一个女孩子家动手？”

周簧道：“原来如此，教主要多加小心了！”

玄皇教主微一欠身，道：“多承关注，还望周大侠好好照顾这位李兄的伤势。”大步向幕帐中走了过去。

那独目老人一顿手中拐杖，道：“教主岂可一人涉险？老朽

陪你一行。”

玄皇教主道：“不用了，咱们已和那梅花主人约好，每次只许一人进入帐中。”

独目老人道：“教主如若遇上什么凶险，请立刻发出信号，老朽当全力以赴，赶来救援。”

玄皇教主道：“好吧！你留心听着就是。”直行幕帐中去。只见一个身披蝉纱的美丽胴体，背门而立。

玄皇教主掀起了脸上的垂面黑纱，冷哼一声，道：“原来你在布施色相，诱人入彀。”

要知那玄皇教主也是女儿之身，不论那胴体是如何美丽动人，但却对她诱惑不大。

但见披蝉纱少女，缓缓转过身来，冷冷说道：“我想到你该来了。”

玄皇教主道：“倒是被你料中了。”

那身披白纱少女撩一下蝉翼薄纱，肌肤璨然生光，玄皇教主心中微微一荡，暗道：“好一副撩人喷火的身材，我见犹怜，那粗浊男子，无怪要甘心被奴役了。”

只见她举手理一下散垂在鬓边的长发，说道：

“你认为我是在卖弄色相，那是你孤陋寡闻了！”

玄皇教主道：“难道这也是一种武功不成？”

梅花主人道：“不错！这是天竺瑜伽术中至高的一种‘摄心术’。”

玄皇教主道：“咱们中原武林道上，有一种‘摄魂大法’，想来和你那‘摄心术’差不多了？”

梅花主人道：“‘摄魂大法’岂可和这‘摄心术’同日而语？

其间道理十分明显，只是眼下没有时间对你说了。”

玄皇教主道：“你在运行这‘摄心术’时，必得把衣服脱得不能再脱，才可以施展，是不是？”

梅花主人道：“这‘摄心术’在练习时，有几种动作，对一个女人的身材肤光，大有帮助；凡是会此技之人，都要有一付美丽玲珑的胴体。”

玄皇教主接道：“所以你布施色相，展露胴体，意在使天下男人都拜伏在你裙边脚下，厚颜承欢，求布雨露，女人的节操、颜面都被你丢光了。哼！你自己也不觉得下流吗？”

这一顿指叱怒骂，极尽尖酸、刻薄，那玄皇教主原本存心激怒梅花主人，她虽不知道“摄心术”的奥秘，但却想到运用此技之术，必将镇静如恒，方见奇效，如是一个心乱如麻、气忿填膺的人，决难施展此技。

但那梅花主人却有过人的修养，任她骂得尖酸刻薄、刺耳难听，只是不动一点怒火，微微一笑，道：“在练这‘摄心术’前，有一件必修的工夫那就是镇静忍耐，如做不到这点工夫，这‘摄心术’就永无成就之日。你纵然用尽世间最恶毒的名词、言语来骂我，我也是逆来顺受，听而不闻，你不用想激怒我了。”

说话之间，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玄皇教主的脸上。

玄皇教主和她目光相触，就觉到心头波动甚剧，极想避开她的目光，但却不由自主地想瞧那目力。

只听梅花主人笑道：“你不是真的玄皇教主，你可骗过所有的人，却骗不过我。”

玄皇教主心志逐渐地受到控制，但她仍然有些清醒，极力想挣脱控制，但觉心神波动剧烈，已是难以自禁。

梅花主人那娇艳的脸色上，泛起了困倦之容，一颗颗的汗珠儿，滚了下来。

她虽然已稳站上风，显然是胜之不易。

只听玄皇教主长长叹息一声，脸上颤动的肌肉，突然静了下来，说道：“东主有何吩咐，贱妾无不从命！”

两人经过了一番剧烈的内功搏斗后，玄皇教主终于被那“摄心术”所征服。

但见梅花主人右手一挥，道：“你出帐去吧！”

玄皇教主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梅花主人未待玄皇教主走出帐幕，人已支持不住，盘膝坐了下去。

且说那玄皇教主走出了帐幕后，竟然直向东方行了过去。

神判周簧瞧得吃了一惊，高声说道：“教主快请留步。”大步追了过去。

群婢纷纷让道，竟不阻拦他，这一着又大出周簧意料之外，心中暗暗忖道：“这梅花主人行事果然有神出鬼没之能，虽然微小之事，也不让人料中。”

周簧追到了玄皇教主身后，高声说道：“教主快请止步！”玄皇教主回头望了周簧一眼，一语未发，又大步向前行去。

周簧抢前一步，回身拦住了玄皇教主的去路，肃然说道：

“教主也归服那梅花主人了吗？”

玄皇教主那蒙面黑纱中，透出两道精湛的神光，凝注在周簧脸上，缓缓说道：“不错，梅花主人武功绝世，智计过人，咱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周簧听她语音清晰，条理分明，除了心意大变之外，一切正

常，看不出一点可疑的迹象，当下重重咳了一声，道：“教主领导玄皇教数千弟子，你如归服那梅花主人，要千百弟子们何去何从？”

玄皇教主道：“自然该全部投顺过来，为那梅花主人效力。”

周簧呆了一呆，道：“教主可是服用了什么？”

玄皇教主道：“没有，我自愿归服那梅花主人。”

周簧瞧不出一点破绽，只好长长叹息一声，道：

“既是如此，老朽先领教教主几招绝学。”右手一伸，疾向她脸上垂遮的黑纱抓去。

玄皇教主一闪避开，反臂拍出一掌。

周簧暗提真气，硬接下玄皇教主一掌。

双方掌势一触，玄皇教主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周簧亦觉着右臂微微一震，暗道：这人的功力不弱。右手疾翻而至，易变为擒拿手法，疾快地抓向玄皇教主右腕脉门。

突然间一阵暗劲，斜里涌来，震开了周簧的掌势，玄皇教主那反击的掌势，也刚好攻至，周簧一时间让避不开，只好一抬右臂，承受一掌。

抬头看去，只见那手执拐杖的独目老人，满脸忿怒之色，站在六七尺外。

周簧冷笑声，道：“刚才那涌来暗劲，可是你发出来的掌力？”

独目老人道：“不错，你如不服气，尽管和老夫斗上一阵，老夫既是玄皇教中的护法，自是不能坐令教主为人所欺。”

周簧道：“贵教主已投效了梅花主人……”

独目老人冷冷接道：“纵然是她真的投效了梅花主人，那也不用你周簧多管闲事。”

周簧脸色一变，正待发作，突然又忍了下去，道：

“眼下大敌当前，武林中劫运攸关，老朽不愿为私人意气之争，影响大局。”

让过玄皇教主，大步直向幕帐中冲了过来。

那独目老人突然加快了脚步，追到玄皇教主身后，大声说道：“教主请恕老朽无礼了。”右手食指疾快地点了出去。

他这样陡然出手，心想必中无疑，那知玄皇教主竟然一闪避开，回过头来，喝道：“你干什么？”

独目老人欠身说道：“教主乃一教之尊，岂可变节事敌？”

玄皇教主道：“咱们教中规矩，向以教主的行动为准，我既投效了那梅花主人，你们该当如何？”

那独目老人脸色微微一变，低声说道：“老夫已随那逝去的二代教主离开了玄皇教，在教中也只是客居身份，自是不受教规束缚。”

玄皇教主道：“那你是准备离开这玄皇教了？”

独目老人缓缓伸出右手，掌心一片火红，肃然说道：

“老夫就算离开玄皇教，也必得先为玄皇教除去大患。”

玄皇教主看他掌心的赤红，愈来愈重，突然想到一种传说于武林中的武功“火焰掌”，那老人分明正在运集“火焰掌”力，平伸手掌，明显地含有警告之意。

但这玄皇教主，已为那梅花主人的摄心之术制服，在头脑中，时时记着梅花主人的交办之事，这思想有如行驰大海中的巨舟主舵，微妙地控制了言行。

原来这梅花主人的“摄心术”，和那移魂大法大不相同，后者不但使一个人神志受到控制，而且受到催眠，神情、姿态都和

平常之人不同，一眼就可以瞧了出来；但这“摄心术”却是把主事人的观念，贯注到对方受控制的神智中，受控制人除了念念不忘那主事者交付的事外，和常人毫无不同之处。

玄皇教主极快地发觉自己处境的险恶，那独目老人的“火焰掌”似以提聚到十成功候，只要翻转一挥，立时可把自己伤在掌下。

遥观群豪，虽然未瞧出他们这主、属之间，已形成了将动手之局，但都瞧出两人正在作一场激烈的争辩。

独目老人缓缓收回伸出的掌势，低声说道：

“老朽极不愿伤及教主，但你这变节事故关系太大，不但有负老教主遗托之重，且将使整个的玄皇教解体；老朽决不能眼看着玄皇教在你手中覆灭，而不过问。”

玄皇教主无法摆脱那梅花主人加诸她身上的无形枷锁，应变反应，亦不似过去那般快速，心知那独目老人的“火焰掌”，片刻后就可能加到自己身上，但却迟迟想不出应变之策。

她本可以走避，但她又矜持着教主身份。

只听那独目老人缓缓地接道：“老夫这火焰掌力，专以伤人的内部，初中掌力时，只不过略有不适之感，十二个时辰后火毒齐集内腑，才会伤发而死；老朽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手伤了教主，想教主和老朽有此同感，教主请伸过手来，让老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你伤在火焰掌下。”

玄皇教主缓缓说道：“如若我不答应呢？”

那独目老人冷冷说道：

“教主心中很明白，你无能逃出老朽之手，如若教主不肯赏赐老朽一个薄面，为着玄皇千百生灵，二代教主对老朽遗托之

重，说不得只好翻脸动手了。”

且说神判周簧大步向幕帐中冲去，那黄衣老者自玄皇教主离开幕帐之后，一直未听得幕帐中传出令谕，眼看周簧大步冲来，也不知是否该出手拦阻。

周簧来势何等迅快，就在那黄衣老者一犹豫间，人已冲入了幕帐中去。

那梅花主人已然警觉到有人闯了进来，霍然而起，跃入幕帐一角。

周簧掌心之上，早已蓄集了十成功力，准备一和梅花主人照面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抢制行机。

哪知进得幕帐后，竟是一副全未料到的情景，一个身披薄纱，身段优美的女子，肩上垂着长长秀发，背对着帐门而立。

周簧掌心内，蓄聚了十成功力，不知该劈向何处？也不知那背门而立的美丽少女，是不是梅花主人，当下重重咳了一声，道：“老夫周簧，那梅花主人何在？”

只见那背门而立的美丽少女，缓缓转过身来，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闪动着奇异的神光，神判周簧一和那目光相触，内心突然起了一阵强烈的波动，似是陡然间触到了一股电流，心神震颤，不能自主。

只见她轻轻启樱唇，自舌底婉转送出一缕清音，道：“我就是梅花主人，久闻你周大侠之名，今日有幸在此幕帐一晤，足慰生平渴念了。”口中笑语盈盈，人却娉娉地走了过来。

周簧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运起功力和诱惑力量对抗。梅花主人伸出了雪白的皓腕，纤纤五指缓缓向周簧腕上抓去，口中柔声说道：“风闻周大侠一生之中，从未亲近女色，不

知传言是真是假？”

周簧只觉全身气血不停地向上翻动，似乎是躯体内有一种东西，要冲破躯体而出。

他无暇回答那梅花主人之言，也不敢回答，全副精神贯注，运气行功压制着内心中一股奇异的冲击力道。

只觉右腕如触电流，一个柔若无骨的手掌，轻轻地扣拿在周簧右手腕脉之上。

一向刚烈的周簧，此刻竟然是毫无抗拒之力，听人摆布。

梅花主人五指缓缓移动，移到了周簧肘间的“曲池穴”上，猛一加力，柔柔纤指，变成了五根钢条。

周簧只觉肘间关节一阵剧疼，全身劲力突然消失，那一股向上冲击的力道，似是失去控制之力，由丹田直冲而上，透过十二重楼，直达脑际，只觉头脑间轰然一声，全身一阵颤动。

第十九回 未雨绸缪

且说梅花主人纤纤五指，扣住周簧时间“曲池穴”，猛一加力，变成五根钢条。

梅花主人微微一笑，道：“周大侠。”

周簧双目发直，一直盯在梅花主人的脸上，缓缓说道：“东主有何吩咐？”

梅花主人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头上汗水，叹息一声，松开了周簧时间要穴，眉宇间流现出困倦之容。

周簧双目一阵眨动，缓缓转过头去。

梅花主人吃了一惊，急急伸出双手，抓住了周簧的手腕，娇声说道：“快些转过脸来，看着我的眼睛。”

原来那神判周簧，功力深厚，梅花主人施展“摄心术”，控制了周簧神智，但她稍一松弛，周簧竟然要破除控制，清醒过来。

但见周簧缓缓转过脸来，望着梅花主人双目，片刻后，双目又泛现出迷茫之色。

大约有一刻工夫之久，周簧目中那迷茫的神光，又突然消失不见，缓缓说道：“东主有何吩咐？”

梅花主人盈盈一笑，道：“你出帐去吧！”

周簧应了一声，转过身子，大步走出帐幕。

梅花主人目注周簧背影离开了帐幕，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颤，倒摔在地上。

原来这“摄心术”极耗心力，梅花主人连续施展“摄心术”，对手又均是内功深厚、定力极强之人，她虽然控制了几人神智，但自身消耗心力奇大，人已难再支撑。

周簧大步而出，穿越过群婢，直向玄皇教主停身处走了过去。

这时，那玄皇教主正缓缓伸出手来，准备承受那独目老人的“火焰掌”力，她自知无能逃出那独目老人之手，但又要保持一教之主身份，只好伸出手来。

周簧刚好赶到，眼看那独目老人血红手掌，正向玄皇教主手上抓去，不禁心中一震，大声喝道：“住手！”

那独目老人已发觉教主为一种神异的力量控制，只是对方施用的手段，尤在移魂大法之上，是以不着痕迹，不留心很难看出来，心中忽生不忍之情，一时犹豫难决。

就在略一犹豫间，那神判周簧已及时赶到。

独目老人霍然转过身来，冷冷说道：“周簧，我们玄皇教中的事，不用你来插手！”

周簧道：“老夫不许你伤害玄皇教主。”

他本是和玄皇教主为敌，那独目老人出手干涉，此刻却突然敌友互移，只看得四周群豪，一个个目瞪口呆，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忽听庞天化大声喝道：“我明白了，那梅花主人会移魂大法，周大侠和玄皇教主的神智，都为那梅花主人控制了。”

那独目老人已经和周簧闹成剑拔弩张之局，双方立即将展开一场火拚。

庞天化及时一喝，使那独目老人收住了将劈出的火焰掌力。

这时，余下的群豪已不敢再轻向涉险，进入那帐幕中去。

其实，此时情形，那梅花主人正倒卧在帐幕中，不论何人只要举刀挥去，立时可把她置于死地。只见庞天化大步奔了过来，挡在周簧和那独目老人之间，说道：

“两位暂请停手，听我庞某一言。”

那周簧除了念念不忘为那梅花主人效忠之外，其他和常人无异，当下冷冷说道：

“不是老夫长那梅花主人的志气，咱们都不是她的敌手，与其白白送死，还不如归附那梅花主人的好，日后武林霸业有成，都不失一方雄主之尊。”

此等言语，出诸神判周簧之口，大大出了群豪意外，但那些受过梅花主人“摄心术”控制神智之人，却是听得个个点头，全场中分成两个极端不同的反应，一部分点头称赞，一部分摇头叹息，只觉周簧说出这句话，大污他一世英名！

南疆一剑皇甫长风，突然插口说道：

“那梅花主人不知用的何等手段，使周大侠神智失常，为她所用，这些话决非出自他的本心。”

庞天化道：“不错，老夫亦有同感。”

皇甫岚道：“周伯父一世英名，岂可这般轻易断送，我去那帐幕中瞧瞧，那梅花主人，究竟用的什么手段？”转身向帐幕中奔去。

皇甫长风沉声喝道：“站住！”

皇甫岚回头说道：“爹爹有何训教？”

皇甫长风道：“你周伯父和那玄皇教主，武功何等高强，经验何等丰富，尚且为那梅花主人所制，你那点微末之技，如何是

那梅花主人之敌？”

忽听一个清细的声音，接道：“让他去吧！”

皇甫岚转头望去，只见一个青衣小帽少年，不知何时，又悄然来到场中。

庞天化抱拳一揖，道：“兄台医道高明，老朽甘拜下风，快请过来瞧瞧他们受了什么毒伤？”

青衣少年缓缓说道：“不用瞧了，他们都被那梅花主人‘摄心术’控制了神智，因那梅花主人尚未现身，他们尚可自制，一旦那梅花主人出现，他们必将唯命是从。”

戒贪大师说道：“难道他们就没有疗救之望了吗？”

青衣少年道：“除非先把那梅花主人制服。”

庞天化道：“玄皇教主的机智，在场之人是有目共睹，那确非别人能及，周大侠的武功，更是当代武林第一流中顶尖高手。这两人都为那梅花主人的‘摄心术’所控制，形势于我大是不利，看来只有兄台出手了。”

这青衣少年金针过穴之法，在场群豪都已看到，效用奇大，近乎神迹，都已对他生出了一种崇敬之心，是以庞天化出言请他出手相助，全场中无人感觉奇怪。

但见皇甫岚转身而奔，直向那帐幕中冲过去。

皇甫长风望了那青衣少年一眼，也未出言阻止。

青衣少年望着皇甫岚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道：“如若我的判断不错，那梅花主人在经过此番心力耗消后，不晕倒也差不多了，那时再派一人入帐，就不难制服她了。”

且说皇甫岚奔入帐幕中后，梅花主人刚刚坐了起来，正在运气调息。

这是重要的一刻时光，如若那皇甫岚早来一盏茶工夫，梅花主人，还没有反抗之力。

皇甫岚目光一瞥那美丽的胴体，不禁微微一怔。

梅花主人缓缓睁开星目，望着皇甫岚，盈盈一笑，伸出雪手的手臂，道：

“快过来扶我站起。”两目中奇光一闪，盯在皇甫岚的脸上。

皇甫岚目光一和那梅花主人相触，不觉心中一震，不自觉地举步行了过去。

梅花主人一手扶在皇甫岚手臂上，缓缓站了起来，突然向前一栽，倒入皇甫岚怀中。

这时，皇甫岚神智仍然有些清醒，左掌暗蓄真力，按在了梅花主人的背心上。

正待发出内力，梅花主人突然警觉，面孔一转，柔声说道：“转过脸来瞧瞧我。”

声音柔和，动听至极，皇甫岚不自觉地转过脸去，四道目力相触，心神又是一震，蓄在掌心的内力，再也发不出去。

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之久，皇甫岚缓步走了出来。

皇甫长风大步迎了上去，低声说道：“孩子，你没有事吧？”

皇甫岚冷笑一声，道：“孩儿已归附梅花主人……”

青衣少年两目一眨，突然暴射出两道怪光，凝注在皇甫岚脸上，缓缓说道：“那梅花主人很好吗？”

皇甫岚和那青衣少年目光一触，全身微微一颤，道：“她很好。”

青衣少年声音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一字一句地问道：“她可是很疲累。”

皇甫长风发觉爱子突然转变得十分呆板，似乎忽然间变了一个人般，心中大为关心，伸手向皇甫岚右腕上抓去。

只听那青衣少年冷冷喝道：“不要动他！”

皇甫长风陡然间收回右手，道：“为什么？”

青衣少年道：“他先受了那梅花主人‘摄心术’的控制，又被我施展‘移魂大法’迷乱了他的神智，现在他的脑际中，有两种意念在混乱冲突，无所适从，你虽然是他的父亲，只怕他此刻也认你不出，如若你出手抓他腕脉，激发他潜在的反抗本能，必将全力反击，他此刻心神彷徨，无所依靠，一出手必将尽心尽力施为，那就不死不不休了。”

他清澈的目光，缓缓地由群豪脸上扫过，道：“不止是他，所有被那梅花主人‘摄心术’控制了神智之人，都不得招惹，一旦引他们出手，都将是死不不休之局。”

他无名无姓，也不知来自何处，但在此等情势下，却隐隐然成了领袖群伦的首脑。

只见他目光凝注在那独目老人的脸上，肃然说道：

“你虽然不肯泄露身份，但你的武功，是全场最高的一个，除了梅花主人外，只有那矮仙朱逸，或可和你一较长短，眼下那矮仙朱逸，正在运气调息，尚未完全复原，我进入那帐幕后，由你暂时统率群豪，在我未出帐之前，任何人不许再入帐幕探看，你那火焰掌力，功候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如若有人强行进入帐幕，你就给他一掌。”

那独目老人似想推辞，但他身侧一个黑纱蒙面的人，却代他答应了下来。

那青衣少年望了那独目老人一眼，道：“你答应了？”

独目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如你斗不过那梅花主人，老朽不负收拾残局之责。”

青衣少年道：“我如也败在梅花主人手中，你们也该逃命去了。”

大步直向帐幕中走去。

那守在要道的黄衣老者，眼看着一个个进入幕帐中的人，都被东主“摄心术”所控制，却不知那梅花主人，已到了筋疲力尽之境，看那青衣少年举步行来，也未出手拦阻。

青衣少年步入幕帐中，那梅花主人脸上的汗水还未干。

她闻声抬头，瞧了那青衣少年一眼，似是心知来了劲敌，不禁脸色一变，霍然站起。

青衣少年冷冷说道：“西门姑娘，你的摄心术功候不浅啊！”

梅花主人两目凝注在青衣少年脸上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处处和我为难？”

青衣少年道：“你要杀人，我要救人；你要为恶，我要行善，咱们道不同，所以相冲突，就成了对头冤家。”

梅花主人只觉他目光中神光炯炯，直逼过来，心不由主地起了一阵波动，慌忙别过头去，说道：“你会移魂大法？”

青衣少年道：“移魂大法与摄心术虽是同一路道，但一个渊源于玄门道法，一为瑜伽门中至极的绝技，今日咱们正好各尽其力，一较长短。”

梅花主人道：“你不是男子汉。”

青衣少年道：“这使你减少了很多胜算。”

梅花主人厉声喝道：“你究竟是谁？”

青衣少年道：“咱们昨夜才见过，你就这样快忘记了吗？”

梅花主人道：“你是昨夜那位穿白衣的姑娘？”

青衣少年接道：“不错啊，我叫白惜香。”

梅花主人暗运功力，扬起右手，正待劈出，突见白惜香右手一扬，在肩头上刺了一枚金针，不禁呆了一呆，道：“你这是干什么？”

白惜香目中神光闪动，冷冷说道：“放下手来。”

梅花主人目光和她相触，心中不自觉地起了一阵波动，缓缓放下了右掌，道：“咱们可否和解？”

这一句，说得十分吃力，似是用出了全身的力气。

白惜香道：“可以，但你桀骜不驯，我必得用金针刺入你几处穴道，才可谈到和解。”

梅花主人浑身一阵颤动，道：“好吧！”

白惜香手执金针，走了过去，疾快地在梅花主人身上，刺下五枚金针，才长吁一口气，娇喘了两声道：“咱们都该坐下休息了。”

倔强冷傲的梅花主人，此刻却变得十分听话，依言坐了下去。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梅花主人当先睁开双目，眼看白惜香仍在闭目调息，杀机突起，暗动功力，哪知一条右臂竟已不听使唤，连举三次举不起来，不禁一呆。

白惜香缓缓睁开眼来，笑道：“你可是想暗算我吗？”

梅花主人叹道：“我被你金针制了穴道，纵有此心，也是难以如愿了。”

白惜香道：“我这金针制穴之法，叫作‘五箭钉魂’，不但你两条臂已失去功用，这是双腿也无法踢出……”

梅花主人吃了一惊道：“这么说来，我连路也不能走了。”

白惜香道：“走倒不妨事，只是不能和人动手。”

梅花主人缓缓站起身来，试行了两步，道：“你说吧！什么条件？”

白惜香笑道：“简单的很，只要使那些受你‘摄心术’控制的人，恢复神智，在三个月内你不再兴风作浪。”

梅花主人道：“三个月之后呢？”

白惜香道：“那时我如还活在世上，一定有制服你的方法，你纵然再举干戈，那也是必败无疑；如在三月之内我死了，眼不见为净，随你闹得天翻地覆，我也管不着了。”

梅花主人道：“三个月后，我如再兴干戈，你可知我第一个先杀的是谁？”

白惜香道：“我想该是那玄皇教主！”

梅花主人一皱眉头，道：“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

白惜香道：“因为你杀不了我。”

梅花主人道：“点了他们睡穴，让他们睡一十二个时辰，再以冷水浇头，拍活他们的穴道，就可尽复神智。”

白惜香道：“好！我救了他们后，再取下你身上金针。”转身行了两步，回头接道：“拔针必得知其先后，如拔错了，落下个残废之身，可别怪我事先没有警告你。”

梅花主人心中半信半疑问道：“金针过穴，并非自你而始，从未听到过此等情事。”

白惜香笑道：“不信你拔下一枚针来试试。”

梅花主人只觉她有着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每一言一字，都无法不信，但也不能全信，竟自难判断虚实。

白惜香随手抓起来一件长衫，笑道：“穿上衣服，咱们一起出帐去。”

梅花主人望了那长衫一眼，高声喝道：“轻云何在？”

只听一声娇应道：“姑娘有何吩咐。”帐幕一角，垂幔启动，缓步走出来一个全身青衣的小婢。

梅花主人道：“去取过我的衣服。”

轻云应了一声，隐入帐幕中。

轻云已捧着衣服出现，梅花主人匆匆穿好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紫色斗篷，取过一张人皮面具戴上，道：“可以走了。”

白惜香道：“慢着，你叫什么名字？”

梅花主人道：“叫我梅花主人不是一样吗？”

白惜香道：“你不说，我就叫你西门夫人。”

梅花主人笑道：“西门玉霜。”

两人手牵手，笑语如珠地走出了帐幕。

那排守在幕外的青衣婢女和那黄衣老者，似是识得主人这身装束，齐齐躬身作礼。

白惜香突然明白了，西门玉霜，为什么一定要这身装着，原来她现身在属下之前，固定有几身衣着装扮，当下暗中留心，把她衣着颜色、佩带，一一记在心头。

西门玉霜目光环视那些青衣婢女一眼说道：“你们各归帐幕，再听我之令行事……”缓步走近那黄衣老者，道：“咱们一着失错，全盘皆输，下令撤走四下伏兵，到二十里外。”

黄衣老者呆了一呆，应道：“老奴遵命。”

西门玉霜接道：“留下十二书生，和轻云、秋月在此，其余全数撤走……”

回顾白惜香，微微一笑，又对那老者说：“咱们可以好好休息三个月了。”

说话之间，两人已接近了群豪。

庞天化低声对皇甫长风道：“那青衣少年之能，实非我等所及，竟然能使那梅花主人屈服。唉！看将起来，咱们是老迈了。”

只听白惜香高声说道：“承蒙西门姑娘，卖给在下一个薄面，答允撤走四下伏兵……”

皇甫长风关心地说道：“这些被她控制神智的人呢？”

白惜香接道：“自然是要解救，不过那‘摄心术’不是药物，还是劳动诸位一下。”

皇甫长风道：“只不知我等是否有此能力？”

“诸位只要点了他们睡穴，让他们睡足一十二个时辰，然后再用一盆冷水，浇在头上，再推活他们穴道，就可以恢复神智了。”

西门玉霜道：“慢着。”

白惜香道：“你骗了我？”

西门玉霜道：“他们神智受人控制，但并非药物所迷，武功丝毫未减，你们出手点他们的穴道，势必引起他们反抗……”

目光缓缓扫掠了群豪一眼，接道：

“这一场群殴，打将起来，必将是一场惨不忍睹的局面。”

白惜香道：“唉！我几乎上了你的当啦！此刻你为什么自动说明？”

西门玉霜道：“这场混战，双方死伤，必极惨重，如是几个害死我父亲元凶，都在这场混战中死去，我岂不是不能亲手报仇？”

白惜香笑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你怕在这场混战中，伤了你的性命。”

西门玉霜缓缓说道：“又被你猜中了心事，如你不拉我同来，现在已有人当场溅血了。”

白惜香道：“现在要如何？”

西门玉霜道：“我先使他们神智昏迷，你们再出手点他穴道，不过，出手动作要快。”

双掌啪的一声，互击一掌。

果然，那些神智被她控制之人，不觉抬起头来，目光一齐集中投射在西门玉霜的脸上。

白惜香低声说道：“快些出手。”

皇甫长风、戒贪大师和独目老人，一齐应声出手，指影点点，纷纷击出。

这几人都是当今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出手动作之快，有如飘风疾雷一般，眨眼间所有神智被控之人，都被点中穴道，倒了下去。

西门玉霜长长吁一口气，回顾了白惜香一眼道：“还有什么吩咐？”

白惜香道：“还得等上一十二个时辰，等他们醒来后，你才能走。”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我处处对你信任有加，你如何这般不信任我？”

白惜香道：“数十条人命的生死，岂是轻易的一句话决定的？”

西门玉霜怒道：“你要留我作人质？”

白惜香道：“你心中虽是不乐，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西门玉霜道：“好！如你以后犯在我的手中，我也该好好地折磨你一顿。”

白惜香道：“那时，我自是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决不作无谓抗争。”

西门玉霜冷哼一声，不再说话。

白惜香牵住了西门玉霜一只手，笑道：

“好姑娘，不用生气，咱们到帐幕中去，好好谈谈吧！”

说话间，人已进入帐幕中，白惜香松开西门玉霜右手笑道：“十二个时辰后，你就可以离开了。此刻最好是安分地休息一会，别再乱打主意。”

那西门玉霜虽有一身绝世武功，但因全身几处主要的经脉大穴，都为金针所制，施展不出，空自着急。

白惜香缓步向帐外行去，走了几步，突然又回头说道：“在这帐幕外，我为你安排下很好的守护，你尽管放心地休息吧！”启开软帘，走了出去。

西门玉霜只觉心头一股闷气，直泛上来，暗暗忖道：“想不到我安排这囚禁天下英雄的帐幕，如今却成了自己被囚之室”。

忖思之间，忽见软帘启处，走进来一个全身黑衣，面垂黑纱的人，冷冷说道：

“一十二个时辰，何等的漫长，只怕你会等得不耐。”

声音尖细、清脆，分明是女子口音。

西门玉霜心中一凛，道：“你要干什么？”

那黑衣人道：“我助你安安静静地睡上一十二个时辰，岂不是很快地渡过了这段焦虑的时光。”

西门玉霜道：“你是玄皇教中的人？”

黑衣人道：“不错。”伸手点了西门玉霜的睡穴。

待她由沉睡醒来时，眼下的景物，都已大变，只见帐幕中坐满了人，左首第一人正是那神判周簧。

依序而下的是少林戒贪大师、皇甫长风、黄山世家三代东主李文扬等十四五个人。

右面首位上，坐的是玄皇教主，紧依在玄皇教主身旁而坐的是那独目老人，依序也排出下了十四五个人。

西门玉霜抬动一下右臂，只觉运用灵活，臂上的禁制，似已解去。

她暗中运气一试，只觉真气畅通，受制金针已全除去，不禁胆气一壮。

只听周簧说道：“西门姑娘的‘摄心术’果然高明得很。”

西门玉霜答非所问地接道：“你们人倒不少，可是想凭仗人多势重，把我困在这里吗？”

周簧道：“咱们是姑娘邀请来的英雄们推举出来的，想和姑娘谈谈。”

西门玉霜目光缓缓由帐幕中群豪脸上扫过，道：“那位姓白的呢？”

周簧道：“那位兄台有点要事，赶往别处去了。”

西门玉霜冷冷道：

“他如走了，你们还和我谈什么呢？我只是败在那姓白的手中，但你们却都是我手下败将，有道是败军之将不言勇，你们来和我谈条件，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

群豪被她一顿数落，只说得个个脸带愧色，半晌做声不得。

沉默了一阵，还是那玄皇教主说道：“咱们都是奉那白先生之命，来和西门姑娘谈判。”

西门玉霜笑道：“你们谈吧！”

玄皇教主道：“咱们只想劝姑娘息去争霸江湖之念，不要再在武林轻肇事端。”

西门玉霜道：“你们可是劝我不要报仇？”

周簧道：“西门奉夫妇虽然被我等围攻而死，但姑娘不能因此迁怒天下武林。”

西门玉霜道：“你们可是准备自绝我父母灵前？”

周簧道：“那也不是，但老夫可以尽我之能，邀请那日参与其事之人，和姑娘约定一处地方，决一死战，如姑娘能把我们杀死，以十数人的性命，偿还令尊、令堂之命，那也是本利兼收了。”

西门玉霜道：“如那参与其事之人死了，可是由他们儿女抵补？”

周簧道：“姑娘可是有把握尽歼与会之人吗？”

西门玉霜笑道：“自然是有了，昨日之事，难道还不足证明吗？”

周簧道：“有道是死不记仇，那人如死了，姑娘也不用因仇追究，何况犯有首从，当年杀死令尊令堂的是以我周簧为首，其他之人，都不过是被我周簧说动而已。”

西门玉霜道：“你是想一人抵罪？据我所知，杀害我父母的首要三人，除你之外，另两个是黄山李东阳和天鹤上人。”

李文扬突然一拱手道：“在下李文扬，忝为黄山世家三代东主，李东阳乃在下之父，父债子偿，届时在下自当代父赴约。”

周簧轻轻叹息一声，道：“半年前围攻老夫之人，可是姑娘

的手下吗？”

西门玉霜道：“他们刺了你一十八剑，竟未能把你杀死。”

周簧道：“老夫这条命，早晚都得送给姑娘，姑娘急什么呢？”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知西门姑娘是否已同意老夫之见？”

西门玉霜道：“如果我不答应呢？”

周簧道：“如其让姑娘日后荼毒江湖，那就不如咱们此刻和姑娘一决生死！”

西门玉霜哈哈大笑一阵，道：“你们有把握能够胜我了？”

周簧道：“动手过招，和情急拼命有些不同，前者是一分武功一分胜算，谁也无法取巧；但后者却是勇可补拙，八成武功，或可能胜过十分武功。”

西门玉霜道：“如若这般算法，谁也不用去用心求进，苦苦习练武功了。”

周簧道：“现下在此之人，都算得武林中一流高手，如我等不讲武林中单打独斗的规矩，一拥而上，西门姑娘请自己忖量、忖量，能否独挡我等围攻？”

西门玉霜缓缓站起身来，说道：

“武功的强弱，决不是这等算法，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若不信，请诸位就人群中，选出三位武功高强之士，围攻我西门玉霜一阵试试！”

周簧道：“姑娘可是已有成竹，能够胜得我们吗？”

西门玉霜道：“我只是告诉你，武功一道，决不是一加一的算法……”

目光环向四周掠了一眼，接道：“哪一个愿以身相试，首段

锐锋的请快出手，但如自知不敌，那就不用自作聪明，免得悔之不及。”

帐幕中人，听她如此言来，个个脸色大变。但想到她的高强武功，竟都坐着不动。

神判周簧霍然站了起来，道：“老夫先来领教。”大步直向西门玉霜冲了过去。

西门玉霜高声说道：“还有哪个要来？”

李文扬大步向前行了一步，道：“在下乃姑娘心目中的仇人，自应算上一份。”

只听另一人接口说道：“在下曾从周老前辈学过武功，情如师徒，自是该算上一个。”

西门玉霜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皇甫岚。

周簧正待令皇甫岚退回原位，西门玉霜已抢行笑道：“好！就是你们三人，请出手吧！”

李文扬回顾了皇甫岚一眼，道：“她似是有恃无恐，咱们出手要小心一些。”

皇甫岚道：“如她真是凭藉拳脚上的功夫，胜了咱们，在下是败得心服口服。”

只听周簧沉声喝道：“姑娘要小心了！”

西门玉霜道：“尽管出手。”

周簧道：“好！”呼的一掌，拍了过去。

西门玉霜娇躯一闪，避开一掌，笑道：

“这一掌打得偏了一些，如能多向右移动一尺，那就恰到好处了。”

周簧冷冷说道：“不用姑娘费心。”双拳连环劈了出去。

这神判周簧在江湖上享名数十年，武功岂是小可？双拳连环劈出，刹那间劲气排空生啸，呼呼拳风，满室激荡。

李文扬和皇甫岚运功蓄势，分站了两个方向，但却不肯轻易出手。

这样一来，反使那西门玉霜更多了一份顾虑，分去不少心神，防备两人。

神判周簧攻出的拳势，愈来愈见凌厉，但西门玉霜的闪避身法，亦是佳妙无比，只见她娇躯闪动，身不离三尺方圆；周簧空自拳势如雨，却是无法击中西门玉霜。

全室中眼光，都集中在两人身上，因为这一场搏斗的胜负，和场中群豪都有切身的厉害关系。周簧一连攻出了五六十拳，不但未能击中西门玉霜，而且竟未能把西门玉霜迫退一步，不禁心中有些焦急起来。

李文扬和皇甫岚静站一侧，希望等待一个机会，一出手就可伤到西门玉霜，至低限度亦可把她身法迫乱。

但两个等待了数十个照面之后，竟然未能找出破绽。

只听西门玉霜娇声说道：“小心我反击了。”素手挥展，攻出一掌。

周簧正自心中焦急，眼看对方一掌劈出，不禁精神一振，大喝一声，挥掌迎了上去。

他久久不能取胜，寄望于硬拼掌力之上，希望凭藉深厚的内功，胜得对方。

双掌一触，周簧尽发出蓄在掌心的内力，心中盘算道：就算这一掌不能伤得对方，落个两败俱伤也好。

哪知掌力一和对方相触，有如击在一条水蛇身上，只觉她掌

势一滑，竟把一股强大的力道，滑向一侧。

掌力掠着她前胸滑过，斜里向李文扬身上撞去。

周簧觉得那发出的力道，已经不能控制，不禁大吃一惊，急急说道：“贤侄小心。”一面急急收回击出的力道。

话未落口，李文扬已警觉有一股暗劲斜里撞了过来，急急挥掌一挡，竟被震得退了两步。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周大侠好雄浑的掌力。”

右手一翻，五指箕张，疾向周簧腕脉上抓去。

周簧右腕一挫，疾快让避开去，左掌一个兜转，横里拍出，击向西门玉霜的左后肩上。西门玉霜身躯一侧，竟不让避掌势，肩背反向掌势上迎了过去。

周簧掌势击实西门玉霜的肩上，但那击中的力道竟被滑向一侧，撞向了皇甫岚。

皇甫岚挥掌一封，接下周簧掌力，只觉冲来之力十分强猛，震得全身摇晃，连退了两步。

周簧凛然向后退了两步，道：“姑娘这是什么武功？”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答非所问地说道：“如果你们数十人齐上攻我，数十股力道相撞击，那定是一个混乱无比的局面。”

周簧道：“姑娘这等武功，的确是未闻未见的奇技，能把身体上承受的掌劲内力滑开，而且使那股力道，攻向他人。”

西门玉霜道：“如果你心中不服，不妨再来试试。”

周簧眉头一耸，道：

“姑娘纵然是身负奇技，不畏掌力，但也未必能操必胜之局，如果我们动用兵刃，在下倒是不信姑娘能够把蓄在刀尖剑锋的力道，滑让开去。”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既是不信，何妨动用兵刃一试。”

周簧目光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沉声说道：“哪一位把兵刃借给老朽一用。”

皇甫长风突然站起身来，探手入怀，摸出一柄短剑，递了过去，道：“大哥请用小弟之剑。”

周簧接过短剑，除下剑鞘，随手一挥，立时闪动起一道寒芒。

室中群豪，大都是久在江湖上走动的武功高强之士，眼看那闪动的剑气，已知是柄宝刃。

西门玉霜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宝剑之上，道：“这把剑很锋利。”

周簧道：“不错，虽无削铁如泥之能，但足可穿甲洞石，姑娘是否能受得此剑一击？”

西门玉霜淡然一笑，道：“那要看看你能否刺得中我了？”

周簧道：“老夫已数十年未曾用过兵刃，今日遇到姑娘这等强敌，只好一破往例。”

西门玉霜道：“承蒙看重，请出手吧！”

周簧道：“姑娘小心了。”

短剑起处，闪动两朵剑花，分攻向西门玉霜两处大穴。

西门玉霜柳腰微微一摆，避开一剑，仍是未肯还手。

周簧是已成名武林的大侠，挟数十年威望，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利剑对付一个后生晚辈的女孩子，心中颇有惭愧之感，一收剑势道：“姑娘也不用客气，尽管出手还击。”

西门玉霜道：“我如出手，十合内可夺下你手中短剑。”

周簧沉吟了片刻，道：“姑娘也许是真有这份能力，请出手

吧！”短剑一探，点了过去。

西门玉霜右手一起，纤纤玉指，疾向周簧握剑右腕上扣拿过去。

周簧腕势一沉，短剑斜向上面撩袭过来。

西门玉霜右手扬起，引动剑势，左手如影随形般，随着右手翻了起来，抓向周簧的右腕。

这是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打，双方只凭掌指的变化，争取制胜之机。

只见三只手掌，挟着一道寒芒，在空中闪转飞舞，几乎使人无法分辨谁的掌法。

突听一声娇叱，划破了窒息的紧张，道：“撒手！”

交错飞舞的指影，突然敛失不见。

凝目望去，只见西门玉霜左手纤纤玉指紧扣在周簧的右腕上，但周簧手中仍紧紧握住短剑不放。

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周簧突然一扬左掌，拍了过去。

西门玉霜右掌一起，接下了周簧掌势，冷冷说道：

“周大侠向以内功深厚自居，今日正好领教。”

周簧却是一语不发，暗以致十年精修的内力，撞击过去，他唯一有把握胜过西门玉霜的，就是和她比拼内力，只因觉着她诡计多端，也不敢轻易夸口。

双方以内力相拼，室中群豪，可算是全都看好周簧。

哪知，事情竟大出群豪意料之外，双方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周簧头上突然现出了汗水，那西门玉霜，竟仍是气定神闲，若无其事。

玄皇教主首先看出不对，霍然站起，大声叫道：“周大侠，快

停手！”

周簧亦觉情形有异，只觉自己源源攻出的内力，有如投在大海中的沙石一般，感觉不出一丝反应；既不觉对方有反震之力，亦不觉对方有抗拒之劲。只是情面攸关，下不了台，只好倾尽内力，猛袭过去。

待听到玄皇教主喝叫之声，才陡然停下来，说道：“姑娘练的什么功夫？”

西门玉霜神色平静地答道：“化力神功。”

周簧吃了一惊，道：“化力神功？”

西门玉霜道：“不错，周大侠内功再深厚一些，也难支持过一个时辰。”

玄皇教主轻轻叹息一声，道：“世间恶毒武功，你大概都学会了！”

西门玉霜道：“教主夸奖了。”冷峻的目光，缓缓由室中群豪脸上扫过，接着道：“我已答应那白惜香，在三月之内，不伤害你们……”

玄皇教主道：“白惜香，可是身着青衣，头戴小帽的年轻人？”

西门玉霜道：“怎么？你们也不认识？”

玄皇教主道：“白惜香，不像一个男人名字。”

西门玉霜冷冷接着道：

“管他是男是女，我已答应他在三月内不妄伤人；你们此刻如要拦阻我，那就不能怪我不守信用了。”

大步向外行去。

群豪眼看西门玉霜和周簧动手情形，个个心生寒意，竟无人敢出手阻拦她。

西门玉霜行至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说道：“你们都有三个月时间好活，三个月之后，随时都可能死去。”

转身一掠，人已到数丈开外。

庞天化望着西门玉霜去如飘风的背影，缓缓说道：

“纵虎归山，此后江湖上怕是永无安宁之日了。”

玄皇教主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唉！如若我们在三月中，能够团结整个武林同道，全力对付她，她纵然武功高强，艺兼天下各种恶毒的功夫，也可和她一战。怕的是咱们内部纷争不息，给她以可乘之机。”

突见周簧身躯摇了两摇，缓缓坐了下去，眉目之间，尽是困倦之色。

庞天化大步走了过去，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只玉瓶，启开瓶塞，倒出了两粒丹丸，递了过去，道：“周兄，请一试试兄弟炼制的灵丹如何？”

周簧缓缓启开双目，长叹一声，道：

“老迈了，不中用了！”接过丹药，吞了下去。

这神判周簧一生中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管尽了人间不平之事，纵横大江南北，一生中从未吃过败仗，侠名之盛，不下于黄山世家。这两句感慨之言，出他之口，当真是凄凉无比。

李文扬道：“晚辈曾听家母谈过那‘化力神功’，是一种恶毒异常的武功，并非老前辈不如她。”

周簧嘴角间浮现出微微的笑意，闭上双目，运气调息，似是李文扬的几句话，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戒贪大师霍然站起身子，说道：“老衲要先走一步，赶回少林本院，把所见所闻之事，禀报掌门方丈，也好早作准备。”

玄皇教主缓步过来，欠身说道：“少林派一向被武林尊为泰山北斗，贵寺中的一举一动，对武林影响甚大，如若贵寺方丈能够出面主持其事，不难使天下英雄归心。”

戒贪大师合掌当胸道：“江湖上传说，玄皇教一向行事偏激，乃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诡奇的恐怖组织，今日一见，方知教主竟然是一位才华出众，卫道不遗余力的巾帼女杰。唉！看来江湖上的传言，当真是不可采信。”

戒贪大师之言，也正是室中群豪心中之疑，个个转脸望着玄皇教主。

玄皇教主只觉此中情事，很难解释，只好淡然说道：“本教因为行动隐秘，才引起江湖上纷纷传说，也是难怪别人。”

戒贪大师道：“老衲不过是一句随便之言，教主不用认真……”

合掌一礼，接道：“老衲就此别过。”大步出去。

经过了这一次大劫后，与会群豪，不自觉间，生出了一种莫可言喻的情意，齐齐起身相送。

素来孤癖，不和武林人物来往的庞天化，突然起身说道：

“老朽一向是自扫门前雪，很少和武林同道往来……”

语声微微一顿，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接道：

“从此老朽将一改孤僻之性，四橡林避尘山庄将欢迎武林同道造访，老朽当扫榻以待。”

玄皇教主道：“庞庄主医道精深，如肯门户开放，必可造福武林。”

庞天化哈哈一笑，道：“老朽历经了这次劫难，心情确是大为改变，但愿以余生之年，能为武林同道略尽绵薄。”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老朽也要先走一步，避尘山庄中还有几个可用之人，老朽要回去准备一下。”

扶拐出室而去。

玄皇教主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道：“那梅花主人已去，诸位也都该回去准备一下了。”

与会群豪，不是一方雄主，就是江湖上大有名望的豪侠，但经历过这场大会后，心理上都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壮志消沉，彼此之间亲切不少。那西门玉霜临去之言，在群豪心中蒙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有着同一的感觉，认为那西门玉霜之言，并非虚张声势；三个月后，随时随地都有着死亡的可能，只不知是哪一个先蒙其害。

如那西门玉霜以其绝世武功，实行各个击破，群豪心中明白，无一人能够和她抗拒。

玄皇教主看群豪默坐不言，每人脸上的神情，都很沉重，只好接着说道：“那梅花主人虽是心狠手辣，但她很重诺言；她既然许下了三个月不在武林中惹事生非，倒是可信。武林中有一句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诸位如何去运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如果凛骇于那梅花主人的武功，先自失去了抗拒她的勇气，岂不是坐待那梅花主人宰割吗？”

只听一个苍凉沉重的声音，接道：“教主说的不错，如若一定得死，咱们也该死得有丈夫气概一些。”

群豪转目望去，看那说话之人，正是山东曹州无敌神拳陆老英雄。此人十年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不再过问武林中的是非，想不到这次竟然也被那梅花主人柬邀与会。

这几句话，激起了群豪雄心，齐齐站起身子说道：

“陆老英雄说的不错，横竖是死，也该死得豪壮一些。”

玄皇教主高举双手一挥，群豪立时肃静下来。

经过了这一番大劫之后，玄皇教主已然隐隐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只听玄皇教主说道：

“诸位也不要太过高估那梅花主人；她也是人，这世上未必就没有强得过她的人，像那位青衣小帽的白相公，就是那梅花主人的对手。在这番斗智中，梅花主人处处被他迫落下风，他既插手过问，决不会中途撒手，他安排下这二月限期，必有作用。”

群豪齐声接道：“教主说的不错。”

玄皇教主道：“因此，诸位尽可放心回去，尽其在我地多作准备，如能互通声息，守望相助，合众人之力，声势当可壮大不少。”

群豪齐齐抱拳，说道：“教主之言甚是，此刻寸阴如金，我等就此别过。”

玄皇教主道：“也许那少林掌门方丈答允戒贪大师要求，出面主持其事；此事如能有成，两个月内，诸位都可得到讯息，时光宝贵，诸位请上路吧！”

群豪对那玄皇教主齐齐抱拳作礼，告别而去。片刻之间，走了大半。

室中只余下盘坐调息的神判周簧、李文扬、玄皇教主、独目老人和皇甫长风父子等七八个人。

玄皇教主回顾了那独目老人一眼，低声说道：“老前辈心意如何？”

那独目老人被她突如其来的一问，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呆

了一呆，道：“教主此言是何用意？”

玄皇教主道：“老前辈孤傲不群，不知是否肯卷入这一场武林是非之中？”

独目老人沉吟了良久，道：“老朽余年无多，对江湖的是是非非，早已无心过问；只因身受遗托，难如我寄情林泉之愿，倘若教主肯放老朽，那是最好不过。”

玄皇教主道：“老前辈的心意，本座本是不该勉强；但此事关系太大，纵然咱们不找那西门玉霜，她也不会放过咱们。为了玄皇教的存在，老前辈也不能放手不问。”

独目老人道：“教主才能出众，锋芒初露，已然使与会群豪归心，老朽一人之力，何补于武林大事？”

那静坐调息的周簧，突然睁开双目，站了起来，说道：“桑南樵……”

那独目佝偻老人身子一颤，怒声接道：“谁是桑南樵？”

周簧哈哈一笑，道：

“这叫不打自招；如是此室中，没有桑南樵其人，桑兄又何用介意？”

那独目佝偻老人，呆了一呆，黯然叹道：“不错，老夫正是那桑南樵。”

周簧哈哈一笑，大步走了过来，道：“昔年武林中传诵你死讯之时，我就知道你死不了。你生就的长命之征，只怕还要死在我周某之后。”

桑南樵黯然说道：“桑南樵早已死去了，余下的只不过是一具老朽的躯体。”

周簧笑道：“你还不是好好活着吗？”

语音微顿，接道：“你虽然瞎了一眼，但却无法改变那形貌轮廓，我初次见你之面，就认了出来。”

桑南樵独目眨动，脸上是一股忧苦和悲伤混合的茫然神情，缓缓说道：“这些年来，老朽隐身风尘，对昔年故友，一律断绝了往来，想不到数十年后，周兄竟是还能认出兄弟。”

周簧笑道：“桑兄虽然隐身风尘，不和故友往来，但你的大名，仍然经常在江湖之上出现。”

桑南樵点点头，道：“这个老朽曾听过。”

周簧道：“兄弟亦曾为此耗费了数月之功，追查此事。”

桑南樵道：“可曾找出那假借老朽姓名之人？”

周簧道：“没有，那人武功高强，神出鬼没，有一次兄弟追踪他大半夜，和他对了一掌，仍被他逃脱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不瞒桑兄说，那时兄弟认定了那人就是桑兄真身，故未再追查。”

桑南樵一皱眉头，道：“可惜！这些年来，老朽为一宗要事所系，不克分身，未能追查此事。”

周簧微微一笑，道：“桑兄作事，一向使人难测，能够探知些江湖上将要发生的大事，提前公诸于世，也算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啊！”

桑南樵正色说道：“老朽郑重说明，那决非老朽本人。”

周簧呆了一呆，道：“那人当真不是桑兄吗？”

桑南樵道：“不是老朽。”

周簧奇道：“这就奇怪了，除了桑兄外，又有谁能够一掌把我周某人震得后退两步？”

玄皇教主接道：“我知道那人是谁。”

周簧道：“是谁？”

玄皇教主道：“西门玉霜。”

周簧道：“西门玉霜？不错，一定是她……”

目光凝注在桑南樵的脸上，道：“当时，兄弟确实只想到桑兄真身，兄弟亦曾大呼桑兄之名，那人却不顾而去。”

桑南樵独目神光闪闪，欲言又止。

玄皇教主道：“那人冒借桑老英雄之名，无非是想借桑老英雄的威名，以达到传播他预言的目的；而他每次传播出的预言，又都是异常地灵验，除了那西门玉霜外，谁还有如此能耐？”

周簧道：“一代新人胜旧人，那西门玉霜的武功才智，实非我等能够抗拒，能和他一较长短的，只有教主一人，还望教主担承此事，答允主持大局。”

玄皇教主道：“周大侠声望卓著，举世同钦，理该主持其事。”

周簧双手乱摇，道：“斗智运谋，丝毫差错不得，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教主如肯承担主盟，老朽自当全力相助。”

皇甫长风道：“周大侠说的不错，教主也不用再推辞了。”

突见一条人影，掠入帐篷。

玄皇教主看清来人后，不禁心头一跳，失声喝道：“林……”

突然警觉，住中不言。

留在室中之人，大部都认得来人，正是那林寒青。

皇甫岚急急奔了过去，抓住林寒青一只手道：“林兄弟，你很好吗？”

林寒青道：“我很好，多承皇甫兄挂怀。”

皇甫岚道：“林兄弟适才可在场中吗？”

林寒青道：“小弟混在人群之中，场中诸多变化都看得十分清楚。”

玄皇教主突然接口说道：“你可是和那姓白的在一起吗？”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不错，李……”

玄皇教主重重咳了一声，打断了林寒青未完之言，说道：“那姓白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只听一阵格格大笑，道：“教主这般地关心我，不知是何用用心？”

群豪抬头看去，只见那青衣小帽的少年，手扶在一个清秀书童的肩上，缓步走了进来。

玄皇教主大步迎了上去，道：“咱们承蒙白……”

微微一顿，道：“不知要称你兄台呢？还是姑娘？”

青衣人道：“随便你高兴吧！”

玄皇教主道：“承蒙白相公相助，咱们得脱危险，与会之人，个个都感激不尽。”

青衣人笑道：“只能说你们这些人福大命大，才能一举成功，制服那西门玉霜。”

青衣人笑道：“我不善吹嘘，我们胜得侥幸，那西门玉霜却败得不甘，只因她太过骄狂，却不知百密一疏，一步失错，满盘皆输……”目光一掠林寒青道：

“其实诸位应该感谢的还是这位林兄，如不是他隐身在暗中相救，诸位只怕是早已身化劫灰了？”

周簧哈哈一笑，道：“虎父无犬子，孩子，你一出江湖就做出这样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足慰令尊在天之灵了……”

他感觉到说漏了嘴，想待收口，已是全盘托出。

只见林寒青神情激动，脸色屡变，但他终于忍了下去，缓缓说道：“晚辈只不过受命行事，岂敢居功。”

周簧道：“受谁人之命？”

林寒青回顾了青衣人一眼，道：“白姑娘。”

青衣人笑道：“好啊！你终于抖开了我的底啦！”

玄皇教主道：“纵然他不说，我们都已知道，只是白姑娘对我们有着救命之恩，不便揭穿罢了。”

青衣人道：“我如不承认，你心中至多是半信半疑，你会自己骗自己，想我是男儿汉。”

玄皇教主面上垂着黑纱，无法看出她脸上的神情，只见粉颈微垂，默然不言。

青衣人放声大笑了一阵，目注周簧说道：“周大侠，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三月时光，弹指即届，要对付那梅花主人，必须推举主盟之人，以收事权统一之效才是。”

玄皇教主抢先说道：“如白姑娘答应主持其事，那是最好不过了。”

青衣人笑道：“我纵有此心，也是力所不能。”

周簧道：“白姑娘不用谦辞。”

青衣人摇头接道：“我说的字字真实，你如不信，问问他吧。”

玄皇教主突觉心头泛起一股酸意，明知故问地说道：“他是谁呀？”

青衣人道：“林寒青，你不用在我身上用心思，多留心西门玉霜才是。”

林寒青只觉脸上一阵发烧，讪讪说道：“这位白姑娘说的不错，她身体太过虚弱，难以当得繁巨。”

青衣人接道：“论声望，该由周簧主盟。”

周簧接道：“老朽才不及人，实难当此大任。”

青衣人道：“你倒有自知之明……”微微一笑接道：“如若讲才智，应该推玄皇教主。”

玄皇教主脸上虽是蒙有黑纱，但她适才被那青衣人讽刺数言，正好刺中了她的要害，别人虽无法看到，她却是羞得抬不起头，根本没有听到那青衣人说的什么？

周簧道：“如若姑娘坚决不允主盟的事，玄皇教主不失为适当人选。”

青衣人道：“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天下英雄信服。”

周簧道：“老朽愿出全力相助。”

青衣人道：“你虽在江湖名重一时，但只怕也难使那自认为正大门派中人听你之言；如若武林九大门派不肯出手，你倾尽全力，也难对付那西门玉霜。”

周簧道：“少林寺已有戒贪大师禀报他们掌门方丈，料那老和尚不致不管。”

青衣人凝目沉思片刻，笑道：“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诸位肯否答允？”

周簧道：“姑娘只管请说，我等力能所及，无不遵从。”

青衣人道：“我要和玄皇教主私谈一阵，诸位都请暂时离开此室。”

周簧略一沉吟，大步向外行去。

桑南樵、皇甫长风、李文扬、皇甫岚等，紧随在周簧身后，走了出去。

林寒青正待举步而行，却被那青衣人一把拉住，笑道：“你

要留下来。”

林寒青只好依言留下。

青衣人眼看群豪尽离大厅，缓步走近了玄皇教主，说道：“要我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取下来？”

玄皇教主缓缓举起纤手，取下了蒙面黑纱，露出那绝世无伦的美丽容貌。

青衣人上下打量了一阵，笑道：“很美丽，不在那西门玉霜之下，她输你几分端庄娴静，强过你几分娇媚、俏丽，情场上你恐怕难以和她匹敌。”

玄皇教主道：“看年岁你未必就大过我，怎的口气却一派老迈？”

青衣人笑道：“我已是行将就木之人，那自是应该比你老练。”

语声微顿，笑容尽敛，忽然间十分庄严地说道：“怎么？你可是认为我在和你说笑话？”

玄皇教主道：“评头论足，一派媒婆口气，怎么样？难道这还算正经话？”

青衣人道：“嗯！唇枪舌剑，利口刀刃，倒也可和那西门玉霜一试舌战。”

玄皇教主道：“你如有心为世除害，挽救这一场武林浩劫，就不该纵虎归山，放了那西门玉霜；你如稍存仁慈之心，就该出而主盟，领导群豪，运筹帷幄，和那西门玉霜一决胜负。”

青衣人道：“你讲完没有？”

玄皇教主道：“讲完了，现在要恭聆高见。”

青衣人脸色一整，说道：“我只是赶巧遇上了这件事，如若

这一回合中，我胜了那西门玉霜，那也只能说是我机运比她强些；我胜得侥幸，她败得委屈。”

玄皇教主道：“说来难以令人置信，你胜那西门玉霜并非全凭智谋，而是武功与智谋各占一半。”

青衣人道：“再告诉你一件事，不论你信或不信。如若不是西门玉霜太聪明，我早已经丧命在她一掌之下。”

玄皇教主奇道：“这话如何解释？我是愈听愈糊涂了。”

青衣人笑道：“说穿了简单得很，她被我几句吓唬之言给噤住，不敢出手，明白了吧？”

玄皇教主道：“你要我取下面纱，只为了这点事吗？”

青衣人道：“言归正题一句话，你很少有机会胜过那西门玉霜。”

玄皇教主接道：“是了，正因如此，你才推荐我主盟大局，要我败在那西门玉霜手中，你好坐山观虎斗，袖手看笑话。”

青衣人道：“事关天下武林劫运，千百人的生死，岂能开玩笑……”

语声微顿，回顾了林寒青一眼，接道：“因此你必须未雨绸缪，早作筹谋。”

玄皇教主沉吟了一阵，突然欠身一礼，道：“还得白姑娘借箸代筹，指点玄机。”

青衣人回顾了林寒青一眼，道：“有劳把风，别让人接近三丈以内。”

林寒青应了一声，大步向室外行去。

青衣人席地坐下，道：“你认识那林寒青？”

玄皇教主缓缓坐了下去，道：“认识他，你好像很关心他？”

青衣人微微一皱眉头，道：“他救过我，感恩图报，我应该帮他这次忙，助他扬名江湖。”

玄皇教主道：“原来如此。”

青衣人笑道：“我叫白惜香，你呢？”

玄皇教主道：“李中慧。”

白惜香道：“黄山世家的李姑娘？我早已想到你不是真的玄皇教主。”

李中慧道：“那玄皇教主已不幸身故，承她看得起，指定我承她衣钵；我不忍辜负她遗托之言，也不愿看着玄皇教流毒武林，因此答应接掌教主。”

白惜香道：“这就是了。如若把你换了我，我也不会推辞。接掌了这玄皇教，对你帮助不小，但如想凭仗玄皇教这点实力，对付那西门玉霜，恐怕仍是力有不敌。”

李中慧道：“这个我知道，但如有你白惜香从中相助，那就大不相同了。”

白惜香道：“你好像颇有先见之明，料到我一定助你……”

微微一笑，接道：“不过终于被你料对了。”

李中慧心知她即将涉及正题，不再插口说话，而且摆出了一副恭谨受教的神态。

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准备如何对付那西门玉霜？”

李中慧道：“到目下为止，我还是胸无成竹。”

白惜香道：“但那西门玉霜恐早已决定了屠戮武林的大计。”

李中慧道：““她在这一场旗开得胜的大战中，落得一场惨败，全盘计谋只怕都要受到牵动。”

白惜香道：“三个月的时光，已足够西门玉霜重整旗鼓，我

想她再发动必然是恐怖的屠杀，一举间震动武林，你如想阻止她，必须先了然她的动向。”

李中慧道：“我想不出如何才能侦悉西门玉霜的举动。”

白惜香道：“你如舍得那林寒青孤身涉险，我倒有办法使他混入梅花门下。”

李中慧脸上一热，道：“白姑娘不用冷言冷语嘲笑我，其实我和林寒青也不过数面之缘，他和家兄倒是很好的朋友。”

白惜香笑道：“你如是真的喜欢他，咱们就来一幕假戏真作；如若你不很喜欢他，也要装作深情似海。”

李中慧道：“我想不出这和西门玉霜有何关连？”

白惜香道：“那西门玉霜最是好胜，咱们对那林寒青深情款款，必会引起她的注意……”

李中慧道：“这又和西门玉霜何干？”

白惜香道：“这西门玉霜处处好胜，必然要设法把林寒青掳掠而去，她倒未必就是真的喜欢那林寒青，只是想使我等伤心而已。”

李中慧笑道：“自古以来，不少人用过美人计，却从未听人说过，有人用美男计。”

白惜香笑道：

“你如认为那林寒青被掳后，定然过着软玉温香的欢乐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

李中慧道：“为什么？”

白惜香道：“习练瑜伽摄心术的人，必先把自己练成一个冷若冰霜的人；那健美的身段、娇媚的笑貌，只能够凭人欣赏而已……”

忸怩地垂下头去，低声接道：“那是说她必得永保处子之身，否则那‘摄心术’即将失去灵验。”

李中慧道：“白姑娘可也精通此道？”

白惜香笑道：“略有涉猎，却未习练……”盈盈一笑，接道：“她如不喜那林寒青，也还罢了；如若真的喜爱了他，那份罪实够她受的。”

李中慧道：“我仍是不很明白。”

白惜香道：“那西门玉霜的属下，个个肯为她卖命，大都是受了她摄心术的控制；如若她那‘摄心术’一旦失去灵验，西门玉霜控制的属下，也必然为之解体。权衡轻重，谅那西门玉霜也不致甘冒此险。”

李中慧道：“这又和林寒青相关吗？”

白惜香道：“有道是爱之切、恨之深，如若那西门玉霜喜爱林寒青，却又不能以身委侍，必将把那喜爱之情，化成一股怨恨，想尽了办法，去折磨他。”

李中慧点头叹道：“这话倒是不错。”

白惜香道：“因此，我才问你要不要他去涉险？”

李中慧沉吟了一阵，道：“为什么要问我，不去问问他自己？”

白惜香笑道：“你要先答应喜爱他才行，如你一见他就烦得要命，装也是装不出来。”

李中慧嫣然一笑，道：“你呢？”

白惜香道：“他知道我只不过还有三个月的寿命，要我装也是无从装起。”

李中慧心中虽对那林寒青早生情愫，但此等情事，要她当面说出口来，实是有些难以出唇。

白惜香道：“我为你借箸代筹，听不听在你，别认为我只是随口说笑。”

站起身来，向外行去。

李中慧道：“白姑娘不要走，咱们再仔细谈谈。”

白惜香缓缓回过头来，说道：“你如肯听我的话，咱们就再谈一会；如不肯听，咱们就不用谈了。”

李中慧道：“漫天喊价，就地还钱，难道我就不能还还价钱么？”

白惜香道：“你可是想和我谈生意？那我就开价钱了。”

李中慧道：“不要寻开心了，咱们谈谈正事。”

白惜香道：“你先得答应喜爱那林寒青，咱们才能谈下去。”

李中慧道：“好吧！我答应你了。你去说服那林寒青吧，我如答应了，他不答应，岂不是白费一番心机。”

白惜香耸了耸柳眉儿，道：“不错，那林寒青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沉默和稳重，大大地超过了他的年龄。”

李中慧道：“你要如何对他说呢？”

白惜香道：“上策是你能编织一张柔情之网，把他罗入网中。”

李中慧道：“他一副冷冰冰的神态，我实在没有信心。”

白惜香道：“那咱们就用中策吧！”

李中慧道：“领教中策如何？”

白惜香道：“居之中庸，不偏不倚，告诉他咱们计划，说明是假凤虚凰。”

李中慧道：“有中策必有下策，敢问这下策如何？”

白惜香笑道：

“这下策最是简单不过，我传授一种奇异的武功，让他听你摆布，甘心受命。”

李中慧摇摇头，道：“下策太容易，上策太困难，咱们用中策好些。”

白惜香道：“我也是这么想……”

语声微微一顿，笑道：“我去叫他回来？”

李中慧道：“慢着，我可得避开才好。”

白惜香道：“那就有劳你去把风了。”

李中慧戴上面纱，大步行了出去，换回了林寒青。

白惜香招手呼叫道：“林相公请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林寒青抱拳说道：“白姑娘有何见教？”

白惜香道：“我就要死了，你对我怎的还如些拘谨？”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白姑娘为了挽救动林浩劫，不惜把有限的生命时光，投入了江湖是非之中，其行是何等的可钦可敬。”

白惜香接道：“眼下有我白惜香，制服那西门玉霜；如若我死去之后，她一定要造成武林浩劫，那时又将如何？”

林寒青道：“这个，在下自知力有不逮，徒叹奈何。”

白惜香道：“如是有能挽救此劫，你可愿尽些心力？”

林寒青道：“全力以赴，死而不悔。”

白惜香盈盈一笑，道：“你武功非她之敌，智谋难以和她相较，如何才能胜她？”

林寒青道：“这得姑娘指点了。”

白惜香笑道：“只怕你不肯听我的话。”

林寒青道：“只要能使天下英雄受益，粉身碎骨亦在所不

惜。”

白惜香道：“林寒青，你要仔细地想一想，须知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儿戏的事？”

林寒青道：“白姑娘但请吩咐。”

白惜香道：“我要你单人匹马，独闯脂粉阵，内无里应，外无救兵，你敢不敢去？”

林寒青愕然说道：“脂粉阵？”

白惜香道：“不错，脂粉阵！那脂粉阵内变化万千，非大智大勇、豪气凌霄的英雄，决不敢轻身相试。”

林寒青道：“在下亦曾涉猎兵法，七十二阵变化，都曾熟记于胸，但却从未曾听过脂粉阵的名字。”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我问你敢不敢去？”

林寒青道：“在下不解内情，如何一个去法？”

白惜香道：“只要有胆量前往，我自会指点你入阵之法。”

林寒青道：“好吧！在下冒险一试。”

白惜香格格一笑，道：“第一阵由黄山世家的姑娘把守，你先试试看是否能冲得过去？”

林寒青恍然大悟道：“白姑娘说笑话了。”

白惜香脸色一整道：“正正经经的事，谁和你说笑话？”

林寒青看她十分认真，不禁一呆，道：

“白姑娘，那脂粉阵形态如何？姑娘可否显示一二？”

白惜香道：“芙蓉如面，冰为肌，杨柳腰，步步娇，多少豪杰英雄，尽倾一笑中……”

林寒青接道：“姑娘说的是……”

白惜香道：“李中慧，难道她不够美吗？”

林寒青一皱眉头道：“白姑娘究竟要在下如何效力？”

白惜香道：“试试李中慧那绵绵情愫，能不能钓上你这条鱼儿？”

林寒青正色说道：“在下自信不至为美色所迷，那西门玉霜虽是天生妖姬，但在下还不信她就能使林某人拜倒在石榴裙下。”

白惜香娇声说道：“啊哟！好大的口气。”

林寒青道：“白姑娘究竟要在下如何效力，还望指教，在这里洗耳恭听了。”

白惜香举起衣袖，拭去了头上汗水，缓缓说道：“那西门玉霜的毒辣，你是知道了的，如是她真的放手施为，实不难造成一番浩劫。”

林寒青道：“这个在下明白。”

白惜香道：“但她武功的高强，放眼当今江湖，很难找得出可与匹敌之人，何况她隐在暗处，忽来忽去，莫可预测，纵然是整个武林高手联起手来，只怕也是难以制服那西门玉霜，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事先侦知她的行踪，预作部署，或可和她一搏。”

林寒青道：“如若要事先侦知她的行动，必得派人混入她们一群之中才行。”

白惜香道：“不错，那人就选定了你。”

林寒青道：“我和那梅花主人素不相识，如何能混得进去？”

白惜香道：“让那西门玉霜自己把你捉去。”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请恕在下愚昧，我实有些想不明白。”

白惜香道：“答应和那李中慧扮作情侣。”

微微一笑，接道：“你必须答应，纵然是装作，也得装得像样。”

林寒青道：“此事关系着一个人的名节，那李中慧只怕也不会答应。”

白惜香笑道：“那李姑娘没有对我许过誓言，也没有说一句让天下英雄受益的话，但她却为了对付那西门玉霜，不顾惜名节受损。”

林寒青长叹一声，“不知白姑娘何以找到了在下？”

白惜香道：“量才聘用，不偏不倚。”

林寒青道：“好吧！如五日之内，如果仍未引起那西门玉霜关注，在下可要告别。”

白惜香道：“你要到哪里去？”

林寒青道：“找人？”

白惜香道：“什么人？”

林寒青道：“我一位小师弟。”

白惜香道：“告诉我他的名字、形貌，我替你找。”

林寒青道：“于小龙，十三岁，唇红齿白……”

白惜香道：“够啦！余下的我自己会问他。就此约定，我要走了。”

林寒青道：“你要哪里去？”

白惜香笑道：“去还我女儿本色，咱们再见面时，我就要试试我的妩媚手段，能不能使你沉迷色情之中？”

转身缓步而去。

林寒青紧随其后，低声说道：“姑娘身体虚弱，不宜多费心神……”

白惜香陡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柔媚一笑，道：“你真的这么关心我？”

林寒青道：“言由衷出，发自肺腑。”

白惜香道：“我有什么好值得你怜惜？”

林寒青道：“姑娘智计超人，胸怀仁慈，不顾孱弱之躯，力挽浩劫，难道不值得佩服吗？”

白惜香道：“我枯瘦如柴，面色苍白，憔悴不成人形，你看着不讨厌吗？”

林寒青道：“正因如此，在下才觉得姑娘更令人起敬。”

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道：“记着，我还有三月时光好活，怜惜我将白费一番心机……”

语音微顿接道：“不管你存心如何，你已经答应了这件事情，总须装作得天衣无缝。我去之后，你们自己谈吧！不用送我了。”缓步出室而去。

第二十回 巧使美男计

林寒青呆呆地站在厅中，望着白惜香的背影，逐渐消失不见，不觉黯然一叹，由心底泛出一片怜惜之心，只觉她以柔弱之躯，不顾自身安危，却为天下英雄谋命，磊落胸怀，实在是可敬可爱。

突听一声幽幽的叹息，起自身侧，道：“林兄别来无恙？”

林寒青只管仰着脸想心事，竟然不知有人走近身侧，转目望去，只见一个全黑衣，面垂黑纱的女子，站在身旁，急急说道：“我很好，你是李姑娘？”

来人正是李中慧，伸手揭开了蒙面黑纱道：“不错，小妹正是李中慧。”

林寒青道：“白姑娘都对我说过了。”

李中慧微现羞意，说道：“她对你说什么？”

林寒青道：“她说，要咱们联手对付那西门玉霜，替天下武林谋命。”

李中慧道：“嗯！怎么一个联法呢？”

林寒青微微一怔，道：“你不知道？”

李中慧道：“知道得不够详尽，你可否再说一遍给我听听？”

林寒青只觉得很难措词，沉吟了良久，才道：

“她要咱们扮作一对假凤凰，以引那西门玉霜的关注。”

李中慧笑道：“如西门玉霜视而不闻，或是根本未来查看，那

将如何是好？”

林寒青道：“在下亦觉疑难之处甚多，李姑娘系武林世家，何等清高，如此只怕玷污到姑娘名节。”

李中慧道：“我以玄皇教主身份，和你交往，固可掩天下英雄耳目，怕的是情难自禁……”

双颊陡然间泛起一片红晕，垂下头去，不敢抬头。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

李中慧突然抬起头来，道：“你不用这个、那个了，我们黄山世家，百年来一直受着武林同道的尊敬，我虽是女儿之身，也不能丢了黄山世家的人，伤了李氏家风。”

林寒青道：“姑娘说的是。”

只觉心中有千言万语，却是一句也说不出，也不知从何开口才是。

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道：“林相公呢？可有疑难之处么？”

林寒青道：“在下家有高堂，好在此事旨在用谋，并非认真，也不用上告家母了。”

李中慧扬了扬秀眉笑道：“你这样有信心么？”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在下有些想不透姑娘言中之意。”

李中慧道：“纵然是假凤虚凰，但也得装作的像真得一般，你就不担心真的会喜欢我？”

林寒青道：“在下自信可持之以礼。”

李中慧双目中闪动起一片神光，道：“好吧！那咱们就试一试。”

突听室外传来周簧的声音，道：“白姑娘，咱们可以进去么？”

李中慧垂下了蒙面黑纱，道：“请进来吧！”

林寒青抬头看去，只见周簧当先而入，身后鱼贯随着皇甫长风、李文扬、皇甫岚等。

周簧四顾了一眼，道：“白姑娘哪里去了？”

李中慧道：“她走了，诸位有什么事，对我说吧！”

周簧道：“咱们要请示那白姑娘一声，有什么吩咐我等？”

李中慧道：“白姑娘已告诉了我，要诸位立时去侦察那西门玉霜的下落，明日午时之前，到此回报。”

周簧道：“好！咱们立刻动身。”当先向外行去。

李文扬回顾了玄皇教主一眼，欲言又止，转身而去，但见人影闪动，眨眼间走得一个不剩。

宽敞的大厅中，又只余下了林寒青和李中慧两个。

林寒青眼望着群豪去后，忍不住低声问道：

“那白姑娘可是当真的要他们去查那西门玉霜的下落吗？”

李中慧道：“怎么，你可是认为我说谎？”

林寒青道：“李姑娘不要误会，在下只不过是随口问一声，别无用心。”

李中慧道：“白惜香告诉我一件事，那西门玉霜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极擅长易容之术，她随时可能扮装成各种不同形态身份的人，混在我们身侧。”

林寒青道：“不错，咱们得时时小心提防才是。”

李中慧笑道：“咱们得随时给她机会……”

林寒青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

“你和那白姑娘似是早已有了很周详的计划？”

李中慧道：“嗯！”

林寒青道：“不知可否把内情告诉在下？”

李中慧道：“不行，你如多知道一些内情，就多给西门玉霜一分疑心……”

伸出雪白的皓腕，接道：“牵着我走吧！”

林寒青骇然一缩右腕，道：“到哪里去？”

李中慧掀起了蒙面黑纱一角，脸上是一片庄严神情，一字一句地说道：

“从此刻起，你已是我的闺中密友，心上情郎。”

林寒青缓缓伸出手去，牵着李中慧的左腕，低声说道：“李姑娘，马上就开吗？”

李中慧道：“不错，一直到你被那西门玉霜掳去。在这段时间中，你必得常伴妆台，画眉深闺，做我李中慧裙下之臣。”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我和白姑娘约好五天之后，如西门玉霜还无动静，在下要告别而去。”

说话间，人已到门外。

只见神、煞、鬼、魂四大凶人，早已在室外等候。

四人打量了林寒青一眼，却齐齐对李中慧抱拳一礼，说道：“教主可有差遣？”

只听李中慧道：“马车可曾备齐？”

红衣凶神恭谨地说道：“车马已备多时，等候教主之命。”

李中慧道：“你们随车护法，任何人不得接近车马。”

神、煞、鬼、魂，齐齐应了一声，转身向左行去。

李中慧施展传音之术，低声对林寒青道：“对我亲热一点，别让这四个人瞧出破绽！”

林寒青只好右手加力，扶着李中慧向前行去，转过了一个弯子，果见一辆华丽的篷车，停在道旁的青草地上。

红衣凶神打开了篷车垂帘，说道：“教主请上篷车。”

李中慧嗯了一声，回目对林寒青道：“扶我上车。”

林寒青只好乖乖应命，伸出右手，扶着李中慧，正待转身绕到车后，突听李中慧喝道：“快上车来。”林寒青怔了一怔，暗道：“这一定是叫我了。”

翻身一跃，登上篷车。

李中慧随手放下车前垂帘，掀开垂面黑纱，盈盈一笑道：

“你不像我的深闺密友，倒像我的跟班仆男。”

林寒青尴尬一笑，道：“在下还不太习惯。”

李中慧笑道：“快些学吧！免得在众目睽睽下尴尬出丑。”

只听篷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道：“属下等候命行车，但不知要驰往何处？”

李中慧道：“东行十里，有一座吴氏宗祠，到那里再行请示。”

红衣凶神应了一声，篷车陡然向前行去。

林寒青低声问道：“这四人桀骜不驯，随时都可能背叛你，怎可把他们视作心腹？”

李中慧斜倚车栏上，微微一笑，道：“这是为了要测验你的胆气。”

林寒青道：“事关你的安危，与在下何干？”

李中慧笑道：“这四人除了桀骜凶残外，还都是色中饿鬼，你伴我同行，正如他们眼中之钉，随时存着杀你之心。”

林寒青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李中慧接道：“不过，他们此刻对我尚十分恭顺，有一天他们背叛我时，第一个要杀的人是你！”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我不怕他们。”

李中慧突然伸出手去，扶在林寒青的肩上，柔声说道：

“我讲的句句是实话，这神州四大凶人，凶暴成性，出手就要杀人，心目中毫无是非之念，而且不择手段，随时都可能暗算你，你要特别地小心留意。”

林寒青心中忖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偏要带四大凶人来，这岂不是自找烦恼？”

李中慧回顾了林寒青一眼，道：“怎么不讲话，可是有些怕了吗？”

林寒青道：“在下如若真的被他们暗算而死，只怕李姑娘也难有好的收场。”

李中慧微微一笑，道：“咱们现在已经是祸福与共、生死同命的夫妻了！”

林寒青一皱眉头道：“你好像很开心？”

李中慧道：“自然啦！”

突然一声厉叱，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

林寒青掀开垂帘一角望去，只见一个负锄的农人尸体，横在道旁。

红衣凶神当先开道，那人自然是他所杀，但那红衣凶神竟连望也未望那尸体一眼。

林寒青放下垂帘，黯然叹息一声，道：“四大凶人之名，果非虚传，这几人的残忍，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李中慧道：“什么事？”

林寒青道：“一个荷锄农人，大概是让路慢了一些，被那红衣凶神一掌击毙，弃尸道旁。”

他虽然尽量地忍耐着，使声音保持平和，但仍无法完全掩去

内心的激动，声音中微微颤抖。

李中慧双目中神光闪动，也似为红衣凶神的暴行激怒，拉上蒙面黑纱，掀起车帘，冷冷喝道：“停车！”奔行的马车陡然停下来。

李中慧缓缓移动身躯，探出车外，肃然说道：“哪一个杀了人？”

红衣凶神一抱拳，道：“属下出手杀的。”

李中慧道：“你们既入了玄皇教，就该受教规约束。”

红衣凶神道：“咱们玄皇教中不许杀人吗？”

李中慧冷冷说道：“不许妄杀无辜和不会武功的人。”

红衣凶神天生残暴，野性难驯，抗声说道：

“那人眼看教主马车行来，不肯早些让避，杀之何惜？”

李中慧怒道：“你敢对本教主如此无礼？”

红衣凶神双目中神光暴闪，似想反唇相讥，但他终于忍了下去，缓缓垂下头去，道：“属下敬领责罚。”

李中慧道：“你用哪只手伤了那农人之命？”

红衣凶神道：“左手。”

李中慧道：“好！你就自断左手一根手指。”

林寒青吃了一惊，暗自提气戒备，心中忖道：“这等重罚，只怕他不肯接受。”

红衣凶神双目中厉芒连闪，右手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把匕首，说道：“这断指之罚，不觉太重一些吗？”

李中慧道：“你如不愿断去手指，还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红衣凶神道：“什么路？”

李中慧道：“那就是离开本教，叛我而去。”

红衣凶神哈哈一笑，右手匕首一挥，左手小指应手而断，鲜血狂喷而出。

李中慧一缩身退回车中，放下垂帘。

车马又向前行去。

林寒青低声说道：“你罚他断去一指，岂不是加深了他心中的记恨。”

李中慧道：“对付这等凶恶之人，如不使用严刑峻法，如何能使他们畏服？”

林寒青道：“恩威并济，才是待人之道。”

李中慧道：“那要看什么人了，如果像四大凶人一般的残暴之徒，全然不解恩义二字，那就非要重罚酷刑，才能使他们心生戒惧。”

林寒青不再多言，心中暗道：“你心中这般明白，却偏生用了这四个人随身护法，岂非明知故犯？”

篷车内一阵寂然，两人谁也未再开口。

过约一盏热茶时光，篷车突然停了下来，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道：“禀告教主，马车已到了吴氏宗祠。”

李中慧整好蒙面黑纱，掀起垂帘，缓步走下车去，说道：“两个留这里守护马车，两个跟我进去。”

红衣凶神环视了三个兄弟一眼，道：

“老二、老三随教主进入祠中，老四留这里陪我守护马车。”

绿衣凶煞，黄衣怒鬼应了一声，并肩而出，紧随在李中慧身后，缓步向祠中行去。

林寒青抬头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暗道：“那夜和白惜香被人引来此地，不就是这座吴氏宗祠吗？这李中慧也找来此地，不

知是何用心？”

他心中虽有着重重疑窦，但却未多追问。

李中慧进了祠门，回顾了绿衣恶煞一眼，道：“你在前面开道。”

绿衣恶煞应了声，大步向前行去。

李中慧和绿衣恶煞，保持五六尺的距离，走在第二，林寒青和李中慧错后一步，黄衣怒鬼走在最后。

这吴氏宗祠十分广大，也十分荒凉，四人深入数丈，过了一重庭院，竟不见一个人影。

林寒青暗中留神四周，希望能找出西门玉霜留下的痕迹。

登上了几层石级，到了二门前。绿衣恶煞飞起一腿，踢在门上，砰然大震，木门大开。

李中慧缓步登上石级，低声对林寒青道：“对我亲热一些。”

林寒青一皱眉头，伸出右手，搂住了李中慧的柳腰。

绿衣恶煞狠狠瞪了林寒青一眼，道：“禀告教主，还要往后面走吗？”

李中慧道：“嗯！到后殿瞧瞧。”

李中慧施展传音之术，对林寒青道：“身置险地，旁有恶仆，随时可能回口反噬，这个内忧外患的险场，你必得保持镇静，随时准备应变。”

林寒青只觉肩头上陡然挑起了一付千斤担子，似乎李中慧已把自己生死，付托于他，不禁心头一震。

暗道：明明是你来此地，无事找事，事到临头却把担子放在我肩上。但想到她是一个女流之辈，也只好承担下来，说道：“如咱们遇上凶险，你一定会是死在我后面。”

李中慧笑道：“咱们是一对同命鸳鸯，你如真的在吴氏宗祠中遇难而死，我想活只怕也活不下去。”

谈话之间，已到了后殿，只见殿门紧闭，四无人迹。

绿衣恶煞直行到殿门前面，才停下了脚步，回头问道：“敬禀教主，可要打开殿门？”

李中慧道：“自然要打开殿门。”

绿衣恶煞冷笑一声，道：“咱们玄皇教中规矩，太过森严，在下请示教主之前，不敢擅自做主。”飞起一脚，踢在紧闭的殿门上。

此人功力惊人，那样厚重的殿门，竟然被他一脚踢得呀然大开。

只见殿堂中，一条长木几，正中一座金字牌位，写的是“吴氏历代先祖神位”。

旁边依序排列了无数小形金字牌，上面各写名号。

除了这些供奉的牌位外，再无其他之物。

黄衣怒鬼道：“哼！臭牌位倒是不少。”

只见李中慧那蒙面黑纱四下转动，打量了一阵，沉声对绿衣恶煞、黄衣怒鬼说道：

“你们到门外把风去。”

黄衣怒鬼道：“如有人要进正堂，可要放他进来？”

李中慧道：“那就先通报我一声。”

黄衣怒鬼道：“如他不待通报，硬向里闯，那该如何？”

李中慧道：“你要双手何用？为何不出手拦阻他？”

黄衣怒鬼道：“我怕杀了人受断指之罚，纵有一身武功，也不敢施用出来。”

李中慧道：“点他穴道，生擒活捉，不得伤他性命。”

黄衣怒鬼道：“咱们神、煞、鬼、魂四兄弟，杀人成习，一向出手很重，只怕是难以拿捏到那伤而不死之处。”

李中慧道：“你只要不怕那断指之罚，尽管杀人就是。”

黄衣怒鬼哈哈一笑，道：“在下生有十指，杀一人断一指，也该有十人好杀！”

笑声中转身一跃，和绿衣恶煞并肩跃出室外。

林寒青眼看两人避出室外，缓缓说道：“你把人遣出室外，不知是何用意？”

李中慧道：“等一个人。”

林寒青道：“什么人？”

李中慧道：“西门玉霜。”

语音甫落，突听黄衣怒鬼大喝之声，道：“站住！你找什么人？”

李中慧道：“西门玉霜来了，你要小心一些。”

只听绿衣恶煞怒道：“好小子！你要找死，怪不得我了。”只听呼呼两声，紧接着传入了一声闷哼，似是有人在室外拚了两掌，一人吃了苦头，闷哼出声。

林寒青伸手探入怀中，取出参商剑，道：“我去瞧瞧。”

李中慧一把抓住林寒青，道：“不用多管闲事，恶煞、怒鬼，决然拦不住西门玉霜。”

但闻黄衣怒鬼的声音喝道：“敬禀教主，有人闯进来了。”

余音未绝，突见一个青衣人大步走了进来。

来人脸上带着一副血红的面具，只露出两只神光炯炯的眼睛，不停地转动。

林寒青暗提真气，短剑平胸，蓄势戒备。

李中慧冷冷喝道：“取下你戴的面具！”

那青衣人道：“你为何不先取下你蒙面黑纱？”

李中慧道：“我不用了。”

青衣人道：“为什么？”

李中慧道：“因为我不取下蒙面黑纱，你已知是谁了。”

青衣人道：“你猜猜我是何人？”

李中慧道：“西门玉霜。”

青衣人道：“我家东主，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岂肯轻易来此？”

李中慧道：“她既和我约好，为何不亲自赶来？哼，没有信用！”

那青衣人冷冷说道：“她也不用前来，已了解你们的一举一动。”

李中慧道：“我和那西门玉霜相约，除她之外，不和别人谈话，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咱们也不用多搭讪，我们告辞了。”

那青衣人缓缓取下面具，看去果然是一位唇红齿白的俊俏人物，但她发型未变，一眼就可瞧出来是女子穿着男装。

只见她转动身子，望着那木几供奉的长列牌位，说道：“不行啊！人家是和你约好而来，不肯和我多搭讪，怎么办呢？”

只见那正中牌位之后，人影一闪，室中突然多了一个长袍白发的老人。

李中慧道：“你可是很留恋那梅花主人的昔年事迹？”

那人淡淡一笑，避而不答地反问道：“你一定要见我吗？”

李中慧道：“我们要见的是西门玉霜。”

那人道：“我就是。”

李中慧道：“我如何能够信你？”

西门玉霜缓缓取下面具，露出一张宜嗔宜喜，绝世美丽容貌，接道：“教主你该信了吧！”

李中慧道：“你相约我们在此相见，自己却故弄玄虚，先要属下来戏弄我们一番，不知是何用心？”

西门玉霜道：“我要防你借用化身，防你在这里设下埋伏，所以我不得不小心一些。”

李中慧道：“好！咱们不谈这件事了，你约我来此，是何用意？”

西门玉霜望了林寒青一眼，道：“不知可否遣出你护驾之人？”

李中慧道：“不用了，他和我情同一人，福祸与共。”

西门玉霜道：“林寒青？他不是和那白惜香走在一起吗？”

李中慧伸手掀开蒙面黑纱，道：“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西门玉霜两道眼神一直盯在林寒青身上，瞧了一阵，道：“你可是说他对你很好么？”

李中慧道：“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西门玉霜道：“我只瞧他水汪汪的一双桃花眼，就可断言他风流成性，你如太过相信他，必然要吃苦头。”

李中慧心中暗道：“白惜香果有先见之能，看来她就要上钩了。”口中却冷冷说道：“你约我们来此，只为了讲这几句话吗？”

西门玉霜道：“我要奉劝一件事情。”李中慧道：“什么事？”

西门玉霜道：“我要你放弃和我敌对之想。”

李中慧道：“如你肯放手江湖中的恩怨，咱们立时可化敌为友。”

西门玉霜道：“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爱惜你的才华，才这般奉劝你，如不肯听我忠告，到时候可别怪我手段毒辣。”

李中慧心中暗暗吃惊，忖道：“如若立刻闹翻，眼前就要吃亏，当下笑道：

“任你手段通天，我至少还可有三个月日子好过。”

西门玉霜道：“还有八十六天好活，如若你不肯答应，约期一届，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玄皇教主。”

李中慧眼看林寒青已引起她的注意，当下说道：“如无别事待商，我们就要告辞了。”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道：“你可知三月后的杀身之祸，已于今日种下？”

李中慧道：“我知道，咱们今日一晤，更坚你杀我之心，能得你这般看重，本座甚为荣幸。”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你如有求我的事，今夜三更时分再来，万一不能来，让他来也是一样。”

李中慧怔了一怔，道：“求你？”

西门玉霜冷然一笑，道：“怎么？你敢说不会吗？”

李中慧缓缓戴上蒙面黑纱，道：“也许会，如若我有需要，定然会依约而来。”

西门玉霜道：“咱们这场约会，叫作不欢而散，唯一的收获，是又订下今夜之约。”

李中慧心中动了怀疑，问道：“你好像很有把握，料定我们今夜要来？”

西门玉霜道：“不错，就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唯一不敢断言的是你们哪个敢来而已……”

话声微顿，又道：“一个人生死大事，不是儿戏，别延误时间，耽误了性命。”

李中慧道：“如无他事，我们告辞了。”

便牵着林寒青一只手，大步出了殿门。

只听身后传来西门玉霜的连声冷笑，道：

“任你是铁打金刚，铜浇罗汉，也难忍受那毒性发作之苦。”

李中慧充耳不闻，直出大厅。

转头望去，只见那绿衣恶煞和青衣怒鬼，并肩站在室外，那股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早已消失不见，想是刚才吃了苦头，才变得这般老实。

李中慧装作不知地说道：“你们两人断后。”牵着林寒青当先而行。

出了吴氏宗祠，红衣凶神和白衣怨魂竟然一齐迎了上来。齐齐欠身作礼。

林寒青见两人突然这般地驯服起来，心中大惑不解。

只见李中慧一挥手，道：“不用多礼。向前行去。”

四大凶人一反常态，鱼贯地随在身后而行，直待李中慧登上篷车，放下了车帘，红衣凶神才恭恭敬敬地说道：“敬禀教主，驰往何处？”

李中慧道：“原路折返。”

红衣凶神应了一声，驰车而行。

李中慧缓缓取下了蒙面黑纱，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好毒辣的手段！”

这句话突如其来，只听得林寒青莫名其妙地问道：“怎么回事？”

李中慧道：“咱们都中了毒。”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中毒？”

李中慧道：“不错，他借和咱们讲话的机会，暗中施放出无色无味的毒粉。”

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只觉毫无异样之感，说：“我怎么觉不出来？”

李中慧道：“如能觉得出来，也不是西门玉霜了。”

李中慧拨开车帘，向外瞧了一眼，道：“转向左面。”

红衣凶神应了一声，马车转入左面一条小路上。

林寒青茫然说道：“咱们要去哪里？”

李中慧道：“去见白惜香。”

林寒青见她心中不快，不再说话。

过了一阵，只听红衣凶神说道：“启禀教主，前面已无行车之路。”

李中慧整好蒙面黑纱，一掀车帘跑了出去。

林寒青紧跟跃出马车，流目四顾，只见一片荒野，心中大为奇怪，暗道：“四面不见一处房屋，白惜香住在何处？”

李中慧行了几步，突然回身对四大凶人说道：

“你们好好地守在车旁，不用跟着我了。”也不待四大凶人说话，转身疾奔而去。

林寒青看她愈跑愈快，也只好放腿疾追，片刻间已跑了四五里路，到一片杂林旁边。

紧依杂林之旁，有一座茅草农舍，李中慧四下打量一阵，直入农舍中。

虽是茅屋土墙，但却打扫得十分干净，厅中放了一张木桌，

两张竹椅。

李中慧轻轻咳了一声，道：“白姑娘在吗？”

右侧布帘启动，缓步走出来一身雪衣的白惜香。

她已换着女装，长发披垂，襟插黄花，清雅绝俗，弱不胜力，右手扶在土墙上，娇声说道：“请入我香闺吧……”

李中慧突然除下了蒙面黑纱，抢先说道：“果不出白姑娘的预料，我见到了西门玉霜。”

白惜香笑道：“那很好啊！”

李中慧道：“想不到她竟然暗中施毒。”

白惜香笑容一敛，道：“有这等事，咱们到里面谈吧！”当先掀帘而入。

李中慧、林寒青紧随着进了内室。

内室中布设简单，除了一张木榻上，绣被锦帐之外，只有两张竹椅。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这般娇弱的身体，却偏又喜过这奇怪的生活，夜宿荒庙，出入茅屋，这女子也算得一位奇人。

只见白惜香举起了雪白的衣袖，拂拭一下竹椅上的灰尘，说道：“两位随便坐吧！”

李中慧回顾了林寒青一眼，道：

“你说吧！把详细的经过之情，告诉白姑娘。”

林寒青心中暗道：“最难测度女人心，果是不错，她急急忙忙地赶来此地，大有片刻延误不得之势，但此刻却又似不着急了。”心中在想，嘴里却是仔细地说出了那吴氏宗祠中的经过。

白惜香听得十分仔细，凝目沉思了一阵，才道：

“如是经过不错，她可能真的暗中动了手脚，纵然是用毒，也

不是普普通通的毒品。”

李中慧道：“我相信她不是虚言恫吓，今夜三更之前，必然会毒性发作。”

白惜香道：“你们运气试试内腑，看看是否有中毒之征？”

林寒青道：“在下觉不出来。”

李中慧道：“如是能查觉出来，咱们也可能早作准备了。”

白惜香突然微微一笑，道：“不用怕，她在施用诈语。”

李中慧道：“那她是虚言恫吓了？”

白惜香道：“那也不是，她先用诈语在你们心灵之中植下了中毒的印象，使你们心中疑神疑鬼，赴她之约。”

李中慧道：“她何不约我们三更赴会就是，为什么要施用诈语？”

白惜香道：“她找不出借口，说你们中了毒，岂不是很好的办法。”

李中慧道：“唉！她这般作法，用心何在呢？”

白惜香道：“她要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阴影，使你挥之不去，先自乱了章法。”

李中慧道：“今夜可要赴她之约？”

白惜香摇摇头：“不要去，如若处处在她的意料之中，咱们就先自落了下风。”

李中慧道：“难道置这不理吗？”

白惜香道：“那未免太过牵强，咱们要想个出她意外的办法才好。”

李中慧道：“想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想不出更好之策，还得白姑娘借箸代筹。”

白惜香道：“那西门玉霜如等至三更时分，不见你们赴约，必然激忿异常，先让她气上一阵，待三更过后，你再遣人送上一封信，告诉她你毒性发作，如她一定要见你，就要她和那送信的同来见你……”

三人经过一番密议，考虑到了各种细节。

李中慧站起身道：“我们就此别过。”一欠身，牵着林寒青走了出去。

白惜香望着两人并肩而去的背影，心中突然泛起一阵莫名的伤感，举起衣袖，掩面奔上木榻。

李中慧似是尽扫愁苦，一路上喜气洋洋，笑语如珠，和来时大不相同。

林寒青心中暗自奇怪，忍不住问道：“什么欢乐事，值得你这般高兴？”

李中慧道：“怎么？你不高兴么？”

林寒青道：“我想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李中慧笑道：“我适才被西门玉霜一番诈语蒙蔽了灵智，不知要如何才好，因此才觉着十分烦恼，但听得白姑娘一番话，解去我心中之结，自然是变得高兴了。”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李中慧突然加快了脚步，奔到马车停留之处。

红衣凶神欠身说道：“教主回来了。”

李中慧道：“咱们走了！”纵身跃上马车。

只听红衣凶神问道：“车行何处？”

李中慧道：“回去。”红衣凶神应了一声，马车便向前奔驰而去。

李中慧取下面纱，看着林寒青道：“我有一件事情请教。”

林寒青道：“什么事？”李中慧道：“西门玉霜、白惜香和我，你喜欢哪一个？”

林寒青想不到她会突然提出此事，不禁怔了一怔，道：

“这个，都谈不上，不过，三位都是在下心中敬佩的人物。”

李中慧道：“千百年来，武林中事，大都由你们男人主宰，但是此刻，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数十年内武林的劫运，可能要掌握在女人手中。”

只听车外传来红衣凶神的声音道：“禀告教主，行车已至宅院。”

李中慧戴上蒙面黑纱，低声对林寒青道：“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得装出副深情款款的模样，扶着我走进去。”掀开车帘，行了出去。

这是一处高大的宅院，红门绿瓦，一看就知是豪富之家。

林寒青扶着李中慧当先而行，四大凶人鱼贯随在身后，进得大门，是一座宽大家庭院，底院中就植了不少花树。

李中慧回头对四大凶人说道：“你们就留在前院厢房中吧！二门为界，不听招唤，不得擅入二门。”

四大凶人应了一声，齐齐欠身作礼。

李中慧扶着林寒青，突然加快了脚步，直入二门。

林寒青低声问道：“这是什么所在？”

李中慧道：“玄皇教徐州宅院，快些扶我进入东面跨院中。”

林寒青目光转动，整个的广大宅院，不见人迹，当下加快脚步，向东行去，绕过一片花畦，果见一个月门。

李中慧放开了扶在林寒青肩上的右手，快步进入月门，直奔

上房。

这是座布设精雅的小厅，左角处一道小门，通往卧室，李中慧取下蒙面黑纱，笑道：

“随便坐吧，在这里我是主人，该我来侍候你了。”

林寒青道：“在下心中有点疑问，不知是否可问？”

李中慧道：“你说吧！”

林寒青道：“这样大的宅院，定然是豪富之家，应该仆从如云才是，何以竟不见一个人迹？”

李中慧笑道：“仆从女婢，都已经连夜迁走，如今留在这宅院中的都是我玄皇教中高手，表面上你瞧不出一戒备，事实上却是戒备森严，步步杀机。”

林寒青道：“我怎么瞧不出一形迹？”

李中慧道：“他们各人都有着一定的方位，有的隐身在花丛之内，有的藏在房中，一经发动，连锁攻战，你不解奥秘，自然是瞧不出什么了。”

林寒青道：“是啦！你准备今夜诱那西门玉霜到此，把她搏杀于此？”

李中慧道：“我作此布置之时，确有此心，但这等孤注一掷之策，太过行险，万一不成，岂不是反蒙其害，此刻，我已改变了主意。”

林寒青道：“你这预定之谋，那白惜香可曾知道？”

李中慧道：“不知道，今日咱们吴氏宗祠之行，变化又出我意料，使我自觉才智实难和那西门玉霜匹敌，更减我行险之心。”

林寒青道：“此刻你作何打算？”

李中慧道：“依照白惜香之言行事，撤除这宅院中的戒备。”

林寒青道：“撤除戒备，未免太过行险，在下之意，暂时按兵不动，作个备而不用如何？”

李中慧道：“嗯！瞒得过你，却瞒不过西门玉霜。咱们这等森严的戒备，只怕要激起她反抗之心，引起一场火拚，既然不打算立刻和她翻脸动手，那就不如大方点好，撤除戒备。”

林寒青道：“李姑娘思虑周详，在下难及。”

李中慧笑道：“西门玉霜来时，你难道也要这般称呼我李姑娘？”

林寒青道：“不称你李姑娘，那要称你什么？”

李中慧道：“如何才能骗得过她？”

李中慧道：“你今年几岁了？”林寒青道：“虚度二十一秋。”

李中慧道：“可有姊妹兄弟？”林寒青道：“上无兄姊，下无弟妹，就是在下一人。”

李中慧道：“嗯！所以，你性格很孤独。”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李中慧道：“我小你三岁，可称你为兄。”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

李中慧道：“不用这个那个，你如是不愿叫我妹妹，那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唉！咱们虽是在作戏，也得要让那西门玉霜看起来有如真的一般……”微微一笑，接着：

“我要用最温柔的办法，使你感觉女人并不可怕。”

林寒青只觉得无言可对，淡淡一笑，默不作声。

李中慧突然起身行到门口，高声问道：“何人当值？”

只听月门外有人高声应道：“在下当值，教主有何吩咐？”

李中慧道：“你进来，我有话说。”

语声甫落，大门外快速走进来了个全身劲装的大汉。

林寒青凝目望去，只见那大汉一身草绿衣裤，左肩背刀，右肩上却斜插着一个圆形绿筒，既不像兵刃，也不像暗器，不知装的何物。

只见那人抱拳对玄皇教主施礼道：“教主有何吩咐？”

李中慧道：“传我之令，要他们一律撤出此宅。”

那大汉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李中慧道：“神、煞、鬼、魂，四大凶人留在这里。”

那大汉绝不多问，回身抱拳，听完之后，又转身而去。

李中慧待那绿衣大汉背影消失，牵着林寒青走向客室，笑道：“现在，这座广大的内宅中，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

林寒青道：“如若那西门玉霜要来，大可畅行无阻了。”

李中慧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怎么，你很怀念她？”

林寒青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道：“咱们这诸般安排，不都是等着让她瞧的吗？”

李中慧长长叹息一声，道：“假如一切发展，都在那白惜香预料之中，我真不知要如何排遣心中一股嫉忿和忧苦。”缓缓向内室走了进去。

林寒青望着她的背影，流露出无限的凄凉，步履间，亦显得沉重无比。似是双腿上带了重铅，行动十分缓慢。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李中慧进入卧房之后，似是投放到海中的沙石，不再闻一点声息。

林寒青突然觉着腹中饥饿起来，但又不便呼叫，只好强行忍了下去。

月上树梢，夜空寂静，除了风拂花草，发出轻微的沙沙之声

外，广大的宅院中，再也听不到别的声息。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李中慧定是睡着了，如是西门玉霜此时来到，真不知该如何对付她才是。心念未完，突然火光一闪，回头望去，只见李中慧那卧室之中，突然亮起了一片灯光。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你睡醒了么？”

房中传出来李中慧的声息，道：“睡醒了，现在什么时光？”

林寒青道：“初更将过，二更未到。”

李中慧缓缓转过身子，直入卧室，片刻之后，高声叫道：“拴上房门，熄去烛火，进入卧室吧！”

林寒青依言熄去烛火，拴上室门，缓步走入内室。

只见李中慧身披薄纱，拥被而坐，伸出纤纤玉手，指指那榻边木椅说道：“此刻，我已经是病人了，你必得好好服待我。”

林寒青道：“好吧！你现在要什么？”

李中慧道：“先给我倒杯茶来。”

林寒青转身取过茶杯，倒上香茗，转脸看去，李中慧已仰卧下去，锦被覆体，只露出一个头来，长发散垂枕畔，眉目间似笑非笑，柔声说道：“送过来。”

林寒青缓步行近榻前，放下茶杯，道：“西门玉霜还未到来，这般造作岂不是早了些吗？”

李中慧道：“到时候也许你做得不像，岂不要露出马脚？”

林寒青送上香茗，坐在木椅上，一语不发。

那李中慧出身武林第一世家，人既美艳，才华又高，江湖之上，人人对她敬重，这几日受尽了林寒青的奚落，愈想愈觉羞忿难耐，冷笑一声，转过身去。

林寒青似是自知言语神态间有些过分，转目望去，李中慧已

背转去，心中想说几句抱歉之言，又觉着羞于出口。

香闺锦帐，红烛高烧，这该是多么香艳的风光，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尴尬异常的局面。

时光在沉默中悄然溜走，不知过去了多久。

蓦地里，传入来一阵叩门之声，惊醒了两人，也打破了这冷漠的沉默。

李中慧霍然转过身来，脸上如罩着一层寒霜，冷冷说道：“开门去！”

这三个字说得冷冷冰冰，望也未望林寒青一眼。

林寒青低声说道：“大概是西门玉霜来了，咱们应亲……”他本想说亲热一些才是，但见李中慧那等冷若冰霜的神色，竟是接不下去。

李中慧道：“我要你开门去，听到没有？”

林寒青呆了一呆，转身而去。

打开了两扇木门，立时响起了西门玉霜的娇笑，道：“劳驾了。”也不待林寒青相让，身子一侧，疾如飘风一般，由林寒青身侧溜了过去，直冲卧室。

林寒青紧随而入，见那西门玉霜已停身在木榻前面，心中暗暗吃惊道：“好快速的身法。”

李中慧面壁而卧，对西门玉霜的来到，浑似不觉。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道：“你装得很像啊！”

林寒青道：“不要惊动她，什么话和我谈也是一样。”

西门玉霜陡然转过头来，道：“你是她的什么人？”

林寒青只觉此言很难答复，沉吟了良久，道：“朋友。”

西门玉霜冷然一笑，道：“你们为什么不去赴约？”

林寒青道：“她病了，不能行动。”

西门玉霜道：“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就病了，又不是纸扎的人，哼哼！骗得过别人，如何能骗得过我西门玉霜。”

林寒青道：“你有何见教，现在说也是一样。”

西门玉霜陡然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李中慧。

林寒青急声喝道：“不要动她！”呼的劈出一掌。

西门玉霜头也不回地微微一侧，险险地避过一掌，冷冷说道：“你如再妄动一下，我就扭断她的右臂！我虽然答应了那白惜香不杀人，但却没有答应她不伤人。”

林寒青果然不敢再行出手，疾退三尺，说道：“伤害一个没有抗拒之力的病人，岂是英雄行径？”

西门玉霜道：“她好好的哪里有病了？”

李中慧缓缓回过身，道：“我中了你的毒。”

西门玉霜柳眉一耸，突然放开李中慧的手臂，格格大笑道：“我很相信我的话吗？”

李中慧道：“以你梅花主人的身份，自是不会胡言乱语。”

西门玉霜双颊微红，淡淡一笑，道：“我如想加害你，也不用暗中下毒。”

李中慧一挺而起，道：“那你是用诈了？”

西门玉霜脸上笑容突然收敛，冷冷说道：

“隔物传毒，乃武林中上乘用毒之法。不是西门玉霜夸口，当今武林之中，除了西门玉霜之外，只怕还难找出第二个人。不论何人，只要和我见过一面，都可以中我之毒。”

李中慧道：“这么说来，此刻，我们都已有中毒的可能了？”

西门玉霜道：“那要看我会不会下手了。”

李中慧缓缓站起身子，说道：“嘉宾临门，我不能不稍尽地主之谊。”

她穿着一身蝉翼薄纱，烛光下隐隐可见那玲珑的娇躯，灿然肤色。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好标致的身段，曲线玲珑，肌肤如雪……”

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身上，接道：“你的艳福不浅！”

李中慧道：“比起你西门玉霜小妹是自叹弗如。”说罢缓步入室而去。

烛光摇红的香闺中，只余下了西门玉霜和林寒青。西门玉霜似是经过了一番修饰而来，淡扫峨眉，薄施脂粉，一袭淡绿劲装衬托出了动人的玲珑身材，雅淡素眼中，别有一番撩人风韵。

林寒青暗道：“果然是一代尤物。”别过脸去，不敢多看。

西门玉霜两道摄魂秋波盯注在林寒青的脸上，冷然一笑，道：“她跑出香闺，丢下你一个人，是何用心？”

林寒青仰脸望着屋顶，说道：“不知道。”

西门玉霜道：“哼！别认为我会上她的当，管教她白费一番心机就是。”

林寒青暗暗忖道：这女人果然厉害。如果被她识破，这番心机，当真是白费了！

心念转动，耐不住问道：“什么心机？”

西门玉霜突然展颜一笑，道：

“她想在这宅院中埋伏人手，杀了我，可是她又没有胆子。”

林寒青暗暗吁一口气，道：“这广大的宅院之中，除了神、煞、鬼、魂之外，别无一个伏兵，你此言从何说起？”

西门玉霜笑道：“我说她没有胆子，中途又变了心意，撤走伏兵。”

林寒青暗道：“此人的确是厉害，耳目如此灵敏。”

西门玉霜不闻林寒青答话，又道：“她到哪里去了？”

林寒青道：“大概去准备酒菜，准备款待嘉宾。”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她以玄皇教主之尊，难道连个使唤的丫头都没有吗？”

林寒青道：“自然是有，不过，眼下都不在身边。”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难道料定我今夜会来吗？”

林寒青道：“那也不是……”

西门玉霜突然格格一笑，道：“我明白了，她差走了随身丫头侍女，却留下你在此地陪她。”

林寒青道：“姑娘如此说，那也不算错。”

西门玉霜眼波流动，上下打量了林寒青一阵，道：“她待你很好吗？”

林寒青道：“不能算坏。”

西门玉霜道：“你对她呢？”

林寒青略一沉吟，道：“情深如海……”

西门玉霜冷冷接道：“你有什么好，她要这般待你？”

林寒青微微一怔，道：“情有所钟，这些事不用你管。”

西门玉霜笑道：“我偏要管呢？”

林寒青道：“在下想不出，你要如何一个管法？”

西门玉霜笑道：“办法多得很，我要你们终日不能相见，尝尝那相思之苦，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开心事情？”

林寒青道：“我们心有灵犀，十年八年不见面，也是一样。”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冷冷说道：“我不信世上真心灵相通的事。”

林寒青道：“你心怀仇恨，嗜杀成性，这些事你自然不懂。”

西门玉霜怒道：“你懂什么？我倒要瞧瞧看男女之间，是否有真的情爱？”

林寒青目光一转，瞥见李中慧手托木盘，站在门内，双目中情爱横溢，凝立不动，瞧着自己，不禁脸上一热，不再理会西门玉霜，快步行过去了，接过她手中木盘。

那木盘之中，除了四样精致的小菜之外，还有一壶烫热的酒。

李中慧缓步行入室中，说道：“不知西门姑娘驾到，未备佳肴，几味小菜，一壶热酒，还望西门姑娘多多担待。”

西门玉霜原本觉着憋了一股无名怒火而来，再和林寒青抬了几句杠子，更觉气闷难受，她为人本就孤傲自负，好胜之心奇强，心中火了起来，什么事都能做出，本想借个事故发作，好好捉弄两人一顿，或是毁去李中慧的容貌，但见李中慧如此诚恳客气，心中虽有一腔怒火，却也发作不出，长长吁一口气，道：“教主亲下厨房，叫我如何敢当。”

李中慧笑道：“不成敬意，请随便食用一点。”

她早已得到白惜香的警告，对待西门玉霜，不能太强硬，要忽柔忽刚，使她无法发作，刚柔之间以柔为主，如是太过刚强，说不定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

西门玉霜缓缓坐了下来，道：“咱们乃是敌对相处，你这般对待我，不觉着太好些吗？”

李中慧道：“你已答应那白惜香三月内，不妄伤一人，在这

三月之内，咱们暂可为友。”

西门玉霜道：“不用你提醒，我记得很清楚。”

李中慧脸色突然一整，道：“但三月之后，咱们就各行其事，各逞其能，作一场生死之斗。”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如若我没看走眼，白惜香活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如是那白惜香死去之后，你倒是唯一可和我对手之人。”

李中慧心中一凛，道：“我怎么未听那白惜香说过她会死亡的事。”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道：“她也许不敢说，不过，她决活不过三个月就是，你如不信，再见她面时，何妨问问她。”

李中慧道：“白姑娘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小妹就是想找她，也是无处可寻。”

西门玉霜突然举起筷子，每样吃了一口，又自斟一杯酒，一饮而尽，笑道：“不知教主是否相信，贱体是百毒不侵。”

李中慧也喝了一杯酒，把每样小菜尝了一口，道：

“小妹没有西门姑娘之能，不论何种毒物，都可使我中毒而亡。”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古语说英雄相惜，今日方知古人诚不欺我。”

李中慧道：“可惜咱们是冰炭不同炉，异道难相谋，三月之后，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西门玉霜道：“就凭今宵你一番款待盛情，你我之间，日后都不会死。”

李中慧道：“小妹自知难是敌手，败亡必然……”

西门玉霜接道：“败虽必然，亡却未必，你杀不了我，我不愿杀你，岂不是都不会死。”

林寒青突然插口说道：“那烈妇冢前的英雄不及天下英雄半数，但依当时情势而论，如果人人奋勇，和你拚命，你也未必有把握必胜无败。”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如非白惜香从中插手作梗，料他们都难逃我毒手，此刻对酒相论，他们早已经身化劫灰。”

林寒青不服地说道：“天下能有一个白惜香，怎知没有两个，三个？”

西门玉霜怒道：“你可是不信我说的话？”

林寒青道：“姑娘把话说得太满，只怕行起来，未必就能够力从心愿。”

西门玉霜目光转注到李中慧的脸上，严肃地说道：“这人在你玄皇教是何身份？”

李中慧道：“他不是玄皇教中人，我们玄皇教中戒规森严，教中弟子，在我面前，素来不敢多口。”

西门玉霜道：“这么说来，他和你们玄皇教是毫无牵扯了？”

李中慧道：“他虽和玄皇教无关，但却和我很好……”她长长叹息一声，缓缓说道：“西门姑娘，咱们都是女儿身，强煞了又能如何？日后还不是择人而事，嫁为人妻，绕膝儿女，将会消磨去咱们的雄心壮志……”

西门玉霜冷冰冰地接道：“你为什么要嫁人呢？我不信一个女人，就非得择人而事不可。”

李中慧道：“小妹在数年之前，何尝不是也有此想……”她目光一掠林寒青道：“那时，我视臭男人一个个如同草芥，但自

从和他见上一面之后，竟是不自觉作茧自缚……”

西门玉霜喝干了面前的酒。道：“有这等事？”

李中慧道：“唉！我也不怕你耻笑小妹，我此刻已经雄心消沉，厌倦了江湖生涯，但得能摆脱这玄皇教主之位，和他携手息隐于山林之间，坐山看虎斗，笑傲白云间，是何等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她聪慧绝伦，极善做作，说来一片悠然神往之情。

西门玉霜凝目瞧了林寒青一眼，叹道：“我实在瞧不出他有哪点好处，值得你这般倾心。”

李中慧道：“姑娘洒脱不群，不知人间情爱滋味，不说也罢。”

西门玉霜大眼睛眨动一阵，流露出满脸迷惘之色，道：“我想请教一事。”

李中慧道：“但凭吩咐，小妹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西门玉霜道：“我手下除了几个贴身女婢之外，大都是男人，其中有不少倜傥英俊之人……”目光转注到林寒青的脸上，接着道：“那要比他强得多了，为什么我就觉不出什么呢？”

李中慧笑道：“也许是你天生冷漠性格，也许是你练的武功路子不同，早已没有了七情六欲。”

西门玉霜嗤地一笑，道：“承你这般看得起我，我倒为你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李中慧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小妹想不出有何良策，还望指教。”

西门玉霜道：“你找他一个错处，把他杀了，岂不就没有烦恼了吗？”

李中慧呆了一呆，笑道：“我如能够杀得了他，那也不用烦

恼了。”

西门玉霜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事，我当真是想不明白，咱们不用谈它了。”

李中慧道：“如是有一天，你遇上自己喜爱之人，你就会想到小妹今宵之言……”

西门玉霜冷冷地道：“我想，这一辈子我是永远不会遇上了。我练瑜伽摄心术，已然小有成就，今生今世，再不会为情烦恼。”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瑜伽摄心术，旁门左道之学，乃不登大雅的诡奇武功。”

西门玉霜霍然站起，怒道：“我和玄皇教主说话，哪个要你多口？”

林寒青只觉一股羞忿，泛上心头，暗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武功高强，至多把我杀死，愈想愈觉恼怒，拍案而起，道：“姑娘出口伤人……”

西门玉霜接道：“骂了你又当如何？”

林寒青道：“喧宾夺主，你给我滚出去！”

西门玉霜怔了一怔，涌现出满脸杀机，道：“你骂哪一个？”

目光转注到李中慧脸上，道：“教主恕我放肆，今宵我要好好教训这臭男人一顿。”

右手一挥，扫了过去。

李中慧道：“西门姑娘，请看在小妹份上，不要和他计较。”事实上，这番话已是白说，西门玉霜掌势，早已劈出。

林寒青身子一闪，疾退五尺，避开一掌。

西门玉霜道：“我倒要瞧瞧你能躲开几招？”柳腰一挺，人已跃过桌面，左手虚发一招，立时有一股潜力，逼住了林寒青的

双掌，右手紧随拍出。

林寒青背已靠壁，退无可退，两手又被西门玉霜内力逼住，施展不开，眼看一只纤掌卷来，就是无法躲避，只所篷然一声，右肋中了一掌。

这一掌打得很重，林寒青身子摇了两摇，几乎栽倒。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道：“你如再敢放肆，我就当场废了你的武功。”

林寒青微闭双目，暗中一提真气，止住伤疼，一语不发。

李中慧目光一掠林寒青，只见他脸上肌肉颤动，虽然极力在压制内心的激忿，但却无法掩饰眉宇间泛起的煞气，心中暗暗担忧，忖道：“他乃生性倔强之人，如何能忍爱这等羞辱？但双方武功悬殊，真的动起手来，万无幸胜之机，就算我全力助他，也是难有胜算。”

她心中反复思忖，竟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但见林寒青缓缓睁开双目，望着西门玉霜凄然一笑，道：“西门姑娘的武功，果然高强。”

西门玉霜道：“你倒也算得个识时务的人。”

林寒青脸色忽然一变，冷冷说道：“不过，在下并不佩服。”

西门玉霜道：“你要如何才佩服？”

林寒青道：“除非是西门姑娘杀了在下灭口，要说佩服二字，今生休有此想！”

西门玉霜道：“我答应那白惜香三月不伤人命，你求死虽难，但我可废了你一身武功。”

林寒青道：“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下今日受此羞辱，实有生不如死之感，我还要讨教姑娘的剑术。”

西门玉霜回顾了李中慧一眼，笑道：“他这口气咄咄逼人，迫我出手，自是怪我不得了，我废去他一身武功，也可为你解除烦恼。”

李中慧长长叹息一声，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我将终生一世，守在他的身旁……”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道：“我就拼着背弃约言，把他乱剑分尸！”

李中慧突然格格一笑，道：“我们福祸与共，生死同命，你如要杀人，那就得连杀两个！”

西门玉霜呆了一呆，冷冷说道：“你可是觉着，你们两个人，就可以胜过我吗？”

李中慧道：“小妹自知绝非敌手。”

西门玉霜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求死？”

李中慧道：“以身殉情，死而何憾。”

西门玉霜叹道：“痴情女子负心汉，自古皆然。我如是杀了你，他就未必会以身相殉。”

李中慧双目神凝，投注在林寒青脸上，默然不语。

林寒青心中大为感动，肃然说道：“在下有得一口气在，决不容有人损伤到她。”

西门玉霜缓缓坐下去，说道：“你们两个人真的想死在一起吗？”

李中慧笑道：“你如是有些不信，那就何妨一试，我们引颈受戮。”

西门玉霜霍然站了起来，道：“我确实有些不信，哪一个先来受死？”

李中慧娇躯一侧，迎了上去，道：“小妹自知非敌，也不用还手了，西门姑娘请出手吧！”

突听林寒青大声喝道：“在下不甘束手就缚，姑娘如要出手，还请先杀在下！”

西门玉霜道：“你们这般争先受死，叫我无法下手了。”

李中慧淡然一笑，道：“你现在可是信了？”

西门玉霜双目眨动了一下，投注在林寒青脸上，道：“我仍是有些不信。”

李中慧轻轻叹息一声，道：“还要如何才信？”

西门玉霜道：“我要把他带走。”李中慧吃了一惊，道：“把他带走？”

西门玉霜接道：“不错，不过你尽管放心，我可不会抢了他。”突然一伸右手，点了过去。

林寒青眼看西门玉霜一指点了过来，只觉封架不住，闪也闪避不开，略一犹豫，肩头上已中了一指。西门玉霜手法奇快，右手点了林寒青的穴道，随手一挥，已把林寒青挟入腋下，笑道：“三月之后，我大开杀戒之日，才把他交还于你，如他还未变心，我就信你之言。”

李中慧道：“别说三个月了，就是三年三十年，海枯石烂，我也相信他不会变心。”

西门玉霜道：“好！咱们走着瞧吧！”

李中慧道：“但你得答应我不许伤他。”

西门玉霜笑道：“三月之后，我还给你时，保管他毫发未伤，只不过变心而已。”

也不容李中慧再说话，纵身一跃，穿出室门而去。

李中慧目注西门玉霜消失的去向，呆呆出神。

且说西门玉霜，挟持着林寒青，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才停了下来，挥手两掌，拍活了林寒青的穴道。林寒青似是已自知动手只不过徒自取辱，索性不再还手。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你们搞的什么鬼，快些据实说来，如有一句虚言，当心我点你的五阴绝脉，让你尝试一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

林寒青四顾一眼，默不作声。

西门玉霜怒道：“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林寒青缓缓抬起头来，道：“听得字字入耳。”

西门玉霜道：“好，说吧！你们这些安排，用心何在？”

林寒青道：“依据在下所知，在那宅院之中埋伏下了数十高手，等待你去了之后，一声令下，全部一拥而上……”

西门玉霜笑道：“姑不论能否杀得了我，但你们这方法，就不觉有欠光明吗？”

林寒青道：“杀你一人，可救无数人的性命，虽然伏兵围攻，有欠光明，但那也管不得许多了。”

西门玉霜淡淡一笑，道：“既是早有预谋，为何又中途变卦？”

林寒青道：“因那玄皇教主极力反对，不得不中途撤走伏兵。唉，可惜呀，可惜！”

第二十一回 舍身入虎穴

西门玉霜道：“可惜什么？”

林寒青道：“可惜他们未能听我之言，如是肯依我方法去做，此刻你不为乱剑分尸，亦必被生擒活捉！”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你好像很有信心，似是那埋伏的人手，就一定能取我性命。”

林寒青虽然不善谎言，但此刻为形势所迫，既然说了，只好编造下去。

他仰望夜空，长长吁了一口气，接道：“那数十高手，不但各负绝技，而且人人都会一种暗器。那暗器都是淬毒之物，如是有击中，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也是难以逃得性命。”

西门玉霜道：“你说的这般严重，倒叫我以未能一试为憾。”

目光停注在林寒青的脸上，接道：“你和那玄皇教主，可是当真很好吗？”

林寒青道：“你有目可看，有耳可闻，难道还是骗你不成？”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你们那般相爱，我偏不让你们如愿。”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你要如何？”

西门玉霜道：“我要把你们活活拆散，我要你把她视作陌路人，若不相识。”

林寒青道：“你要施展‘摄心术’，控制我的神志，使我听你

之命？”

西门玉霜道：“那办法，虽然有效，但却不是出自你的内心；何况，你总有清醒之日。”

林寒青道：“可你是要对我下毒？”

西门玉霜道：“你如被毒物所伤，如何能瞒过那玄皇教主？”

林寒青冷冷说道：“你既不用毒，又不施展摄心术，在下想不出姑娘有什么办法？”

西门玉霜笑道：“你可是有些不信？”

妙目缓缓转了两转，接道：“那玄皇教主容色，比我如何？”

林寒青道：“在下一下直未曾留心到姑娘的容貌，很难评断。”

西门玉霜道：“你现在瞧瞧也不迟啊！”

林寒青抬头望着夜空星辰，漠然答道：“那玄皇教主，对我情意深重，在下已和她有约言。”

西门玉霜接道：“什么约言？”

林寒青心中暗道：“那李中慧和我本无约言，此等大事，岂可随口捏造。”

他心中风车般转了一阵，仍是想不出适当措词，但形势迫急，势又不能迟延，失声说道：“我们对月证情，终生不变。”

西门玉霜偏着头想了一阵，道：“好吧，既然你不能弃她，那只有让她弃你了！”

林寒青心中大感不安。想到这一时情急之言，恐将伤损到李中慧名节，日后如何向她交代？他心有所思，根本没有听到西门玉霜讲的什么。

西门玉霜缓缓伸出手去，一把扣住了林寒青的脉穴，笑道：

“走，我要证明一件事给你瞧瞧。”

林寒青脉穴被扣，纵想反抗，也是无能为力，只好随着她向前行去，问道：“什么事？”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现在不告诉你，到时间你自然就会知道。”

林寒青也不再多问，任她牵着手向前行去。

走了一阵，西门玉霜忽感不耐，怒声说道：“你不会走快些？”

林寒青道：“为什么不放开我的腕脉要穴？”

西门玉霜道：“好倔强的脾气！”探手点了过来。

林寒青只觉穴道一麻，晕了过去。

待他清醒之后，感觉自己正被捆绑在一座木榻之上，双目被一层厚布遮住，一片漆黑，暗中运气，只觉双手也被绑着，无法挣动。

耳际响起了混乱的步履声，似是这室中有着不少的人。

只听一个娇细的声音说道：“把鼻子再削两条刀疤。”

林寒青只听得心底泛起一阵寒意，直上顶门，暗道：“他们要破坏我的五官。”

但闻铁器相撞之声，传入耳内，紧接着脸上一凉，心中暗道：“完了，不知他们要在我脸上划下多少疤痕？”

只听一个娇柔的声音说道：“唉！小翠呀！算了吧！我瞧是已经够难看了，你要把他弄成什么样子，才算满足呢？”

另一个女子笑道：“听东主说道这个人脾气很坏，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这改头换面的事，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听她说话口气，当是小翠无疑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丑美虽非大事，但故旧亲友，此后相逢

不相识，岂不是一桩大难之事，不知要费上多少口舌，才能解释清楚。

忖思间，那娇柔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

“小翠呀！你瞧他满脸汗水，怎么说他不害怕呢？”

小翠咦了一声，道：“怎么？他已经醒过来了？”

林寒青只觉胸中憋了一腔怨忿，忍不住接口说道：“在下醒来多时，那西门玉霜何在？要她来此见我。”说话之中，潜运内力一挣，只觉双手、双腿、臂弯之处，捆绑得甚为坚牢，竟无能挣开一处。

全室中突然沉默下来，久久不闻声息。

林寒青只觉胸中闷气膨胀，憋得难过至极，大声喝道：“小翠、小翠……”

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答道：“你喝叫什么？”

林寒青道：“解开我眼上的东西！”

小翠冷冷说道：“不行，你脸上刀痕还未结疤，让你瞧到了那还得了。”

林寒青大声吼道：“我不怕，快些解开我身上绳索。”只觉肋间一麻，又被人点了穴道，隐隐间，觉得被人撬开了牙关，灌下去一些苦汁，人就晕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待他第二次清醒之后，处境已然大变。

两支红烛融融高烧，照得满室通明。

案上铺着白绫桌幔，四壁间一片雪白，都是白绫幔遮。

床上是白色垫子，盖的白色被子，除了那两支红烛之外，全室中一片雪白，不见杂色。

林寒青环顾了四周的景物一眼，伸手向脸上摸去。

手触之处，一片柔软，满脸都是柔和的纱布。

他虽然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但无法忍受这改变面目的恐怖，只觉一股凉意，由背脊直冲顶门，全身瘫软在木榻之上，心中暗道：“完了完了，他们不知要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听那小翠口气，定然是把我改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面孔。”

只听木门呀然，一个全身白衣、手托木盘的美丽少女，缓步走了过来。

林寒青一挺身，坐了起来，正待发作，那白衣少女已抢先说道：“相公脸上刀伤未愈，不宜行动，还是请坐下休息的好。”

也不待林寒青答话，轻伸皓腕，取过木盘上的磁碗，道：“这一碗参茸保元汤，相公请快些吃下。”

林寒青冷冷说道：“我好好的，吃什么参茸保元汤。”挥手推去。

白衣女一沉右手，避开了林寒青的掌势，道：“翠姑娘的吩咐，说相公改换面目时，失血很多，连武功也受影响，要相公喝下这碗参茸保元汤。”

林寒青道：“那翠姑娘，可是叫小翠吗？”

白衣女道：“是啊！不过小翠是东主叫的，我们都喊你她翠姑娘。”

林寒青暗中运气一试，果然觉得胸腑之间，隐隐作痛，心头更是黯然，忖道：“完了，不但面目全非，连武功也被她废去，这西门玉霜当真的毒如蛇蝎。”

只听那白衣少女说道：

“相公请吃下这碗参茸汤，小婢还有……”

林寒青举手一挥道：“我不要吃，你去找小翠来。”

白衣女道：“相公贵姓啊？”

林寒青道：“我叫林寒青，快些去吧。”

那白衣少女，放下手中的木盘和参汤，快步出室而去。

林寒青目光流转，希望能在室中找出一面铜镜，照照自己，是何怪状，但他失望了，这室中除了两支高烧的红烛之外，再无其他之物，黯然一叹，倒向木榻。

只听一个女子口音，传了过来，道：“你要找我。”

林寒青缓缓坐起身子看去，只见一个全身墨绿、面目娟秀的少女，站在木榻旁边，当下冷笑一声，道：“你就是小翠吗？”

绿衣女道：“不错，林相公找我来，不知有何吩咐？”

林寒青道：“快取面铜镜来给我瞧瞧。”

小翠笑道：“相公放心，敝东主的手段高明绝伦，此后相公，终身都是那副模样，瞧的日子正长，何必急在一时呢。”

林寒青心头急躁，怒声喝道：“不行，我现在就要瞧瞧。”

小翠道：“此刻相公的脸上，包满了白色的纱布，纵然取来铜镜，也是难以自见容貌。”

林寒青伸手摸去，果然是满脸厚厚的白纱，除了眼睛和嘴巴露出外，连两耳都包了起来，心中暗道：是了，我说这丫头进来之时，何以不闻声息，原来我双耳也被掩了起来。

林寒青怒声喝道：“她将我改成什么怪样子了？”

小翠道：“小婢实在是形容不出来，那样子当真是滑稽得很。”

林寒青道：“不论是何等奇形怪状，我林某人也不放在心上，但我要早些知道……”

他黯然叹息一声，接道：“你说吧！不管是何等怪模样，都

不要紧，你放心地说吧！”

只见小翠皱了皱柳眉儿，道：“鼻子好像是移了位置……”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什么？鼻子岂是可移动的吗？”

小翠道：“不是鼻子真的移位，而是看上去，好像移了位置一般。”

林寒青冷哼一声，道：“再说吧！”

小翠道：“眼下面，用刀割开，涂上数种颜色，相公那刀伤长好之后，那颜色就和血水混了起来，今生一世，也不会被水洗去了。”

林寒青道：“好毒辣啊！好残忍啊！还有什么？”

小翠道：“在相公那顶门之上，好像雕刻了一片花纹。”

林寒青道：“什么花纹？”

小翠道：“就小婢记忆所及，好像是一幅‘寒江垂钓图’。”

林寒青一跃而起，道：“什么？为什么要在我脸上，雕出这幅图案来？”

小翠道：“敝东主说，相公经过她一次易容的手术之后，天下的女人，再也不和你亲近，从今之后，只有你孤苦一人，有如垂钓寒江的老翁，故而在你顶门之上，刻下了一幅‘寒江垂钓图’。”

林寒青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

小翠道：“在你左右双颊之上，也各雕了两个字。”

林寒青道：“刻的什么字？”

小翠道：“左颊上，刻的是孤苦。”

林寒青道：“右颊上刻的什么？”

小翠道：“伶仃”。

林寒青突然纵声而笑，道：“好一个孤苦伶仃。”

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大胆的丫头胡说什么？”

小翠一听那呼喝之声，登时全身一颤，垂下头去，道：“小婢罪该万死！”

林寒青转头望去，只见西门玉霜当门而立，粉面上罩着一层寒霜，星目神光如电，逼视着小翠，恼怒之情，形诸神色。

那小翠有如待宰的羔羊一般，适才那副神气活现之态，尽皆敛去，全身微微地抖动。

林寒青高声说道：“不用怪她，是我逼她说的，如她该受何等责罚，加到我的身上就是。”

西门玉霜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林寒青的身上，道：“你可是认为我不敢？”

林寒青哈哈大笑道：“你在我面容上，刻下了奇奇怪怪的图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但我林某人，却有着承受的胆气，姑娘还有什么毒辣阴狠的办法，尽管施展出来就是，杀一刀和杀千刀有何不同？”

西门玉霜淡淡一笑，挥手对小翠喝道：“你出去！”

小翠如获大赦，应了一声，急步而出。

西门玉霜缓步走到了木榻旁侧，笑道：“如若那玄皇教主真的是对你有情，你纵然一脸奇奇怪怪的花纹图案，有何要紧？”

林寒青冷笑一声，欲言又止，缓缓闭上双目，倒卧在木榻之上。

西门玉霜扬了柳眉儿，接道：“等你伤好了之后，我就带你去见那玄皇教主，告诉她你的身份，如若她仍然对你一如往日一

般地深情爱护，我就相信世间当真有真情二字。”

林寒青双目未睁，冷冷说道：“你只是为了要证实这一句话，就在我脸上雕下无数的奇怪花纹？”

西门玉霜笑道：

“玄皇教主肯对你深情款款，那是为了你长得英俊潇洒，如若容貌不改，对你用情又何止玄皇教主一人。如今形貌大变，不复是昔日的英俊容貌，玄皇教主真有情，她可以如愿以偿，除她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女人喜欢你了！”

林寒青道：“不知在下脸上的刀伤痕迹，几时能好？”

西门玉霜道：“快得很，两天之后，我就可以除去你脸上包的白绫。”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西门玉霜缓缓站起身子，接道：“你好好休息吧，两天之后，我来除去你脸上裹伤白绫，送你去见见皇教主。”

虽只是两日时光，但在林寒青的感觉中，却比过去了两年还长。两日来，他受到了优礼遇，食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锦帐绣被，美婢侍候，无微不至，但林寒青却是席难安枕，食不下咽，两日未出一言。

第三日中午时分，西门玉霜果然依约而来，身后紧随着艳婢小翠，捧着一个木盘。

林寒青看那木盘之中，除了一把剪刀之外，还有一个玉瓶，瓶色如墨，也瞧不出瓶中放的何物。

西门玉霜伸手取过木盘中的利剪，笑道：“过来吧！”

林寒青大步行了过去，昂首挺胸地一站，道：

“姑娘尽管出手。”声音平和至极，毫无畏惧之感。

西门玉霜扬起手中利剪，道：“片刻工夫之后，你就可以见到自己奇形怪状的容貌了，你心中怕不怕？”

林寒青道：“这两日来，在下已想通了生死的事，千古艰难唯一死，我既然不畏死亡，何在乎这区区的容貌。”

西门玉霜轻轻叹息一声，道：

“好一个英雄胸怀。”挥动手中利剪，片刻之间，尽除林寒青脸上裹伤白绫。

林寒青伸手一摸面颊，果然是高低不平，疤痕宛然。

西门玉霜道：“小翠快去取面铜镜来。”

小翠应声而去，片刻之间，手捧铜镜而至，递向林寒青，道：“相公请接铜镜。”

林寒青缓缓接过铜镜，举手一照，只见铜镜之中，现出一幅图案错杂、形状古怪的面孔。

西门玉霜笑道：“我的手术如何？”

林寒青哈哈一笑，道：“好一副奇形怪状的面孔。”缓缓把铜镜交还小翠。

西门玉霜一皱柳眉儿，道：“怎么？你一点也不难过吗？”

林寒青道：“这样很好，咱们可以走了。”

西门玉霜呆了一呆，道：“你可是很怀念那玄皇教主？”

林寒青道：“不错，怎么样？”

西门玉霜道：“我劝你别存太多的奢望。”

林寒青道：“不劳关心。”

西门玉霜道：“好！我倒要瞧瞧那玄皇教主是否还像昔日一般对你？”

回目对小翠说道：“备我马车，咱们一起去见那玄皇教主。”

小翠应了一声，大步而出，片刻之后，重又走了回来，道：“马车已齐。”

西门玉霜道：“你面容初变，也许在行动之间，还不太自然，乘车而行，可避免引起行人注目。”

林寒青道：“有劳姑娘费心了。”大步向外行去，直登马车。

西门玉霜紧随林寒青身后，登上马车，小翠跨辕扬鞭，车声辘辘，向前行去。

西门玉霜对林寒青漠然无动于容貌改变一事，心中大感茫然，这和预料的反应，竟然是背道而驰。她强自忍着心中重重疑云，端然而坐，暗中却留心着林寒青的一举一动。

只见他微闭双目，倚在车栏上，不言不笑，叫人难以猜测他心中意图。

车中一片沉默，只有辘辘轮声，划破原野的幽寂。

大约有半个时辰，奔行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耳际传过来小翠的声音，道：“启禀东主，已到玄皇教主的宿住之处。”

西门玉霜道：“叩门求见。”

小翠应了一声，跃下马车而去，片刻工夫，重回车前，欠身说道：

“玄皇教主亲率玄皇教中高手，迎迓于大门之外。”

西门玉霜回顾林寒青一眼，道：“下车吧！就要见到你日日夜夜想念的玄皇教主了。”

林寒青略一犹豫，道：“姑娘先请。”

西门玉霜一掀车帘，当先下车，林寒青紧随其后而行。抬头看去，只见李中慧带着桑南樵和一位容貌如花的少女，迎客于台

阶之下，身后排列着八个身佩彩带的黑衣人。

林寒青暗自叹息一声，忖道：别后不过三日时光，但却对面不相识了。

只见西门玉霜一挥手道：“又劳教主远迎了。”

李中慧道：“理该如此，姑娘请入内待茶。”

西门玉霜也不客气，大步向前行去，小翠一拉林寒青，紧随在西门玉霜身后。

场中之人，似是都被林寒青那满脸奇怪图案吸引，忍不住多瞧几眼。

一行过二门，穿花廊，直入宅后厅。

西门玉霜紧行一步，低声对李中慧道：“请教主摒退左右，我有话说。”

李中慧略一沉吟，挥手对桑南樵说道：“你们不用进去了。”牵着西门玉霜，直入厅中。

大厅里早已摆好细点，两个青衣美婢，捧玉盘献上香茗。

李中慧挥手命二婢退出大厅，道：“姑娘有什么话，现可以说了。”

西门玉霜扬起玉手，指着林寒青道：“教主识得此人吗？”

李中慧星目流转，打量林寒青一阵，道：“不认识。”

西门玉霜笑道：“教主不要小觑了他，他虽然其貌不扬，但武艺却是高强得很。”

李中慧道：“西门姑娘的手下，自非泛泛可比。”

西门玉霜举手一招，说道：“过来。”

林寒青来时豪气，似是全然消退，应声行了过来。

西门玉霜笑道：“你日夜想念那玄皇教主，见了面怎却不说

话了？”

李中慧吃了一惊，道：“我们素不相识，他为何要日夜想念着我？”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此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己一副怪样子，但却怀念着教主的美艳容色，而且朝思暮想，念念难忘。”

李中慧缓缓站起娇躯，秋水凝神，望着林寒青，缓缓说道：“你认识我？”

林寒青点点头，道：“小可虽然识得教主，只怕教主已然不识在下了。”

李中慧只觉声音很熟，呆了一呆，道：“你是谁？”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为什么不说你的名字？”

李中慧柳眉耸动，淡淡一笑，道：“你说吧！本座恋旧之情，最是深重。”

林寒青仰脸望着屋顶，长长吁一口气，道：“在下林寒青。”

李中慧脸色一变，但一刹那间，又恢复了镇静之色，缓缓伸出雪白玉腕，抓住了林寒青的左腕，柔声说道：“西门玉霜把你面容毁去，认为我必将会拒你于千里之外……”

格格大笑一阵，接道：“但我偏不要她猜中。”

西门玉霜霍然站起身来，冷冷说道：“你是当真的不嫌弃他？”

李中慧道：“不错，别说你毁了他的面容，就是你毁了他的五官四肢，害他成残废之身，我也一般对待于他。”

西门玉霜道：“我不信。”

李中慧说道：“要如何才能肯信？”

西门玉霜道：“除非你立刻嫁他为妻。”

李中慧微微一呆，道：“这些事你也要管。”

西门玉霜格格一阵大笑，道：“林寒青，你信了我的话吗？若是这玄皇教主，真的是对你有情，那就不用犹豫不决了。”

林寒青突然一挺胸，道：“大丈夫生于人世，岂可计较外貌的美丑，在下虽为你西门玉霜毁去了外貌，但并没有自苦际遇，悲绝生机。”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我只是要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意，都有着一定的条件，这条件一旦消失，交往情意，也将随着变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你尽管放心，我虽然毁了你容貌，但却会把 you 常带在身边，情天波起，玉人变心，只为了你的面目可憎！”

林寒青厉声接道：“我林寒青顶天立地，岂能受人惜怜！”放开大步，向外行去。

李中慧黯然叹息一声，道：“不要走！”纵身一跃，追了过去。

西门玉霜右手一挥，一股潜力，推了过来，挡住李中慧。

就这一缓之间，林寒青已奔出大厅，放腿狂奔而去。

李中慧猝不及防，吃西门玉霜掌力一挡，震退两步，再要追赶时，早已不见林寒青的踪影。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

“你伤了他的心，昔日的情爱愈深，他对你的怨恨也愈深，不用再追他了。”

李中慧黯然说道：“你答应过，不伤害他，言犹在耳，你却

毁约背信。”

西门玉霜笑道：“我西门玉霜答应之言，岂肯失信于你。”

李中慧怒声喝道：“你毁了他的容貌，难道还不算伤害他吗？”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只怪你对他用情不真，如何能怪到我的头上。”

李中慧凝目沉思了片刻，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西门玉霜笑道：“棋差一着，满盘皆输，好姑娘，你明白得太晚了，在三月限期未满足之前，我先让你尝尝悔恨之苦。”

目光一掠身侧的小翠，接道：“咱们该走了。”款移莲步缓缓向外行去。

李中慧强自振起精神，道：“小妹这里送行。”

西门玉霜道：“不敢有劳。”加快脚步，疾奔而去。

李中慧望着西门玉霜消失的背影，只觉忧苦千种，涌上心头，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且说林寒青满怀羞忿，放腿狂奔，急不择路，越屋而行。

这宅院之中，虽然埋伏有很多玄皇教中高手，但因没有教主之命，也无人出手拦阻，任他畅行而去。

林寒青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到了一处四无人迹荒草之处，才停下来。

转眼望去，只见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下，有一块光滑的大石，林寒青缓步行了过去，就小石之上坐下。想到这副奇形怪状的面容，纵然是母子相见，也是不会认识，不禁心头黯然，仰脸望天，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我林寒青初入江湖，身世还未查明，竟然遇此大变，成

此丑怪之貌，今后何去何从……”

突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纵然容貌丑些，打什么紧，像我一个女孩子家，生成这般一副丑陋面容，那才是人生大恨之事。”

林寒青吃了一惊，霍然站起，回头望去，只见丈余外一片及膝的荒草地上，站了一个奇怪无比的女子。

那女子穿了一身黑衣，一张半边赤红、半边苍白的脸，长发乱披，黑白混杂，偏是说话声音娇脆无比。

林寒青打量了女子一阵，道：“你是谁？”

那黑衣少女道：“我没有姓名。”

林寒青道：“没有姓名？”

黑衣女道：“我生得这样丑怪模样，父母却又给我起了一个娇甜的名字，实叫我难以说得出口。”

语声顿了一顿，又道：“不过，江湖之上送了我一个绰号，倒是和我的模样恰当得很。”

同病相怜，林寒青不觉间动了好奇之心，忍不住问道：“什么绰号？”

那黑衣女道：“他们叫我阴阳罗刹。”

林寒青暗暗忖道：“你这副奇形怪状的脸，被称作阴阳罗刹，倒也是名副其实。”

只见那阴阳罗刹，突然举步而行，直对林寒青走了过来。

如是往昔，林寒青遇上这么一个怪人，心中定然有些畏惧，但此刻却有着无限亲切之感。

阴阳罗刹行到林寒青身前两三尺处，林寒青仍是毫无畏缩、退避之意，只好自行停了下来，接道：“他们叫我阴阳罗刹，除

了我生的形容可怖之外，和我暴急的脾气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林寒青道：“你很易发怒？”

阴阳罗刹道：“不但容易发怒，而且出手就要杀人，尤其是那些自命英俊潇洒、容色娇美的男女少年，只要犯到我的手中，很少能留下性命。”

林寒青道：“这也难怪，那些青年男女，瞧你这形貌的怪人，不是冷言热讽的讥笑，定然是深恶痛绝的恐怖之情，那自是难以忍得下去。”

阴阳罗刹嫣然一笑，露出一排细小、整齐的牙齿，说道：

“不错，那些人那副嘴脸，实叫人无法不动杀机，想来你也是和我一般了。”

林寒青道：“在下不如姑娘甚多，还未曾为此杀人。”

阴阳罗刹道：“如此说来，兄台当真是天下第一等大好人了。”

林寒青想到适才所受西门玉霜的讥笑，以及李中慧那强作笑容，克制自己的那份委屈神情，忍不住一股怒火由心中直冒出来，说道：

“那也不是，也许从此以后，在下也将大开杀戒了。”

阴阳罗刹喜道：“好极了，我阴阳罗刹，终于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小妹还未请教兄台姓名？”

林寒青道：“在下林寒青……”突然心中一动，住口不言。

那阴阳罗刹却似未曾注意到林寒青的神色，喜孜孜地接道：

“林寒青，林寒青……不好，不好，这名字太文雅了。”

林寒青道：“姓名只不过是人生过程中一个分辨的标识，那

也没什么重要。”

阴阳罗刹道：“如是林兄不嫌弃小妹多口，小妹倒是有个很好的绰号，送给林兄。”

林寒青道：“什么绰号？”

阴阳罗刹道：“小妹这张脸，一半红、一半白，故有阴阳罗刹之号，林兄那张脸却是花纹交错，说形状的古怪，实不在小妹之下，因此，小妹想林兄如肯称花面罗刹……”

林寒青自言自语道：“花面罗刹！哈哈！倒也是名副其实。”

阴阳罗刹道：“小妹生平之中，除了生我的父母之外，可算是未曾和人有过往来，今日和林兄一见，竟不禁引为知己，唉！这也许是小妹自作多情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同病相怜，那也是人情之常。”

只听阴阳罗刹长叹一声，接道：“只不知林兄是否肯折节下交？”

林寒青心中忖道：“听她口气，满怀愤世嫉俗之恨，如若和她攀交，今后只怕难免要受她影响。”

只听阴阳罗刹说道：“唉！只因我这面孔生得难看，为世人遗弃，一生之中，从未交过一个人，今见林兄，不禁动了同病相怜之情，如若林兄看我不起，那就算我白说了，小妹就此道别。”

慢慢转过身子，缓步而去。林寒青道：“姑娘止步。”

阴阳罗刹陡然转过身子，长吁一口气，道：

“小妹活了二十余岁，今日第一次听人唤我姑娘。”

林寒青暗道：“此人当真是可怜得很，唉！想我林寒青日后还不是和她一般地受尽世人的冷淡！”

只听阴阳罗刹说道：“林兄如肯答应和小妹交往，小妹愿与

林兄分享武林中一大隐秘。”

林寒青心中一动，道：“什么隐秘？”

阴阳罗刹道：“世人见得我这一副奇怪的面孔，无不视作妖魔鬼怪，因此，世界虽大，却使我有着无处存身之感，只好拣那些人迹罕至之处，逃尘避世，终年出没深山大泽之中，竟被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前辈奇人的府第，那里面留有他一生心血……”话至此处，却突然住口不言。

林寒青已为她说动了好奇之心，忍不住问道：“不知那位前辈奇人，遗留的何物？”

阴阳罗刹道：

“遗留了一本手册，上面记的尽是绝世武功，和十个图解，小妹费时三日夜，才把那手册看完，不是我危言耸听，如是一个个人学得那手册的武功，当今武林，实难找出敌手。”

林寒青心中暗道：“我有一身血海深仇，和谜一样的身世，不论揭开身世之秘，或是报毁容之仇，都必须绝世武功才行。”

阴阳罗刹道：“林兄既是一时间难作决定，小妹岂能相强，你好好想上一天，明天日落时分，咱们在此地会面，小妹再听林兄的答复。”

林寒青道：“不用想，我立刻就可以决定了。”

阴阳罗刹清澈的双目中，流现出无比渴望之色，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

林寒青道：“你生具奇貌，我却是为人毁容，但咱们的际遇却是一般模样，世人无知，以貌取人，只为了咱们面貌难看，就无缘无故地为人遗弃，如若咱们能学得绝世武功，也可以为世间怪人出一口气。”

阴阳罗刹道：“小妹亦有此想。”

林寒青道：“如蒙姑娘不弃，咱们就指日为誓，此后以兄妹相称。”

阴阳罗刹沉吟了一阵，道：“以兄妹相视，未免太过呆板，咱们以后，可以兄妹相称，患难与共，相辅相助就是，不必限于兄妹之情。”

她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今年几岁了？”

林寒青道：“在下今年二十一岁。”

阴阳罗刹道：“那是巧得很，小妹今年也是二十一岁，但不知林兄是哪月生？”

林寒青道：“我是四月初三。”

阴阳罗刹道：“哎呀！当真是不好意思，我是二月初四，大了你一个多月。”

林寒青道：“既是姑娘大两月，在下是小弟了。”

阴阳罗刹笑道：“唉！我决非有心占你的便宜，实情如此，我想咱们不用以年龄算啦，干脆我称你为兄就是。”

林寒青道：“不要紧，我称你姊姊，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

阴阳罗刹仰脸望天色，道：“兄弟，为姊的还有一点私事待理，明日午时，咱们仍在此地相见，同赴那位前辈异人的府第。”

林寒青道：“姊姊有事，尽管请便。”

阴阳罗刹微微一笑，道：“此刻距明日中午，还有半日一夜之久，兄弟要到哪里去渡此一宵？”

林寒青道：“不瞒姊姊，小弟此刻是居无定处，行无定止，姊姊既是私事待理，小弟自是不便同行，我随便找个荒僻无人之

处，住上一宵，明日午时，在此相见便了。”

阴阳罗刹微微一笑，垂首一声低啸。

只听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一匹全身通体墨黑的骏马，急急奔过来。

这匹马鬃毛奇长，直垂腹间，看上去不太像马，但却说不出是何物，背上早已配了雪白色的鞍镫。

黑马白鞍，看上去十分耀目。

阴阳罗刹纵身跃上马鞍，说道：“兄弟，为姊的就此别过了。”一带缰绳，快马转头而奔，如去闪电，眨眼不见。

林寒青望着阴阳罗刹如飞而去的背影，心中暗暗赞道：“好快的马儿。”

辽阔的原野上，恢复了原有寂静，返照夕阳，拖长了林寒青的人影，孤独地伸延在草原中，显得是那般的寂寞。

他举起手来，摸摸脸上交错的花纹，心中说不出是恨是苦，信步向前行去。

这是一片广阔的草原，一眼不见边际。

林寒青茫然而行，未分辨东、西、南、北，李中慧犹豫的神情，使他意识到自己已被人间遗弃，和阴阳罗刹的一席谈话，又令他生出一份豪情壮志，他要在武功上出人头地，使人间能改变以貌取人的观念。

落日西沉，夜色凄迷，一声夜泉，惊醒了林寒青缭乱的心情，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突然感觉腹中饥肠辘辘，这才想到一日夜未曾进过食物。

第二十二回 造访埋花居

林寒青到十里外一农家找了些食物充饥，第二天，他不愿与人见面，在山洞中躲了一日，日落后又找了点信发物，直到初更，才到了和阴阳罗刹的约会之处。

只见一个长发披肩，身段美好的女子背影，正坐在那块大石上，呆呆的望着晚霞，神态是那么安详、娴静。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下来迟了。”那背影缓缓的转了过来，启唇一笑，道：“林相公。”

林寒青看清了那张面孔，在晚霞映照下，娇艳若三春桃花、柳眉、瑶鼻、大眼睛。

他揉揉眼睛，仔细看去，口中茫茫然说道：“你是白姑娘？”

那女子缓缓站起身来，嫣然一笑，道：“嗯！林相公，我是白惜香。”

林寒青只觉脑际间轰然一声，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抖动，说道：“你怎么认识我呢？”

白惜香道：“为什么我不认识你？”

林寒青伸手摸着脸上突起交错的花纹，说道：“我不是变了样吗？”

白惜香星目流转，打量了林寒青一阵，道：“你哪里变了，还不是和过去一样？”

林寒青茫然说道：“这就奇怪了。”

白惜香道：“奇怪什么？”

林寒青道：“那西门玉霜，在我脸上用刀子刻了很多疤痕，还涂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怎么还是和过去一样呢？”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你可是很害怕自己变的丑吗？”

林寒青道：“男子汉大丈夫，纵然是生的丑些，也是没有关系。”

白惜香道：“这就对了，那西门玉霜纵然能在你脸上留下很多疤痕，涂上五颜六色，但她却无能改变心中所思，匹夫不可夺志，难道你为了自己变的丑了，就迁恨人间，改变了志向？”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我没有这么想。”

白惜香娇媚一笑，伸手拍拍那大石头，道：“你坐下来。”

林寒青趑趄不前，迟疑良久，才前行两步，席地而坐，道：“我坐在这里也是一样，姑娘有什么指教，尽管吩咐。”

白惜香道：“你不肯和我坐在一起，可是觉着自己太难看了？”

林寒青讪讪说道：“不是……”

白惜香道：“那是因为我太好看了？”

林寒青道：“姑娘娴雅高贵，实乃瑶池仙子。”

白惜香道：“你只是看我的外形而言，如是我有一天，也被那西门玉霜毁去了容貌，你对我是否还像现在一般？”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如若真有那么一天，在下自信会对姑娘更好一些。”

白惜香盈盈一笑，道：“你现在已经对我很好了，那时，要对我更好，也就不论什么事，都依着我，宠着我吗？”

林寒青道：“正该如此。”

白惜香笑道：“这么说来，我比那李中慧有福多了。”

林寒青长叹一声，道：“可惜在下这副尊容，实不便和姑娘常处在一起。”

白惜香道：“如是你仍然是那般潇洒英俊，世上女孩子，个个都对你喜爱异常，那也用不着我白惜香来……”两颊一红，突然住口不言。

林寒青缓缓站起身子，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只是我林寒青别有所谋，有负盛情，在下这里先行谢罪了。”抱拳一个长揖，回头大步行去。

白惜香幽幽说道：“你站住。”

林寒青行了几步，听得喊声，不觉又回到原地。

白惜香眨动两个圆大的眼睛，笑道：“今夜的月色一定很好。”

林寒青抬头看看天色，已是暮色苍茫时分，天际间已亮起几点星光，心中暗暗忖道：天已入夜，何以那阴阳罗刹仍不见来，难道她来过又去了吗？想到黯然之处，不禁长长一叹。

白惜香道：“你叹的什么气？可是因为你要会的人，失约未来吗？”

林寒青浅浅一笑，道：“不错，我是来会一个人。”

白惜香道：“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人？”

林寒青道：“我不知她的姓名，只知她的绰号。”

白惜香道：“那你告诉我她的绰号。”

林寒青略一沉吟，道：“她叫阴阳罗刹。”

白惜香凝目说道：“阴阳罗刹，是男的还是女的？”

林寒青道：“女的。”

白惜香盈盈一笑，道：“她可是骑着一匹黑马？”

林寒青道：“不错啊！你见到她了？”突然间，心底泛升起一缕疑念，暗道：这白惜香怎会这般巧的到了此地，守在这荒凉的原野中。

只听白惜香娇声笑道：“我瞧到了一个长发飘垂，身着黑衣的女子，骑着一匹黑马，绕着这白杨树行了一匝，然后纵骑而去。”

林寒青道：“唉！她定然是来找我了。”

白惜香道：“她当真是没有一点耐性，如是她肯多等上一刻，岂不是见到你了吗？”

林寒青望望白惜香娇美之容，想想那阴阳罗刹的丑怪，不禁黯然一叹，道：“她不是没有耐性，而是因为她不愿见到你。”

白惜香道：“为什么？我们无怨无仇，素不相识，她为什么怕见我？”

林寒青道：“因为她生的太丑，不愿瞧到像你这般漂亮的姑娘。”

白惜香道：“因为她太丑了，所以，你才很想念她？”

林寒青道：“就算如此吧！同病相怜，这也是人情之常。”

白惜香道：“你约她什么事？”

林寒青道：“答应和她一起去寻找一位前辈奇人的遗物，学习武功。”

白惜香笑道：“你不怕她骗了你吗？”

林寒青道：“在下相信她不会骗我。”

白惜香道：“只因她生的太丑了，所以，你就全心全意的去相信她？”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

白惜香道：“不用这个那个了，你说不出第二种理由来……”她缓缓转过脸去。

待她转回头来，已然是变了个人，那娇美的容色，变成了一个淡金色恐怖的面孔，笑道：“我这样，比你那阴阳罗刹如何？”

林寒青凝目望了一阵，道：“其丑在伯仲之间。”

白惜香道：“这是一个人皮面具，我可以戴，别人也可以戴，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前辈奇人，在人间留下武林秘录。”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话倒也有理，如若那阴阳罗刹戴的是人皮面具。

但闻白惜香柔声接道：“我虽未和你那位罗刹姑娘见过面，但我可以料断她必是戴着人皮面具。”

林寒青道：“你怎能如此武断？”

白惜香道：“你如肯听我的话，很容易揭穿个中真相。”

林寒青被她勾动起好奇之心，说道：“如何揭穿真象，还请姑娘指教。”

白惜香道：“你只要暗中留心她的生活举动，就不难查出她是伪装，不过，你不能让她发觉了你的存心，一不小心，即将使苦心付于流水。”

林寒青心念一动，无心再听下去，急急说道：“姑娘之意，那阴阳罗刹，还会来吗？”

白惜香道：“也许我前脚离开，她后脚就到，也许她过两三日再和你相会，但你可以放心，你那位罗刹姑娘绝不会抛你而去。”

林寒青只觉那白惜香言中满含玄机，但一时之间，却又思解

不透。

白惜香默默取出金针，刺在林寒青各大要穴之上，林寒青通体舒畅，睡意上涌，不觉间闭上双目。

蒙胧中只听白惜香幽幽说道：“我一向轻淡生死，虽然我明知死亡之期，但却从未放在心上，可是，现在我却不想死了。”

林寒青虽然睡得迷迷糊糊，但尚未全然入梦，神智犹醒，把白惜香每一句话，都听得十分清楚，听到她不想死了，突然插口接了一句，道：“姑娘能够不死，那是最好不过了。”

白惜香缓缓拔下她身上金针，每拔下一枚，林寒青的睡意，就增浓了几分。

林寒青睡意转浓，神智也逐渐的沉迷过去。

隐隐间，只听白惜香说道：“我要走了，余下的事，自会有那位罗刹姑娘给你善后，要劳她的玉手，来服侍你了，你如想享些艳福，那就装作病势愈重愈好，她会深情款款对待你。”

林寒青蒙胧的意识中，隐隐感觉到那声音顿了一顿，又道：“今日一别，或成永诀，你如怀念我，两月内，请到太湖埋花居中找我，记着，太湖埋花居，唉，如是你不愿见我，那就算啦！”

话至此处，消失不闻，林寒青虽然很想挣扎而起，但他却无法抗拒那蒙胧的睡意，意念一闪而息，沉沉睡熟了过去。

待他醒来之时，景物早变，发觉自己正睡在一张柔软的榻上。

室内布置的十分雅洁，虽然是竹篱茅舍，但却打扫的窗明几净，锦被绣帐上，散发出一股幽淡的清香。

林寒青流目四顾了一阵，突然想起白惜香临去之言，不由伸手向枕下摸去，只觉入手处一片柔软，哪里有什么药物，不禁暗

暗叹道：我由那荒凉的草地中，移来此地，只怕早已把那白惜香留下的药物，弃置荒野了，此室香淡淡，锦帐绣被，不似男子卧室。

正忖思间，突然一阵娇笑之声，传了过来，道：“林兄好些了吗？”娇柔清音，动人至极。

随着那娇脆清音，缓步走进来一个身材美好，面貌奇丑的少女，正是那阴阳罗刹。

只见她手中托着一个玉盘，莲步轻移，缓缓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微笑，露出一排细白整齐的牙齿。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坐起了身子，道：“有劳姊姊相救。”

阴阳罗刹笑道：“快些给我躺下，你病势尚未复元，挣动不得。”

林寒青道：“我现在觉着很好，全不似有病模样。”

阴阳罗刹叹息一声道：“我因事耽误，直延到深夜三更才赶往那约会之处，见兄弟一个人卧在那荒凉草地之上。姊姊只好擅作主意，把你扶上马背，驰返姊姊暂居之处。”

林寒青急急说道：“这可是姊姊的闺房吗？”

阴阳罗刹道：“不错，除了你兄弟之外，姊姊这闺房之中，还未曾有过男客。”

林寒青急急说道：“叫小弟如何能躺在姊姊的香闺之中……”一面说话，一面挣扎下床。

阴阳罗刹伸手按着林寒青的前胸，笑道：“你身染重病，不易行动，只好暂时从权了。”

林寒青觉着她按下的力道很重，只好乖乖的躺了下去，说道：“小弟恭敬不如从命了。”心中却暗暗想道：白惜香说她早已

赶到那约会之处，她却说深夜三更，才赶到约会地点，两相权衡，倒是那白惜香的话，可以相信。

只见那阴阳罗刹，缓缓把手中玉盘，放在榻上，玉盘中放着一只玉杯，杯中满满一杯碧色汁液，也不知是酒是茶，阴阳罗刹伸出纤白的玉手，端起了玉杯，笑道：“兄弟喝下这杯万应解毒汤，有病医病，无病也可强身。”左手一圈，扶起了林寒青，右手端着玉杯，直向他口中送去。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杯中究系何物？甚难预料，但眼下形势，又不能不喝，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只觉一股寒凉之气，直深入丹田之中。

阴阳罗刹微微一笑，道：“你好好的休息一天，让药力行开，明天咱们就可以上路了。”

林寒青心中愁苦，口里笑道：“多谢姊姊关怀。”

阴阳罗刹笑道：“你是我唯一的亲近之人，怎么还是这般客气呢？”

林寒青长叹一声，道：“你让我服用的是什么药物？”

阴阳罗刹道：“此药可解百毒，不论你病势如何沉重，我相信都可一剂除根。”

林寒青道：“有这等事？”

阴阳罗刹笑道：“姊姊还会骗你么！唉！我虽然生的很丑，可是一生中，从没有服侍过男人，厨下作羹汤，捧药问郎疾，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侍候过的男人。”

林寒青微微一笑，道：“可是因为我也生的很丑吗？”

阴阳罗刹道：“我不知道，但我想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如若不是我的面貌很丑，或是你生的很美丽，咱们就永不可能再一起了。”

阴阳罗刹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想的太多了，好好的休息吧！也许有一天咱们能寻得一种奇药，使你我都能改头换面，变一个人，你变的很英俊，我变的很美艳。”

林寒青道：“真有这么一天，只怕咱们……”突然住口不言。

阴阳罗刹道：“只怕什么？”

林寒青一直留心着她脸上的神情和肌肉变化，希望能够判定她是否戴着人皮面具。

可是阴阳罗刹那半脸红，半脸白的颜色，掩去了她神色的变化，很难看得出来，她是否有人皮面具。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道：“如若真有一天，寻得了易容药物，咱们都变了一个样子，那时，和世人有何不同？面对着世间无数的俊男美女，谁又能保证此心不变？”

阴阳罗刹淡淡一笑，道：“你是怕我变了心呢？还是怕你自己？”

林寒青道：“我。”

阴阳罗刹似是陡然间被人在前胸处打了一拳，全身一颤，手中玉杯突然跌落在地上，打得片片粉碎，双目中神光闪动，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道：“你很自信，为什么你不说我变心？”

林寒青道：“如是你变了心，由在下承受那相思之苦，也还罢了，如是在下变心，岂不有负了姊姊一番关顾情意吗？”

阴阳罗刹双目中暴射出奇异的神光，黯然说道：“咱们萍水相逢，结识不过两日，为什么你要想得这么多呢？”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在下失言，姑娘多多担待。”转过身

去，闭目而卧。

阴阳罗刹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兄弟，不要错怪了我的意思。”

突然住口，垂下头去，缓步出室。

林寒青缓缓转过身来，微启一目望去。

只见一个美好的背影，流露出无限的凄凉，逐渐消失在门外不见。

林寒青挺身而出，暗中运气一试，只觉真气畅通。

心念一转，又缓缓躺了下去，心中暗道：她既知我有病，何不索性装出病势模样，看看她如何处置于我？闭上双目，假装睡去，待他醒来时，房中已燃起烛光。

启目望去，只见一角木案上，红烛融融，阴阳罗刹一手支头，望着烛火出神。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天色很晚了吗？”

阴阳罗刹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道：“初更刚过，你醒来很久了？”

林寒青道：“我刚刚醒来。”

阴阳罗刹缓缓站起身子，捧起案上一个玉杯，行了过来，说道：“这一杯冰糖莲子汤，你吃下去。”

林寒青接过玉杯，吃了一口，只觉杯中莲子，半生不熟，不禁一皱眉头。

阴阳罗刹讪讪一笑，道：“我从来没有煮过食用之物，煮的不好吃，你要多多担待。”

林寒青道：“煮的很好。”大大两口，完全吃了下去。

阴阳罗刹道：“我煮了一锅饭，下面烧焦了，上面还未煮熟，

“难吃死啦！”

林寒青道：“我腹中正感饥饿，快些取来食用。”

阴阳罗刹犹豫了一下，道：“要是不好吃，可不能骂我。”转身而去，捧来饭菜。

林寒青已然下了木榻，据案大吃起来。

这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坏一顿饭菜，一盘鸡炒的一半生，一半熟，一锅饭吃起来一股焦味，但他腹中饥饿，倒是吃的津津有味，一口气连吃了三大碗饭才放下碗，笑道：“很好吃啊！”

阴阳罗刹娇声笑道：“我知道你故意让我心里快乐，才这般故作违心之言。”

林寒青道：“就算我要你快乐，但也不能装的一口气连吃三大碗饭。”

阴阳罗刹一笑而起，捧起碗筷，款步而出。

林寒青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双臂，心中暗道：似这般清静无为的生活，能过得数十年，倒是欢乐的很。

只见阴阳罗刹双手捧了一只玉杯，走了进来，说道：“吃杯茶吧！”缓缓把茶杯放在木案上。

她的举动温柔至极，小心翼翼，生恐惊骇着林寒青一般。

林寒青取过茶杯，喝了一口，登觉满口清香，暗道：不知她在何处采到这样好的茶叶。

阴阳罗刹柔媚一笑，道：“好喝吗？”

林寒青道：“好喝的很，在下生平未曾饮过这样好的香茶。”

阴阳罗刹道：“这是西域天山绝峰的香芝叶，你自然不容易喝到了。”

林寒青道：“香芝叶，这等珍贵之物，你从哪里得来？”

阴阳罗刹笑道：“此物我收集的很多，如是咱们能够终生相处，足够你终身受用。”

林寒青暗道：口气太大了，我终身一世吃茶，岂不是数十斤以上的香芝叶，就算收集丰富，也是难有这许多，心中不信，口却不言，星目顾注，微微一笑。

阴阳罗刹道：“你笑什么？是有些不信吗？”

林寒青道：“如果不作违心之论，确有些不大相信。”

阴阳罗刹道：“哼！你可是认为满杯茶中，尽是香芝叶吗？要是如你猜想，那也就不算名贵了，一杯中放上一片，已是满室生香，连吃上三个月，香气深入体内，行经之处，自带有一股袭人的幽香。”

语气微微一顿，笑道：“可惜你这张脸生的太难看了，如果你生的好看一些，再满身带香气，不知要制造多少风流韵事。”

林寒青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不是西门玉霜毁了我的容貌，如何能遇上姊姊呢？”

阴阳罗刹道：“那西门玉霜这般害你，待你随姊姊学成武功之后，把她杀了就是。”

林寒青道：“当时我心中虽然恨她入骨，但此刻想起来，却又怨恨尽消了。”

阴阳罗刹道：“那为什么？”

林寒青道：“如不是她毁了我的容貌，我如何有此刻这平静的欢愉生活？”

阴阳罗刹道：“此刻你很快乐？”

林寒青道：“我生于苦难，长于忧患，自我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片刻平静、欢愉的生活。”

阴阳罗刹起身笑道：“我要出去一下，天亮之前，回来接你上路。”

林寒青原想追问她深更半夜中到哪里去，但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淡然一笑，道：

“姊姊请便。”

阴阳罗刹轻轻叹息一声，缓步走了出去。

林寒青等候了一刻功夫，估计那阴阳罗刹已去，扬手一掌，熄去那木案上的烛火，慢慢下了木榻，只觉心中疑窦重重，难以自解。

他缓缓在木案旁坐了下来，忖道：这阴阳罗刹是谁呢？她好像很忙碌，如若她当真是一位从未和人接触过的孤伶人，如何会这样忙碌？白惜香说得不错，她定然是戴着人皮面具，掩去了本来面目来戏弄于我。

一想起白惜香，突觉脑际中闪起一道灵光，记起了白惜香临行前留下之言，说要见她就到太湖埋花居。

下面还说些什么？林寒青已无法记起，但埋花居三个字已够人想来惊心，为什么这三个字用的是这样不祥。

白惜香柔弱娇躯，恰似那一朵将要凋谢的花，埋花居，岂不是暗示她葬身之地。

一股强烈的冲动，由心底泛升而起，暗道：我一定得去见她，也许去的晚一步，即将成抱恨终身的大憾。

念转意决，霍然站起，暗中运起功力，随手在木案上写道：“我去了”三个大字。

他也不知自己的指力，是否已深刻于木案之中，只是聊尽了告别的心意而已。

一刹那间，阴阳罗刹在他心目中地位，急剧的直线下降，代之而起的是那弱不禁风的白惜香。

轻启木门，抬头望望满天闪烁星光，林寒青暗中运功戒备，缓步出了篱门。

一路行去，也不见有人拦阻。

直待行出了二里之外，林寒青才加快脚步，施展开轻功提纵身法，直奔太湖而去。

他自知脸上疤痕难看，如是招摇过市，必将引起万人侧目，索性昼伏夜行，走的又都是偏僻的小径。

这天，天色大明时分，到了太湖岸畔。

抬头看烟波，一片浩瀚，心中暗暗忖道：太湖三万六千顷，水域辽阔，这埋花居在太湖何处？

他一路上夜行赶路，但此刻却是不得不找人问道了，但想到自己这丑怪之容，和人搭话，必将吓人，只好掏出一块绢帕，包在脸上，直向那渔舟停泊之处行去。

这时，正是赶赴早市之时，大部渔人都担着鱼担，接踵成队而行。

林寒青借绢帕掩面，守在道旁，见一个年老的渔人行来，抱拳一揖，道：“借问老丈一声，这太湖附近可有一处‘埋花居’吗？”

那老人放下鱼担，望了望林寒青道：“埋花居？老朽在太湖打鱼，打了三十多年，却从未听过有这样一处所在。”

林寒青呆了一呆，抱拳对那老人一揖，道：“打扰了。”茫然向前行去。

湖边，泊满了渔舟，几个早起的渔家女，已然在做早饭，缕缕炊烟升起，又散入茫茫轻雾中，叫人分不出是烟是雾。

林寒青望着那万顷湖波，呆呆的出神，心中暗暗忖道：埋花居，究竟在什么地方啊？千里碧波，浩瀚无涯，要我到哪里去找呢？

太阳渐渐升起，金黄色的光芒，照在荡漾的湖波中，闪动起万道霞光。

林寒青一直望着那湖波出神，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突然间，一艘快舟，驰近岸畔，也惊醒了呆呆出神的林寒青。抬头望去，不禁一阵惊喜。

只见那快船之上，缓步走下来一个全身绿衣的少女，正是那白惜香身边的侍婢素梅，急急站起身子，迎了上去，道：“素梅姑娘。”

他惊喜之下，忘记了自己容貌被毁，呼叫出声之后，才霍然惊觉。

素梅缓缓转过脸来，望了林寒青一眼，笑道：“你可是林相公公？”

林寒青道：“正是在下，姑娘怎……”

素梅接道：“快请上船吧！有什么话，咱们上船再谈吧！”当先跃回快舟。

林寒青紧随着跃上船去，素梅立时摇橹而行，快舟裂开了一道水浪，直驰湖心。

快舟行入湖中数百丈后，素梅才回头说道：“我家姑娘吩咐和我香菊，各驰快舟一艘，每日在湖边巡行，接引相公。”

林寒青道：“她怎会知道我来的这么快呢？”

素梅摇摇头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凡是我家姑娘吩咐的事，准不会错就是。”

林寒青道：“你家姑娘才慧过人，她的言行，确非咱们凡俗之人所能想到。”

忽听素梅黯然一叹，眼圈一红，两行珠泪儿，簌簌而下，说道：“这几日，姑娘病的很厉害，进食日减，逐渐消瘦，每日直只念叨你林相公，我和香菊，夜夜对月祈祷，希望你早些赶来。”

林寒青仰天长长吁一口气，道：“天道贲贲，不佑才人。”

素梅幽幽说道：“据小婢和香菊妹妹默察情势，姑娘似是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甚深，也许她自己早已知道了疗救之法，只是她不肯设法自救，林相公见着她时，还望能好好的劝她一下。”

林寒青道：“好！在下尽力就是。”

这时，小舟已然行至湖心，素梅突然回过头来，望了林寒青一眼，道：“林相公，你为什么要用绢帕包住头脸？”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我……我有些不舒服。”

素梅道：“我家姑娘，当真是有着未卜先知之能，她连林相公用绢帕包住头脸的事，都能够预先知道，所以，小婢见到相公之后，不用多问，就知道是你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青天白日，我如不把这样一个丑怪的脸儿包起，岂不是存心要惊世骇俗吗？她既知道我面容被毁，预测我包起了头脸，那倒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但她能于事前料定，的确是常人难及，口里应道：“白姑娘一向料事如神，在下素所敬服。”

素梅微微一笑，不再说话，全力摇橹，快舟如箭，破浪飞驰。

林寒青抬头望去，只见水波接天，一望无际，忍不住问道：“姑娘，那埋花居还有很远吗？”

素梅道：“在湖中西洞庭山，最快也还要半个时辰。”

林寒青道：“可要我帮你摇橹？”

素梅道：“不用了。”

快艇如飞，直向前面驰去。

林寒青望着湖波，脑际间陡然间泛起一缕莫名的恐惧，打了一个寒颤，全身开始发起抖来。

林寒青生来怕水，不敢再望湖水，躲入舱中，闭上双目。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听素梅娇声说道：“林相公，西洞庭山到了，请上岸吧！”

林寒青步出舱门望去，果见小舟已泊在一片石壁下面。

素梅当先一跃，飞落在一块突出的大石上，举手相招。

林寒青眼看碧波荡漾，心有余悸，觑准了素梅站立的位置，纵身一跃，直飞过去。

那素梅眼看林寒青飞跃过来，立时纵身而起，跃向一个大石之后，口中说道：“林相公，上了这大石后面的石级，就是我们姑娘住的埋花居了。”

林寒青脚尖一接力，轻轻一点山石，疾向另一块大石后面飞去。

只见素梅已沿着石后的阶梯，快步向前奔去。

原来这块大石后面，由人工开出了一座石梯。

登上石梯，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峭壁上环绕一块亩许大小的盆地，地上植满了花树，迎面一座用花树植成的篱门，横题着“埋花居”三个大字。

素梅低声对林寒青道：“不知姑娘睡着没有，咱们放轻着脚步进去，别惊醒了她。”

林寒青点头应道：“有劳姑娘带路。”紧随着素梅身后行去。穿行过一片花畦，到了一座精致的小楼前面。

素梅轻轻推开了两扇木门，低声说道：“相公请在室外等候片刻，我去瞧瞧姑娘醒了没有。”

林寒青道：“姑娘尽管请便。”

素梅轻步入室，片刻之后，重又行了回来，道：“姑娘在楼上相候。”转身带路而行，直登楼上。

这是一座布设精雅的小厅，占去了小楼一半，壁间似是挂着两幅壁画，但却被垂下的白绫掩住。

林寒青四顾了小厅一眼，心中暗道：这布置雅洁清贵，只是有些太过凄凉了。

素梅指指左侧垂下的一道软帘，低声说道：“那就是姑娘息居之室，你自己进去吧！”

林寒青道：“姑娘的闺房，在下岂可乱闯。”

素梅道：“小姐病中无力，难道还要她出来接你不成？”

只听那软帘低垂的香闺，传出一缕柔柔清音，道：“来的可是林相公吗？”

素梅轻轻推了林寒青一把，道：“去吧！姑娘在叫你了。”

只见白惜香一身白绫内衣，拥被而卧，一见林寒青走了进来，挣扎坐起，道：“卧病垂死之人，也不用严守男女的俗礼了。”

林寒青急急说道：“姑娘请躺着说话也是一样。”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我想到还有两月寿命，所以和你订下了两月之期，却不料回来后，病势转剧，看样子连一个月也难撑得过了。”

林寒青看她双颊，果然是更见消瘦，不禁心头黯然，低声说道：“姑娘既自知病势剧恶，为什么不肯延医诊治呢？”

白惜香笑道：“我自己都医不好，天下哪还有能医我病之

人？”

林寒青呆了一呆，默然不语。

白惜香凄惋一笑，接道：“解开你脸上包的绢帕，坐下来，和我谈谈。”

林寒青依言解下脸上绢帕，说道：“姑娘才华绝世，医理精博，难道世间当真就无药可医你的病吗？”

白惜香叹道：“油尽之灯，岂能久燃，何况灵药无地，岂是轻易可得。”

林寒青道：“姑娘不足二十，正是体能蓬勃之期，何以自比油尽之灯？”

白惜香道：“本来我还可以多活一些时间，只要我能够善保生命的潜力，但我却天生的不肯安分，常用金针过穴之法，激发我体能中蕴藏的潜力，唉！我身体本已虚弱，再加上我这般不知爱惜的消耗，那无疑促使我早死之期了。”

林寒青道：“你既然如此明白，为什么又偏偏明知故犯？”

白惜香突然微微一笑，道：“如是我终日里躺在病榻上，就算多活上三年五载，那又有何趣味！”

林寒青叹道：“如若姑娘不遇上这次徐州英雄大会，或遇上了亦不肯插手过问，也许姑娘还可以多活上一些时日。”

白惜香缓缓移动一下娇躯，说道：“唉！我原想悄然而来，默默而去，心胸洁白，了无牵挂，死活的事，早已不放在我的心上了。哪知竟是天不从我心愿，就在我将要离开这人间之时，却在我心灵中，留下了一缕牵挂。”

林寒青叹道：“在下自知无能，但却愿尽我之力，为姑娘效劳，你有什么未完心愿，但请吩咐在下，林寒青一日不能办好，

我就尽上一日心力，十年不能办完，就十年不休不息，尽我有生之年，必为你完成心愿。”

白惜香苍白的脸色上，泛起了一圈红晕，笑道：“我身后之事，早有安排，不劳你费心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不陪你那位阴阳罗刹，去找一位前辈武林遗物，跑来此地作甚？”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在下来赶赴姑娘之约。”

白惜香笑道：“嗯！为什么来的这样快？”

林寒青一时间无言可对，只好默然不语。

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地无人，只有你我，你心中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不用心存顾忌。”

林寒青心中忖道：不错，我为什么这样早赶来找她呢？是我发觉那阴阳罗刹作伪戏弄于我，还是我突然关心到她？

他移目窗外，望着峭壁间一株盛开的红花，沉思不言。

白惜香长长吁了一口气，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道：“你可是想不明白吗？”

林寒青道：“在下是素来不喜谎言。”

白惜香道：“我知道，你发觉了那位罗刹姑娘的举动可疑，突然间想到了我，一念冲动匆匆赶来。”

林寒青心想否认，但又觉着她说的清晰畅明，正是自己心中欲言，又不知如何措词是好，不禁长长一叹，道：“姑娘说的不错，那经过之情，确是如此，只是……”

白惜香接道：“只是什么？”

林寒青道：“在下来此之前，却是曾经三思。”

白惜香道：“既经三思，必有所宗，敢问林兄来此的用心何

在？”

这一问，又把个林寒青问的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沉吟了良久，道：“姑娘生死，关联武林苍生劫运。”

白惜香道：“这题目太大了，我只要问你来看我用心何在？”

林寒青道：“姑娘对在下有着救命之恩，在下赶来探望姑娘病情，实乃理所当然。”

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你是很关心我的生死了？”

林寒青道：“何至在下一人，想那天下群豪，有哪个不关心姑娘的生死之事。”

白惜香道：“不错，有很多人关心我，可是又有谁能够使我多活几年呢？”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

白惜香淡淡一笑，道：“我想你心中定有着很多的疑问，趁我此刻神智清醒，还有运用思考能力，快些问吧！”

林寒青道：“在下此来，主要是探看姑娘病势，并望能为姑娘略效微劳。”

白惜香道：“我就要死了，你对我这样，有什么用？”

林寒青道：“姑娘仁心侠风，武林中谁不敬仰，在下只不过千万人之一而已。”

白惜香道：“你这么说，好像我已在武林中成了名啦！”

林寒青道：“何止是成名，而是天下武林敬慕感戴。”

白惜香道：“你也对我很感激了？”

林寒青道：“受恩如山，铭感五内。”

白惜香脸色微微一变，道：“你这般对我感恩，如是我要你

死，你也不会推辞了。”

林寒青道：“姑娘尽管吩咐，自当全力以赴，虽万死亦不敢辞。”

白惜香道：“好！那我托你办件事了。”

林寒青自惭形秽，心中虽有爱慕之意，但却不敢说出口来，把一片爱慕之心，化作了感恩图报之情，肃然说道：“在下洗耳恭听。”

白惜香道：“我死之后，你要在这埋花居中替我守墓，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林寒青道：“好！不过在下要托人送上一封家书，免得家母惦念。”

白惜香叹道：“为人子者，理该如此。”

林寒青星目转动，看她脸色苍白得不见一点血色，心中黯然，忖道：此女智慧绝世，貌羞花月，竟然是如此夭寿。

白惜香理了一下头上秀发，柔声说道：“你在想什么？”

林寒青道：“我在想似姑娘这等人才，为什么天不假年，唉！当真天妒红颜。”

白惜香笑道：“自古红颜多薄命，世间哪有福慧人。我如是生的笨些，也许可以多活几年。”

林寒青明知玉人命难长久，却是苦无良策可求，缓缓站了起来，道：“姑娘好好休养，在下不打扰了。”转身向外行去。

只听白惜香幽幽说道：“站住。”

林寒青回过头来，道：“姑娘还有什么指教？”

白惜香道：“你可是希望我多活几年吗？”

林寒青双目神光一闪，道：“在下希望姑娘能长命百岁。”

白惜香默然沉思良久，又道：“算了，算了，纵然我侥幸成功，岂不是落下背信毁诺之名？”

林寒青听得茫然一怔，道：“姑娘语含玄机，在下实有些听不明白。”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不用明白啦！咱们谈谈你那位罗刹姑娘的事，她带你到何处去看武林前辈遗物？”

林寒青道：“这个，她还未和在下谈过。”

白惜香道：“你可是发觉她欺骗了你，才悄然出走，到太湖埋花居来找我？”

林寒青道：“在下遵从姑娘之言，默查她举动，果然发觉了甚多破绽。”

白惜香道：“你知道她是谁吗？”

林寒青道：“这个，在下还很难遽下断语。”

白惜香笑道：“不用多费心机了，她就是毁去你容貌的西门玉霜。”

林寒青道：“在下亦有此疑，不解的是，她又为何要假扮那阴阳罗刹戏弄于我？”

白惜香道：“她要和李中慧赌气，要改变你的心意，使那李中慧尝试一下情场受挫之苦。”

她轻轻咳了一阵，接道：“李中慧对你用情很真，但真到何种程度，那就很难说了，就眼下情形而论，你如真的变了心，那李中慧也未必会痛肠百折，但那西门玉霜加诸她的羞辱，却使她难以忍受。”

讲着、讲着，似是突然想起来什么好笑之事，忍不住嗤的一笑，道：“本来西门玉霜该胜的，但她性子太急了一点，前一阵

表演的维妙维肖，十分成功，后面却破绽重重，自露马脚。”

林寒青听得瞠目不知所对，只有默默不语。

白惜香似是谈到了欢乐之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笑容，接道：“那西门玉霜自负武功才华，徐州一败，把一腔怒火，尽都发泄到李中慧的身上，可笑的是两个人竟先从情场打起，由假逐步成真。”

林寒青道：“在下听那李姑娘言，此事都是白姑娘的安排。”

白惜香道：“自然是我了，我如不把她意气心机局限于情场之争，双方势都将把心力集中于三月后一场决战，你可想那一场大战之后，武林还会有多少精英留存！”

林寒青道：“原来如此。”

白惜香格格一笑，道：“因此，我才想出了这个小花样来，自然，如若那李中慧对你毫无一点爱慕之意，这办法也难行通，巧的是李中慧早已对你有意，再经一番巧言说项，她就答应了下來。”

语声微微一顿，星目流波，望了林寒青一眼，接道：“我料那西门玉霜好强的性格，什么事都想胜人一筹，而且她耳目灵敏，眼线广布，什么事都别想瞒得过她，何况我们有意放水，果然，这件事很快就被那西门玉霜知道了。”

她娇媚一笑，接道：“你本来生的很英俊，只是那西门玉霜匆匆一眼，无法留下难忘的记忆，经过这么一闹，西门玉霜竟然也效春蚕自缚。”

话至此处，欢容顿失，长长一叹，默然无语。

林寒青心中暗道：如若那西门玉霜真的对我有情，也不会毁去我容貌了。等了很久，仍不闻那白惜香接话下去，忍不住问道：

“姑娘安排此策，于江湖杀戮有何补益？”

白惜香道：“这件事，应该结束了。如若西门玉霜对你动了真情，她就不致再做出上干天怒的事来，我再传你金针过穴之法，俟机刺她一处穴道，破了她的瑜伽心术，让她脱离魔道，她那嗜杀、冷酷的性格，必将一变为娴静、温婉，还将是常人难以及得。”

林寒青道：“有这等事？”

白惜香道：“这是一种深奥的医道，也算是一种神奇的武学，听来玄奇莫测，其实说穿了，平常的很，只可惜……”忽然又住口不言。

林寒青道：“可惜什么？”

白惜香面色凝重地说道：“唉！玩火焚身，古有明训，我原想摆布别人，却不料竟然，竟然……”眨动了一下星目，两行清泪夺眶而出。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白姑娘，怎么了，可是有些不舒服吗？”

白惜香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泪痕，缓缓说道：“我很好。”

林寒青心中暗暗奇道：女孩子家，当真是难以测度，这眼泪有如装在口袋一般，随时随地都可取得出来。想说句慰藉之言，也不知从何说起。

只听白惜香缓缓接道：“我已替那李中慧安排了拒挡西门玉霜之策，使这两人在武林中保持个平分秋色的局势。”

林寒青道：“你既然帮助了那李中慧，为什么不肯全力助她，使她能一举之间，击败那西门玉霜？”

白惜香一对明亮的秋波，盯注在林寒青的脸上，深情一笑，

道：“如是她们两个人不能保持着武林平衡之势，你岂不是太不重要了吗？”

林寒青心中已然有些明白，但仍然装糊涂地问道：“这事与我何干？”

白惜香道：“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假装糊涂？”

林寒青道：“自然是真不明白。”

白惜香道：“千年以来，武林大权，大都操在男人手中，期间纵然有几位巾帼奇英，出面主事，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但如由二分分治，这局面自是可以长久一些，使天下须眉，自惭形秽，然后再有一个才气纵横的男人，突然出现江湖之上，短短数月之内，降服了两个雌峙江湖的美人，使武林大权，又恢复到男人手中，那人岂不是受到所有武林同道敬重吗？”

林寒青道：“可是放眼当今江湖，又有谁人，具此才能？”

白惜香道：“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姑娘可是说的区区在下吗？”

白惜香道：“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林寒青道：“在下这点武功，如何能是那西门玉霜之敌？”

白惜香道：“李中慧也不是，如若单凭武功造诣对敌，别说三月时光，就是给李中慧一年时间，她也是无法练成西门玉霜的敌手。”

她急急的喘了两口气，闭上双目，不再言语。

林寒青凝目望去，只是白惜香头上汗水突现，不禁吃了一惊，慌急之下，哪还顾及到男女之间的礼节，伸手摸去，只觉白惜香右手冰冷，而且还微微抖动，这一惊非同小可，急急喊道：“素梅快来，你们小姐……”话未落口，素梅已冲了进来。

素梅似是十分内行，一进门就扑上床去，抱起了白惜香，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丹丸，挥动双手，在白惜香身上推拿起来。

林寒青呆呆地站在一侧，不知如何出手相助。

那素梅动作熟练，快而不乱，推拿过白惜香身上几处穴道后，放正了白惜香的身子，长长吁一口气，道：“林相公不用害怕，姑娘常常发病……”忽然看到了林寒青那恐怖的面目，不禁啊哟一声惊叫，疾退了两步，定定神说道：“你是谁？”

林寒青道：“在下林寒青。”

素梅道：“那林相公生的英俊潇洒，怎会是你这等丑怪的样子？”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在下遭那西门玉霜毁去了容貌，只落得这等丑怪之形。”

素梅道：“定是这副五颜六色的奇怪面孔，吓坏了我家姑娘。”

林寒青道：“白姑娘早就见过了，她一点也不害怕。”

素梅圆睁着一对大眼睛，盯注在林寒青脸上，瞧了一阵，嗤的一笑，道：“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害怕了，你这五颜六色的面孔，陡然瞧见，虽然有些害怕，但如瞧的久了，倒是满好玩的。”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默然垂下头去。

素梅似是自知言词太过尖刻，伤到了林寒青，微微一笑道：“林相公，你肚子一定很饿了，我去给你煮碗面吃。”

林寒青确实感觉到腹中有点饥饿，当下说道：“那就有劳姑娘了。”

素梅道：“不用客气，你在姑娘房里坐坐吧，也许我面没煮好，姑娘就会醒过来了。”说完，转身而去。

雅静的香闺中，只余下了林寒青一个人。

回头看去，只见白惜香睡的十分香甜，心中暗道：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会吧，我如在室中，只怕要惊扰到她，不如到厅中坐坐。缓步走出了卧室。

一阵微风吹来，飘起那垂在壁间的白绫一角。

林寒青心中一动，暗道：原来这垂在壁间的白绫，可以揭动，缓步走了过去，顺手提起白绫一角，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来，那白绫之后，竟是一个身着劲装的少年，赫然竟是自己的画像。

在那画像旁侧，题着“春闺梦里人”一行草书，下面是：“白惜香绘题”五个字。

林寒青望着那飘逸潇洒的画像，茫然叹息一声，摇摇头，放下白绫，缓步走到另一处白绫前面，顺手提起白绫一角，仔细一瞧，登时呆若木鸡。

敢情那白绫之后，也是一副自己的画像，妙的是在那画像旁侧，也题着“君是春闺梦中人”，下面落款是：“李中慧午夜绘题。”

林寒青放下手中白绫，长长吁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奇怪呀，这是怎会一回事呢？”他举起手来，摸着脸上的疤痕，只觉疑惑重重，百思难解。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身后响起了素梅的声音：

“林相公，吃面啦！”

林寒青缓缓转过身子，道：“有劳姑娘了。”

素梅手中捧着一个玉盘，盘中放着一碗面、四样小菜，缓步行近一处小几，放下玉盘，笑道：“小婢不善炊事，相公将就着吃一点吧！”

林寒青腹中甚感饥饿，端起碗来，一口气吃个点滴不剩，放下碗赞道：“好极了。”

素梅桥媚一笑道：“小婢有几句话，想和林相公谈谈，但不知当是不当？”

林寒青道：“尽管请说，但得在下力能所及，无不全力以赴。”

素梅轻轻叹息一声道：

“相公未来之前，我家姑娘整日里独居深闺，一天中也难得看到她一次笑靥，也难得听到她说一句话，但相公来此之后，情势就大大不同了，或许因相公之力，能使我家姑娘多活一些时光。”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白姑娘生死之事，关连天下武林道中正邪消长之机，就算让在下分她一些寿限，亦是心甘情愿，只是在下丝毫不解医理，如何能医得姑娘之症？”

素梅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家老爷、夫人，为了小姐的病势，访遍了天下的名医，仍是找不出疗治小姐病症之良方。”

林寒青接道：“天下名医束手，要我一个不解医道之人，如何有此能力？”

素梅道：“小婢和香菊妹妹，追随了姑娘数年之久，总觉着姑娘内心之中，深藏一种不为人知的隐秘。”

林寒青道：“你们追随她数年之久，难道就一点不知吗？”

素梅道：“别说小婢了，就是老爷、夫人，只怕也是不知道。”

林寒青奇道：“有这等事？”

素梅道：“小婢并非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是言有所宗，还望相公答允赐助才好。”

林寒青道：“如若我能力所及，万死不辞。”

素梅道：“小婢和香菊妹妹综合姑娘平日的言行，经过了数月研讨，发觉了一件极大的隐秘。”

林寒青道：“什么隐秘？”

素梅道：“小婢和香菊妹妹都觉出姑娘有一种方法，可以医好她的奇症，至少也可以使她多活上十年八年，但却不知何故，她一直不肯自行疗治。”

林寒青道：“此话当真吗？”

素梅道：“小婢和香菊都坚定不移。”

林寒青道：“这就有些奇怪了。”

素梅道：“姑娘一生中独特奇行不胜枚举，但她对任何事物，都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小婢们从未见过她真正的关心过一件事，一个人，但她却对林相公有些不同。”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有何不同呢？”

素梅笑道：“你当真的这么笨吗？我们姑娘经营这一座埋花居，除了我和香菊，连老爷、夫人都未来过，但她却约请你林相公到此造访，而且延见闺房，款款深谈，这些举动，岂是对一个平常人吗？”

林寒青道：“在下亦有此感，白姑娘的确是对我不错，只是在下却未敢存有非分之想。”

素梅嗤的一笑，道：“如若你存有非分之想，她也不会对你这样好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家姑娘虽然身体虚弱，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但她却有着一种人所难及的清雅之气，楚楚可怜，动人怜爱，不知有过多少人对她倾心，虽然明知她命难长久，随时都可能死去，但仍有无数的人，苦苦相求，纵然是做上一日夫

妻，也是心甘情愿，但不知相公对姑娘看法如何？”

林寒青道：“这个，在下从未想过。”

素梅道：“不谈这些啦！小婢恳求相公的是，请相公能够劝劝姑娘，要她多活几年。”

林寒青道：“好吧！不论行与不行，在下都尽力一试。”

素梅深深一礼，道：“有劳相公，小婢这里先谢过了。”

林寒青道：“不敢，不敢。”

素梅收拾了碗筷，轻声说道：“姑娘快要醒了，相公千万不要和她谈起是应小婢之求。”

林寒青道：“记下了。”

素梅微微一笑，道：“相公如能劝得姑娘多活几年，小婢和香菊妹妹都将终身感激不尽，一辈子侍候你林相公。”

林寒青道：“言重了。”

素梅嫣然一笑，款步下楼而去。

林寒青伸手摸摸脸上的疤痕，心头泛起一股茫然的感受，心中暗暗忖道：我林寒青这么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如何能和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们混在一起？但得劝转那白惜香动了求生之念，我就得离开此地才是。

他呆呆的坐着，心中胡思乱想，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听软帘垂遮的闺房之中，传出来白惜香呼叫素梅的声音。

林寒青本能地奔了进去，一脚踏进门内，不禁一呆。

原来，那白惜香此刻已然坐了起来，身上覆盖的棉被，也已推开，身上的白绫睡衣，也已经翻了起来，露出来一双雪白的玉腿。

只听梦呓般的声音，叫道：“素梅呀！快些过来，我热死了。”

林寒青略一犹豫，快步奔近榻前，伸出手去，抓住白惜香的手臂，道：“白姑娘，你很热吗？”

白惜香道：“我快要热死了。”反臂一把，抱住了林寒青。

林寒青只觉一个滑腻的娇躯，扑入了自己的怀中，一阵阵的甜香，迎面扑来。

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怀中抱住这样一个半赤裸的少女，只觉心中怦怦乱跳，全身行血加速，热生双颊，难以自禁。

第二十三回 闺房谈死生

但听白惜香娇声接道：“快些脱了我的衣服，抱我到浴池里去。”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脱衣服吗？这个，在下去叫素梅来。”

白惜香双臂一圈，紧紧地抱住了林寒青，接道：“快些啦，我已快热死了。”

林寒青定定神，伸手摸摸白惜香的右臂，果然有点发热，但并无烫手之感，心中暗道，她臂上虽然有点发热，但也不至于热的如此厉害。

他想推开白惜香，奔下楼去找素梅来，但觉白惜香那抱在颈间的双臂，愈来愈紧，又怕伤到了她，一时间，竟是犹豫难决，呆呆地坐着，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觉白惜香那柔滑的娇躯上，突然泛出了一身大汗，挥动的手脚，突然安静下来，抱在林寒青颈上的双臂，忽的放开，口中啊哟一声，急急拉起棉被，连头也蒙在被子中。

房中突然间安静下来，静得听到彼此的心跳之声。

林寒青心中暗自责问：林寒青啊！林寒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莽撞的冲进来呢？如今连白姑娘也开罪了，你虽然心无邪念，可是事实俱在，如何解说的清楚呢？

正自引咎自责，突听棉被之中，传出来白惜香的声音，道：“林相公，我这样放肆的举动，定然惊骇着你了。”

林寒青道：“是在下的不是，你呼叫素梅，在下实不该冲进房来，唉！我这般冒失的行动，实是出于无心，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白惜香忽的掀开棉被，露出来一张亦嗔亦喜的脸来，嗤的一笑，道：“我还怕惊骇着你，原来你在引咎自责，不是害怕。”

林寒青道：“我在想一件事。”

白惜香道：“想的什么事？可肯说给我听听吗？”

林寒青道：“自然要说给你听了。”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说吧！我一生中从没有过像此刻一般的快乐，好像是我抓到一件什么，生活中充实了很多。”

林寒青道：“可惜，咱们这生活，过不了多久时光。”

白惜香奇道：“为什么？你要走？”

林寒青道：“不是，纵然是在下当留此地，姑娘也难以活的多久了。”

白惜香道：“原来如此，如是日日似这般快乐生活，死而何憾。”

忽然转过脸去，低声问道：“林相公，你可相信人死了变鬼的事？”

林寒青道：“这个……很难说。”

白惜香笑道：“如若是人死了会变鬼，我就每天追着你，我死了岂不是解脱了烦恼？不知相思苦，不知病中疼。”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这等想法，不觉着太自私了么？你如死去一了百了，但却只对你个人而言，把哀伤留给了别人。”

白惜香接道：“留给了谁？”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壮着胆子说道：“我……”

白惜香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你？此话可是当真？”

林寒青想到了素梅附托之言，说道：“自然是当真了。”

白惜香格格一笑，道：“我不信。”

林寒青正待答话，突然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素梅气急败坏奔上楼来，急急说道：“姑娘不得了啦！不得了！”

白惜香道：“什么事？说啊！”

素梅道：“香菊妹妹又带来了一个林相公来。”

白惜香一跃而起，道：“有这等事？”

林寒青急急接道：“那人现在何处？”

素梅道：“就在楼下，有香菊妹妹陪着他。”

林寒青道：“好！我倒要下去瞧瞧，什么人竟然会假冒我的姓名？”

白惜香道：“不要慌，等我穿好衣服，咱们一起去见他。”她脸上的紧张神情，已然完全消失，似乎对突来的惊讯，早已了然于胸。

林寒青道：“在下在室外等候姑娘。”急步出了卧室。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软帘启动，白惜香手扶在素梅香肩上，款步行了出来。

她穿了一身白裙、白衫、白绣鞋，脂粉未施，长发披垂。

林寒青正待举步抢先下楼，突听白惜香娇声说道：“不要慌，先把头脸包起来。”伸手递过一条白色绢帕。

此情此景，林寒青只有听凭摆布的份儿，接过绢帕，包上了头脸。

白惜香似是也不焦急，直待林寒青包好头脸，才缓缓说道：“你走在我后面，不要紧，未得示意之前，最好是不要讲话。”

林寒青点点头，道：“悉由姑娘做主。”

白惜香点头一笑，道：“嗯！你很听话。”右手扶着素梅香肩，当先下楼而去。

林寒青紧随在白惜香身后而行。

楼下是一座敞大的客厅，摆满了盆花，香气淡淡，扑鼻沁心。

香菊穿着一身绿，俏立在大厅中间，她大概已听得素梅说过，脸上是一片困惑和茫然之色。

一个白藤编成的椅子上，端坐着一个青绢包头，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白衣人。

白惜香神态从容，缓缓在对面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理理长垂的秀发，说道：“请教贵姓？”

白衣人两道清朗的眼神一掠，道：“林。”

白惜香笑道：“请教芳名？”

那人略一沉吟，道：“在下有名不芳，只怕惊骇着了姑娘。”

白惜香道：“是啦！你是阴阳罗刹。”

白衣人突然解开了脸上青绢，露出一张半红半白的阴阳脸来，说道：“姑娘果然博学多才，一猜就中。”

林寒青骇然失声，道：“阴阳罗刹！”

阴阳罗刹笑道：“怎么样？骇着你了？”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千里寻情郎，貌恶心善良，我岂可不尽地主之谊。”

目光一转，低声对二婢说道：“摆酒。”

二婢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但对白惜香的吩咐，却又不遵，缓缓退了下去。

林寒青缓缓解去头上白绢，望着阴阳罗刹冷然说道：“你究

竟是谁？”

阴阳罗刹笑道：“白姑娘身体不好，不要吓着了，咱们私人间，何不解于闺房之中？”

白惜香淡淡一笑，道：“你千里迢迢，追到太湖中来，只是想看看我几时才死，是吗？”

阴阳罗刹道：“姑娘太多心了，小妹此来，只不过是追他回去。”

白惜香格格一笑道：“西门玉霜，你如想看到我白棺黄土，葬身在埋花居中，今后五十年江湖，唯你独尊，并非是绝不可能之事，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阴阳罗刹突然举手在脸上抹一抹，一张丑怪无比的脸庞，突然消失不见，露出一张娇媚绝世的玉容。

林寒青虽也想到了她就是西门玉霜，但见她骤然间现出本来面目，仍是耐不住讶然说道：“果然是你！”

西门玉霜笑道：“不错，小妹西门玉霜。”

目光转注到白惜香的脸上，笑道：“白姑娘要我答应你什么事？”

白惜香道：“先不要答应的太快，等我说完你再决定。”

西门玉霜笑道：“小妹是洗耳恭听。”

白惜香沉吟了一阵，道：“你可是真的很喜欢林寒青吗？”

西门玉霜秋波转动，溜了林寒青一眼，道：“这个很难说，不瞒白姑娘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白惜香笑道：“心中想的事，很难作凭，只要你答应嫁给他。”

林寒青急急接道：“不成，白姑娘。”

白惜香冷冷接道：“不要多嘴好吗？”

林寒青呆了一呆，垂首不言。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怎吗？你还不想要娶我？我哪里比人差？”

白惜香道：“西门姑娘，咱们在谈条件，你想想看答不答应？”

西门玉霜道：“答应了怎么样？”

白惜香道：“答应了，我就先给你们办喜事，等你们过了洞房花烛夜，成了正式夫妇，接着替我办丧事了。”

西门玉霜道：“我要是不答应呢？”

白惜香道：“那你这一趟太湖之行，算是白跑了。”

西门玉霜眼神湛湛，逼视在白惜香的脸上，道：“我就算不答应你，只怕你也活不过三个月了。”

白惜香道：“你可是不信我有活下去的能力？”

西门玉霜道：“你如真有续命延年之能，我就是答应嫁他为妻，你不是一样还活下去。”

白惜香道：“我玩世不恭，轻淡生命，早已不愿生在这混浊的人世间，是以，从没有想过死活的事，可是，自从见了你西门玉霜之后，我才用心思想了想生死的事。”

西门玉霜接道：“为什么？”

白惜香笑道：“你野的像一匹脱缰之马，我如死去，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够收拾你？”

西门玉霜道：“还有什么？”

白惜香笑道：“你虽非我敌手，但还可以和我周旋几个回合，许你为一个劲敌，满意了吗？”

西门玉霜那美丽的粉脸上，笑容尽敛，代之而起的是一脸冷峻的神色，缓缓说道：“除非是有一种人所难见的奇迹，我该不

会看错。”

白惜香举手理一下长垂的秀发，借势取了一枚金针，刺入了身后的穴道上，口中却缓缓应道：“看错什么？”

西门玉霜道：“你除了身罹绝症之外，恐怕还不会武功。”

此言一出，震惊全场，素梅、香菊，久年追随于白惜香，知她确实不会武功，立时暗中戒备，准备随时出手抢救主人。

林寒青是半信半疑，但也暗中运功戒备，如若那西门玉霜有所举动，纵然明知非敌，也要出手一拼。

白惜香眨动了一下圆圆大眼睛，笑道：“是啦，若是我不会武功，你就出手杀了我，是吗？”

西门玉霜冷冷说道：“此事有何不可……”目光一和白惜香眼神相触，不禁骇然一震，未完之言，再也接不下去。

原来白惜香一对大眼睛中，突然暴射出湛湛逼人的神光，那分明是身具上乘内功的人，才有那等如挟冷霜的眼神，当下震慑甚大，望着白惜香呆呆出神。

白惜香笑道：“瞧着我干什么？”

西门玉霜缓缓说道：“我实是有些不明白？”

白惜香道：“什么事？尽管向我请教。”

西门玉霜道：“你究竟是习过武功没有？”

白惜香笑道：“我不愿被你杀了，也不愿让你冒险，还是不谈此事的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你可以放心一件事，到我这埋花居中来，你是极少数的客人之一，只要你不轻举妄动，我决然不会杀你。”

西门玉霜仰脸望着一株盛开的盆花，自言自语地说道：“难

道武功登峰造极之后，真能够还我本来，不留痕迹吗？”

白惜香接道：“不能够敛锋藏刃，隐去目中光芒，到了不着皮相之境，已是大乘神功，但英华内蕴，神沛气充，以你西门玉霜的武功成就，决不会瞧不出来。”

西门玉霜道：“这么说来，小妹是真得请教了，白姑娘却是瞧不出一点能具武功征象。”

白惜香道：“此刻呢？”

西门玉霜道：“英华内蕴，目敛光芒，神明气清，分明身具上乘内功。”

白惜香笑道：“如若我不示警于你，此刻，咱们两人之中，已有一人死亡了。”

西门玉霜道：“那岂不是小妹看走了眼吗？”

白惜香道：“你没看错，只是我有些与众不同。”

西门玉霜道：“愿闻高论。”

白惜香道：“这事情最是简单，因为我有着很难治愈的病。”

她只是隐约约的说出了一半，似要留下另一半，让那西门玉霜自己猜测。

西门玉霜道：“是啦！因为你身罹绝症，是以虽有上乘内功，形诸于外，却和常人大不相同。”

白惜香道：“就算是吧！”

西门玉霜叹道：“使小妹不解的，一个人身罹了无法治好的绝症，为什么还能修具上乘内功？”

白惜香道：“我可没有说我罹得绝症，只是说我那病势很难医治罢了。”

西门玉霜奇怪地问道：“你既有疗治之能，为什么又迟迟不

肯下手？”

白惜香道：“因为我不贪恋生命，一个人受了很久的病魔折磨，对生命不会像平常那样爱惜、珍视。”

西门玉霜只觉她言语之中，似通非通，隐含玄机，耐不住叹道：“我如是不知你才智绝人，我如是没瞧出你身具武功，似这般牵强附会，似通非通之言，我决不肯相信。”

白惜香娇声笑道：“你最好是别相信，唉！那也可以减去我一个心愿了。”

西门玉霜道：“我知道你心中想的什么？”

白惜香道：“我不信你真知道。”

西门玉霜道：“你想使我发怒，忘去了厉害得失，出手攻你，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我杀了。”

白惜香脸上神色一变，冷冷说道：“看起来，我真该杀了你。”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你说过，我不动手，你不会先行出手杀我，现在可是后悔了？”

白惜香脸上不见一点笑意，淡然说：“我说过的话，决不后悔。”

西门玉霜神态间十分得意，格格娇笑，道：“不论男女，只要是自负英雄人物，都怕别人猜中了心中的事，连小妹也是一样，如是事事猜中我心里所思，我必然想法把他杀了。”

白惜香冷漠地接道：“西门玉霜，你说完了吗？”

西门玉霜站起身子，道：“白姑娘可是要下逐客令？”

白惜香道：“我有生以来，对许出的诺言，从未违背，此刻也不想破坏。”

西门玉霜道：“既是如此，小妹也不打扰了，至于你要我嫁

给林寒青，我想明日午时再作决定。”

白惜香道：“到明天再说吧！香菊，送西门姑娘上船。”

西门玉霜笑道：“且慢，我再多耽误些时光。”

举起手中青绢，连头连脸的包了起来，笑道：“但得白姑娘多赐爱护，明日午时能和我再见一面。”

香菊已然等的不耐，冷冷道：“该走了。”

一向刚强急躁的西门玉霜，此刻脾气竟是好的出奇，急急说道：“来了，来了。”急急奔出室去。

白惜香面色冷峻地坐着不动，直待那西门玉霜身形消失甚久，估计已经上船行出老远，才伏身椅肘之下，说道：“素梅，快些拔去我后背上的金针，快，快！”

素梅急急奔了过去，抽手拔下金针。

金针拔下，白惜香骤然间变了一个人样，头上汗水如雨，脸色苍白，身子摇了几摇，突然从椅子上滚了下来。

林寒青吃了一惊，一伏身，接住了白惜香的身子。

白惜香双目微微一启，有气无力地说道：“抱我上楼去。”

林寒青无暇多想，急步奔上楼去，直闯入白惜香的卧室中，放下白惜香的娇躯。

白惜香急急地喘两口气，道：“我枕边放有一瓶药物，喂我吃一颗。”

林寒青急急翻开枕头，果然见到一个玉瓶，打开瓶塞，那玉瓶之中，只余有一粒白色丹丸。

只听白惜香叫道：“快给我吃下去，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一句话中断数次，显是气息微弱，已难支撑。

林寒青急急将手中白色丸药，投入白惜香的口中。

白惜香吞下了药丸，左手紧紧抓住了林寒青，说道：“我要睡一会，坐在旁边陪着我。”

林寒青道：“姑娘放心睡吧！在下坐在这里就是。”

白惜香嘴角间泛起一缕微笑，安然入梦。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久，白惜香才由甜睡中醒了过来，睁开了惺忪睡眼，望望林寒青，笑道：“你没有走吗？”

林寒青道：“姑娘不让在下离开。”

白惜香瞧瞧自己左手，仍紧紧抓着林寒青的手，不禁忸怩一笑，松开了左手，说道：“我在病痛之时，总希望有一个人陪伴，林兄不要见怪才好。”

林寒青笑道：“承姑娘看得起我，林某荣幸的很，岂有见怪之理。”

白惜香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西门姑娘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把我击毙掌下。”

林寒青道：“但她智谋不如姑娘，处处为姑娘所制。”

白惜香道：“她心中半信半疑，虽然被唬住一时，但她明午还要再来，只怕就不好对付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她既然能瞧出白惜香身罹绝症，自然也能瞧出她不会武功，只是她想不出白惜香金针过穴之法，能激发生命中潜力，使她看起来，如具上乘内功，但她亦是自信极强之人，她虽一时被白惜香唬了过去，但心中却仍不甚服气，此人孤傲自负，说不定会冒险一试，那岂不是……

只觉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不敢想下去。

白惜香的精神，忽然间大好起来，一跃下榻，笑道：“走！我

带你瞧瞧去。”

林寒青道：“瞧什么？”

白惜香道：“瞧瞧我经营的埋骨所在。”

林寒青心中暗道：大祸临头，她似乎一点也不担心，那埋骨地方，有什么好瞧的？但又不便推却，只好随她身后行去。

白惜香微微一笑，道：“你心中好像很忧苦？”

林寒青道：“我为姑娘的生死担忧。”

白惜香笑道：“如若西门玉霜聪明点，她明天会答应嫁给你，那时，我辛苦经营的埋骨之地，只好让你们作洞房了。”

林寒青皱皱眉头，道：“婚姻大事，权在父母，在下高堂健在，我就作不了主意，你岂可擅作决定。”

白惜香道：“不要紧，你们成婚之后，我去给令堂讲。”

林寒青道：“你怎知我母亲一定答应？”

白惜香笑道：“我有信心能说服令堂。”

林寒青只觉一股怒气，由心中泛了起来，冷冷说道：“你最好先把在下说服。”

白惜香眨动一下大眼睛，笑道：“怎吗？我替你找了这样一个美艳的媳妇，你不谢谢我，还要发我脾气。”

林寒青但觉一股被羞辱的气怒，直冲上来，怒声喝道：“白姑娘，我林寒青一辈子讨不到妻子，也不用你来费心，盛情心领了，在下就此别过。”抱拳一揖，大步下楼而去。

白惜香急急转身追上叫道：“林相公……”伸手一把抓住了林寒青。

林寒青心中怒气正大，随手向后一推，大步行去。

他挥手一推之下，心中突然警觉，急急转过身子，但为时已

晚，只听嘭然一声，白惜香已然被他推的一跤摔到六七尺外。

林寒青吃了一惊，急急奔了过去，一把抓起了白惜香道：“白姑娘！白姑娘！摔伤没有？唉！在下一时失手。”

白惜香嫣然一笑，道：“我很好，不用担心。”

林寒青心中大感愧疚，缓缓说道：“在下一时急忿，失手摔了姑娘，真是罪该万死。”

白惜香道：“不要紧，我一生之中，很少被人这样打过。”

林寒青叹道：“在下实非有意。”

白惜香道：“我知道，不用说了，快些抱我下楼去。”

林寒青道：“休息一下再去如何？”

白惜香道：“不用休息了。”挣扎站了起来，向前行去。

林寒青暗道：她身体虽然虚弱，但性格倒是固执的很。只好扶着她向前行去。

下了楼梯，穿出客厅，直向一座悬崖行去。

白惜香一挺柳腰，由林寒青的怀抱里站了起来，伸手在石壁上点了一指，然后转过娇躯，北行七步，又在石壁上点了一指，再缓步行了回来，走到林寒青的身侧，伸手指着壁间一株突出小树，笑道：“把那棵小树扳倒。”

林寒青道：“这有何难。”纵身一跃，攀住小树。

树入掌握，已然觉出不对，只觉那小树坚硬无比，入手冰冷，似是生铁铸成之物，正待放手，为时已迟，那铁树已然深陷于石壁之中。

石壁间突然裂开了一道石门，林寒青身不由己的跌入了石门之中。

那裂开的石门，突然合了起来。

林寒青定神凝目望去，只见一条石级直向下方通去。

顺着石级，向下行去。

深入十丈，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水光耀目，奇鱼杂陈，如入了水晶宫中。

林寒青定定神，仔细瞧去，才发觉眼前是一个很大的石室，临水一面，大都是透明水晶石，可见室外水中游鱼。

一道室门，早已大开，借水光反映，清晰可见室中景物。

林寒青缓步走进石门，只见靠西首石壁间，放着一张木榻，榻上绵帐绣被，折叠得十分整齐，壁间两扇石窗大开，阵阵清风透入，但却不见天光照下，想是那石窗外，石道曲折，通往悬崖绝壁，故而有风无光。

东首石壁处，紧依临水一面，放着一张木案，文房四宝罗列案上，木案旁放着一个书架，架中堆满了书。

林寒青随手在书架上取出一本羊皮封面的册子，翻开瞧去，只见封里的白绢之上，用朱砂写着很多似图非图，似字非字的奇形文字，瞧了半晌，竟然一个也不认识。

他随手把书丢在木案之上，闭上双目，暗暗忖道：她把我关入这地下石室之中，不知用心何在？难道只为我无意中摔她一跤，就把我关入这石室中吗？唉！此地景物，虽然奇幻绮丽，但也非常居之地，何况室中又无食用之物，岂能长居下去？

正忖思间，突然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抬头看去，只见白惜香满头大汗，手扶石壁，缓步走了过来，进了石门，长长喘一口气，道：“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林寒青霍然站了起来，大步迎了上去。

白惜香不待他开口说话，当先伸出右手，说道：“快扶我到

木榻上躺一下，我的腿快要累断了。”

林寒青扶着她行近木榻，说是扶，倒不如说抱还恰当一些，白惜香不知真累的寸步难行呢，还是故意撒娇，整个娇躯偎依在林寒青的身上。

白惜香登上木榻，举起衣袖，拂拭头上的汗水，笑道：“你骂我了？”

林寒青奇道：“没有啊！”

白惜香娇声笑道：“一定骂啦，要不然，我的耳朵怎会发热呢？就是没有骂出口，也定是骂在心里，哼！女孩子气度狭小，我无意摔她一跤，就念念不忘，把我关入石牢之中，女人的心啊！真可怕。”

林寒青笑道：“没有的事。”

白惜香伸展一下双臂，笑道：“我这长眠之处，好是不好？”

林寒青奇道：“什么，这就是你经营的埋骨之地？”

白惜香道：“怎么样，很好吧，我死后，你可以从那水晶石外看到我。”

林寒青叹息一声，道：“这地方再加上一些人工，实是一处极好隐居之地，姑娘厌倦尘世，何不在地下密室之中，经营出另一番事业，何苦定要死呢？”

白惜香道：“你可知，我如要活下去，对别人有多大伤害。”

林寒青接道：“你是说那西门玉霜？”

白惜香摇摇头，道：“我查遍天下医籍，看完了佛、道门中各类奇经，都无法医好我的病，佛度有缘人，药医不死病，可是我白惜香，既然与佛无缘，也无法找出那不死灵药。”

林寒青道：“在下听说世间有一种千年参芝、何首乌之类的

奇药，可医沉痾，不知是真？是假？”

白惜香道：“不过这种药物，生无时地，一时间哪里去找，何况，这些药物，也不适疗我之病。”

林寒青道：“姑娘胸罗玄机，学究天人，想来必知自救之法。”

白惜香道：“你见识过我的金针过穴之法了？”

林寒青道：“见识过了，当真是立竿见影，奇奥莫测。”

白惜香笑道：“功效虽然是奇奥难测，但手法却是平常的很，难就难在必需得知道人身三百六十四穴的部位，哪些是属于任脉，哪些是属于督脉，人身有十四经，还有奇经八脉，及很多经外奇穴，每一条经脉，每一个穴道，都有它不同的作用，只要把那些经脉奇穴的作用，熟记在心，认准了穴位所在，一针刺下，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林寒青道：“此事说来容易，行去就不是那样容易了。”

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道：“当我知道了自己身罹绝症之后，我就先从医书之上，着手找寻疗治方法，爹娘为我之病，费尽了心机，求遍天下名医，足迹遍及了天下名山大泽，冀求寻得一种灵药，疗我之病，可怜他们奔走了数年之久，仍是一无所获。至于那些医书上记载的奇药，都是些无迹可寻之物，如若把疗病之望寄托于那些奇药之上，那是听命于天了。”

林寒青听她口风已松，急急问道：“姑娘可从医书上找出自救之法了吗？”

白惜香道：“医书上的记载，大都是讲究的用药，无药可用，医书是白看了。”

林寒青道：“以后呢？”

白惜香道：“医书上找不出疗治我病势之方，我就转求于武

功上内息之法，我下了三年工夫，看完了世上的武功秘籍，仍是找不出疗救病势的方法。”

她忸怩一笑，接着：“那时间，我很怕死，想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很多事物，都不能再见，对死亡实有很大的畏惧，为找不出疗病之法，不知流了好多泪水，在爹娘面前又得装出一副不畏死亡的欢笑。”

林寒青接着道：“无怪姑娘博通天下武功，精通医理，原来下过这样的工夫。”心中却是暗自奇道：你哪来这么多的医书和武功秘籍可读？

只听白惜香叹道：“后来，我别走旁门，阅读那些诡奇怪异的秘籍，终于从旁门中找出了一种方法……”

林寒青道：“什么方法？”

白惜香道：“那是种很残酷的方法，也是一种诡异的武功，和西门玉霜那‘摄心术’同出一源，只是比摄心术更上一层。”

林寒青道：“这就奇怪了，既可疗治病势，为何又称之为残酷呢？”

白惜香道：“那要牺牲很多人的性命，来疗治我的绝症，明白了吗？”

林寒青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

白惜香道：“那书上说的明白，这方法，如是对症，可收奇效，七日之内，就可疗好我的病势，但如使用不对，那就要白白牺牲很多人的性命了。”

林寒青道：“以姑娘之才，难道还不能辨识是否对症吗？”

白惜香道：“照那秘籍的记载，我患这绝症，叫作‘三阴绝脉’，大概是不会错了，那书上还提到，患有‘三阴绝脉’的人，

最适合练那一种武功，妙是妙在治病习武，合二为一，病医好了，非得习他一门武功不可。”

林寒青道：“唉！这都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

白惜香盈盈一笑，道：“凡是习那一门武功之人，只要是小有根基，那就得非练下去不可，一生一世，都不能停顿下来。”

林寒青道：“为什么呢？”

白惜香道：“要不然也不能称之为旁门左道了。”

林寒青只觉这位体弱多病的姑娘，胸中所学，浩瀚如海，和她相处一起，似乎是终生一世，也听不完，当真是句句惊人，忍不住问道：“姑娘可否说的详尽一些？”

白惜香道：“好吧，说给你听听，也可长些见识，我看那一本秘籍叫作‘九魔玄功录’……”

林寒青道：“九魔玄功录！”

白惜香道：“只听这名字，就够骇人了，一魔已是足以惊心动魄，何况九魔呢！”

林寒青道：“武林之中从未听过有此等武功。”

白惜香道：“据那‘九魔玄功录’上记载，这一本‘玄功录’是九人合著而成，各人录记了一种绝技，故称为‘九魔玄功录’，一个人只要照他们上面记载的方法，开始习练，既经入门，那就终身难停，因为那是一种别走蹊径的武功，进境奇快，威力亦是惊人，一个人的性格，亦将不知不觉中随着那习练的武功，逐渐的改变，武功愈强，功力愈深，性格也变的愈为暴躁，停既不能停，练又入魔道，你说说看这武功能不能练呢？”

林寒青道：“有这等事，当真是匪夷所思了。”

白惜香道：“因此我一直是在犹豫难决，不知该不该习那‘九

魔玄功录’上的武功？”

林寒青心中暗道：“习不得了，一个西门玉霜，已然使整个武林闹的风雨飘摇，如若你再习成那‘九魔玄功录’上的武功，入了魔道，变的暴躁残忍，这江湖岂不变成一座屠场。”

只听白惜香接道：“因此，我宁愿拖到病势发作而死，也不肯轻易练那武功。”

林寒青心中想道：可是你如死了，有谁能制服那西门玉霜呢？这件事当真是叫人作难，我既不能劝你练，也不能劝你不练。一时间，只觉两面为难，难作主意，只好黯然不语。

白惜香看他久久不言，忍不住问道：“你替我拿个主意，该不该练？”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实在很难说了。如若姑娘说的是句句实言，实叫人难以代作主意，一方关系着姑娘的生死，一面却关系着江湖的劫运。”

白惜香接道：“我知道了，你是怕我习练了那‘九魔玄功录’上武功之后，变得暴急嗜杀，给江湖带来了一场血雨腥风。”

林寒青道：“如要我凭心而言，正是如此。”

白惜香笑道：“你这人很有英雄气概，却是毫无儿女私情，俗语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对你没有用了。”

林寒青突然一挺胸，道：“在下倒有一个方法，不知姑娘是否同意？”

他双目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辉，只看得白惜香不自禁地皱起眉头，问道：“什么方法？”

林寒青道：“你那金针过穴之法，可以激起一个人生命中的潜力，是吗？”

白惜香道：“不错，怎么样？”

林寒青道：“如若姑娘在我身上，刺下几枚金针，在下的功力，是否可以增长很多？”

白惜香道：“嗯！自然可以了。”

林寒青道：“好！那就请姑娘在我身上多刺几枚金针，激发我生命中全部潜力，然后把那西门玉霜诱入这石室之中……”

白惜香格格一笑，道：“怎么，你要搏杀那西门玉霜吗？”

林寒青道：“我如能搏杀那西门玉霜，报我毁容之仇，那是最好不过，万一我不是那西门玉霜之敌，那就请姑娘发动机关，把我们两人一齐生葬这石穴之中。”

白惜香笑道：“生既难同罗帋，死了同葬一穴，也算聊慰相思债，可惜的是我这石室之中没有杀人的机关。”

林寒青望着那水晶石壁道：“如若能够把那石壁开上一个小小缺口，湖水一涌入石室，西门玉霜武功再高，也是难逃死亡一途。”

白惜香笑道：“我自己准备的葬身之地，让给你们作埋骨之地，岂不是可惜了？”

林寒青道：“如若那西门玉霜一死，姑娘亦可以放心的死了。”

白惜香淡淡一笑，接道：“我在未死之前，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伸展一下双臂，接道：“我困倦的很，想好好睡一会，别和我讲话了。”言罢，闭目睡去。

说睡就睡，片刻间，进入梦乡。

林寒青摇摇头站起身来，随手又在书架上取出了一本书。

只见上面文字曲转回折，竟是一个字也看它不懂，不禁心中

一动，暗道：这些奇文异书，如若是普通之物，白惜香决然不会把它收藏到这座石室之中，只可惜自己一个字也看不懂。念头转动之间，又伸手拿了一本。

这一本黄缎为面的册子，却是中国文字，只见封面上写着：“不可言传篇”五个大字。

林寒青心中大奇，暗道：这是什么怪书，起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倒是非得瞧瞧不可。

揭开封面，只见朱砂写着几个红字，道：“第三十七计。”

林寒青哑然一笑，暗道：世谓三十六计，此书开章第一页，就脱出世俗，倒是非得瞧瞧，何谓第三十七计。

掀过第一页，只见上面写道：“自欺欺人。”

林寒青暗道：好啊！只瞧篇名，果然在三十六计之外。凝神看了下去，只见上面写道：“庸人自扰之苦，下愚也。自欺而后欺人，始登上乘境界，是所谓大智若愚。”

林寒青长吁一口气，忖道：白惜香终日阅读这些奇奇怪怪的书，无怪是行无所宗，行事做人处处莫可预测。正待再看下去，突闻一阵呜咽之声，传了过来，不禁吃了一惊。

转脸望去，只见白惜香满脸泪珠，滚滚而下，似是在熟睡中，梦到了伤心之事，心中忽然警觉，暗道，我偷瞧她架上存书，她如醒来，质问我，岂不是一件大大尴尬的事？

只听白惜香哭声愈来愈大，全身都开始轻微的颤动起来，心中一慌，急急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惜香霍然坐了起来，娇嚶一声，扑入了林寒青的怀中，放声哭了起来。

此刻她神志清醒，哭声婉转哀伤，比那梦中呜咽，更觉凄凉。

林寒青本想劝慰于她，但被她这哀哀一哭，竟被闹的不知如何开口，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

白惜香在这一哭之中，似是尽泄胸中忧闷，愈哭愈烈，九曲百转，听得人亦不禁黯然神伤。

林寒青镇定一下心神，说道：“白姑娘有什么伤心之事，尽管说出，或可一泄心中忧苦，你身体虚弱，如何能受得这般折磨？”

白惜香抬起头来，用衣袖拭去脸上泪水，道：“我做了一个噩梦。”

林寒青暗道：我还道什么大事，原来是做了一场噩梦。口中笑道：“梦中的事，如何能认得真呢！姑娘一代绝才，不用在下多劝了。”

白惜香道：“我这梦做的与众不同。”

林寒青道：“有何不同的？”

白惜香道：“梦中情形就是我心中所思之事。”

林寒青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才是正常的很。”

白惜香娇躯翻转，仰卧在林寒青的怀中，幽幽说道：“那梦中所见，也就是我决定要走的路。”

林寒青心中暗道：你白惜香强煞了，也是女孩子，今日我才知道，世间最厉害的女人，也是胆小的很，被一场噩梦吓成了这个样子。

他忽然觉得自己堂堂男子，实比女孩子家坚强的多，不禁一挺胸膛，道：“姑娘可否把梦中所觉，告诉在下一遍，我可代为解去你心中的忧惧。”

白惜香眼角泪痕犹存，人却忽然微微一笑，左手握拳，重重

在林寒青胸前捶了两拳，道：“你很坚强！”

林寒青道：“男子汉大丈夫，纵然遇上了伤心悲苦之事，也不会放声大哭。”

白惜香手上无力，她重重的在林寒青胸前打了两拳，林寒青是若无所觉，白惜香却觉着手隐隐作痛起来。

她举起右手，理一理散乱的长发，说道：“我梦见西门玉霜身披红绫，和你交拜天地，结作夫妇，可是，我却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

林寒青道：“你就是爱胡思乱想。”

白惜香道：“是真的，那西门玉霜喜上眉梢，连瞧也不肯瞧我一眼，唉！我就要死了，她还那样对待我，我气她不过，由病榻上挣扎而起，可怜我病势沉重，站立不稳，由床上一跤摔在实地上。”

林寒青道：“梦中之事，如何能认得真？”

白惜香道：“虽然这是梦境，但经过历历如绘，和我目前处境有何不同？”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她的处境倒是和这梦境一般模样。

只听白惜香接道：“你们喜气洋溢，每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微微的笑容，但我却孤苦无依的躺在地上，满室贺客，无人看我一眼，连那素梅、香菊，也不肯管我，在张罗着给你们办喜事，唉！多年的主仆情意，也弃之不顾了。”

林寒青一皱眉头，道：“没有的事，那素梅、香菊，对你关怀的无微不至，如何能背叛于你？”

白惜香道：“我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假如我真的死了，你们

如何对待我，我也不知道……”

突然一整脸色，接道：“因此，我现在不想死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那你是非得练那九魔玄功了。

但闻白惜香长长叹息一声道：“西门玉霜桀骜不驯，而且机诈异常，她如知晓我不会武功，只怕会立刻下手，如若她当真的反脸动手，你和素梅、香菊，联起手来，也不是她的敌手，咱们是谁也不能活了。”

林寒青道：“姑娘可有制她之策？”

白惜香道：“只要我有一口气，西门玉霜决然翻不出我手心。”

林寒青道：“姑娘既有制她之能，何不一举把她杀死，为武林除一大患。”

白惜香笑道：“一个人被迫到死亡之路，势必非要冒险一拼不可，如若她情急出手，那岂不是要露出马脚了？”

林寒青叹道：“在下总觉这样太过冒险，为什么不早些准备一下，万一闹翻动手，咱们也好对付。”

白惜香道：“我现在才知道，你心里是真正恨她，念念不忘杀她，唉！如若西门玉霜没有毁去你的容貌，你是否也这样恨她呢？”

林寒青正待答话，突然一阵轻微的叩壁之声，传了过来。

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听来却清晰的很，而且还有着一定的节奏。

林寒青心中大感紧张，转眼望去，只见白惜香凝神静听，脸上毫无紧张之容。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时光，那击壁之声，突然停了下来，白惜

香回顾了林寒青一眼笑道：“西门玉霜带了一批属下，乘坐一艘画舫，在山口徘徊。”

林寒青道：“姑娘如何知道？”

白惜香道：“你可听到了刚才那敲击石壁的声音？”

林寒青道：“听到了。”

白惜香道：“那就是我想的传讯之法，我这座准备用作埋骨之地的石室，除你之外，再无别人来过，连那从小侍候我长大的素梅、香菊，也未进过此门，但我有时间在此看书，一住数日，足不出户，她们既不敢擅进这石室找我，但有事也不能不告诉我，我就想出了这个传讯之法，在这室外秘道中，做了一个机关，只要她们敲打石壁，声音传了进来，我就可以听出什么事了。”

林寒青道：“原来如此，可是姑娘要如何回答她们呢？”

白惜香道：“不用回答了，她们只要告诉我什么事，就行了，如是重大之事，我自然会出去处理。”

林寒青道：“西门玉霜率领属下高手，是大事还是小事？”

白惜香道：“如她是放船而来，那是大事，她乘舟徘徊，显是难作决定，那就不算大事了。”

林寒青道：“唉！姑娘身罹绝症，在下容貌被毁，从此之后，世间再无相识之人，死不足惜，那素梅、香菊，年轻轻的，死了岂不是太过可惜。”

白惜香道：“她们二人都是长寿之相，活上七八十岁，不是难事，你为什么要咒她们死？”

林寒青道：“昔年那诸葛孔明，空城退敌，一生之中，也不过用上一次，姑娘对那西门玉霜，每次都处于死地再求生，岂不是太冒险了？何况那西门玉霜带着属下高手同来，分明是心中已

经动疑。”

白惜香笑道：“嗯！看不出你还有这般见识，请教高明？”

林寒青道：“在下之意，请姑娘安排杀她之策，一举置她死命，至低限度，也要废了她一身武功。”

白惜香长吁一口气，道：“你好狠的心啊！废了她一身武功，岂不比杀她更残忍些？”

林寒青道：“她如不死，咱们随时可能被杀。”

白惜香眨动了一下大眼睛，严肃地说道：“你当真想杀她？”

林寒青道：“当真想杀她！”

白惜香道：“你将后悔，一个人只能死上一次，死了就永无复生之望。”

林寒青道：“杀了西门玉霜为武林除一大害，乃大仁大勇之行，有什么好后悔的？”

白惜香道：“我如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会杀她了。”

林寒青道：“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百件，我也要杀她。”

白惜香沉吟了良久，叹口气道：“想想，还是不说的好。”

林寒青一心一意想杀西门玉霜，其他的事，根本没有用心去听，说道：“眼下时机迫促，姑娘先想个对付西门玉霜的办法，其他的事，咱们以后再谈。”

白惜香柳眉耸动，自言自语地说道：“如其让你以后恨我，还不如现在说明白的好。”

林寒青听她说的如此认真，忍不住问道：“什么事？说吧！”

白惜香道：“西门玉霜并没有毁去你的容貌。”

林寒青伸手摸摸疤痕斑斑的怪脸，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白惜香道：“你笑什么？”

林寒青道：“在下亲耳所闻，亲身所历，如今疤痕犹存，难道是还会错吗？”

白惜香叹道：“是真的，她只是用药物糊在你的脸上，点了你几处穴道，使你神志有些晕迷，心灵和肉体上，都有着一种被割伤的错觉。”

林寒青摸着脸上的疤痕，说道：“此事当真吗？”

白惜香道：“你如不信，可以当场试验。”

林寒青道：“怎么试验呢？我已经洗过无数次，脸上疤痕依然未去。”

白惜香道：“如是用水能够洗去，不要说骗不过那李中慧，连你自己也骗不住了。”

林寒青道：“那要如何才能证实？”

白惜香道：“西门玉霜涂在你脸上的药物，都是经过特别调制，必需用她调和的药水，才能洗去。”

林寒青心中暗道：“你这不是白说吗？”

白惜香缓缓站起身子，理一下头上散发，道：“现在还要不要杀她？”

林寒青道：“自然要了。”

白惜香笑道：“口气变了，已不似先前那般坚决。”

只听石壁间又响起砰砰之声，连响数十下，才停了下来。

林寒青道：“这又是说的什么？”

白惜香道：“西门玉霜已乘原舟而去，离开了埋花居。”

林寒青道：“现在什么时光了？”

白惜香道：“大概是夕阳将尽，天近黄昏的时光，也许更晚一些。”

林寒青道：“咱们出去吧！”

白惜香道：“到哪里去？”

林寒青道：“石室外面。”

白惜香道：“今夜里我不想走了。”

林寒青道：“在下呢？”

白惜香道：“也留在这里。”

林寒青道：“这石室中只有一张木榻，何况孤男寡女，长夜漫漫，只怕难以堵悠悠之口。”

白惜香道：“君子不欺暗室，你如自信是君子，那就不用害怕。”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只觉无言可对，缓缓退到石室一角，盘膝坐了下去。

白惜香整整榻上绣花枕，拉开红绫被，说道：“林寒青，我要睡觉了。”

林寒青道：“姑娘请自安歇，在下在这里打坐一夜，也是一样。”

白惜香笑道：“如是不离此室，也不让你出去，难道你就在室角上打坐十日十夜？”

林寒青道：“这个，这个……”他虽是内功甚深，但如真要他打坐上十日十夜，自知是力所难能。

白惜香道：“不用这个那个了，这木榻很宽广，足可容下咱们两人。”

第二十四回 深闺密友

林寒青急道：“孤男寡女，一室相处，已是大不妥当，这同榻而卧，如何使得？”

白惜香道：“咱们划地为界，互不相犯，有何不可？”

林寒青急急说道：“这个，在下实是不敢。”

白惜香嫣然一笑，道：“你不相信自己的定力，我也不勉强了。”探手枕下，摸出一把短剑，唰的一声，抽了出来。

灯光下，寒芒闪动，冷气森森。

白惜香缓缓把短剑放在木榻中间，笑道：“这鱼肠剑锋利无比，爹爹给我，叫我作防身之用，可惜空有神物利器，却是无能运用。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横剑同榻，情欲分明，你要不敢和我睡在一起，那是足证你心中有鬼，睡一榻生邪念，就得冒神剑刺伤之险。”

林寒青笑道：“如若在下是那等偷香窃玉之人，姑娘就是再多放两把剑，也是难以阻挡得住。”

白惜香道：“此剑不同常剑，锋利绝世，已具灵性，你那点微末之技，决难当此剑一击，但如你心地光明，发乎情，止乎礼，神剑亦怜多情人，决然是不会伤人。”

林寒青心中虽然有些不信，但想到这白惜香胸罗之能，实非常人能以猜测，言词之间，决是说她不过，索性沉默不语。

白惜香缓缓脱去身上衣服，钻入被窝中，接道：“你敢和我睡在一起吗？”

林寒青心中暗道：“我心无邪念，纵然同榻而卧，有何不敢！”当下说道：“这有什么不敢。”站起身子，行近木榻，和衣躺了下去。

白惜香道：“你的胆子不够大，连外衣也不敢脱。”

林寒青忖道：“山腹密室，孤男寡女，一榻同卧，不论心地如何的皎洁，也是难以堵人之口，这白惜香非淫荡之人，何以竟连番出言激我？此女做事，一向是叫人莫测，也许她别有作用？”

只听白惜香笑道：“你把我看作天上的仙山，敬我如神明，或把我看作女妖鬼怪，畏我如蛇蝎，就不会心生邪念了。”

林寒青一跃而起，道：“姑娘活生生的人，但在下自信还有这点自制定力。”解开钮扣，脱去外衣，重又躺了下去。

白惜香道：“熄去桌上的烛火。”

林寒青怔了一怔，但却依言施为，扬手一挥，一股暗劲涌了过去，熄去烛火。

只听白惜香格格娇笑，道：“此情此景，你有何感想？”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一生从未和男人睡在一起，但我一点也不害怕。”

林寒青只觉一阵幽香飘了过来，袭人如醉，不禁心波微荡，赶忙运气调息，不敢答话。

只听白惜香说道：“这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如自信能心无邪念，我就可以传你一种武功，一夜时光，应该是可以熟记于胸了。”

林寒青心想答话，但真气正自运转，不敢随便开口。

但闻白惜香接了下去，道：“这是武学上一大奥秘，你有着很好的武功基础，很快的可进大成之境，但如你自知难以使心如止水，那就不能学了。”

林寒青忍不住一闭气，道：“为什么？”

白惜香道：“我传你武功时，难免要肢肤相接，如是心情不宁，真气难以自制，岔了气，固将是要受重伤，而且这武功又是别走蹊径的旁门怪学，一个不好，咱们两人都将要毁在今宵。”

林寒青把真气逼回丹田，说道：“既然这多凶险，我瞧是不用学了。”

白惜香道：“你可是很怕死？”

林寒青道：“在下是死不足惜，但如果累了姑娘，岂不是死有余恨？”

白惜香道：“我已经心死多年，余下的只是一具躯壳，生生死死，对我早已是难以辨识了，你还怕连累我吗？”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自幼在病魔、痛苦之中长大，父母、亲人，都无能把她从病魔中解救出来，父母带着她看遍了天下名医，可也吃尽了苦汁，试想一个人从小吃药长大，日日在死亡边缘挣扎，没有青梅竹马的儿时生活，没有游乐欢笑，长大了，却又知身罹绝症，无药可救，又加重了一重精神负担，在这等死亡搏斗中长大，那是无怪她万念俱灰，心如枯槁，视死如归了。唉！上天赋予她绝世无伦的才慧，偏偏却给她孱弱多病的身躯！”

白惜香久久不闻林寒青回答之言，忍不住格格一笑，道：“林寒青，你在想什么？”

林寒青道：“我在想上天不平，为什么赋予你绝世才慧，却吝惜赐你个强健的身体。”

白惜香笑道：“天有阴晴，月有圆缺，如若我生的强壮，岂不是早成了西门玉霜？”

她嗤的娇笑一声，接道：“这一代武林钟灵之气，全为女子占光了，李中慧、西门玉霜都算得绝慧才女。”

林寒青接道：“不论武功、才智，李中慧都要比西门玉霜逊上一步。”

白惜香笑道：“那是现在的事，三月之后，情形要大为改变，李中慧虽不能凌驾于西门玉霜之上，但也将相差极微，西门玉霜练成的武功太过博杂，已难再进境；李中慧却是师法武学正宗，得我相赠秘籍之后，必将是一日千里的进境嗯！今后二十年江湖情势，看翠袖红粉，鬓影衣香，飞扬于锦绣河山之上，愧煞七尺须眉！主裁大局，行令万里，尽是我巾帼中人。”

林寒青道：“你是说三月之后，那李中慧就可以和西门玉霜对峙于江湖之上了？”

白惜香道：“应该是如此才对，但如她不肯听我的话，那就很难说了。”

林寒青道：“据在下所知，那李中慧对姑娘十分相信，绝对不会有违姑娘之命。”

白惜香道：“但愿如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想问你一件事，老实的告诉我，不要骗我。”

林寒青道：“在下对姑娘，一向是言出衷诚，姑娘有什么事，尽管请问吧！”

白惜香道：“你长了这么大，可曾和女孩睡在一起吗？”

林寒青沉吟一阵道：“只有一次，可能也是姑娘安排的计谋，

为了引诱那西门玉霜，也曾和那李中慧同室一榻。”

白惜香接道：“像我们这样同榻并卧？”

林寒青道：“不一样，那时，在下……”

白惜香叹道：“睡觉吧！我已经很累了。”

林寒青毫无睡意，但又怕惊动了白惜香，小心翼翼，闭目假寝，连身子也不敢乱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一阵轻微的呜咽之声，传了过来，不知为了何故，白惜香又突然哭了起来。

林寒青感觉到她在尽量使自己的哭声微小，似是很怕惊醒了自己。

他本想劝她几句，但又感到不妥，暗道：“既然是怕我知道，又何苦让她不安，倒不如装作不知的好。”

只觉被褥抖动，白惜香悄然下了木榻。

林寒青心中一动，暗道：“不知她要做什么？”缓缓侧过脸，微启一目望去。

只见白惜香披起外衣，扶壁而行，轻步向那书架走去。

她的体力，显然更是虚弱，行动之间，十分吃力，而且隐隐可闻喘息之声。

那书架距木榻，也就不过是六七尺远，但白惜香却在途中停下来休息了两次。

一股强烈的怜惜之心，泛了上来，恨不得跃过去扶着她。

但这念头又被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压了下去。

只见白惜香行到书架处，伸手取出了几本书，抱在怀中，缓步向木榻走来。

她空手而去，已有着弱不胜力之感，此刻一手抱书，行来更

有举步维艰之苦。

只见她一手扶壁，一面娇喘着走回木榻，缓缓把怀中抱的一叠书放在枕畔，手扶木榻，喘息不停。

林寒青暗暗忖道：她身体虚弱至此，看来真难以再活下去了。不禁黯然神伤！

白惜香喘息了一阵，举步向榻上跨去，哪知刚刚抬起左腿，右腿突然一软，跌摔在木榻下面。

林寒青吃了一惊，再也沉不住气，一挺而起，跃下木榻。

情急之下，哪里还顾得男女授受不亲之嫌，一把抱起了白惜香，道：“白姑娘……白姑娘……”右手连拍她身上三处穴道。

白惜香叹息一声，微弱地说道：“不用费心了，我已经……”一阵急咳，打断了未完之言。

林寒青黯然说道：“你不能死，纵然一定要练魔功，那就不妨练吧！”

他为人性格沉稳，素不愿把藏在心中情意，形露于外，此刻情急之下，不觉说出口来。

只听白惜香轻声说道：“不要紧，一时间我还死不了，抱我上床去，点起火烛，我有话对你说。”

林寒青抱起白惜香，放在木榻上，然后，点起了案上火烛。

白惜香缓缓转过脸来，苍白的脸上，泛现起一缕笑意，樱唇启动，声未出口，突然脸色一变，道：“血！你受了伤。”

林寒青低头一看，只见左胯间鲜血淋漓，染湿了一条腿，锦帐绣被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

原来，他挺身跃下木榻时，碰在那鱼肠剑上，那鱼肠剑锋芒绝世，虽是轻微相触，但却在林寒青左胯间，割裂了一道三寸深

浅的创口。

白惜香多情地接道：“伤的这样重，很痛吗？”

林寒青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只是流血沾污姑娘的锦帐绣被，倒让在下难安。”

白惜香探手从枕下摸出一方绢帕，说道：“快些把伤口包扎起来。”

林寒青不忍拂她好意，接过绢帕，包起了伤口，捡起床上鱼肠剑，放在案上。

白惜香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启目说道：“你都看到了？”

林寒青垂首说道：“看到了，只是不敢惊动姑娘，故而未曾说话。”

白惜香道：“我原想至少可以活上三天，但现在……现在不行了，我恐怕撑不过明日午时，唉！连你们大喜事，只怕也看不到了。”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你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要死了！”

白惜香道：“我已感觉体内有了变化，那是死亡之征……”

忽然微微一笑，接道：“我生命虽然短促，但什么都看过了，人间的恩怨情仇，婚丧喜事，名山胜水，喜怒哀乐，也算不虚此生，我唯一没有完成的心愿，那就是未和男人睡在一起，但今夜，我已偿了这个心愿，我已不虚此生，死而无憾。”

林寒青暗暗忖道：“看她体力的衰退之状，确似已病入膏肓，但她心理上不求生存的念头，更是重过病情，我必得先设法，使她动了强烈的求生之意，以她胸罗之博，或可挽救垂危之命？”当下叹道：“姑娘死去，可想到你那年迈双亲的痛苦吗？”

白惜香道：“不要紧，他们早已知道我病情无救，心中已经

哀伤了十几年，死亡早已在他们意料之中。”

林寒青道：“武林道上的千百生灵，都系于姑娘的安危之上，难道你毫不关心？”

白惜香道：“这些事，我已有了安排，枕畔这几本书，记载着几种武功，每一篇上，都有我参照其它武功录记下的心得，看完了这几本书，照着我记录习练，五年后，你就可以胜过那西门玉霜，那时，她如仍然积恶难返，你就杀了她以谢武林，不用你再用心去逐鹿江湖，自然成一代武学宗师，天下武林同道，都当奉你为达摩祖师后第二奇人。”

林寒青叹道：“我林寒青岂是为了自己成名，才劝姑娘的吗？”

白惜香笑道：“你虽无这等用心，但我却是早有此意，今宵咱们又有了同榻之情，我虽然不是你的妻子，但却比你未来的娇妻，占了先着，虽是一点私情，但也是为着天下武林的安危着想。”

长长喘一口气，接道：“在你未能领袖武林之前，江湖上是一个双雌对峙的局面，西门玉霜和李中慧，分割江湖，雄霸对峙，李中慧虽然是较逊一筹，但她有老母依靠，周簧和庞天化等相助，再加上少林、武当等庞大的实力，可保个秋色平分之势，一夕同榻情意，我助你成武林一代奇人，公私兼顾，情理并重，这安排，难道还不够圆满吗？”

林寒青黯然一叹，垂下头去，石室中一片寂静。

过了有一盏热茶时光，白惜香突然伸出手去，握着林寒青的手腕，柔声说道：“再陪我睡一会吧！让我在死前的时光中，多享受一点情滋味。”

林寒青突觉脑间灵光一闪，想起素梅相托之言，一整脸色，双目凝注白惜香，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已了身后之事，但不知如何安排我林寒青？”

白惜香道：“我不是安排的很好了吗？但事情并非在是绝无变化。”

林寒青急急问道：“什么变化？”

白惜香道：“明日中午西门玉霜如是答应嫁给你，我这各种安排，自然都是白费心机了。”

林寒青道：“她决然不会答应。”

白惜香接道：“答应不答应，各占一半机会，如是我公正些就事而论，她答应的机会还要多些。”言罢闭上星目，神情黯然！

林寒青略一沉吟，坚决地说道：“纵然她答应了，我也不要娶她。”

白惜香眨动了一下眼睛，奇道：“为什么？西门玉霜不是很美丽吗？”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不错，她很美丽，但林寒青却未必要以貌取人。”

白惜香道：“难道你一辈子不要娶妻？”

林寒青道：“要，我们林家只有我一脉单传。”

白惜香道：“唉！我知道啦！你要讨一个平平庸庸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要找一个完全依附于你的女子。”

林寒青摇摇头，道：“那也不是，只要我喜欢她，不论她有才无才，都是一样。”

白惜香道：“嗯！李中慧是吗？”

林寒青摇摇头，道：“不是。”

白惜香笑道：“是啦！你现在还没有遇上心目中的娇妻。”

林寒青缓缓说道：“有是有了，只是人家却未必肯嫁给我。”

白惜香道：“告诉我，哪一位姑娘，有这样的福气？”

林寒青双目凝注在白惜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

白惜香似是陡然之间被毒蛇咬了一口，失去了神采的双目，突然泛起来一片神光，缓缓说道：“你说的当真吗？”

林寒青道：“句句真实。”

白惜香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流下了两行情泪，道：“我就要死了，你还要开我玩笑。”

林寒青本无心，但此时此情，却不禁真情激荡，握紧了白惜香右手，说道：“我字字句句，都是出自肺腑之言，只要你肯活下去。”

白惜香接道：“可是，我不能生孩子，你真要娶了我，岂不是绝了你们林家之后？”

林寒青道：“以姑娘才慧，生死之事都难不住你，何况那生儿育女的事。”

白惜香嗤的一笑，道：“这种事不是人力可以决定，但不是无法解决的，我把素梅、香菊都带过去，我虽不会生儿育女，但素梅却是多子多福之相，替你生上一打小宝宝，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林寒青看她眉宇间洋溢着欢笑之情，心中暗自奇道：难道她是当真的很喜欢我吗？心中念头转动，人却微笑说道：“要紧的是你必得活下去。”

白惜香脸上欢容顿失，沉吟良久，说不出话。

只听壁间又响起一阵噗噗之声。

林寒青凝神听了一阵，道：“这又是说的什么？”

白惜香道：“她说在埋花居外，有一艘可疑的船只驶了过来，在外面徘徊不去。”

林寒青道：“可要我出去瞧瞧？”

白惜香道：“不用了，我已在进入埋花居的水道中，布置下几道机关，如若他们擅自闯了进来，那就是自找苦吃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目下我的生死之事，已经不是我能够控制，此时此情，我随时可以气绝而亡。”

林寒青黯然接道：“那你答应我的婚约，也不算了？”

白惜香摇摇头，道：“我没有答应。”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我们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已有同床共枕之情，白璧虽然无瑕，但清名已受玷，我心里早已认你是我的丈夫。如果我能活下去，如果我要嫁人，自然一定要嫁给你。”

一阵急促的喘息声，打断了她未完之言，闭上双目，不再言语。

林寒青伸手在她鼻息间摸了一下，只觉气息微弱异常，心中大为震动，暗道：“难道她真的要在今天晚上死去不成？”

有心想把她身子移动一下，但又觉动一下她就可能死去，竟然不敢出手。

一盏孤灯，照着石室，石室中充满着凄凉、悲伤的气氛。

林寒青已是茫然失措，脑中一片混乱，也不知想些什么，望着灯火，呆呆出神。

他木然的坐着，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突然间，石室间又传来一阵噗噗的撞击之声。

这声音惊醒了茫然中的林寒青，也使得混乱的神志，为之一

清。

凝神听去，只觉那石壁传过来的声音，急促异常，和已往大不相同，林寒青虽然无法分辨出那击打石壁的音节，含意为何？但却可从那急促的声音中，分辨出必然是紧急的事。

他霍然站起身来，却是不知如何回答？急得在室中团团乱转。

那急促的撞壁声音，突然间，停歇下来，但不过一盏茶工夫，重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声音更是急促，似是有着十万火急的大事。

转脸望去，只见白惜香星目紧闭，似是睡的十分香甜，想她半夜劳累，一直未得休息，此刻酣然睡去，对她的身体精神，都将大有帮助，无论如何，不能叫醒她。

这眼下的情势，却又使林寒青心乱如麻，他用尽了智能，仍是想不出那急促的击壁之声，含意为何？

他长长吁一口气，使那慌急的心情，缓缓的静了下来，开始思索对策，既不能惊醒白惜香，只有二途可循。

一个是设法找出这石室机关暗门，出去瞧瞧，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是设法使那击壁传讯的人，听出疑点，了然室中人，无法解得她传讯之意。

想那素梅、香菊都是十分聪明的人，只要略示警兆，必可推想出石室中的情景。

林寒青开始在壁间搜寻开启秘门的机关。

他默记着白惜香进入石室的地位，仔细的搜寻了良久，仍是一无所获，不禁心中气馁，暗道：“看将起来，只有采用第二个办法，也许素梅、香菊，会为我打开秘门。”

心念一转，不再找寻那秘门机关，暗运掌力，在壁间一阵乱敲。

他自信那击壁之声，既然能传入这石室中来，凭借自己的掌力，定可把这声音，也传递出去。

果然，壁间那撞击之声，停了下来，石室中又恢复了一片沉寂。

大约过有半炷香的时光，石壁间突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裂开了一座石门。

石门外传入来素梅的声音，道：“林相公，姑娘可是睡熟了吗？”

林寒青眼看办法奏效，急急奔了过去，道：“白姑娘睡了，唉！她劳累半夜，困倦已极，姑娘请进来吧！”

素梅道：“不奉我家姑娘之命，小婢等不得擅入石室，还是请相公出来吧！”

林寒青急急行了过去，只见秘室甬道之中，站着劲装佩剑的素梅，不禁心中一动，道：“怎吗？埋花居出了事吗？”

素梅答非所问的说道：“我家姑娘怎么样了？”

林寒青道：“她睡的很好。”

素梅长长吁一口气，道：“谢天谢地。”

林寒青道：“你这般劲装佩剑，如临大敌，可是埋花居中，发生了什么大事？”

素梅道：“一艘快舟，盘绕在埋花居外不去，香菊妹妹已然去卫守水道入口，小婢特来通报姑娘，唉！却不料姑娘睡熟过去。”

林寒青道：“她谈笑半夜，倦极而眠，不用惊动她了，你带

我出去瞧瞧。”

素梅眨动了一下圆大的眼睛，道：“相公还是留在此地，照顾姑娘，香菊妹妹，凭仗那水道机关，或可挡住来人。”

林寒青步出石门道：“她睡的很甜，我留这里也是无用，反而会惊扰着，还是去瞧瞧的好。”

素梅道：“好吧！”转身向前行去。

林寒青紧随在素梅身后，沿着甬道而行，出得甬道，停身处是断崖下一处山角。

抬头看去，星光已敛，天色已经大亮。

就在他微一分神之际，素梅已推动机关，堵上秘道，林寒青仍然未看到那启闭石门的机关何在。

素梅闭上秘道之门，急急说道：“香菊妹妹一人，卫守水道入口，实叫人放心不下，咱们快去瞧瞧吧！”放腿向前奔去。

林寒青紧随在素梅身后，一口气奔到了那水道入口之处。

只见香菊右手执着长剑，藏在一处大石之后，双目凝注着水道外面。

水道浪花飞溅，果然有一艘梭形快舟，在水道前面盘旋不去。

林寒青放缓了脚步，悄然行到香菊身后，低声说道：“可曾瞧出来什么？”

香菊回目望了林寒青疤痕斑斑的怪脸一眼，忍不住嗤的一笑，道：“瞧不出来，他们大都隐身在船舱之中，只能瞧见两个摇橹的大汉。”

林寒青暗暗奇道：“这会是谁呢？除了西门玉霜之外，又有谁会知道这埋花居的所在？”

只见那梭形快舟，行入水道数尺后，突然停了下来，船舱中缓步走出一个面目英俊的少年。淡青劲装，身佩宝剑，对着水道，抱拳一礼，道：“有人在吗？”

香菊回目望了素梅一眼，道：“姊姊问问他吧！”

素梅横跨一步，停在石道正中，冷冷说道：“阁下要找何人？”

那少年打量了素梅一眼，道：“在下奉了西门姑娘之命而来。”

素梅接道：“那就原舟返回，上复那西门玉霜，就说我家姑娘今日不见宾客。”

那少年怔了一怔，道：“敝东主之命，曾说已和此地主人约好。”

素梅道：“约好了亦可改期。”

那少年无奈地说道：“好吧！这个在下回复敝东主就是。但在下奉命来送上敝东主奉送贵东主的薄礼，不知姑娘是否可以做主收下？”

素梅略一沉吟，道：“什么礼物？”

那青衣少年，探手从怀中取出一纸礼单，道：“奇花十束，金钗一对，密函一件，棺木一个、尸体一具。”

素梅怒道：“这棺木、尸体，也能当礼物送的吗？尸体抛入湖心，棺木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那青衣佩剑少年说道：“在下还有下情未完，姑娘最好是听完之后，再作主张。”

素梅心中怒气未息，但却又不禁动了好奇之心，忍不住说道：“好！你就说下去吧！”

那青衣佩剑少年道：“奇花玉钗，贵东主可以不受，但那棺

木尸体，却是非得收下不可。”

素梅道：“为什么？”

青衣少年道：“敝东主交代，贵东主收下棺木尸体，也好稍尽一番孝心。”

素梅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

青衣少年道：“贵东主收下棺木尸体，亦算是略尽孝心。”

素梅长长吁一口气，镇静了一下心神，问道：“那棺木内放的何物？尸体又是何人？”

青衣少年道：“这棺木，尸体，听起来虽是两件礼物，但事实上，却是二物合一，棺木内放的尸体是玄衣龙女。”

素梅尖声叫道：“你胡说八道，我家主母，武功何等高强，岂是那西门玉霜能够伤得？”

青衣佩剑少年淡淡一笑，道：“敝东主如何交代在下，在下就如何转告，一字不减，一句不加。”

素梅勉强镇静下心神，道：“那棺木现在何处？”

青衣少年道：“现在舟内舱中。”

素梅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了，你们想故作惊人之言，好混进埋花居来，是吗？”

青衣少年笑道：“这个敝东主也有交代，她说这一段水道之中，定有着很厉害的埋伏，要在下说明内情后，弃船而退。”言罢，纵身一跃，落入水中，急游而去。

只见两个摇橹的大汉，紧随着那青衣少年身后，跃入湖水急游而去。

水道中只余下那艘梭形快舟，随着荡漾的湖水摇动。

香菊望着那梭形快舟，低声对素梅说道：“姊姊咱们过去瞧

瞧吧！”

素梅道：“咱们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两个人四道目光，一直瞧着那梭形快舟的动静，足足过了半炷香的时间，那快舟仍是不见动静。

素梅再也忍耐不住，低声说道：“你守在这里，我到舟上瞧瞧，如有什么变化，只管发动机关，不用管我生死。”

香菊道：“那怎么行？”

素梅也不管香菊答不答应，沿级而下，行近水边，一跃登上小舟。

她小心翼翼，运气戒备而行，缓步进入舱中。

果然小舟上已不见人，舱中却端端正正放着一口棺木。

只见棺木上面写着“玄衣龙女法体”六个大字，棺木已经封了起来。

棺盖上放了一对玉钗，钗后并排着十束奇花。

那一对玉钗莹晶洁白，一望即知是上好的美玉。

素梅仔细地把舱中搜了一遍，仍是不见人迹，不禁犹豫起来，暗道：这棺木之中，是否是夫人遗体，很难预料，如若不是夫人遗体，我把它运入埋花居中，岂不是中了那西门玉霜的诡计？如是弃置不管，又怕真是夫人。

她久年追随白惜香，智慧增长甚多，但对西门玉霜此举的用心，仍是无法猜想出来，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此事只有姑娘能够解得其中之谜，偏巧她又熟睡未醒。

只听香菊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素梅姊姊，那棺木中可是夫人的遗体？”

素梅道：“棺木上写了夫人名号，但究竟是与不是，却是难

以料断。”

香菊道：“你不会打开瞧瞧吗？”

素梅道：“棺木已经封了起来。”

香菊道：“我上船瞧瞧再说。”

一跃登上木舟，直入舱中。

此女稚气未脱，尚保持一片纯洁，见得那棺木上的字迹，不禁流下泪来，扑身拜倒地上。

素梅右手一伸，抓住了香菊左臂，道：“快些起来，这棺木中是不是夫人遗体，还难预料，也许是那西门玉霜的诡计。”

香菊一挺而起，拭去脸上泪痕，道：“不错，别要我白哭一场，那棺木之中不是夫人，那才冤死了。”伸手抓住棺盖。

正待暗运内功，打开棺盖瞧瞧，素梅突然伸手按住香菊玉腕，道：“菊妹不可造次。”

香菊茫然说道：“不打开瞧瞧，如何能够知道内情？”

素梅道：“咱们先把棺木运入埋花居中再说。”

香菊缓缓放开手，道：“好吧！姊姊见识，一向高过小妹。”

两人一齐动手，把那小舟划到岸边，把棺木抬上岸去，又把小舟推离水道，任它飘去。

林寒青望了那棺木一眼，欲言又止。

素梅低声对香菊说道：“发动机关，那西门玉霜既然知晓了咱们居住之地，难保不会再来。”香菊伸手在一块巨石后面一推，登时响起一阵轧轧之声，但很快的又恢复了平静。

林寒青看水道不见异样，不禁大奇，问道：“机关发动了吗？”

素梅道：“这机关设在水底和两壁石间，虽然发动了，亦是看不出来，但如有人或船只过水道，自会触上机关，船毁人亡。”

林寒青道：“原来如此。”伸手按在棺木之上，接道：“如有人躺在棺木之中，岂不是轻易混了进来吗？”暗运真气，借势把内力传入棺木之中。

素梅接道：“这个小婢亦曾想到，但又害怕这棺木中万一真是夫人尸体，如是任她飘流湖中，沉入水底，岂不是终身大恨吗？”

林寒青隔水传力，觉不出棺木中有何反应，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那西门玉霜为人，阴毒绝伦，她既把白惜香视作劲敌，必欲除去而后快，但又为白惜香气势震慑，不敢随便出手，说不定真的会找上玄衣龙女，暗施毒手。一念及此，不觉间由心底泛起一缕寒意：西门玉霜既能找上白惜香的母亲，又何尝不能到北岳枫叶谷去，找上自己的母亲？”

但见两人抬着棺木，一口气行到竹楼前面，把棺木放在一片空地之中。

香菊一翻腕，唰的一声，抽出背上长剑，递向林寒青道：“你拿着。”

林寒青接过长剑，还未来得及问她，香菊已转身奔入室中。

片刻之后，手中拿着一个铁斧出来，说道：“素梅姊姊，你和林相公各执长剑，守候棺旁，我来开棺木，如是棺木中不是夫人，你们就立刻把他乱剑分尸。”

她自觉这办法想的十分妥当，也不管林寒青和素梅是否同意，扬起手中的铁斧，划开密封，暗运内力，唰的一声，掀起棺盖。

凝目望去，只见棺木中躺着一个青衣妇人，乱发覆面，掩去了眉目，无法看得真切。

香菊伸手探入棺木中，正待拨开那青衣妇人脸上的覆发，突听素梅娇声喝道：“香菊不可。”

香菊骇然缩回右手，道：“怎么啦？”

素梅道：“如若这人不是夫人，你这般冒险伸入手去，必将被她扣住脉穴，那岂不是让我们无法下手了吗？”

香菊道：“姊姊说的不错。”

素梅暗运功力，长剑探入了棺木之中，用那森寒的剑尖，拨开那青衣妇人脸上覆发。

林寒青和那玄衣龙女，匆匆一面，记得不甚真切，但素梅，香菊应是一望即知，哪知两人四道目力，盯在那青衣妇上瞧看，良久一语不发，心生奇怪，忍不住问道：“这是不是白夫人？”

素梅手中的长剑，剑尖仍然指着那青衣妇人的咽喉要害。

香菊一皱眉头，道：“有些像，但又有些不像。”

林寒青暗道：“哪有这样的人呢？身为人婢，连夫人都不认识？”心中突然一动，道：“在下不方便查看妇人遗体，你们两位查查看她有没有伤痕？”

香菊道：“如是受的内伤，瞧不出来，又该如何？”

只听素梅冷冷接道：“不用瞧了，这人不是夫人，快些合上棺盖，连棺木和尸体，一起烧了。”

香菊不知素梅是故意用的诈语，当真应了一声，伸手去拉棺盖。

就在香菊将要合上棺盖时，突觉一股强猛之力，直冲而上，香菊只觉双腕一麻，棺盖激飞而起，直飞上七八尺高。

紧随着那飞起的棺盖，跃飞起一条人影。

待那棺盖砰然摔落地，棺木旁却悄然站着—一个活生生的

青衣妇人。

只见她扬手理一下散乱长发，笑道：“死丫头，好狠的心啊！想活活把我烧死。”目光一掠林寒青，道：“嗯！你竟然忍得下心，袖手旁观。”

林寒青道：“果然是你，西门玉霜。”

西门玉霜伸手在脸上抹一抹，恢复了本来面目，笑道：“不错啊！我没有见过玄衣龙女，只是听人说过她的长相，扮的不大像，只好用头发覆在脸上，想混充一下，想不到却被你们瞧出来了。”

林寒青冷冷说道：“白姑娘今天不见客，你混来此地作甚？”

西门玉霜格格大笑，道：“嗯！是不是病的不能动了？”

林寒青心头一震，暗道：“这女人果然厉害，正是白姑娘一位劲敌！”

幸好他脸上五颜六色，疤痕纵横，虽然有些惊愕之情，也瞧不出来，略一沉吟，答道：“白姑娘学博古今，技掠天人，斗智斗力，你都非她之敌。她不见你，只不过……”

西门玉霜冷锐的目光，一直盯在林寒青双目之上，接道：“不要避开正题，答非所问，告诉我那白惜香是病势沉重呢？还是已经死了？”

香菊怒道：“我家姑娘好好活着，你为什么要咒她死了？”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那是病势沉重了？”

素梅、香菊都知姑娘近来病势转剧，林寒青心中更是明白，白惜香随时随地可能气绝而死，是以，西门玉霜这等单刀直入的一问，三人一时间都不知如何回答？

西门玉霜仰起脸来，望着碧天，笑道：“你们也不用在我面前施诈了。其实不问你们，我心中也明白，白惜香决然活不过今

明两天。”

林寒青暗自忖道：“白惜香身染绝症，只要是精通医理之人，都该看得出来，但如说能够算准她死亡之期，那就非同小可了。但西门玉霜却能一言道破，虽非毫厘不差，但看情形，大变确在她预言之中，此人既是有如此能耐，不知何以竟不敢和白惜香当面动手？其实她只要一掌一指之力，即可把白惜香置于死地了。”

只见西门玉霜淡淡一笑，道：“你们三个合起来，也不是我的敌手，这一点，你们该有自知之明，还不收起兵刃，难道真想和我打一架吗？”

香菊道：“我如早知是你，就该把你投到湖中才是。”

西门玉霜笑道：“可惜现在悔已不及了。”

林寒青当先弃去手中长剑，道：“她说的不错，咱们合起来，也不是她的敌手，两位姑娘，也不用再存侥幸之心。”

素梅缓缓丢了手中长剑，道：“你装死混入埋花居来，究竟是何用心？”

西门玉霜笑道：“带我去见白姑娘，再说不迟。”

林寒青道：“我等已再三说明，白姑娘今天不见客。”

西门玉霜道：“那她几时见客？”

素梅道：“你明日再来就是。”

西门玉霜道：“往返劳累，不如我留在这里等她一夜。”

香菊怒道：“厚脸皮，哪有强留强住的客人？”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小丫头，口舌干净一点，惹得我动了怒火，有得你苦头吃。”

她娇美绝伦，艳丽无匹，笑时媚态横生，发怒时却别有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度，双目中暴射出的神光，有如冷电中挟着霜刃，

逼射在香菊脸上，只瞧得香菊打了一个冷颤，垂下头去，不敢多言。

林寒青眼看已成僵局，生恐香菊出言不慎，招惹起这个女魔头的杀机，急急接口说道：“好！你如若不怕激怒白姑娘，尽管留在此地就是。”

西门玉霜怔了一怔，道：“她在何处？”

林寒青道：“未得白姑娘允许之前，不便奉告。”

西门玉霜笑道：“我如答应了她的条件，岂不是化敌为友了吗？”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连番挫折在白惜香的手中，心中实已对她存着极深的畏惧，如若能够运用恰当，或可震服这个女魔头，使她不敢擅发野性。”

心念转动，想起了三十七计自欺欺人，忖道：我必得先欺骗自己，才能装作的维妙维肖，使她相信。

西门玉霜看他久久不言，若有无限心事，忍不住说道：“你在想什么？”

林寒青长叹一声，道：“白姑娘确实病的很重。”

素梅、香菊齐齐吃了一惊，四道目光中，充满着惊恐，望着林寒青。

西门玉霜回顾了二婢一眼，挥手说道：“你们两位下去吧，我要和林相公谈谈。”

素梅一颦柳眉儿，道：“林相公，你……”

林寒青生恐她说了嘴，泄去隐秘，破坏了自己的计划，急急接口说道：“西门姑娘此来并无恶意，两位姑娘请退回去吧！”

香菊还待讲话，却被素梅一把拉住，回身而去。

林寒青目睹二婢去远，才长叹一声，接道：“据白姑娘告诉在下，她必得三日静养之后，才可从死亡之中，挣得生机，唉！不过，据在下所见，只怕是生机茫茫，难有希望。”

前几句话，意在布谋，后两句却是字字出自肺腑，但感双目一阵酸楚，涌出两眶泪水。

西门玉霜默然不言，一对秋波，却不停在林寒青脸上转动，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她说话之时，脸上神色如何？”

林寒青心中暗道：“此人聪慧绝伦，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必有深意，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

西门玉霜接道：“据实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你她能不能由必死中取得生机。”

林寒青只怕迟延时间过久，引起她的怀疑，随口答道：“她说话声音很低，神情一片黯然。”

西门玉霜突然垂下头去，默不作声，良久之后，才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她有一半活命希望。”

林寒青心中暗道：“我随口胡诌。”当下接道：“白姑娘早已料定了你要来。”

西门玉霜接道：“但因她病势沉重，怕我到此之后，萌起杀她之念，才让你们拦阻于我？”

林寒青道：“白姑娘并无阻拦你的意思。”

西门玉霜道：“那是谁的意思，是那两个丫头吗？”

林寒青道：“不是，是区区在下的主意。”

西门玉霜嗤的一笑，道：“这就奇怪了，你为什么要拦阻我进入这埋花居呢？”

林寒青道：“事情显而易见，白姑娘生了病，我们又都不是

你的敌手，放你进这埋花居来，岂不是引狼入室。”

西门玉霜一皱眉道：“譬喻虽然不错，只是太难听了。”

林寒青道：“在下只是据实而言。”

西门玉霜道：“也许那白惜香已经病的神智不清，忘记了和她今日有约？”

林寒青道：“这倒是未曾听她说过。”

西门玉霜仰望天色，道：“这也不能怪她，我来的早了一些。”

林寒青道：“在下话已说完了，你要作何打算？”

“白惜香现在何处？”

林寒青道：“在密室之中养息伤势。”

西门玉霜道：“我答应不伤害她，不知你肯否相信？”

林寒青道：“不相信。”

西门玉霜先是一呆，继而淡淡一笑，道：“我如是非要见她不可呢？”

林寒青道：“在下和素梅、香菊，虽然明知不是姑娘之敌，但亦将拼尽全力阻拦。”

西门玉霜双目眨动，神芒暴射，冷冷说道：“你可是认为我当真的不敢杀人？”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如若白惜香能够由死亡中取得生机，自会替我们报仇。”

西门玉霜右手突然一伸，奇快绝伦地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腕脉穴，道：“让你试试行血回集，非人能受的痛苦。”

林寒青道：“你毁去了我的面貌，加人之苦，比死亡更重十倍，何惧死亡之苦。”

西门玉霜缓缓放开了林寒青的脉穴道：“你可是很爱那白惜

香？”

林寒青道：“白姑娘天仙化人，才博古今，在下纵然有心，也有些自惭形秽。”

西门玉霜笑道：“你可知道她不能生育儿女吗？”

林寒青道：“如是两情相悦，终身厮守，那生儿育女的事，也不放在我林寒青的心上。”

西门玉霜笑道：“这么说来，你对她倒是一片真情真意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此人聪慧绝伦，三十六计之内，决定是骗她不住，看来是只有先行自欺，才能欺她了！”当下长长一叹，道：“只可惜白姑娘的病势沉重，在下又无能为力。”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继而淡淡一笑，道：“李中慧、白惜香，各具殊色，但那李中慧是出身名门，你又为什么贪恋那奄奄一息，朝不保夕的白惜香呢？”

林寒青道：“情有所钟，虽苦亦甜。”

西门玉霜道：“瞧不出你还是一个多情种子……”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如相信我许下的诺言，咱们就商量一件事情。”

林寒青道：“什么事？”

西门玉霜道：“只要你告诉我白惜香现在何处，我就促成你和李中慧结成夫妇，不惜我身藏灵丹，恢复你昔年容貌。”

林寒青心中暗道：“果然是心存阴谋而来，她一日不杀白惜香，就一日不敢放手施为，怕激怒白惜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冷冷说道：“如果在下不答应呢？”

西门玉霜道：“你纵然不畏死亡，可是还有那两个丫头，我

不信她们都是钢筋铁骨。”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她们忠心为主，只怕其志之坚，尤在我林某之上。”

西门玉霜道：“你不肯说出她藏身何地，难道我不会找吗？”大步直向小楼行去。

林寒青心知拦她不住，索性随在她身后而行。

香菊、素梅，早已退回那小楼之内，两人研究了半晌，仍是想不出对付西门玉霜的法子，策还未定，西门玉霜已大步向小楼中冲了过来。

素梅横身拦在门口，道：“你要干什么？”

西门玉霜陡然伸出手去，抓住素梅左臂，道：“闪开！”随手一挥，竟把素梅摔出了七八尺远，跌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

香菊看那西门玉霜出手一击，如此威势，不禁骇得一呆。

西门玉霜行如飘风，就在香菊一呆间，人已冲入厅中。

香菊神志清醒，欲待出手拦阻时，那西门玉霜已然直登楼上，失去了踪影。

林寒青右手疾出，抓住了香菊的衣角，低声说道：“香菊姑娘，不要追了，咱们挡她不住，快去把素梅姑娘救醒再说。”

这香菊心地纯洁，本无主意，想了想，救素梅也是一件紧要的事，立时奔了过去，抱起素梅。素梅道：“香菊妹妹，林相公说的不错，咱们决不是她的敌手，她怕的只是姑娘一人，她如是找不出姑娘下落，必将严刑迫咱们招出姑娘的藏匿之处，这一点咱们万万不能说。”

香菊道：“姊姊放心，她杀了我，我也不说。”一双俏目望着林寒青，满脸怀疑地说道：“就是怕林相公……”

素梅接道：“不许胡说，林相公是大英雄大丈夫，岂会陷害姑娘？唉！香菊妹妹，我知道你不怕死，但她有很多非人能够忍受的手段，只怕非咱们所能忍受。”

香菊接道：“那要怎么办呢？”

素梅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红色丹丸，道：“把这个含入口中，万一西门玉霜严刑迫供时，就把它咬碎吞下。”

香菊伸手接过，瞧了一眼，张开樱唇，放入口中，问道：“吞下去很快就死么？”

素梅道：“很快，由一数到十，药性即会发作。”言罢，又倒出一粒，自己含入口中。

林寒青道：“请给在下一粒如何？”

素梅微微一笑，道：“林相公不用陪我们吞毒而死，我们以身殉主，死而无憾，林相公大可不必。”

林寒青笑道：“我林寒青如若一定要找个死的借口，就叫作殉情一死如何？”

素梅眨动了一下大眼，道：“这些话，你可告诉过我家姑娘吗？”林寒青道：“白姑娘聪慧绝伦，什么事都难逃过她的料断，还用在下说吗？”

素梅喜道：“如是姑娘知道你很喜爱她，那就增大了她很多生机。”

只听香菊接道：“西门玉霜来了。”

林寒青迅快地接过一粒丹丸，含入了口中。

素梅还未藏好玉瓶，西门玉霜已然如飞而至，一掠林寒青，道：“你吃的什么？”

林寒青道：“毒药，快效毒药，一眨眼即可死亡。”

西门玉霜缓缓伸出手去，柔声对素梅说道：“什么药品，给我瞧瞧？”

素梅摇摇头，向后退了两步，道：“不给你看。”

西门玉霜目光转动，四下望了一阵，道：“这一块山谷盆地，不过百丈方圆，你们纵然不肯说，我也是一样可以找出她藏身之地。”

香菊道：“你当真敢见我家姑娘吗？”

西门玉霜笑道：“她病的快要死了，我为什么不敢？”

香菊冷冷说道：“你如打搅她的清修，当心她杀了你。”

她有着满腹委屈，无处发泄，口含速效毒药，更是存了必死之念，想到西门玉霜的可恨，就不禁想骂她几句。但自己实又想不到有什么骂人家的理由，只好借重姑娘身份，代骂几句，消消胸中之气。

她接着说道：“你可是瞧我家姑娘身体不好，就想咒她死吗？须知她无所不能，她曾经告诉过我们，原本不想活，想到你为人为人之坏，留你在世上，怎么得了，因此又改变了主意，要多活几年，先杀你之后，她才能放心的死去。”

她心中有气，随口胡诌，言来牵强附会，使人难信。偏巧是遇上了聪明绝世的西门玉霜，心中揣摩道：“她如要存心欺骗我，必然会想出一套动人的谎言，使我深信不疑，似这般幼稚可笑的话，定然是不会假了。”

素梅深知香菊为人，胸无城府，必将是破绽百出，急急接道：“香菊妹妹，不用和她说了，说了她也不信，岂不是对牛弹琴。”

西门玉霜一颦柳眉儿道：“你家姑娘来此，想来定然有什么

重要之事，在未见你家姑娘之前，我只好留在此地了。”

香菊怒道：“哼！看来你是想赖定在这里了。”

西门玉霜道：“不错，未见着白姑娘之前，我决不会走。”

素梅心中暗急道：“她分明是猜想姑娘病势沉重，是以才这般发赖下去，有她在此，行动受制，又不能进那密室去通知姑娘一声，如何是好？难道当真是要和她们僵持下去不成？”

林寒青默察着眼下的情势，心中暗自担忧，西门玉霜心中虽然料定白惜香病势沉重，奄奄一息，但她未见到白惜香的尸体之前，始终放不下心，不敢妄逞凶焰，出手伤人，但又不甘心就此而退，这般对耗下去，终是要被她洞悉真像。

一旦她确信白惜香已经死亡，或是重病难复，只需举手之劳，立可取自己和素梅、香菊等性命，必须要在她心中疑怀未消之前，设法把她逐出埋花居。

但那西门玉霜武功高强，机智过人，智慧武功，都在几人之上，这办法实是难想的很！

只见西门玉霜就一处花丛旁坐了下去，说道：“三位尽管休息啦！不用管我。”

林寒青暗施传音之术，说道：“两位姑娘，请退入厅中，咱们得想一个对付她的办法。”

素梅已尝过这西门玉霜的厉害，举手之间，就可以取自己性命，当下缓步向后退去。

林寒青暗中留神，只见西门玉霜对三人离开之事，浑如不觉一般，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

三人回到厅中，研究了半天，仍是想不出一个对付西门玉霜的法子。

素梅长长叹一口气，道：“我瞧咱们是想不出法子，只好去请示姑娘了。”

林寒青道：“你们两位，随便哪个设法由那暗道进去，告诉白姑娘咱们眼下处境，也许她有退敌之策。”

素梅道：“不行，我和香菊妹妹，都不能擅进室中，要去还是相公你去的好。”

林寒青道：“我不知暗门开启之法，如果我去，两位之中，必然要有一人陪我进去，一人行动已是危险万分，两人行动，如何能逃得过西门玉霜的耳目？”

素梅、香菊沉吟不言。

林寒青眼看二婢已将为自己说动，急急接道：“眼下时机迫切，就算你家姑娘规戒森严，也只好从权一次了。日后她如责怪下来，由在下承担就是。”

香菊突然站了起来，道：“好，我去一趟吧！”

林寒青道：“在下去和那西门玉霜胡扯几句，打扰她的耳目。”

香菊道：“我从楼上窗口溜下去。”

行了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道：“如是姑娘睡了呢？”

素梅呆了一呆，流下来两行清泪。

林寒青叹道：“那就叫醒她吧！”

素梅叹道：“如是姑娘长眠了，咱们还有什么好留恋的，西门玉霜不杀咱们，咱们也不要活了。”

林寒青听得呆了一呆，才会意出两人言中之意。

第二十五回 侠女真情

素梅、香菊二婢心知姑娘病势沉重，死亡不过是早晚间事，但两人又不愿说出一个死字，却用睡眠之称，代替死亡之意。

香菊那红里透白的粉颊上，不觉间也淌下两行泪水，低声说道：“要是姑娘睡着了，我就留在那里陪她了。”

素梅点点头道：“好吧！我们尽量的拖时间，直到不能拖，如若那西门玉霜万一离去，我就到那石室中去看看你和姑娘。”

这几句听来平淡之言，但却是人性里最崇高、最纯真的友爱表现。

林寒青虽然是默默无言，但他内心中却是感慨万端，只觉巾幗中情操友爱，尤胜须眉千万倍。

香菊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嘴角泛起了一个平静的微笑，没有畏缩，没有留恋，那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笑容，充满了真和美。

她微微的摔动了一下衣袖，柔和说道：“梅姊姊，林相公，我去了，你们多多保重。”

缓步登楼而去。

素梅望着那逐渐消失的背影，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实，此刻的言语，已然多余，生离死别之苦，无声胜有声。

林寒青黯然叹息一声，站起身来，道：“我去和那西门玉霜扯淡几句。”

他很想安慰素梅几句，但觉世间所有的言词，都无法表达他的心意，只好忍了下去，整整衣冠，缓步对西门玉霜行去。

西门玉霜端然而坐，微闭双目，日光下只见那粉颊泛红，娇艳如花。

她似是已入了忘我之境，林寒青行近了她的身侧，她仍是若无所觉。

林寒青停下脚步，缓缓在她对面坐了下来，低声叫道：“西门姑娘。”

西门玉霜侧目问道：“有何指教？”

林寒青道：“你守在埋花居，坚不离开，可是想看看白姑娘的尸体？”

西门玉霜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怎吗？她已经死了吗？”

林寒青故作轻松地笑道：“还没有，她说过，要为你多活几年。”

西门玉霜道：“我相信她是当代武林第一才人，但我不相信她能改变了死亡的命运。”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武功、才智，无不强我甚多，如是有一些根据，和她胡诌，只怕要露出马脚，必得说出事实才是。当下说道：“你既然料定那白惜香非死不可，可知她患的什么病？”

西门玉霜怔了一怔，道：“不知道，但那总归是一种绝症，无法救药的绝症。”

林寒青道：“这未免太笼统了，如是姑娘想知道，在下倒可以奉告。”

西门玉霜道：“好吧！我洗耳恭听就是。”

林寒青道：“白姑娘患的是‘三阴绝脉’。”

西门玉霜双目圆睁，道：“‘三阴绝脉’，与生俱来的绝症，纵然华陀重生，扁鹊还魂，也是难以疗治得好。”

微微一笑，接道：“前日我瞧她气色，已然浊透华盖，正是寿限已尽之征。”

林寒青冷冷接道：“西门姑娘的见识未免太过肤浅了。”

西门玉霜笑道：“你胆子很大，就不怕激怒我么？”

林寒青道：“在下据实而言，有根有据，纵然激怒姑娘，亦是在所不计。”

西门玉霜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倒得听听你的高见了。”

林寒青道：“姑娘说的不错，在所有医书药物之中，都无疗治那‘三阴绝脉’之法，但姑娘却忘怀了一件大事。”

西门玉霜道：“什么大事？”

林寒青道：“姑娘何以不肯从武功上去揣摩疗治之法？”

西门玉霜道：“什么武功？”

林寒青道：“有一本武功秘籍，不知姑娘是否读过？”

西门玉霜道：“不用卖关子了，一口气说完吧！”

林寒青要故意造成她的气愤、惊异、焦急，以分散她的心神，掩护那香菊的行动，但又知她才慧超人，太过拖延，恐她生疑，当下接道：“九魔玄功录，姑娘可曾知晓？”

西门玉霜柳眉耸扬，凝思片刻，道：“未曾瞧过。”

林寒青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姑娘可算是孤陋寡闻了。”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道：“就算我孤陋寡闻，就教相公的高明。”

林寒青道：“好说，好说，姑娘顾名思义，就该知晓那九魔玄功录，是由九人合著的一本秘籍，九人各录记一种绝技，但却

环环相扣，自成一家，只是那武功太过阴毒，白姑娘早知其密，不愿修习，宁可让病势蔓延而死，但她此刻却又改变了主意。”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改了主意？”

林寒青道：“为你！她不愿让你造劫武林，为所欲为，才决心修习魔功，以疗绝症，准备留下性命，观察你的作为，你如敢放手造劫，她就出山卫道，置你死地！”

这些话，都有所本，林寒青说来自然是理直气壮。

西门玉霜听其言词，察其神色，那是确无半点虚假之情，不由心中不信，心中虽然暗暗惊震，但表面之上，却仍能保持着镇静之容，淡淡一笑，道：“白姑娘千算、万算，却有了一处失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若我把握她这一失之机，纵然她巧计千条，亦将付之东流，化作泡影。”

林寒青吃了一惊，心中暗道：不知我哪里讲露了嘴，被她听出破绽，这女魔头当真难以对付的很。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是忍不住问道：“白姑娘从来算无遗策，她讲你不能证实她死亡之前，决不敢随便伤害我们，这话对是不对？”

西门玉霜淡淡一笑，道：“你和那两个丫头，联起来也难挡我十招，杀之不武，留之无害，杀与不杀，也不用费我心思。”

林寒青原想避开白惜香失算一事，但他终又是忍耐不住，说道：“不论你心中想法如何，你不敢下手伤害我们，总是事实，白姑娘哪里失算了？”

西门玉霜霍然站起，道：“我在她魔功未练成功之前，可以搜杀于她。”

林寒青道：“白姑娘早有防备，藏了起来，你如何能够找得

着她？”

西门玉霜道：“埋花居弹丸之地，我就不信找她不着。”

林寒青道：“不信你就试试看，反正在下和素梅、香菊两位姑娘，已知非你之敌，口含速效毒药，随时可以死亡，你如存心在我们身上逼供，那是白费心机。”

西门玉霜脸上一片严肃，两道锐利的目光，四下投注。

林寒青大为担心，暗道：如若被她瞧出香菊的身影，那就完了。

西门玉霜仔细打量了四周形势之后，突然微微一笑，道：“林相公，你可想恢复原来的英俊面貌吗？”

林寒青突然纵声大笑道：“怎么？姑娘可是觉着硬来不行，改用软功吗？可是我林寒青顶天立地，软硬不吃。”

西门玉霜接道：“我要和你一起离开此地。”

林寒青奇道：“为什么？”

西门玉霜道：“我要运集无数木柴，堆满这埋花居，烧它个三日五夜。”

林寒青吃了一惊，暗道：这办法果然恶毒，如若浓烟由那洞口透入石室，白惜香柔弱之躯，岂不要活活被那浓烟熏死？

西门玉霜毁去了林寒青的面貌，想不到却为自己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她无法从林寒青脸上，瞧出他神情变化，这也是西门玉霜始料不及。

但她究竟是聪明绝世之人，久久不闻林寒青讲话，立时冷笑一声道：“这办法很好吧！”

林寒青道：“好什么？你烧焦了这埋花居的山石，也烧不着白姑娘。”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这么看将起来，你是知道那白惜香的藏身之处了。”

林寒青自知说漏，已然无法改口，缓缓说道：“自然知道。”

西门玉霜道：“我不信烧她不死，难道藏在湖水下面吗？”

林寒青道：“你……”

突然警觉，住口不言。

西门玉霜笑道：“怎么？我猜的不错吧！”

林寒青心知和她多说一句话，就可能多泄一点隐秘，索性住口不言。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我要调集一百只，不，一千只木船来，满载石灰，把这埋花居四周的湖水，烧成沸滚，看她还能往哪里逃命？”

林寒青心中暗道：那石堡坚厚，纵然烧滚了湖水，也无法烧到那白姑娘。

西门玉霜不闻林寒青答话，心中暗自发急，冷笑一声，接道：“我一面烧山，一面烧湖，不论藏在何处，习练那九魔玄功，也得三五日以上时间，才有小成，三五日的时间，已经足够我西门玉霜用了。”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白姑娘对你处处宽大，你为什么这样恨她，非要置她死地而甘心？”

西门玉霜道：“改上一个字，你的话就说对了。”

林寒青道：“改一个什么字？”

西门玉霜道：“置她死地而后‘安’心。”

林寒青道：“你很怕白姑娘？”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这样问我？”

林寒青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声震长空，荡漾在山谷中。

西门玉霜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你笑什么？”

林寒青道：“白姑娘当真是料事如神，这些事都在她预料之中。

西门玉霜道：“什么事？”

林寒青道：“她告诉在下说，你表面对她愈尊敬，杀她之心愈切。当时在下还为西门姑娘解说。唉！想不到此刻在下却亲耳听到姑娘要杀她之言。”

西门玉霜一跃而起，怒声喝道：“你胆子不小，竟然在我面前施诈！”

放腿直向那小楼所在奔去。

林寒青默算时间，那香菊早该进入石室，如若自己随后追去，反将露出马脚，索性坐在地上不动，暗中却留神着那小楼内的举动。

西门玉霜奔入厅中，只见素梅一个人，手捧长剑，当厅而坐，不禁心头火起，冷笑一声，道：“那丫头哪里去了？”

素梅缓缓放下手中长剑，道：“见我家姑娘去了。”

西门玉霜道：“白惜香现在何处？”

素梅道：“天涯海角，天上人间。”

西门玉霜道：“你要找死，可是觉着我不敢杀你？”

素梅道：“不用劳驾，我随时可以咬碎口中毒药。”

素梅、香菊、林寒青这等不畏死亡之勇气，却把个智计百出的西门玉霜，闹的毫无主意，暗中运集功力，准备突然出手。

因为，她只有极短暂的机会，必须在一出手，就点中素梅的要穴，使她没有机会咬碎口中的药物。

素梅似是已瞧透西门玉霜的心意，突然站起身子，纵身一跃，倒退出五尺开外，冷冷说道：“只要你一抬手，我就咬碎口中的药物自绝而死，不用想我会留下性命，受你折磨。”

西门玉霜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白惜香对你们很好吗？”

素梅道：“视我们如同姊妹。”

西门玉霜道：“因此你才这般死心塌地的为她效忠。”

素梅道：“何止是我，凡是我家姑娘属下、友人，都甘心为她效命。”

西门玉霜一皱眉头，道：“林寒青呢？”

素梅道：“我想他也是如此。”

西门玉霜已知难有下手机会，突然翻身向外奔去。

原来她忽然想到，出其不意的点中林寒青的穴道，再设法严刑迫供，逼他说出白惜香停身之处。

她有着充分的信心，只要有机会能够使他们失去死亡机会，以那惨酷的分筋错骨法，定能迫他们招供，只是阻止他们吞服毒药那一刹时机，却是很难把握得住。

她不能冒险，因为杀死这三个人，毫无补益，徒然和白惜香结下了不解之仇。

忖思之间，人已奔近了林寒青。

她尽量使自己变得平静，若无其事，相距林寒青还有丈余左右，就堆下满脸笑容，放缓了脚步。

只听素梅的声音，遥遥传了过来，道：“林相公，小心啊！”

林寒青霍然警觉，一跃而起，冷冷说道：“站住，你如再往前欺进一步，我就立时吞下毒丸。”

西门玉霜停下了脚步，笑道：“你如死了，有谁怜惜那白姑

娘？”

笑语中暗运指力，陡然点出一指。

林寒青早已有备，西门玉霜一扬手腕，立时向旁侧闪去。

他虽然避开了要害大穴，但右臂却仍然被那西门玉霜的指力点中，踉跄的打了一个转身，左手疾劈一掌，高声说道：“素梅姑娘，多多珍重，告诉白姑娘给我报仇！”

咬碎口中毒丸，吞了下去。

西门玉霜动作是何等迅快，点出一指后，人已跟着冲了上来。

但她却被林寒青劈出的掌力一挡，待她引开林寒青的掌力，林寒青已咬开含在口中的毒丸吞了下去。

西门玉霜人快如风，柳腰微纵，人已冲近了林寒青的身侧，探手一把，抓住了林寒青的右臂，低声说道：“你吞下了毒药？”

林寒青哈哈一笑，道：“你诡计多端，仍是晚了一步，不错，我已经吞下了毒药。”

西门玉霜急急说道：“快些给我吐出来！”

林寒青道：“药已吞入腹中，你来不及了，哈哈！这是快效毒药，片刻之后，我就会很安详的死去！”

西门玉霜右手伸动，点了点他几处要穴，道：“听我话，快些运气闭住穴道，我来设法救你。”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你毁了我的容，要了我的命，这笔帐，留着由那白姑娘给你算！”

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头脑十分沉重，心知毒性已发，一闭双目，道：“放开我，我就快要死了。”

西门玉霜一松手，道：“这是何苦呢？我不会伤害你，要害

你，早就把你杀了，也不用等到今天。”

只见林寒青身子一阵摇动，仰身向后倒去。

西门玉霜伸手一扶，抓住了林寒青，缓缓把他放在草地上，叹道：“我说要杀你，那都是吓唬人的话，其实，我决然不会伤害你，连你的容貌，也不是真的毁去。”

只听身后一个冰冷的声音，转了过来，道：“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西门玉霜回目望去，只见素梅站在六尺开外，手横长剑。西门玉霜急急说道：“姑娘啊！快些把解药给我，救了他的命，咱们再谈。”

素梅道：“你可是怕我家姑娘为他报仇吗？”

西门玉霜摇摇头道：“不是，快拿解药来，救命要紧。”

素梅道：“解药已被我毁去抛弃，吞服下此药，那是非死不可。”

西门玉霜秀眉一扬，杀机浮动地道：“鬼话连篇，你可是认为我不敢杀人吗？哼！惹得我火了起来，我就杀两个给你瞧瞧！”

素梅道：“姑娘虽有杀人之心，也有杀人之能，可是我等却有着不畏死亡的豪气。”

西门玉霜怔了一怔，道：“他当真没有救了吗？”

素梅道：“没有救了。”

西门玉霜沉吟了良久，讲不出话，显然足智多谋，机变百出的西门玉霜，已被眼下的情势困扰，想不出适当之策。

但闻素梅冷冷说道：“你走吧！林相公的身后之事，也不用你管了。”

西门玉霜望了素梅一眼，缓缓蹲下身去，伸手摸在林寒青的

鼻唇之间，只觉他气息微弱，随时可能逝去，不禁心头黯然，叹息一声，道：“白姑娘如若能够破除难症，重获生机，我西门玉霜向她致贺，如若是不幸死去，亦请在她墓碑之上，刻上我西门玉霜的名字。”

这转变太过突然，素梅虽然听得清清楚楚，但仍是有些不信，心中暗道：这女人诡计多端，别要上了她的当。

只见西门玉霜伏身抱起了林寒青，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素梅吃了一惊，道：“站住！”

西门玉霜陡然间变的温柔起来，停下脚步说道：“什么事？”

素梅道：“你要把林相公的尸体抱到哪里去？”

西门玉霜道：“我要去拜访一位名医，疗治他的毒伤。”

素梅道：“你可相信世间当真有续命灵丹，起死妙药？”

西门玉霜道：“世间虽无续命药，但却有除毒灵丹。”

素梅急道：“我们姑娘就是当今神医，你留他在此，他或有一线生机。”

西门玉霜道：“你家姑娘，习练魔功，岂是三五日能够出关，我瞧是不能等她了。”

素梅心中暗道：我如再行强留林相公，只怕她要心中动疑，只有暂时让她带走，等见过姑娘再说。当下不再言语。

西门玉霜又缓缓转过身去，慢步而行，脚履沉重，若有无限心事。

素梅跟随在西门玉霜的身后，直送到那水道出口之处，心中念头转动道：我本可发动机关，把她伤在水道之中，但她抱着林相公。

我如发动机关，林相公亦是难逃性命，只好搬动主钮，使那

运转水底轮闸，停了下来，道：“无船送你，你要如何越过水道？”

西门玉霜道：“不劳费心。”一提真气，施展出登萍渡水绝技，奔入水道。

大概是因为怀中抱人之故，湖水湿到她足面之上。

素梅望着西门玉霜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她武功如此高强，水里纵有机关，只怕也无法伤得了她。

只见西门玉霜的背影，逐渐远去，转出水道不见。

素梅惘然若失，望着那水道出神，心中暗自忖道：两个时辰，那药物时效，即将消失，林相公亦将自行醒来，这一来，岂不被西门玉霜揭穿了谎言，日后再想欺骗于她，那是万万不能的了。

只听身后传过来一个清脆的声音，道：“素梅姊姊。”

这声音熟悉得很，素梅不用回头，就知是香菊到来。回头望去，果见香菊停身在七八尺外。双目红肿，泪光隐现，显然，刚经过一场大哭，不禁吃了一骇，道：“姑娘可好？”

香菊长叹一声，道：“姑娘病的很重。”

素梅道：“很危险？”

香菊答非所问地道：“那西门玉霜呢？”

素梅道：“走了，妹妹有什么话，但讲不妨。”

香菊道：“唉！姑娘气若游丝，随时可绝，我在她床边等了有半个时辰，不闻她说一句话。”

素梅道：“你可曾叫过她？”

香菊摇摇头道：“我不敢，我怕惊扰了她。”

素梅一皱眉头，道：“姑娘病势如此沉重，你不在那里守着她，跑出来做什么？”

香菊道：“我六神无主，越看越慌，就不禁哭了起来，泪水

滴到姑娘脸上。”

素梅骂道：“死了头！这么沉不住气，可惊动了姑娘？”

香菊道：“姑娘被那泪水惊醒了，翻了一个身，呼叫了一声林相公，又睡熟过去。”

素梅道：“什么？她叫了林相公的名字？”

香菊点点头，道：“不错，她叫的清清楚楚，我一点也没听错。因此，我才跑了出来，找姊姊商量，要不要请林相公……”

素梅黯然接道：“只怕咱们再也瞧不到林相公了。”

香菊急道：“为什么？”

素梅道：“因为林相公已被西门玉霜掳走了。”

香菊奇道：“那林相公是男人，西门玉霜是女子，掳走林相公干什么？”

素梅道：“哼！如若林相公是女人，那西门玉霜也不会带他走了。”

香菊似是恍然大悟一般，嗯了一声，道：“是啦！咱们姑娘也不会叫他了。”

素梅道：“唉！你长大了不少。”

香菊皱起眉头，道：“西门玉霜既然掳走了林寒青，谅她不会再来，姊姊也不用守在外面了，咱们一起到那山腹密室中去瞧瞧姑娘去吧！”

素梅道：“不行，姑娘之命，不准咱们擅入石室，岂可随便进去。”

香菊道：“我瞧姑娘已近油尽灯干，只怕是难以再活下去了。”

素梅道：“当真的这般严重吗？”

香菊道：“难道我还骗你么，咱们得快点去了，也许去晚了一步，就没有……”下面之言，难以再说出口来。

素梅略一沉吟，道：“好！我发动水道机关。”伸手搬动机钮，水道中机关全都发动了起来。

且说那西门玉霜抱着林寒青，踏水而出，绕出水道，紧靠在水道旁，停泊着一艘快艇。

甲板上站着两个青衣美婢，满脸焦急的望着水道，一见西门玉霜，立时露出喜色。

西门玉霜行近小艇，飞身而上，直奔舱中，口中吩咐那两个青衣女婢，道：“快些开船。”

两婢女应了一声，起碇摇橹，舟去如箭，直向湖心行去。

那船舱虽然不大，但却布置的十分豪华，西门玉霜缓缓把林寒青放在一座矮榻之上，连拍了他数处穴道。

一个小婢，走到舱门口处，说道：“禀报姑娘，要到何处？”

西门玉霜道：“快些靠上岸去。”

那青衣女婢，匆匆退了下去，小艇掉转方向，直向岸边驰去。

这时，舱中门窗大开，一阵阵凉风吹了进来，飘起了林寒青的衣袂。

西门玉霜圆睁着一双秀目，望着林寒青呆呆出神，又似在想着什么心事。

快艇将靠近岸上时，林寒青那平放的手脚，突然自行伸动了一下。

西门玉霜长长吁一口气，暗道：果然如此，这两个小丫头胆子不小。

只见林寒青双手伸展了一阵，突然坐了起来。

原来他受湖中冷风一吹，提前醒了过来。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口渴吗？”伸出纤纤玉手，递过一杯香茗。

林寒青道：“这是何处？”

西门玉霜道：“船上。”提高了声音接道：“转回去，驰向湖心。”

林寒青伸展了一下双臂，道：“你救了我？”

西门玉霜又恢复了轻松神态，嫣然一笑，道：“不是，那两个丫头用的迷药，在一定时间内，你自会清醒过来。”

林寒青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微微一顿，接道：“你现在要把我带往何处？”

西门玉霜笑道：“你想到哪里去？”

林寒青道：“埋花居。”

西门玉霜道：“可是去参加白惜香的葬礼？”

林寒青道：“就算是吧！”

西门玉霜笑道：“可惜我已经改变了主意，只好让你失望一次了。”

林寒青道：“改变了什么主意？”

西门玉霜道：“我原想杀了那白惜香，但此刻却又决定了让她自己死去。”

林寒青道：“听你口气，似是对那白惜香十分畏惧？”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不说我讨厌她？”

林寒青哈哈大笑了一阵，道：“姑娘只盼望她早些死去，但你见着白姑娘时，却又恭顺异常，难道不是畏惧吗？”

西门玉霜脸色一变，道：“我脾气很坏，你如常常忤逆我，只

怕我忍耐不下。”

林寒青道：“忍耐不下又能怎样？”

西门玉霜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滋味很难受。”

林寒青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是死亡不能威胁我，还有什么事使我害怕？”

西门玉霜双目中神光闪动，似要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淡淡一笑，转过脸去，瞧着舱外碧波，不再答理林寒青。

林寒青潜在意识中，对水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在这茫茫无际的湖波中，纵然是西门玉霜让他逃走，他也是不敢逐波逃去。

这时，快艇离岸，愈来愈远，直向湖心驶去。

林寒青看那西门玉霜望着舱外景物，长发在风中飘动，眉梢眼角间喜气洋溢，似是根本漠视了自己的存在，忍不住问道：“你要带我到何处？”

西门玉霜笑道：“带你回徐州。”

林寒青怒道：“干什么？”

西门玉霜道：“我答应她三月不伤人的，已将届满，必得早作布署，期满之日，来一次惊人的屠杀！”

林寒青吃了一惊，道：“这又何苦。”

西门玉霜笑道：“扬名立威！”

林寒青道：“你父母被杀，满怀仇恨，只管报仇就是，也用不着把一腔怨忿，迁怒到整个武林道上。很多和你无怨无恨的人，都将伤亡在你这种蛮干之下，他们的儿女，又要找哪个报仇？”

西门玉霜举手理着被江风吹飘的长发，笑道：“我想由我们这一代起，应该把江湖上很多仇杀事例、规矩，更改一下才是。”

林寒青心中暗道：江湖道上，确是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规矩，需得改变改变才是，当下说道：“要如何一个改变之法呢？”

西门玉霜笑道：“我想用五年时间，在江湖上创建下一种至高无上权威，有如君临天下，完成武林中前所未有的一件壮举、大事。”

林寒青看她神采飞扬，忍不住问道：“什么事啊？”

西门玉霜笑道：“我要使武林中人，打消那冤怨相报的传统。”

林寒青接道：“设想虽好，佳策难求。”

西门玉霜道：“简单的很，如若使他们后辈中人觉着死的应该，那就打消了报仇之念。”

林寒青暗道：这话倒是不错，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若杀了一个人的父母，又使他认为父母死的应该，此事岂是容易的吗？

但闻西门玉霜接道：“千百年来，武林中有不少自负才能之士，梦寐以求，想统一武林，领袖江湖，但却无一人能得成功，我阅读那些枭雄、才人的遗书札记，或是武功秘籍，有不少确然该有大的成就，而他们却宿愿难偿，终归失败，而且有些功败垂成，自然更为痛心了。”

林寒青道：“姑娘可是想继往开来，建立起武林霸业吗？”

西门玉霜道：“你可是觉着我难当大任？”

林寒青道：“当年那些枭雄、才人，谋动之初，又何尝不是自觉算计周到，兼及细微，一发动必将成功，但却无一人得以完成心愿，成就霸业。”

西门玉霜笑道：“那是他们犯下了几桩难逃败亡的大错。”

林寒青道：“姑娘就自知不会犯吗？”

西门玉霜笑道：“自然，我借重了他们的经验，自己岂会再犯。”

林寒青道：“时势变迁，今昔不同，姑娘怕是不合时宜。”

西门玉霜笑道：“看不出你倒是一位胸藏韬略的人物……”她格格大笑一阵，道：“不过，不劳代为费心，我早已有所准备，分头并进，各有所专，武林霸业，指日可待。”

林寒青接道：“如若白姑娘看不惯你的狂傲残酷，激起她的怒火，出而和你争霸，你可有信心胜得了她？”

西门玉霜笑道：“你可是相信她当真能修成魔功，延续性命吗？”

林寒青道：“那白惜香无所不能，生死大事，只怕也难不了她。”

西门玉霜沉吟了一阵，道：“就算她幸有所成，保得了性命，我也不用再怕她了。”

林寒青道：“为什么？”

西门玉霜道：“她胸罗之博，才慧智谋，确然在我之上，但她的武功，难以挡我一击。”

林寒青道：“这个何以见得？”

西门玉霜笑道：“你还要替她掩饰吗？”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好不容易，布置了一场英雄大会，使群豪云集徐州，我在预计之中，那与会之人，一半被杀，一半为我收用，但却被白惜香横里插手一搅，使我苦心的计划，毁于一旦，我当时被她处处抢去先机的锐锋一唬，竟然不敢和她为敌。”

林寒青道：“不错啊！她确实比你强的很多。”

西门玉霜笑道：“可惜她身罹绝症，灵药难求，非死不可了，退上一万步讲，就算她修习魔功，确能脱出死亡之劫，但也不是三五月可登大成，我有着很从容的布署时间，等她出道江湖，已是时不我与，无可奈何了。”

林寒青暗道：白姑娘当真是算无遗策，传艺李中慧阻扰于她，使她无法快成霸业。

只听西门玉霜接道：“何况，在她魔功未成之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搜杀于她。”

林寒青心知此人心思灵巧，和她说话愈多，泄出的机密也愈快，倒不如多听少言。当下说道：“你和白姑娘都是当今武林中一等人才，斗智、斗力，都非别人可以插手，在下不作妄论。”

西门玉霜道：“那该谈谈你了。”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谈我？”

西门玉霜道：“不错，你虽非这一场改造武林之战的主脑，但却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

林寒青哈哈一笑，道：“言重了，咱们为姑娘所擒，杀刚悉听尊便，自是不用谈了。”

西门玉霜笑道：“你的价值如若是一杀了之，那我也不用费尽心血来笼络你了。”

林寒青道：“哈哈！我林寒青还有这大的用处，倒是大出了我意料之外，倒得领教、领教了。”

西门玉霜道：“好！咱们也不用绕弯子抹角了，干脆说明了，你考虑考虑。”

林寒青道：“好！姑娘尽管请说。”

西门玉霜道：“简单的很，只要你助我一事。”

林寒青道：“那要看什么事了，如是在下应该做的事，但凭姑娘吩咐；如是不该做的事，纵然姑娘把我林某人粉身碎骨，也别想要我答应。”

西门玉霜笑道：“从没有一个男人，在我西门玉霜面前，像你这般倔强。”

林寒青道：“我林寒青自知武功、才智，难以和姑娘匹敌，但还有点骨气。”

西门玉霜格格一笑，道：“别把话说得太满了，你可知道，我有无数的方法，可以使你就范。”

林寒青纵声大笑，道：“姑娘如是威吓在下，咱们就不用谈了，姑娘有什么毒辣手段，尽管施展就是。”

西门玉霜脸色突然一变，冷笑一声，道：“找死！”霍然站起了身子。

林寒青知道她要对自己施下毒手，暗中运气，扬起右掌，只要西门玉霜一有举动，立时将以极快速的举动，自碎天灵要穴而死。

凝目望去，只见西门玉霜满脸怒容，望着舱外。

林寒青心中一动，暗道：“难道那白姑娘别有安排不成？”顺着她目光瞧去，只见两艘快艇，裂波分浪而来，不禁纵声而笑。

西门玉霜回顾了林寒青一眼，道：“你笑什么？”

林寒青道：“看将起来，你比起那白姑娘，仍然是棋差一着。”

西门玉霜冷然一晒，道：“你认为来的是白惜香？”

林寒青本在张口大笑，听完话，不禁一怔，再也说不出声。

西门玉霜道：“你可想见识一下我的武功吗？”

林寒青暗道：既然不是白姑娘，不知来的何许人物？

只听西门玉霜娇声喝道：“停下来。”飞驰中的快艇，突然停了下来，西门玉霜却缓步向舱外行去。

行近舱门处，突然反手一指，点了过来。

她出手奇快，林寒青警觉不对时，已然是让避不及，但感肘间“曲池”穴上一麻，右臂软软垂了下来。

西门玉霜快如疾风，身子一转，香风拂面，已到林寒青的身前，一把抓住了林寒青的左腕，笑道：“咱们出舱去，会会来人。”说完之后，纤指伸出，又点了林寒青背上一处穴道，使他口齿无力，以防他嚼舌自尽。

林寒青已全无反抗之能，被人牵着手走出舱门。

这时，风轻波平，水面如镜，两艘快艇，也减缓了行速，逐渐逼近。

西门玉霜神态轻松，依偎在林寒青的肩上，俏目转动，流览着四周景物，似是对那逼近的两艘快艇，根本未放心上。

林寒青穴脉受制，无能抗拒，只好任那西门玉霜摆布。

这是一副很不调和的画面，那西门玉霜星目朱唇，美艳无匹，林寒青却是丑怪的很，脸上五颜六色，痕疤斑斑，莽汉红颜，相依相偎，一个极丑，一个极美。

两艘快艇，已然逼近一丈开外，自动的停了下来，除了可见操舟摇橹的大汉之外，一切都平静异常，不闻半点声息。

林寒青心中暗暗忖道：这两艘驰近的快艇中，不知是何许人物，竟也是这般沉得住气。

他这些日的历练，阅历大增，心知越是临事镇静的人物，越是难以对付的强敌。

凝目望去，只见那两艘快艇不但紧闭着舱门，连窗子，也用

布幔遮起。

西门玉霜目注湖波中反映出的人影，微微一笑，道：“林郎，那白惜香从中为媒，要我嫁给你，唉！但那丫头用心难测，我有些揣摩不透，所以，我不敢答应她。”

林寒青被她点了“人迎”、“天鼎”“两穴，以防他嚼舌自尽，心中虽然有话，却也是说出口。

只听西门玉霜接道：“林郎，只怕那白惜香尸骨已寒，念在她从中为媒的份上，咱们也该去祭奠她一番才是。”

忽然间，响起了木橹拨水之声，又是两艘快艇由后面驰了过来。

西门玉霜回目一顾，脸色微微一变，但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镇静之容。

四艘快艇，组成了合围之势，把西门玉霜的一艘快艇围在中间。

林寒青心中暗道：不知何人，安排下这样一个局面，西门玉霜如若不会水底工夫，她武功再强，也是不易对付今日之局。

忖思之间，忽见左首快艇上舱门启动，缓步走出来一个脸黑如铁，颊间带有一道痕疤的老人，竟然是名震武林的铁面昆仑活报应神判周簧。

西门玉霜目光一掠周簧，恍如不见，娇声说道：“林郎，你被那白惜香囚在埋花居中，一住数日。实叫我牵肠挂肚的放心不下。唉！你怎么不说话呢？可是仍在思念那已死去的白惜香吗？”

只见右首快艇舱口启动，走出一个长袍佩剑老人，正是六星塘老庄主南疆一剑皇甫长风。

林寒青心中暗道：“好啊！前面这两艘快艇，是周簧和皇甫

长风，后面那两艘快艇中，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但想来不会太差，这等水面上交手比较，那要各凭真才实学才是，花招、诡计，都难施展。”

那周簧和皇甫长风，都还不知林寒青遭受毁容的事，看那西门玉霜和一个面貌奇丑的男人，相依相偎，心中大感奇怪，但两人年高德重，尽管心中奇怪，却也不肯多问。

但见后面两艘快艇上舱门大开，走出来一僧一道。

那和尚身披黄色袈裟，身子干枯瘦小，两道白眉，长过两寸，垂遮双目，两手合十，站在甲板上。

那道人青色道袍，长髯修躯，手中握着一柄金色的拂尘。

林寒青不识两人，但见这一僧一道举止的凝重，气度沉稳，即知是大有来历的人物。

西门玉霜伸出纤纤玉指，暗自解开林寒青身上的穴道，低声说道：“来人个个武功高强，动起手来，恐怕我无能兼顾到你，还你自由，你要自己珍重了。”

只见周簧一抱拳，道：“西门姑娘，还记得老夫吗？”

西门玉霜冷然一笑，道：“剥了你的皮，我也认得出来。”

周簧脸色一变，要待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

皇甫长风道：“区区无名小卒，姑娘想是早忘去了？”

西门玉霜道：“南疆一剑皇甫长风，对吗？”

皇甫长风道：“正是在下。”

那身披黄色袈裟的枯瘦和尚，道：“久闻姑娘见识广博，不知是否认得老僧？”

西门玉霜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少林寺硕果仅存的二僧之一长眉罗汉天平，对是不对？”

天平长叹一声，道：“姑娘果然渊博，老僧已三十年未离嵩山本院一步，姑娘竟能一语道出，佩服，佩服。”

那青袍道人道：“姑娘可识得贫道来历？”

西门玉霜冷然一晒，道：“金拂道长，你手中高举标帜，生怕世人不识，哼！不知你害不害羞？”

金拂道长淡淡一笑，道：“姑娘好厉害的口齿。”

周簧重重咳了一声，道：“姑娘既能一口道出我等四人来历，足见高明，但不知肯否给我等一个薄面？”

西门玉霜仰望天色，道：“如若我猜的不错，该是还有一个人来？”

周簧道：“什么人？”

西门玉霜道：“李中慧。”

周簧微微一怔，还未及答话，西门玉霜又接口道：“别瞧这等简单的事，如若不是那李中慧从中主谋，只怕你们还想不出来。”

金拂道长拂动了一下手中的金拂，道：“周兄，这位西门姑娘既是无意和解，那就不用谈了，还是从武功上分出强弱生死。”

西门玉霜道：“好！你们是一齐上呢？还是车轮战法？”

这四人无一不是江湖上德高望重的人，西门玉霜这等讥讽之言，顿使四人面红耳赤，半晌答不出话。

原来，这四人都是受那李中慧安排而来，李中慧事先曾经说明，西门玉霜武功高强，如若个别和她动手，只怕是难以胜她，但被西门玉霜抢着先机拿话一激，四个人反而不好承认，一时间，不知如何答应才好。

良久之后，周簧接口说道：“如若照那李姑娘的意思……”

西门玉霜道：“你们是一齐出手，但如不照那李中慧意思呢？”

周簧道：“咱们分别领教姑娘武功。”

西门玉霜道：“好！随便你们如何，联手齐战，单打独斗，均无不可，我一概奉陪就是。”

金拂道长冷冷说道：“贫道先来领教姑娘武功。”纵身一跃，直向西门玉霜的船上抢来。

周簧突然迎空拍出一掌，道：“道兄不可造次。”

金拂道长只觉一股强大的潜力，涌了过来，心中霍然警觉，拂尘一甩，向前疾飞的身躯，陡然间倒向后面跃去，轻飘飘落在原来的小艇甲船之上。

皇甫长风生恐夜长梦多，双掌挥动，用力一推，湖水中浪涌波翻，直向西门玉霜的小舟冲击过去。

周簧紧接着拍出一掌，内力逼起一股水浪，击向西门玉霜。

西门玉霜真力潜运，快艇突然间深陷水中数尺，稳住了惊浪波动的船势，右手一挥，那疾射而至的水浪，忽然向金拂道长打去。

金拂道长挥动手中金拂，迎着水浪一击，涌来的水浪化作满天水珠，泄落了数丈，有如一阵骤雨，漫天洒落。

天平大师高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为挽救武林一场浩劫，纵然落人话柄，那也是无可奈何了。”僧袍一拂，潜力山涌，撞向西门玉霜的快艇。

西门玉霜一耸柳眉，反臂劈出一掌。

两股潜力一接，西门玉霜身不由主的打了一个转身，逼在丹田的一口气，陡然散去。

快艇随着白浪浮起，就湖水中打了两个转身。

林寒青紧依在舱门壁上，哈哈一笑，道：“西门姑娘，今日之局，只怕是凶多吉少，你武功既非天下至尊，我瞧还是和他們和谈算了。”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长长叹一口气，疾沉丹田，那随波沉浮的小船，突然又稳了下来。

周簧等四人，各出一招之后，亦都停了下来，周簧说道：“姑娘武功虽然高强，但你不会水中功夫，如是想一面顾船，一面拒敌，只怕是力难所及。”

西门玉霜双目中杀机闪动，但口中仍然微笑说道：“我和那白惜香有过约言，三月内不能杀人，算来离满限之期还有七日时光，但如你们逼得太甚，就算违了约言，也是顾不得了。”

金拂道长正待反唇相讥，但目光一掠天平大师，立时住口不言。

原来，那天平大师，自和西门玉霜拼过一掌之后，一直就闭着眼睛，站在甲船上，不言不语。

金拂道长目光是何等锐利，一眼之下，立时瞧出天平正在运气调息，显是受了内伤。

周簧和皇甫长风，都是击浪拒敌，借水传力，真和西门玉霜硬拼内力的，只有天平大师一人。

周簧长叹一声，道：“咱们这四人之中，有三人参与昔年围攻令尊、令堂的往事，姑娘出道江湖，志在复仇，与旁人无涉无干。老朽愿把昔年参与其事的人，全部找来，和姑娘决一死战，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西门玉霜淡淡一笑，道：“家父母死了十数年，难道就没有

一点利息吗？”

周簧道：“令尊、令堂，不过两人，但我等参与其事的人，除了已然故去的不算，还有十余人之多，姑娘如若真能把我等一一杀死，可算是很丰厚的利息了。”

西门玉霜笑道：“如若我不答应呢？”

周簧道：“那就说不得，咱们只有不择手段对付姑娘了，就算是我等联合出手，有玷清名，但大义当头，那只好任他去了。”

西门玉霜冷笑一声，道：“你们可是很相信自己能够一定胜吗？”

周簧道：“至多是一个玉石俱焚之局。”

皇甫长风接道：“我等行将就木，死而无憾。”

西门玉霜道：“只怕未必能如你们之愿。”

周簧冷冷说道：“如是姑娘所乘之舟，遭人破坏，你可信能游出此湖？”

西门玉霜道：“只可惜你们没有下手机会……”突然警觉，语声微顿，道：“你们可是已派了人……”

周簧接道：“不错，姑娘果真是聪明的很，此刻在姑娘的船底之下，已有了六个水底英雄，只需老朽传入暗号，他们可以动手，片刻间便可使姑娘的船和人齐沉湖底。”

皇甫长风道：“姑娘武功高强，智谋绝世，只可惜不会水中功夫，不能不算是一件大憾事。”

西门玉霜微微一皱眉头，继而淡淡一笑，道：“这也难我不住，还有你的四条船……”

周簧哈哈一笑，道：“打开舱门，让西门姑娘瞧瞧。”

只见一个身着水衣水靠的大汉，砰然一声，打开了舱门。

凝目望去，只见舱中堆满了木柴，一股强烈的桐油味，迎面扑来。

显然，那木柴都已经用桐油浸过。

周簧笑道：“老朽等已详细查过，姑娘的能耐，的确是少见，初出江湖，已然从各大门派帮会中，吸取百名以上精锐高手。”

西门玉霜道：“不用夸奖，还是谈谈眼下的事。”

周簧道：“不论令尊夫妇昔年的作为如何，但姑娘替父母报仇，总是不能算错。不过冤有头，债有主，姑娘不该把这股忿怒之气，迁移到无辜苍生身上，老朽一生之中，从未恳求过人，今日破例求你姑娘一次。”

西门玉霜道：“什么事？”

周簧道：“老朽请姑娘答允不再在武林中兴风作浪，由老朽负责邀请昔年围攻令尊夫妇的武林同道，和姑娘订约决战。若是姑娘能把我们一举尽毙剑下，那也算替令尊夫妇等报了仇。如是姑娘不幸落败，咱们决不伤姑娘毫发。”

西门玉霜柳眉一扬，道：“你心中好像有很多愧疚，是吗？”

周簧道：“老朽这一生中，已然杀了四百九十七人，个个都是十恶不赦之徒，但老朽心中并无半点愧疚。只是行将就木，就算老朽不死在姑娘之手，也无好多日子可活，但得以一条老命，挽救了江湖上一次浩劫，岂不是死得心安理得，不论后人如何评议老朽的生平，但老朽却可瞑目九泉了。”

这几句话大义凛然中，却又带着一股英雄老迈的凄凉，连冷面冰心的西门玉霜也听得有些怦然心动。

西门玉霜眉宇间掠过一种黯然神色，但这神色一瞬即逝，冷冷说道：“如是不答应呢？”

周簧道：“那是逼我等全力一拼了，就算咱们当真的不是姑娘敌手，那也是一个同归于尽，沉尸湖底之局。”

西门玉霜突然格格一笑，道：“你们计算清楚一点，如若能胜得这场，那就不妨一试，如若形势逼得我非杀人不可，纵有承诺，也是无可奈何的了。”伸手抓住了林寒青，奔入了舱门中，回手关上了舱门，松开了林寒青的手腕，拉上窗幔，指指那案旁木椅，笑道：“坐下去吧！”

林寒青心知武功和她相去甚远，动起手来难以挡她两招，此时此情，只宜斗智，不宜拼力。

心念转动，依言坐了下去。

只见西门玉霜打开壁间一个木柜，取出一个翠玉瓶，两只酒杯，笑道：“患难夫妻最可贵，今日咱们如能挡过这次大难，日后就可一帆风顺，白头偕老了。”说话间，伸出雪白的皓腕，纤纤的玉指，替林寒青斟满了酒杯，笑道：“先吃交杯酒。”轻启樱唇，吃了半杯，送到林寒青的面前，接道：“快些呀！”

林寒青暗道：“此女诡计多端，又不知要耍什么花样，今日就算拼着一死，能找机会帮周簧等除去江湖上一大祸害，也算是一大善功。”

他心有所谋，变的十分随和，端起面前酒杯，喝了一半，伸手递了过去。

西门玉霜接过林寒青手中半杯残酒，格格一笑，道：“但愿郎心如此酒，从此常系贱妾身。”一仰脸，喝下半杯残酒。

但林寒青面前仍然摆着西门玉霜吃过的半杯残酒未动，西门玉霜忍不住说道：“快吃下去啊！”

林寒青缓缓端起半杯残酒，吃下去道：“你好像已有了退敌

之策？”

西门玉霜摇摇头，笑道：“我一步失错，遇上此时困局，唉！我一颗心全放在对付白惜香身上，忽略了李中慧的才智谋略。”

林寒青道：“这么说来，咱们要应了那周簧之言，今日要沉尸湖底了？”

西门玉霜道：“你很怕吗？”

林寒青道：“生死虽然不放在我心上，但如弃尸湖内，却是非我所愿。”

西门玉霜道：“死都死了，管它青山埋骨，还是碧波葬身呢！”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口气如此之紧，竟不肯泄漏出一点退敌之策，看起来，她对我仍存着三分戒心。”

林寒青故作漠不关心之状，沉吟了一阵，道：“你躲入舱中，不看外面变化，那是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怎的还不见他们动手？”

西门玉霜笑道：“我愈是沉着，不理不睬他们，他们也就愈是多疑，不知是否该立刻动手。不过时间拖的愈久，对咱们也愈是有利。”

林寒青道：“可是要有援手赶来？”心中却是在暗自盘算，怎生把这消息传给周簧。

他心中明白，以西门玉霜的武功和机智，如施展传音之术，也是难以瞒得过她，必得想出个她不在意的方法才行。

只听西门玉霜说道：“只要能拖过半个时辰，咱们就胜算在握了。”她说的深情款款，林寒青却听得心头焦急，忖道：半个时辰，极快就要过去，杀她的时间，如此短促，怎的周簧等还不动手。

他心中虽是急虑，可是一时间竟是想不出一个传讯之策。

西门玉霜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在想什么？可是仍在记恨我？”

林寒青吃了一惊，暗道：“这女人果然厉害，我已经尽我之能，不使这心中所思，形诸于外，竟然仍被她瞧了出来。”急急接道：“没有的事。”

西门玉霜笑道：“不用骗我，我知道你现在在想着……”

林寒青暗提真气，必要时拼死挡她一击，招呼周簧等下手。但闻西门玉霜接道：“想着白惜香是吗？”

林寒青胆气一壮，道：“不错，她温柔识礼，是比你强的多了。”

西门玉霜缓缓垂下头，沉吟了良久，道：“林郎，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没有毁去你容貌，等咱们脱了今日之难，我就洗去你脸上彩色，不过，咱们脱险的机会很小。”

林寒青暗道：“好啊，我还道你真的对我有些情意，原来是明知要死了，要拖我垫背……”

只听西门玉霜接道：“林郎，我从未真心去喜爱过一个男人，一向讨厌男人们那副馋涎欲滴的急色相，但在这大难当头之际，我忽然想尝试一下情爱滋味，究竟是苦是甜？”

缓缓站起娇躯，行至林寒青身前，柔声说道：“信我吧！这一次很认真，不信你就打我一顿，瞧瞧看我还不还手？”

林寒青想到她为人的恶毒，顿时激起了怒火，右手一挥，甩了过去。

但闻砰然一声脆响，西门玉霜那娇艳如花的粉颊上，登时泛起了五个清晰的指痕。

林寒青原知她武功高强，这一掌，纵然击中，也不碍事，却不料她竟未运功抗拒，不禁呆了一呆。

西门玉霜眨动一下圆大的眼睛，笑道：“嗯！一个人如果动了情爱，连痛苦也带着甜味。”

林寒青缓缓放下举起的右手，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西门玉霜笑道：“打人和被打，竟是两种大大的滋味。”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恨我甚深，为什么不借机狠狠的打我一顿，也好出出你心中之气？”

林寒青道：“你不肯还手，我打了你，那也不算英雄行径。”

西门玉霜笑道：“你可知机会多么难得？”

林寒青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既然咱们都死定了，纵然对你厌恨，也是不用记在心上了。”

他有意高声呼叫，好使周簧等听得消息，迅速动手。

西门玉霜突然敛去脸上的笑容，冷冷说道：“你可是想要他们听到，咱们是被困于此，要他们早些动手？”

林寒青心中暗道：“此女忽冷忽热，喜怒无常，既然被她瞧穿了，只怕她就要施下杀手，机会已然不多，实难再拖延下去了。”

心念转动，接着说道：“半个时辰，咱们的援手才能赶到，可是他们如若出手，不用半个时辰，就可以使咱们船毁人亡了。”

这几句话不但说的声音甚高，而且更见露骨。

西门玉霜脸色微变，似欲发作，但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微微一笑，道：“你可知道，他们无能凭借武功杀我，只有破坏这艘快艇，使船沉人亡，那是连你也难逃一死了。”

林寒青道：“在下是死而无憾。”

西门玉霜道：“这么看来，你对我，实是积怨甚深了。”

林寒青道：“不错，你心如蛇蝎，手段毒辣，自恃武功，荼毒武林，你死了天下可以太平，在下就算陪上一条命，死而何憾！”

突听砰的一声，一股强大的力道，撞了过来，船舱壁板，被击了一个大洞，一串水珠飞溅了西门玉霜一身。

西门玉霜一脸肃穆之色，静静的站着不动，似是忘去了身外的危险。

两道森寒的目光，投注在林寒青脸上瞧着。

第二十六回 湖中遇险

林寒青只觉那西门玉霜目光中，若似挟带着无数的毒针、利剑，看得心中大感不安，突然转身向舱外冲去。

只听一声娇叱道：“下去！”寒光闪动，一片剑幕，封住了舱门。

林寒青被那绵密的剑光，迫得急跃而退，回落舱中。

西门玉霜突然说道：“不许拦他。”

目光转注到林寒青脸上，道：“婢子无知，林郎不要见怪，快些出舱去吧！”

林寒青呆了一呆，道：“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西门玉霜道：“我如要杀你，也不用等到现在了。”

林寒青默默无语，船舱中静得可听到彼此的心跳之声。

突然间，船身起了巨大的波浪，挟着两声娇叱。

显然，守在甲板上的二婢已和人动上了手。

林寒青突然坐了下来，道：“我不走了。”

西门玉霜脸上一片严肃，看不出是喜？是怒？长长叹息一声，道：“为什么？林郎，你知道，今日我取胜的机会很小。”

林寒青道：“你有很多杀我的机会，但你却放过了我，我今日舍命陪君子……”

但闻砰的一声，船舱的壁板，又裂了一个大洞。

耳际间，响起了周簧的声音，道：“西门姑娘，老朽的条件，

并不苛刻，姑娘如是再不答应，可别怪老朽等要倚多为胜了。”

西门玉霜一耸柳眉儿，道：“林郎，你说我今天要不要破戒杀人？”

林寒青怔了一怔，半晌答不出话，心中却暗暗忖道：如论她眼下的处境，那是非要杀人不可，此情此景，谁也难恪守那不开杀戒的诺言，除非愿意坐以待毙。

只听舱外一阵急促的金铁交鸣，紧接着扑通一声，似是有人冲上了甲板，和二婢动手相搏，有一人受了伤跌入水中。

林寒青无法判断出什么人跌入了水中，但他却感觉到，西门玉霜的处境，愈来愈是险恶了。

转脸望去，西门玉霜仍然是呆呆的站着，看不出一点惊慌，也瞧不出一点怒意、忧愁。

她像一座雕刻的美丽神像，对生与死的大事，也是那般的无动于衷。

突觉船身波动，似是忽的升起很高，紧接着又落下来。

溅飞的水珠，由那破裂的舱壁间，飞了进来，弄湿了西门玉霜的衣衫。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要坐以待毙吗？”

西门玉霜冷若冰霜的脸上，似是突然被一股暖流溶化，绽出了一缕微笑，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林寒青道：“你应该设法逃走。”话讲出口，突然觉得不对，但已无法更改了。

西门玉霜道：“怎么，你不希望我死了？”

林寒青紧闭嘴巴，不再接口，心中暗道：“不管情势如何，我最好是不说话，此情此景，她不但应该反击，就算因而杀人，

那也不能算错，可是，我不能鼓励她……”

快艇外面，情势紧张，四大武林高手，以深厚的内功，催动起重重波浪，冲击着西门玉霜的快艇。

原来，周簧等四人，各和西门玉霜对了一掌，发觉她的武功果然高强，非同小可！四人心中明白，单打独斗起来，那是毫无取胜的机会，眼看西门玉霜进入船舱之后，久久不肯出来，心中更是狐疑不定，不知她又在耍什么花招？

船艇内，却是另一番境界，男女相对，彼此都默不作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西门玉霜突然开口说道：“林郎，我不愿就这样死去。”

林寒青眨动了一下眼睛，心中暗道：你死了，江湖上少了一个混世魔王，苍生有福，万人庆幸，那有什么不好。但此话万万说不出口，嗯了一声，仍不接言。

西门玉霜道：“唉！林郎，我平常从未想过的事，在这生死危难之中，竟然都想到了。”

林寒青道：“什么事？”警觉到不该说话时，话已说出了口。

西门玉霜道：“我觉到一个人，不论是男人女人，一旦成了人人钦敬的英雄，或是人人痛恨的魔王，那就永远伴随着寂寞，我是如此，白惜香也是如此……”

忽听舱外传来一个尖厉的声音，道：“姑娘多保重，婢子去了。”

这短短两句话，一个字比一个字低，显然是那婢女受了重伤，拼尽余力，向西门玉霜告别，最后一个字声音微弱，简直难以听到。

西门玉霜黯然说道：“林郎，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走！我送

你离开小舟。”伸手牵着林寒青衣袖，直向舱外行去。

林寒青道：“我已答应奉陪姑娘。”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如是死后同葬湖底，作了鬼，岂不要天天吵架。”说罢遂掀开软帘，跨出舱门。

只见一个青衣女婢，手舞长剑，正和金拂道长恶斗，打的激烈绝伦。

那青衣女婢，身上已然负伤数处，满身鲜血，但仍是奋战不退。

甲板的边缘上，横卧着一个青衣美婢，脸上血肉模糊，连五官亦看不清楚。

林寒青心中一动，暗道：“这些人自负侠义英雄，出手竟是如此毒辣！”

只听西门玉霜低声叱道：“住手！”

那青衣女婢闻声收剑，倒跃而退。

金拂道长攻势正猛，一个收势不住，金拂唰的扫了过来，正中那女婢左臂，一条左臂登时衣袖碎飞，血肉模糊。

那女婢本已身负重伤，全凭一股勇锐之气，苦战不退，如何还能受得惨重的一击，娇躯一阵摇动，摔了下去，双目中流露出无限痛苦，回目望着西门玉霜道：“姑娘，婢子没有……”言未尽意，人已晕了过去。

西门玉霜望望重伤女婢，脸上一片冰冷，缓缓说道：“金拂道长，如非她收剑而退，你这一招，可能伤得了她？”

金拂道长脸上微现愧色，略一沉吟，道：“这一招虽是伤不了，但她已难再接十招。”

西门玉霜双目中冷芒暴射，缓缓扫掠周簧等一眼，轻轻说

道：“林郎，你该去了。”

林寒青摇摇头道：“我不走了。”

西门玉霜目光凝注到周簧的脸上，肃然说道：“他不是我梅花门下人，你们和我为敌，不论咱们这一战如何？你们不能伤害他。”

林寒青还未来得及接口，周簧已高声说道：“咱们答应姑娘，决不伤他。”

西门玉霜道：“周大侠一诺千金，妾相信得过。”目光转注到金拂道长身上，道：“你认为十招之内，定然能够胜她吗？”

金拂道长道：“不错。”

西门玉霜眉宇间泛起杀机，道：“你可要再行试过？”

金拂道长奇道：“她已经重伤晕倒，毁去一臂，如何能够再战？”

西门玉霜道：“梅花门的属下，只要有一口气，就有再战之能。”

金拂道长道：“在下有些不信。”

西门玉霜冷冷地说道：“不信就当面试给你看。”突然一探左手，抓起那青衣女婢，右手迅快的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两粒红色丹丸，捏开那青衣女婢的牙关，把两粒红色丹丸，投入她的口中。

金拂道长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只见西门玉霜一掌抬在那青衣女婢背心之上，低声说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青衣女婢突然睁开了双目，苍白的脸上，也同时泛起一片艳红之色。

林寒青吃了一惊，暗道：“这女婢受伤甚重，难道当真的还能再战不成？”

只见那青衣女婢服下两粒药物之后，精神突然振作起来。失去神采的双目中，也突然泛起了清朗的光芒，缓缓转过脸来，望着西门玉霜道：“姑娘有何差遣？”

西门玉霜伸手一指金拂道长，冷冷说道：“那道长伤了你的身躯，毁了你的前程，你既然要死了，为什么不向他报复？”

那青衣女婢应了一声，道：“姑娘说的是。”伸手捡起了地上长剑。

她脸上泛起异样的红彩，手中横着长剑，满身鲜血，看上去十分恐怖！

金拂道长暗生震骇，忖道：“她受伤如此之重，难道真能再战吗？”

忖思之间，那青衣女婢，已然欺身而上，长剑一抖，幻起两朵剑花，分刺金拂道长两处大穴。

金拂道长手中金拂横里扫去，疾向长剑之上卷去。

在他想来：那女婢身受数处要伤，纵然服下了灵丹妙药，也是难当自己金拂一击，这挥尘一卷，定可把她手中长剑震飞。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金拂道长的意料之外，那青衣女婢，竟然不闪不避的硬接了一招。

金拂道长腕力一震，那青衣女婢长剑竟然未被震开，不禁大吃一惊，暗道：“这丫头的力量，怎的比未伤之前，大了许多？”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那女婢长剑一沉，疾向金拂道长的小腹丹田要穴之上刺去。

这一招，势道快迅之极。

但闻唰的一声，金拂道长身上道袍，竟被长剑刺破。

金拂道长手中金拂一振，拂尘上的金丝，突然化成一蓬丝雨，迎头劈下。

那青衣女婢，长剑推出，幻起一片剑花，挡开了那金拂道长一击。

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恶斗。

那青衣女婢虽然满身鲜血，但出手剑势，却是凶猛绝伦，一味抢攻，剑如轮转，招招刺向那金拂道长的要害。

她的内力也突然增强了甚多，剑风疾急，划空生啸。

金拂道长和那青衣女婢连拼了二十余招，仍是无法取得半点优势，不禁大感奇怪，暗道：“不知她服用的什么药物？怎的内力遽然增强如此之多？”

原来那金拂道长腕力甚强，金拂尘虽然是柔软之物，但攻出的力道，却是强猛异常，这青衣女婢未受剑伤之前，剑势一和金拂尘相触，必然震荡开去，但她负伤服药之后，力道却突然增加了甚多，竟然能和金拂道长手中兵刃，硬打硬接。

两人又拼斗了十几招后，双方仍是不胜不败之局。

那青衣女婢的剑势，却是愈来愈强，攻势也逐渐凌厉。

但见那青衣女婢的剑招，愈来愈见诡奇，有时竟然是同归于尽的打法，不计本身的安危，一味攻敌。

金拂道长自是不会作宁为玉碎的打法，只好闪身躲避开去。这一来，又被那青衣女婢抢去了先机，攻势更见猛恶！

这时，不但金拂道长觉出了不对，就是周簧和皇甫长风等，也觉出情势不对，如若再这样打下去，真要被那青衣女婢抢得上风，说不定还要把金拂道长伤在剑下。

凝目望去，只见那青衣女婢原本苍白的脸上，变成了一片猪肝似的颜色，双睛直似要突出眼眶之外，面容狰狞可怖。

西门玉霜口中不停的发出低啸，那青衣女婢也愈战愈勇。

这时，金拂道长已被迫的守多攻少，渐落下风。

恶斗中，突闻金拂道长大喝一声，手中拂尘疾攻三招，一片丝影，漫天而下。

只听西门玉霜口中啸声陡然高拔，那青衣女婢手中的长剑，亦随着那高拔的啸声，疾闪而起，幻起了一片银芒。

一阵波波之声响过，剑光和尘影，同时消失不见。

西门玉霜疾快的欺身而上，右手伸出，点了那青衣女婢的穴道，冷然说道：“金拂道长，可曾算过几招了吗？”

金拂道长缓说道：“姑娘用的什么药物？”

西门玉霜道：“你可是还要再打下去？”

金拂道长道：“贫道已夸下海口，十招既然无法胜她，不论原因为何，贫道认输就是。”

西门玉霜道：“你既自负是成名人物，认输了该当如何？”

金拂道长道：“姑娘划下道来吧，贫道尽我之能，接下姑娘的条件就是。”

西门玉霜道：“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立刻退出今日的是非之局。”

金拂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这个，这个……”

西门玉霜道：“这个什么，你如是不愿认输，那就算了。”

要知金拂道长乃是武林极有盛名的人物，虽是事先未曾谈过条件，但依据武林的规矩，这金拂道长既然许十招伤敌之诺，十招未能伤人，自然就该认输。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急橹拨水声，又是一艘快艇，疾驰而来。

林寒青心中暗道：“完了，这西门玉霜的援手，已经赶到，可惜啊！可惜！”

转眼望去，只见那快艇头上，站着两个蓝衣女婢，怀中各抱着一支长剑。

只见周簧拂髯笑道：“好啦！金拂道兄，请退回艇上去吧！李姑娘来了，这该战该和的事，不用咱们操心了。”

快艇驰近了西门玉霜小舟八九尺处，陡然缓了下来，舱门呀然大开，缓步走出来全身玄衣的李中慧。

金拂道长一转身，正待回舟离去，西门玉霜突然大声喝道：“站住！”疾如闪电一般欺身而上。

金拂道长拂尘一挥，扫了过来，丝丝尘影，带起了一阵啸风之声。

西门玉霜掌势推出，一股暗劲，逼住了拂尘，右手迅快绝伦的抓向金拂道长的左腕。

金拂道长吃了一惊，暗道：“好快的手法！”左腕疾沉，险险避开掌势。

只见西门玉霜娇躯一晃，无声无息的踢出了一脚，踢中了金拂道长膝间。

那金拂道长只觉膝间一阵剧痛，身躯直向湖中倒去。

西门玉霜动作奇快无比，左手一伸，抓住了金拂道长右腕脉穴，一挫玉腕，硬把金拂道长给拖了起来。

这动作看来很慢，其实快极，飞脚、出手，几乎是一齐动作。

这时，李中慧已然走上船头，微一欠身，笑道：“姑娘别来无恙，小妹这厢有礼了。”

西门玉霜右手挥处，点了金拂道长三处穴道，放开了左手，才缓缓转过身去，说道：“李姑娘久违了。”

李中慧两道目光，凝注在西门玉霜的脸上，缓缓说道：“姑娘可否看在小妹份上，先放了金拂道长？”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道：“好！”手掌挥动，拍活了金拂道长被点中的穴道，接道：“看在李姑娘的份上，道长请吧！”

金拂道长说不出是羞是怒，双目圆睁，望着西门玉霜道：“姑娘的武功，似是犹强过故去的令尊、令堂？”

西门玉霜望了一侧的青衣女婢，道：“她可是你杀的吗？”

金拂道长道：“不错。”

西门玉霜道：“你可知杀人要偿命吗？”

金拂道长道：“贫道已然年过七十，死而无憾。”

西门玉霜右手一挥，道：“杀你并非什么难事，但我不愿在许诺期限未满足之前，取你性命，你回船去吧！”

金拂道长应了一声，转身一跃，飞回了自己小艇之上。

李中慧就船头一欠身，道：“谢谢姑娘，给小妹的面子。”

西门玉霜道：“区区小事，用不着多礼了。”

李中慧目光如电，不停在西门玉霜的小艇之上搜寻查望，似是要找寻什么，口中却温和地说道：“西门姊姊不在徐州，千里迢迢，跑来这太湖中，不知为了何事？”

西门玉霜道：“李姑娘到此地，又是为了什么？”

李中慧道：“不瞒西门姊姊，小妹等是追踪你西门姑娘而来。”

西门玉霜目光转动，早已不见了林寒青，想是已经躲入了舱中，当下淡淡一笑，道：“小妹也是为了追一个人。”

李中慧道：“不知追踪哪一个？”

西门玉霜道：“白惜香。”

李中慧心中一震，道：“白姑娘现在何处？”

西门玉霜笑道：“怎么？李姑娘可是很想见她吗？”

李中慧眼珠转了两转，淡淡一笑，道：“见不见都不紧。”

西门玉霜道：“白姑娘那存身之处么……”回目望了小艇舱内一眼，突然住口不言。

天下事，就是有着这般巧妙和偶合，如不是西门玉霜适才想到林寒青，回顾了船舱一眼，此刻任她表演如何逼真，也是骗不过李中慧的，但她那无意的一眼，却已在李中慧心中留下了一个疑团。

原来这李中慧太过聪明，一直暗中留心着西门玉霜的举动，正因为她全心全意的留心着西门玉霜，竟是没有看到林寒青。

阴差阳错，助长了西门玉霜谎言的分量。

李中慧脸色微微一变，道：“怎吗？那白惜香可是被西门姊姊生擒了吗？”

西门玉霜避重就轻地回答道：“李姑娘晚来一步，只怕是白费一番心机了。”

周簧和皇甫长风只听得心头大震，暗道：“无怪她竟如此沉得住气，原来她早已生擒了白惜香作为人质，如若击沉她乘坐的小艇，害死了白姑娘，那可是一件终身大憾的事！”

李中慧紧张的神色，逐渐的恢复了镇静，举手理一下被风吹散的秀发，说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西门姊姊这一次身陷重伏，求援无路，那也不算什么有失颜面的事。”

西门玉霜道：“就目下情势而言，动起手来，鹿死谁手，还

难预言，退上一万步讲，我就算胜不了，却还有突围逃走之力。”

李中慧笑道：“如是在陆地山川之上，小妹是深信西门姊姊的话，可是这是在太湖之中，碧波万顷，一望无际，西门姊姊武功绝世，只可惜不会水中功夫。”

西门玉霜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李中慧接道：“环绕在西门姊姊周围的四艘快艇上，藏满了火药、桐油，小妹擅长调理火器，那是天下皆知，四艘快艇如若一齐燃火爆炸，方圆四十丈水域中，尽成一片火海。”

西门玉霜道：“那也未必就能烧死我。”

李中慧道：“虽然未必，但西门姊姊却犯不着冒此大险。”

西门玉霜道：“不妨事，李姑娘如想考验我的功力，不妨一试。”

李中慧笑道：“小妹已知西门姊姊之能，深知非敌，但如说你逃出了小妹布下的这一片火海，那就未免有些过于夸大了……”

她脸色突转严肃，接道：“但你能掳来白姑娘作人质，却是大出了小妹意料之外。”

西门玉霜道：“意外之事，只怕还不止此。”

李中慧道：“除此之外，小妹实想不出西门姊姊还有什么惊人之处？”

西门玉霜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咱们不用叙旧谈情了，李姑娘请划出道子吧！”

李中慧道：“西门姊姊可是想逼迫小妹决一死战吗？”

西门玉霜道：“单就目下的情势而论，我好像处于劣势，战与不战的关键，似非操诸我手。”

李中慧听她口气突然软化下来，心中暗叫可惜，好不容易布下了今日的必胜之局，却因白惜香的被擒而生变化，看来这一阵，又输在西门玉霜的手中了。

心中念头转动，口里却微笑道：“如若西门姊姊肯放了白惜香，小妹亦愿恭送姊姊登岸。”

西门玉霜暗道：“鬼丫头果然刁恶，看样子不见白惜香之面，今日是不会放过我了。”

任她智慧绝伦，武功过人，但一时间也无法变一个活生生白惜香出来，但形势迫急，多一时考虑，即将增加李中慧一分疑虑，只好淡淡一笑，道：“此事我也难以作得主意，必得去问问白惜香再说。”身子一侧，进入了船舱之中。

抬头看去，只见林寒青呆呆地坐在船舱之中，望着舱壁出神。

西门玉霜轻轻叹息一声，道：“林郎，你可曾看到了她？”

她虽然未提名字，但那林寒青却是早已知她说的是谁，点点头，道：“见到了。”

西门玉霜脸色肃穆地说道：“李中慧的话，你都听到了，她说的一点不错，此时此情之下，我几乎已失去了抗拒之力，如是单凭武功，我倒未必就怕他们，但他们安排下那一片火攻，却叫我无力抗拒，如其我伤亡在他们手中，倒不如把这件震世骇俗的功劳，记载于你的头上。”

林寒青道：“什么功劳？”

西门玉霜道：“你可以杀了我，或是点了我的穴道，告诉他们，你杀了或生擒了西门玉霜，岂不是一件惊动武林的大事？”

林寒青双目中神芒闪动，逼视在西门玉霜的脸上，道：“这

话可是当真吗？”

西门玉霜道：“千真万确，你总是不信任我，现在就可当面证明。”

说罢，闭上双目。

林寒青望着西门玉霜犹带笑容的脸上，心中却矛盾难决，想到这女魔头留在世间，为害之烈，今日倒是一个除她的机会。

但是，林寒青又觉此举实非君子行径，日后传扬于江湖之上，说是林寒青生擒了西门玉霜，纵然事实俱在，只怕也有很多人不肯相信。

只听西门玉霜梦呓般的声音，道：“林郎啊！你为什么不下手，只要你举手点下，片刻之后，就可以名扬天下了。”

林寒青暗道：今日如若稍存儿女心肠，此后，不知要多少武林人物的鲜血、生命，才能补偿我今日之错。

心念转动，一咬牙举手点下。

但见西门玉霜紧闭双目，微笑如花，心中忽生不忍之感，手指将要触及西门玉霜身上时，突然停了下来，长长叹息一声，道：“你一向为所欲为，杀人不眨眼睛，何以此刻突然间变的这般怯弱？”

西门玉霜突然睁开了双目，淡淡一笑，道：“这不是怯弱，这是我生平从未有过的大勇气，束手就戮，毫不反抗，对我而言，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事啊……”

她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接道：“今日我虽处劣势，但如我要全力反击，他们至少将有半数以上的伤亡，我还有三成的逃走机会。”

林寒青道：“既是如此，你又为什么不和他们拼上一阵呢？”

西门玉霜笑道：“为了你。”

林寒青道：“为我什么？哼！信口开河。”

西门玉霜笑道：“我如逃出了今日之劫，此后所作所为，都是你痛恨、厌恶的事，对是不对？”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不错。”

西门玉霜道：“如若我伤死此地，死在别人手中，心实有所不甘，如是伤死在你的手中，那就不同了。”

林寒青道：“有什么不同？”

西门玉霜黯然一笑，道：“因为伤死在你的手中，我有着以身殉情的感觉。”

林寒青道：“哪有此事，咱们一向是情不投，意不合，岂能牵扯到以身相殉之上？”

西门玉霜接道：“不论你想什么，今日我如伤死在你的手中，不论是白惜香或李中慧，都算是落后了一步，她们也许可以和你白首偕老，但却无法除去我留在你心中伤死前的景象，唉！我一生中从未让人占先过一件事，只有你……”

林寒青接道：“我怎么了？须知我林寒青堂堂七尺之躯，我武功、才智虽是输于你们，但也不能受你们丝毫的屈辱，大丈夫可杀不可……”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接道：“这个，不用说了，我已经早知道啦！”

林寒青道：“那很好……”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今日的事，我自知无能多管，我也没有杀你的能力，虽然你不反抗，我不过举手之劳，但此事如是传扬开去，决然不会有人相信。”

西门玉霜道：“为什么不相信，事实俱在，而且有武林德高

望重的四大高手为证。”

林寒青摇摇头，道：“感情心领，这等事我做不出来，我无能助你，也不愿助你，但也不愿盗名欺世。”

西门玉霜叹道：“林郎，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快些下手吧！”

只听舱外传入李中慧的声音，道：“西门姊姊，白姑娘可和小妹见上一面吗？”

西门玉霜道：“如是有胆气，那就请过船一叙。”

但闻李中慧道：“不瞒西门姊姊你说，小妹对你掳来白姑娘一事，始终是有些不敢相信。”

西门玉霜道：“你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李中慧道：“小妹以十声锣鸣为准，如是仍不见白姑娘现身出来，小妹即将下令总攻，这十声鸣锣，也等于给你一个思索逃走的机会，至于你能否逃过，那就要看你的能耐了。”

语声甫落，当的一声锣响，传了过来。

西门玉霜一耸柳眉，低声说道：“李中慧已有了杀我之心，但唯一能够杀我的办法，就是放火烧去快艇，你也将被活活烧死。”

林寒青还未来得及答话，当的又是一声锣鸣。

转眼从窗缝中望去，只见李中慧指挥着几艘快艇，已然布成了合围之势，奇怪的是西门玉霜乘坐这艘已然残破的小艇，竟然是停在水面上纹风不动，不禁一皱眉头，道：“如是此刻有两个水手助你，不用十声锣响，你就可以冲出他们的合围之阵。”

西门玉霜笑道：“这小艇已被他们用铁链锁了起来，连在那四艘满储火药和桐油的小艇之上，除非我跳入水中之外，已无逃走之路了。”

当的一声，铜锣三响。

林寒青道：“那你准备束手待毙了？”

西门玉霜微微一笑，傍在林寒青身边，坐了下来，说道：“我生在世上，满怀仇恨，那是非得杀人不可，倒不如死去，落得一了百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她大约已发现无能扭转今日之局，无可奈何，只有装出这副轻淡生死的神情了。

忖思之间，忽觉一股香气，扑入鼻中，西门玉霜缓缓把娇躯倚偎过来。

林寒青本待伸手推开她，但却忽然发觉她是那么孤独无依，心中大生不忍，暗道：这不可一世的女魔头，陷入了此等绝境，比之虎困铁笼，龙囚小溪，那是更为可怜了。反正今日难逃一死，何妨对她温和一些。

流光如驰，转眼间，锣声八响。

林寒青侧目望去，只见西门玉霜脸色上一片平静，毫无焦急烦恼，嘴角间带着淡淡的笑，似是已睡熟过去，不禁心中大为佩服，暗暗赞道：她这镇静的工夫，实叫须眉羞愧！

只听李中慧的声音，传了进来，道：“西门姊姊，还有两声锣响，小妹就要发动火阵，余时不多，不知你准备好了没有？”

语声甫落，第九响锣声，传了进来。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李中慧也是可恶的很，你既然处心积虑的要杀她，布下了这等恶毒的水上火阵，使她无法也无能选择生路，也就算了，偏是又这般娇声柔语，满口姊姊，叫的如此阴险。

要知林寒青心知那火势一起之后，自己也要被活活烧死此地，他虽是英雄性格，但面对着残酷的死亡，如说毫无感触，实非所能。

只听李中慧叹息一声，道：“西门姊姊，可是白姑娘不愿和我见面吗？”

原来，西门玉霜这出人意外的镇静，反使李中慧生出惶惑不安之感，万一这把火烧死了白惜香，那可是终身难安的大憾之事。

这时，风平浪静，湖面上一片幽寂，一种死亡的恐怖，在幽寂中极快蔓延开来，林寒青想到此后，再难见慈母、恩师之面，不禁黯然一叹！

西门玉霜突然睁开了双目，望了林寒青一眼，低声说道：“林郎，你可是有些害怕了吗？”

林寒青叹道：“想不到我林寒青会陪你葬身于这太湖之中！”

西门玉霜笑道：“那你后悔了？”

林寒青道：“一言既出，岂容悔改。”

西门玉霜笑道：“林郎，那李中慧不是莽撞之人，她如不及时赶来，咱们也许要当真被活活烧死，她这一来，咱们反而得救了。”

林寒青奇道：“为什么？”

西门玉霜笑道：“李中慧虽然才智绝人，但以她辈份年岁而论，实无领袖武林之望，她此刻基础未固，我如是李中慧，也不会放起这一把火。”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李中慧大智大勇，岂肯这般自私？”

西门玉霜笑道：“徐州大会之前，她确实是一位大智大勇的好姑娘，但此刻情形不同了，她做梦也想不到，竟然在短短数月之中，步上了武林盟尊之位，再加上她情场失意，一颗心都用在显名之上，自然也今非昔比了。”

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我仍是有些不信。”

西门玉霜低声笑道：“那第十声铜锣，早该响过才是，何以此刻竟是不闻锣鸣？”

林寒青暗暗算计那锣声之间的距离，确实时限已到，但却迟迟不闻那最后一声锣鸣。

轻启窗幔一角，凝目望去，只见李中慧乘坐的一艘快艇，已然转过头去，悄然驰走。

紧接着，周簧、皇甫长风、天平大师、金拂道长等乘坐的小舟，全都转头而去。

这意外的变化，只瞧得林寒青大感惊异，摇摇头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门玉霜一挺而起，道：“什么事？”

林寒青道：“他们全都退走了。”

西门玉霜打开窗幔，五艘快舟早已去远。

林寒青叹道：“又被你料中了。”

西门玉霜却紧蹙眉头，沉吟不语，似是对五人这快舟突然撤走一事，亦是有些思解不透。

林寒青从必死中，得获生机，心头却是一片惘然不安，缓缓坐下身子，说道：“李中慧之对姑娘，亦如姑娘之对白惜香，不论她胜算机会，是何等严谨、精密，到最后，总归是要败在你的手中……”

他长长吁一口气，又道：“就以今日之局，她们明明是大获全胜之局，却偏偏中途撤兵。唉！当真是叫人想不透原因何在？”

西门玉霜一挫柳腰，穿出舱门，拍活了那女婢穴道，抱入舱中，双给她服下一粒丹药，放置一侧，低声说道：“操舟二婢，一

死一伤，有劳林郎帮忙代我掌舵了。”

林寒青看她话题一直避开了李中慧撤走一事，亦不再追问，大步行出舱外，道：“在下素无掌舵的经验，如是撞上礁石，那可不能怪我。”

西门玉霜似是正在想着心事，根本未听到说的什么，回顾了林寒青一眼，嫣然一笑。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女魔头，实是留她不得；李中慧甘愿放弃杀她的机会，只有我林寒青下手了。她既不会水中工夫，我就故意撞碎了这艘快艇，使她淹死在太湖之中。

林寒青心念一转，大步出舱，把舵转向，双手摇橹而行。

小舟缓缓行驰在幽静的湖面上，划起了一道白色的水痕。

西门玉霜一直呆呆的坐着，沉吟不语，显是对李中慧突然撤走一事，亦有茫然难测之感。

且说林寒青把心一横，准备把乘坐的快艇，撞上石礁，好活活把西门玉霜淹死，哪知他毫无经验，望来瞧去，找不到何处才有礁石。

正自焦急之间，突见垂帘一启，缓步走出那西门玉霜。

西门玉霜看了她驰舟去向，忍不住一皱眉头，道：“你要到哪里去？”

林寒青道：“茫茫碧波，一望无涯，到那里都是一样。”

这时，太阳已经快沉落西山，西门玉霜望着那满天晚霞，笑道：“林郎，轻舟一叶，碧波荡漾，看落霞孤鹜，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如是这艘船撞在礁石上面，淹死在这太湖之中，岂不是日日夜夜常伴这碧波、孤鹜？”

西门玉霜缓步走到林寒青身边坐了下去，笑道：“林郎，你心头好像填满了一腔忿怒。”

林寒青道：“你可是很高兴吗？”

西门玉霜道：“咱们轻易的逃过了一次大难，自然是高兴了。你可曾听人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林寒青道：“你有福了，可是天下武林人物惨了。”

西门玉霜道：“那是为什么？”

林寒青道：“因为你今日不死，必将在武林中大肆屠杀，岂不是你有福了，别人惨了。”

西门玉霜道：“至低限度，你可以和我一般的有福了。”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就算你能够横行一时，日后也是难免败亡。”

西门玉霜道：“如是你刚才出舱去说一句话，李中慧就算不想杀我，那也是有所不能了；此刻你纵有杀我之心，却也是时不与你了。”

林寒青道：“我要把这艘船，撞在礁石之上，咱们都淹死在太湖里！”

西门玉霜道：“好啊！生不同枕，死同葬。这一战，我也算胜过那李中慧和白惜香了。”

林寒青暗道：她一向暴急冷酷，对属下严苛无比，动不动就要杀人，此刻不知何以竟对我有着这忍耐工夫？当下说道：“那倒未必，你会淹死，在下说不定还死不了。”

西门玉霜伸出手去，笑道：“我来帮你摇橹，太湖孤舟，只有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老是要吵架呢？”

林寒青突然松手弃橹，道：“姑娘摇橹，在下想到船舱中去

休息一会了。”

西门玉霜也不生气，望着林寒青微微一笑，接过木橹，独自摇了起来。

林寒青举步行入舱中，闭目调息，心中却盘算着杀死西门玉霜的办法。

他忖来思去，一直是想不出杀死西门玉霜的办法，不论武功、机智，他自知都难以胜得过西门玉霜，唯一能够杀死西门玉霜的只有暗施算计，而且要一击必中要害，但这等卑下的手段，心中又不愿施为。

小舟缓慢行驰在湖面上，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听西门玉霜娇若银铃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林郎，上岸啦！”

林寒青缓步出舱，只见小舟果已泊岸，西门玉霜早已跃登岸上。

但见西门玉霜的身后，排列着数十个衣色不同的武士，为首之人，全身黄衣，身躯高大，左手屈抬，臂膀上放着一个铁架，架上落着两只深灰色的怪鸟，面色一片肃冷。

林寒青吃了一惊，忖道：原来西门玉霜也早已有了布置，只是时间、地点未能把握而已。

心念转动，人却一跃下了小艇。

西门玉霜回头对那架鸟老者，低言数语，那老者诺诺连声向后退去。

林寒青仔细打量那排列的武士，分着金黄、银白、铁灰、天蓝四色衣着，每色八人，共作四队，各人的脸上，都遮着同一颜色面罩，连头带脸的一起包着，只露出一对炯炯闪光的眼睛，看

上去十分诡异、恐怖。

只听衣袖飘风之声，两个翠衣婢女，抬着一张软榻，不知从何处跑了出来，静立恭候。

但见那四色服装的武士，佩带的兵刃，亦是不同，金黄佩剑，银白挂刀，铁灰的腰围软鞭，天蓝的手执虎叉。

四八三十二人，站在那里纹风不动，月光之下好似泥塑木刻神像。

西门玉霜款移莲步，行到林寒青的身前，低声说道：“林郎，你陪我受惊、担忧，亦算得患难之交，从今之后，我要好好的待你。”

林寒青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此刻你属下迎接已到，大局转危为安，在下也该告辞了。”

西门玉霜怔了一怔，道：“你要到哪里去？”

林寒青道：“天涯海角，萍踪无定。”

西门玉霜道：“那复容药物，不在我的身边……”

林寒青接道：“不用了，在下这些日子中，已经习惯丑陋之貌，在下就此别过。”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西门玉霜樱唇启动，欲言又止。

林寒青行出数步，突然又转回身来，说道：“在下有一事请托姑娘，不知……”

西门玉霜叹道：“别说一件了，十件八件，我也答应你。”

林寒青道：“姑娘先别答应太快，此事和你关连甚大。”

西门玉霜道：“什么事，这等严重？”

林寒青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你答应不再到那埋花居去，惊扰白姑娘。”

西门玉霜沉吟了一阵，道：“她病甚重，我想她十成有九成是活不成啦！”

林寒青道：“她死与活，都和你无关，你只要不去惊扰她也就是了。”

西门玉霜沉吟了一阵，道：“好！我答应你。”

林寒青一抱拳道：“多谢姑娘给在下这个面子，林寒青感激不尽。”转身大步而去。

但闻身后传来了西门玉霜低沉的叹息之声，道：“林郎，咱们的距离，似是愈来愈远了！”

林寒青虽然听得清清楚楚，但却装作未闻，大步而去，头也未回顾一下。

西门玉霜望着林寒青逐渐远去的背影，说不出心中是一股什么滋味，直待林寒青的背影，消失不见，才转身而去。

且说林寒青一口气，行出了十余里路，才缓缓停下了身子，抬头望着西天明月，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该到哪里去呢？”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重回埋花居，看看白惜香的生死，一条是回到北岳枫叶谷去，探望母亲、恩师。

但师弟于小龙的失踪，又使他有着羞见母亲、恩师之感。他呆呆的站着，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直待一轮冷月，沉下了西山，他仍是无法决定自己行止。

东方天际，泛起了一片鱼肚白色，又是个夜尽天明。

晨露浸湿了林寒青的衣衫，也使他迷惘的神志为之清醒。

回首望去，只见一匹健马，风驰电掣而来。

马背上伏着一个人，直向林寒青冲了过来。

林寒青心中大怒，暗道：这人难道瞎了眼睛吗？怎么硬向人

身撞了过来，右手一伸，正待去抓马缰，突然发现马上骑士乃是六星塘少塘主皇甫岗，不由叫了一声：“皇甫兄……”

皇甫岗急急一勒马缰，骏马人立而起，回头望了林寒青一眼，茫然说道：“阁下何人？”

林寒青道：“小弟林寒青。”

皇甫岗呆了一呆，道：“你当真是林兄弟吗？”

林寒青道：“正是小弟，难道皇甫兄连小弟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吗？”

皇甫岗摇摇头，道：“我兄弟面如冠玉，风度如行云流水，潇洒不群，乃翩翩浊世的佳公子，哪里会是你这等……”

林寒青叹息一声，道：“小弟被那西门玉霜毁去了容貌，难怪皇甫兄不认识了。”

皇甫岗长长吸一口气，道：“走，咱们得快些去了。”

林寒青道：“到哪里去？”

皇甫岗道：“南昌府张氏花园。”

林寒青听得心中更糊涂，忍不住道：“到那张氏花园作甚？”

皇甫岗道：“天下英雄和九大门派中高手，都将在张氏花园中聚会，共推一位盟主为天下的首领，对付那西门玉霜，此等盛事，百年难得一见，岂可错过。”

林寒青略一沉吟，道：“又是名位之争、杀伐的事，小弟早已看得厌倦，恕不奉陪了。”转身大步而去。

皇甫岗急急叫道：“林兄弟……”

林寒青回转身来，抱拳一揖道：“人各有志，小弟心中实是厌恶此事，对不住皇甫兄，还望多多原宥，咱们兄弟义如青山，情似流水，长在不灭，异日后会有期。”

皇甫岚长叹一声，道：“林兄弟，你听我说。”

林寒青道：“除了赶赴那什么天下英雄大会之外，皇甫兄有何吩咐，小弟是无不遵从。”

皇甫岚道：“这场英雄大会，并非是单纯的名位之争，而是武林中安危所系。”

林寒青道：“小弟看来，不论何人取得那盟主之位，都是一样。”

皇甫岚道：“如是那西门玉霜遣人逐鹿，情势就大不相同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白惜香如是死去，当今之世，有谁还能制服那西门玉霜？如是白惜香活下去，魔功有成，那也将性情大变，为善为恶，难以预料，李中慧该是个好人了，但她为了那盟主之位，轻轻放过了西门玉霜，西门玉霜被武林同道视如蛇蝎猛兽，但她对我林寒青并不很坏啊！

只觉是是非非，一团混乱，盘绕脑际，难以辨个明白出来。

皇甫岚看他一直在沉思不言，不知想的什么心事？忍不住问道：“兄弟，你在想什么？”

林寒青叹息一声，道：“小弟这数月之中，际遇、经历，使小弟深觉到声名很好的人，也未必就是真好，声誉很坏的人，也未必就是真坏。”

皇甫岚茫然接道：“这话怎么说呢？”

林寒青道：“如是李中慧取得盟主之位，也未必能造福天下武林同道，挽救一番杀劫，如是那西门玉霜取得武林盟主之位，也未必就坏到天下大乱的境界，既是相去不远，咱们又何苦卷入那是非中去。”

皇甫岚呆呆地望着林寒青缓缓说道：“兄弟，你变了，而且变得很多。”

林寒青道：“也许是我变了，但就小弟而言，我只是对江湖的人人事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欲想真正造福武林，必得要别走途径，单单着眼于名位之上，于事何补？”

皇甫岚道：“兄弟息隐之心如此坚决，小兄也不便多劝你了。”

林寒青道：“小弟并无息隐山林之念，只是感到那些虚名利位之争，不但无补大局，而且是徒增纷扰，小弟要……”言犹未尽，但却突然住口不言。

皇甫岚也不追问，抱拳说道：“小兄为家父遣派，身负重命，不能多停，就此别过了。”

林寒青道：“请恕小弟不送。”

皇甫岚一跃上马，回头说道：“兄弟，咱们何年何日重相见？”

林寒青略一沉吟，道：“来年中秋节，兄弟在武昌黄鹤楼头候驾。”

皇甫岚道：“好！由晨至暮，不见不散。”带转马头，急奔而去。

林寒青直待皇甫岚的背影，消失不见，转脸望着湖面上一艘渔舟，举手招动。

那渔舟眼看有人招呼，立时驶了过来。

直待驶近丈余，才瞧出林寒青那张五颜六色的怪脸，惊呼一声，掉舟而去。

林寒青一提真气，突然疾飞而起，跃上渔舟。操舟者是一位五旬以上的老者，眼看林寒青一跃丈余，登上渔舟，心中更是害

怕，急急说道：“大爷，小老儿打鱼度日，生活困苦……”

林寒青探手入怀，摸出了一锭黄金，递了过去，道：“老丈不要害怕，在下并非强盗。”

那渔人看那一锭黄金，至少在五两以上，直瞧的眼睛发直，却不敢伸手去接，口中连连说道：“大爷有事，尽管吩咐，你老的钱，小老儿如何敢收。”

林寒青看他垂涎之相，不禁一笑，放下手中黄金，说道：“你送我到西洞庭山去，这锭黄金，就作过渡之资，我去舱中休息一会，到了洞庭山叫我一声。”言罢入舱而去，闭目静坐，运气调息。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舱外响起那老者的声音，道：“大爷，西洞庭山到了。”

林寒青站在船头，指示那操舟老人，行到水道口处，提气叫道：“有人在吗？”声音听来不大，但却传播甚远。

片刻工夫，水道石岩后，转出来一身青衣的香菊，只见她愁眉苦脸，一片哀伤，看到林寒青后，突然面现喜色，道：“林相公吗？”

林寒青道：“在下林寒青。”

香菊急急说道：“林相公来得正好，快些上来。”

林寒青回顾那渔人一眼，道：“你离开此地之后，不许谈起到此之事。”纵身一跃，离舟登岸。

香菊急步迎了上来，道：“姑娘刚刚还在叫你的名字，天可怜你总算及时赶到了。相公去后不久，姑娘就自己出了密室，听说相公被那西门玉霜掳去，一恸而绝，我和素梅姊姊，只吓得惊魂离体，推穴哭叫，忙的一团糟，总算把姑娘给叫了回来。”

林寒青黯然说道：“姑娘现在何处？”

香菊道：“在那楼上闺房之中。”牵着林寒青的衣袖，放腿奔行。

两人直上二楼，进入了白惜香的闺房。

只见素梅跪在榻前，双手握着白惜香的右掌，伏榻低哭。

香菊怔了一怔，道：“素梅姊姊，姑娘她……”

素梅抬起眼来，望了香菊、林寒青一眼，道：“她……她……她……”如鲠在喉，她了半天，她不出个所以然来。

香菊眨动着大眼睛，泪水如泉，涌下两腮，纵身一跃，直向榻上扑去。

林寒青右手一伸，拦住了香菊的身躯，道：“不可自乱章法，她身躯虚弱，纵然是好好的人，也受不住你这一撞，何况，她病的如此沉重。”

在这等紧张当儿，就看出男女之别，林寒青心中虽然也悲苦万分，但却仍能保持着镇静。

香菊怔了一怔，道：“林相公说的是。”

林寒青缓步行近榻边，低头看去，只见白惜香脸上一片苍白，双目紧闭，鼻息已绝。

只听素梅黯然说道：“林相公，姑娘的鼻息，已然停了有半炷香的工夫了。”

林寒青缓缓揭开白惜香身上覆盖的丝绒锦被，伸出手去，按在白惜香的前胸之上。

只觉她心脏仍然有着轻微的跳动。

林寒青略一沉吟，回顾了素梅和香菊一眼，说道：“白姑娘的病势，已到十分险恶境界，眼下只有采用紧急办法一试试了。”

素梅道：“什么紧急办法？”

林寒青道：“我要以内力催动她身上的行血，带动心脏，使她缓过一口气。”

香菊急急接道：“那很好啊！”

林寒青道：“但在下事先必得说明，白姑娘此刻只算是半死状态，随时可能完全死去，也可能延续很久，如是依照在下的办法，或许可能会清醒过来，但亦可能立刻心脉静止，完全死去。”

素梅道：“这生死的机会，大小如何？”

林寒青道：“应该是五十对五十，生死各占一半。”

素梅微一沉思，道：“好！林相公请动手吧！我已存了以身殉主之心，姑娘气息一绝，林相公请带着香菊妹妹，离开此地，我要发动机关，封闭埋花居，然后把姑娘尸体运入山腹密室中。由我长伴她身侧。”

香菊流泪接道：“我不走，我也要留在这里长陪姑娘阴灵。”

林寒青道：“两位不要着急，吉人天相，也许白姑娘可以清醒过来。”左手托起白惜香的身体，右手一掌，按在白惜香的命门穴上。

只见白惜香那瘦小的身体，突然一阵抖动，启开樱唇，吐出了一口浓痰。

林寒青正好转过脸来，查看她鼻息是否已恢复，那口浓痰，正好吐在林寒青的脸上。

这时，他正在全力施为，以内功迫行白惜香身上行血，双手并用，无暇拭去，任由浓痰自脸上缓缓流入口中。

白惜香紧闭的双目，缓缓睁开，看到林寒青面颊上浓痰缓缓流入了口中，仍然不知，忍不住微微一笑。

素梅、香菊，四道目光，一直投注在白惜香的脸上，看到她展露的笑容，喜极而叫：“姑娘醒过来了。”

林寒青长长吁一口气，缓缓放开按在“命门”穴上的右手，道：“幸未辱命。”

白惜香突然伸出手来，拭去了林寒青脸上的浓痰，道：“你回来了？”

林寒青道：“回来了！”

白惜香从枕下摸出一枚金针，刺入自己身上穴道，登时精神大振，苍白的脸上，也泛起了一片艳红之色，道：“西门玉霜放了你？”

林寒青道：“说来话长……”

白惜香道：“不要紧，我会很耐心的听下去。”

林寒青只好把经过之情，仔细地说了一遍。

白惜香果然是很用心的听他说完经过，才微微一笑：“李中慧情场失意，把心意转注到名利之上了。”

林寒青道：“难道她是有意放走了西门玉霜吗？”

白惜香道：“如是西门玉霜死了，那李中慧没有了对手，要想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岂是容易的事。”

林寒青道：“这么说来，那西门玉霜说的是一点不错，唉！看将起来……”突然住口不言。

白惜香道：“看将起来，这人世之间，竟是没有一个可信可靠之人，是吗？”

林寒青叹息一声，道：“一个人如想摆脱名位纠缠，竟然是如此的不易，那大侠周簧，身受武林同道敬重，实非易事了。”

白惜香笑道：“不错，一个人如果不存私心，谈何容易？李

中慧放过西门玉霜，却要借她登上武林盟主之位，然后，以盟主身份，号令天下武林，和西门玉霜争霸于江湖之上，不知要用多少武林高手的性命、鲜血，来补偿她一念之差。”

第二十七回 心如止水

林寒青道：“唉！妇人之见……”忽然想到白惜香也是女人，赶忙住口不言。

白惜香道：“别怪李中慧，如是我，我也会放走西门玉霜，她情场挫折，如若不把一股怨忿之气，用于争名之上，要她如何活下去？”

林寒青长长叹息一声，道：“人心是这等自私，武林是这般混乱，你实是不该早死。”

白惜香嗤的一笑，道：“我现在死去，在你心目中，我该是一个样样美好的女孩子，如果我活久了，也会变的和李中慧、西门玉霜等一般的坏。”

林寒青心中暗道：“你变吧！武林中充满机诈，没有谁是一个完美的人，也许真正的好人，都不会混迹在武林中来，既然是坏人如此，你就变坏了，那也不打紧啊！一池混水，多上了一滴混水，又有什么关系呢？”

耳边间，响起了白惜香柔和的声音，道：“林兄，我不知你何时离开了那山腹密室，但我醒过来很久了，过去，我酷爱孤独，在那份幽静中，我才能忘怀自己即将是要死的人，可是……可是现在不成了。”

她娇艳的粉颊上，流下来两行泪珠，接道：“我现在害怕孤独，也害怕死了。”

林寒青道：“那九魔玄功，不是能助你疗好绝症吗？”

白惜香道：“唉！我如练了那九魔玄功，会毁去留在你心中美好的塑像，我会变，变成了一个很坏、很坏的女孩子。”

林寒青道：“变就变吧！”

白惜香怔了一怔，道：“那时候，你仍然会娶我吗？”

林寒青沉思了一阵，道：“会的。”

白惜香伸出手去，紧紧握住了林寒青的右手，幽幽地说道：“我不愿练习那九魔玄功，但我又不愿死去，唉！生和死竟然是两个绝对的极端，林兄啊！其间竟然是没有中庸的选择。”

林寒青豪放地笑道：“你放心练习那九魔玄功吧！我林寒青承诺了，那是永远不会改的。”

白惜香点点头，道：“我信得过你，如若到时我真的变得很坏，你就记着我现在的好处，那不是我的本性啊！”

她似是突然间有了一个决定，脸上泛起了一片坚毅之色，接着道：“我会牢牢记着你许下的誓言，但愿我能克服了那九魔玄功加诸人性的桎梏。”

林寒青轻轻握着她纤小的玉掌，笑道：“以你的才慧，也许能在深入之后，找出一条路来。”

白惜香脸上绽开醉人的笑靥，道：“抱抱我。”

林寒青迟疑着，不敢伸手出去。

白惜香道：“你答应过，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还用避什么男女之嫌？”

林寒青道：“说的是。”伸出手去，抱住了白惜香的娇躯。

素梅和香菊，相视一笑，悄然退了出去。

欢乐的时光，永远是那般短促，白惜香闭目偎依在林寒青的

怀抱中，不觉过了两个时辰。

她睁开眼来，望望窗外的日光，叹道：“林兄，你该走了。”

林寒青站起身来，凝睇着白惜香笑道：“我几时再来看你？”

白惜香道：“不用来看我了，如若我魔功有成，一年内即或奠定了基础，我自会去找你；如是我难以进入魔境，至多三日内即将永别人世，那时就是你来看我，也难见到。”

林寒青道：“好！我等你，不过，我是行踪无定，你要到哪里找我呢？”

白惜香道：“如若我幸脱死亡之运，自会有找你之法。”

林寒青握着白惜香的双手，关怀地说道：“好好的珍重身体。”

白惜香婉然一笑，接道：“如若我能度过死亡之关，此生都是你所赐。”

林寒青突然想到了和皇甫岚的约会，说道：“来年中秋，在下到黄鹤楼会见一位朋友，如是你魔功有成，不妨赶往一晤。”

白惜香道：“但愿我能如期赶往……”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万一我无能渡过死亡难关，那时亦将会设法告诉你，我死亡凶讯。”

林寒青黯然说道：“但愿月圆人亦圆！”

白惜香含着盈眶热泪，笑道：“林兄海般深情，会助我通过那死亡之关。”

眨动了一下圆大的眼睛，滚落下两行泪水，道：“林兄亦请多多保重，万事忍耐，等着我。”

林寒青道：“好！姑娘寸阴如金，在下就此别过了。”

白惜香高声喝道：“素梅何在？”

素梅应了一声，当先带路，直把林寒青送出太湖，上了岸，才低声说道：“林相公启动我家姑娘求生之念，那也等于救了我 and 香菊妹的性命，婢子实在感激不尽。”

林寒青道：“言重了，偏劳好好照顾你家姑娘。”

素梅应了一声，掉转小舟而去。

林寒青这次埋花居之行，虽然来去匆匆，但却似办好了重大无比的事，心情甚是快活，信步走去，忽觉肉香扑鼻中，忽然想起了快一天未进饮食。

抬头看去，只见酒帘随风招展，写着“碧云天”三个大字。

林寒青举步入店，直登二楼。

这是紧临太湖的一个市镇，镇虽不大，但却热闹非凡，碧云天小楼雅座，打扫的却是整洁清爽，白壁、白窗、白桌单，配着蓝色帘幕、蓝色坐垫，看上去，雅而不俗。

只见窗帘起处，缓步走进来一个全身白衣的童子，欠声问道：“客官，吃些什吗？”

这童子眉目清秀，举止文雅，毫无店小二的样子。

林寒青道：“一壶烧酒，配四样可口小菜。”

那童子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工夫，那童子捧着酒菜，走了进来。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人分明不似店家模样，忍不住说道：“小兄弟，请陪在下进点酒食如何？”

那童子道：“小的不敢。”

林寒青道：“四海皆兄弟，天涯如毗邻，店中生意不忙，吃杯酒有何要紧？”

那童子道：“小的不会饮酒，客官盛情，小的心领了。”接着

一个长揖，转身向外退去。

林寒青低声说道：“小兄弟留步。”说着话，人已站了起来，拦住去路。

那童子微现惊惧之色，道：“客官还有什么吩咐？”

林寒青道：“小兄弟不似店小二的样子。”

那童子接道：“客官，这店小二有天生而成的吗？”身子一侧，向外冲去。

林寒青本来只是觉着他不像店家模样，举止间文雅柔和，大有书香门第的气度，一时间动了怜惜之心，但他这等失措的举动，不禁引起了林寒青的怀疑之心，伸手一把，扣住了那童子右腕脉穴，冷冷说道：“你跑什么？”

但林寒青一握之势，是何等紧牢，那童子如何能够挣脱，不禁急得流下泪来。

林寒青心中更是动疑，怕他呼叫，伸手一指，点了他的哑穴。

这些日子中，他连睹江湖的机诈，已使他生出了很高的警觉，是以这童子的失常举措，立时引起了他的怀疑之心。

他探首帘外，不见有人，立时把那童子抱了过去，放在席位，低声说道：“小兄弟，我决无害你之心，不用害怕，如若你有什么为难之苦，尽管对在下说个明白。”

那童子哑穴被点，有口难言，只急的双目泪水如泉，夺眶而出。

林寒青一皱眉头，接道：“我此刻可以解开你的穴道，但你如妄生逃走之念，那可自找苦吃了。”伸出手去，解开了那童子的穴道。

那童子穴道刚刚解开，立时一跃而起，向外冲去。

林寒青右手一挥，疾如电光石火一般，又抓住那童子的右腕。

目光转处，瞥见一个青衣少女，当门而立。

她脸色严肃，眉目间，微泛忿怒之意。

林寒青呆了一呆，疾伸左手，点了那童子的穴道。

只听青衣少女娇声说道：“客官，放开他。他年纪幼小，有什么得罪客官之处，还望多多原宥。”

她眉目间虽然泛现怒容，但说话声音，仍然保持着柔和。

林寒青低声说道：“她是你什么人？”

那青衣少女道：“是我弟弟。”

林寒青道：“姑娘只管放心，纵然这位小兄弟有什么对不起在下之处，在下亦不会伤害到他。”

那青衣少女突然举步走了过来，神态间一片严肃。

林寒青暗中运功戒备，缓缓说道：“这座店可是姑娘开的吗？”

那青衣少女长的甚是美丽，只是眉目间有一股肃煞、冰冷之气。

只见她微微一笑，道：“先放开我弟弟，咱们再谈。”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谈完了再放令弟不迟。”

那青衣少女一皱眉头，道：“好！你要谈什么？只管问吧！”

林寒青只觉心中涌集了无数疑问，但一时之间，却又是不知从何开口，沉思良久，反而问不出一句话来。

只听那青衣少女冷漠地说道：“客官请问啊！”

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道：“这座小店之中，可只有你们姊弟两个人吗？”

那青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还有家兄。”

林寒青道：“令兄现在何处？”

青衣少女道：“捕鱼去了。”

林寒青为之语塞，想了一阵，道：“贵店中布设雅致，想是出于姑娘的手了？”

青衣少女道：“客人只是问这些不相干的事吗？”

林寒青只觉脸上一热，暗道：惭愧，我这般和一个大姑娘谈话，实是有些失态。

当下举手推活那童子穴道，说道：“姑娘责备的是。”

那童子站起身子，望了那少女一眼，奔出室外。

林寒青本待伸手去抓，却被那青衣少女一横娇躯拦住了去路。

那童子去势很快，一溜烟奔了出去。

林寒青缓缓收回了右手，道：“姑娘为何要拦在下，在下无伤害他的用心。”

那青衣少女道：“我弟弟年纪幼小，你就放他去吧！有我一个也就够了。”

林寒青只听得惑然不解，心中暗道：果然这里面大有文章，心中虽是团团疑问，外表却是不动声色，淡淡一笑，道：“姑娘这几日中可有……”

只怕问的露出了马脚，故意把“可有”两字，拖的很长。

那青衣少女点点头，接道：“我已使用药物，留下了两个人，唉！只不知是否你要找的？”

林寒青只觉心头咚咚乱跳，暗道：真是险恶江湖，谁又能想到这样一座雅洁的小店，弱女、幼弟，竟然是江湖人物安排的陷

阱。

只听那青衣少女接道：“你可要去瞧瞧？”

林寒青道：“自然要去瞧瞧。”

那青衣少女突然回身走出室外，直向后面行去。

林寒青跟在那青衣少女的身后，登上了一座小楼，撩起衣襟，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门上铁锁。

林寒青缓步上楼，凝目望去，只见楼上堆满了杂用之物。

青衣少女移开杂物，赫然出现两个被紧紧捆缚的人，左首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枯瘦如柴，正是那瘦猴王韩士公。右面一个一袭蓝衫，面目英俊，竟然是黄山世家的李文扬。

林寒青只觉前胸之上，被人重重的打了几拳，呆呆地望着两人，说不出话。

但闻那青衣少女道：“怎么样？这两人可是武林中的人物吗？”

幸好他脸上的彩色，掩去了惊愕的神情，使人无法瞧出他心中的震动，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冷汗，道：“这两人很好，你立了一件大功。”

那青衣少女凄然说道：“但望主人能降殊恩，请赐妾身解药，免去那三日一疼之苦。”

林寒青应道：“我见着主人之面时，定当代你求情。”

青衣少女噗的跪了下去，接道：“妾身这里先拜感大恩了。”

林寒青道：“不用客气了，这两人，被你捆在此处几天了？”

那青衣少女道：“大约有三四天了。”

林寒青心中暗道：这两人内功虽深，但身中迷药数日之久，不知是否会影响体能，当下说道：“有我在，不妨事了，去把

解药取来。”

青衣少女满脸茫然之色，道：“解药！那人没有留在这里啊！”

林寒青怔了一怔，道：“唉！原来未留下解药，那他是不信任姑娘了。”

青衣少女道：“不错，我们好好的卖酒人家，和武林中人，可算得毫无纠葛，被你们强迫我们为非作歹，下药害人，自然是心有不甘。”

林寒青笑道：“这些话对我说，不要紧，遇上别人，但凭姑娘这几句话，就要招来杀身之祸。”

青衣少女道：“我一个人，死也算不得什么，只是长兄、幼弟，你们也不肯放过，手段未免是太辣了！”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两人我带走了。”

青衣少女道：“我心中虽然不愿，但在你们强迫之下，已经做了害人之事，这两人和我们无怨无仇，我却在他们酒菜之中下了你们留下的迷药，这一生一世，就难得安心。”

林寒青道：“事已至此，姑娘纵然悔恨，也是无用的了，这两人由我带走。”

青衣少女道：“好吧！他们晕迷了数日未醒过来，再要留在这里，只怕也没有命了。”

林寒青解去两人身上绳索，扶起两人，下楼而去。

行至店门所在，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如带他们离开此地，那真正主谋之人到来，只怕这姊弟二人，都会有性命之忧，倒不如给他们讲了实话，要他们早些逃命去吧！”

心念一转，重又转了回来，道：“姑娘……”

青衣少女刚锁好了楼上木门，眼见林寒青去而复转，脸色大

变，接道：“为什么又回来了？”

林寒青看她目光中充满惊怖之情，不禁黯然一叹，道：“姑娘不用多疑，在下有几句真话，奉告姑娘。”

青衣少女奇道：“什么事？”

林寒青道：“在下并非姑娘认为的武林盗匪。”

青衣少女道：“什么？你和那些人不是一帮的吗？”

林寒青道：“不是，但这两个晕迷不醒的人，却是在下的朋友。”

青衣少女道：“既是你的朋友，那你就带走吧！”

林寒青道：“在下为姑娘姊弟担忧，我去之后，他们再来问姑娘要人，姑娘岂不要为在下所害了吗？”

青衣少女道：“他们也不知我擒了两人，我不告诉他们就是。”

林寒青道：“唉！姑娘不是江湖中人，哪知江湖上的机诈，他们虽然不知你擒了两人，但交给你的迷魂药物，却是早已有数，如若他们查出了药物少去，不见你擒捉之人，岂不是要动疑心？”

那青衣少女叹道：“不错，他们交给我们的药物，都是些红色丹丸，限定了一人施用一粒，不许多用……”

她说到此处，目光转投到李文扬和韩士公的身上，接道：“我按他们的吩咐下药，每人一粒，果然把两人给迷了过去。”

林寒青道：“为今之计，姑娘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那青衣少女似是以为林寒青说动，黯然叹道：“哪两条路，还望先生指示？”

林寒青道：“第一条路，姑娘请立刻携带幼弟逃走，在下愿倾所有，解囊相助，山河壮丽，天下辽阔，何处不可安身立命？”

青衣少女摇摇头，道：“不行，我和家兄，都被他们强迫服下了毒药，如是不服解药，十日后，即将毒发而死，这条路，难以行通，你说说第二条路吧！”

林寒青道：“这第二条路，还得姑娘合作才行。”

青衣少女道：“只要能救得家兄、幼弟，逃得死亡之劫，小女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林寒青道：“好！姑娘可知那些人几时来此吗？”

青衣少女道：“小女子记忆所及，似乎是今日该来。”

林寒青道：“那是最好不过，姑娘请把在下也捆了起来，放在那小楼之上，如若那些人到了之后，姑娘就把他们引上小楼，自己要立时下楼，千万不可在楼上停留。”

青衣少女道：“那怎么成，如若把你的手脚也捆了起来，岂不是……”

林寒青接道：“不妨事，这些绳索，还捆绑不住在下，只要他们能上小楼，在下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林寒青又把李文扬等两人抱上小楼，捆上绳索，伸出双手，笑道：“姑娘请把在下双手也捆起来吧！”

青衣少女轻绕绳索，松松的捆住了林寒青的双手，带上楼门而去。

林寒青待青衣少女去后，立时挺身坐了起来，计算了方位角度，决定了出手方式，才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大约有半个时辰之后，突闻楼梯上响起了杂乱步履声，耳际间响起青衣女子的声音道：“一共三个人，都在小楼之上，你们只有两个人，如何能带走三个？”

林寒青暗暗赞道：这丫头倒是聪明的很，连来了几个人，也暗中告诉我。一侧身，面壁横卧，运气闭住了呼吸。

只听一个粗厉的声音，说道：“这倒不用你发愁了。”

但闻轰然一声，尘土横飞，那楼上木门，竟然被生生撞开。

但闻青衣少女的声音，说道：“你们把我楼门撞坏，日后再擒到武林中人，要放到哪里呢？”

林寒青早已选择好了方位、角度、微启一目望去，只见两个黑衣大汉，并肩走了过来。

那青衣少女说道：“看到了吗？三个人一个不少。”

言罢，匆匆下楼而去。

只见左首一个黑衣大汉，伸手指着韩士公，道：“这个人我认识。”

右首那人接道：“名唤韩士公，我也认识。”

左面那大汉伸手一拉，把李文扬转了过来，道：“这个人，你可认得吗？”

右首那人道：“此人是黄山世家的三代东主李文扬。”

左首大汉笑道：“这两人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如是擒了回去，定可邀得重赏。”

右首那人叹息一声，道：“什么黄金、珠宝、明珠、古玩，我也不放心上，但望能和那美人儿小翠，有上一宵之欢，那就不虚此生了。”

左首大汉笑道：“我瞧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小翠姑娘，艳若天仙，会看上你这副德行么？”

右首大汉道：“主人有言在先，谁要能替梅花门立下大功，可以提出任何要求，那小翠虽然看不上我，但如主人有命，她也无

可奈何。”

林寒青暗道：果然是梅花门下，西门玉霜这女人，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当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那左首大汉伸手指着林寒青道：“这小子不知是何许人物？如是名不见经传的人，那就把他宰了算啦，免得麻烦。”

林寒青感觉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自己的左臂，显然是想把自己搬转过去，心想时机已至，听声辨音，算准了两人的方位，突然一跃而起，双手、双足、一齐动作，分向两人袭去。

两个大汉做梦也未料到，一个弱女子，也敢暗弄手脚，应变不及，双双被点了穴道。

但闻噗通一声，两人栽倒地上。

林寒青右手挥动，点了两人四肢穴道，笑道：“两位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啊！”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那青衣女突然奔上楼来，望了林寒青一眼，喜道：“你一个人收拾了他们两个？”

林寒青道：“这都是姑娘相助之力。”

那青衣女叹道：“现在虽然把他们两人制助，可是以后还有人来。”

林寒青道：“在下留此，用心就在解除姑娘之危。”

回手两掌，分拍两个大汉背心之上，冷冷说道：“此刻，在下如若要杀死你们，那是易如反掌，不过在下知道两位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

两个黑衣大汉，虽然四肢穴道被点，没有了反抗之能，但听得林寒青颂赞之辞，亦是大感受用，不禁微微一笑。

林寒青冷笑一声，接道：“因此在下，想先找一位出来，让

他尝试一下分筋错骨的滋味，但不知两位之中，哪一位有此勇气？”

两个黑衣大汉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不见，呆呆的望着林寒青。

林寒青看两人神态，已然心生畏惧，不再拖延时刻，随手抓过左面的一个大汉，道：“阁下先试一下如何？”右手一托，咔吧一声，卸了那大汉一条左臂。

那大汉疼的冷哼一声，说道：“那位江兄，武功强我甚多。”

林寒青冷笑一声，道：“那就让他试试了。”抓过右面大汉，暗用内力，扭断了他的右臂。

这等分筋错骨手法，残酷异常，两人被点数处要穴，无法抗拒，只疼的呻吟不绝。

林寒青冷然一笑，道：“如是两位自知难能忍下这等分筋错骨之苦，那就快些拿出解药。”

两个大汉齐声说道：“解药现在身上。”

林寒青替两人接上断臂，从怀中找出解药，先让两人试服了一粒，才让韩士公、李文扬各自服下，又迫两人交出那少女服用的解药，说道：“姑娘快去收拾细软，立时逃命去吧！”

那青衣女拜伏于地，道：“恩公请赐姓名，小女子自知难报大恩，此后当记下恩公姓名，设位供奉，晨昏叩拜。”

林寒青摇摇头，道：“不用了，姑娘快快请吧！”

那青衣女拜谢之后，下楼而去。

林寒青枯坐相候，足足等了半个时辰，韩士公和李文扬才醒了过来。

韩士公双目始睁，立时吼道：“那小妞儿胆子不小，敢在酒

菜之中下毒，咱老猴儿，非得宰了她不可。”

目光一转，看见了林寒青，不禁一呆，道：“阁下何人？”

林寒青一抱拳，道：“韩兄能以听出小弟的声音吗？”

韩士公道：“声音倒是很熟，可是素昧平生。”

林寒青道：“小弟林寒青啊！”

韩士公一跃而起，道：“你胡说八道！”右手一伸，抓了过来。

林寒青左腕一缩，避了开去，说道：“韩兄，小弟确是林寒青。”

韩士公怒道：“我那林兄弟，英俊潇洒，有如临风玉树，岂会是你这般模样？”

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弟被人毁了容。”

李文扬突然接道：“不错，这是林兄弟的声音，唉！如非林兄弟，别人也不会救咱们了。”

韩士公望着林寒青茫然说道：“林兄弟，什么人毁了你的容？”

林寒青道：“西门玉霜。”

韩士公骂道：“哼！又是那女魔头。”

站起身子，接道：“我去找那妞算帐，林兄弟，咱们等会再聊。”

林寒青急急道：“韩兄留步，不能怪那位姑娘，她身受迫害，为人所用，一个女孩子家，你要她如何反抗？”

李文扬微微一笑，道：“韩兄，不要急，你先让林兄说明经过。”

韩士公坐了下来，林寒青仔细把经过说了一遍。

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道：“莽莽江湖，恩怨纠缠，不知几

时才能澄清？”

林寒青本想把李中慧和西门玉霜太湖相遇之事说出，但继而一想，却又忍了下去。

韩士公望了两个黑衣大汉一眼，道：“这两个兔崽子，既是西门玉霜的属下，干脆把他们宰了算啦！”

林寒青突然举起手，点了两人几处要穴，道：“留他们一线生机，死活由天就是。”

他眼看白惜香经历病魔折磨之苦，心中惜怜万般，只想多做一些善事，能使那白惜香“安渡险关”。

这是他心中之秘，自是不便出口。

韩士公哈哈一笑，道：“林兄弟这般仁慈，走江湖只怕要吃大亏，咱们今日不杀两人，也许若干年后，杀咱们的又是他们两个。”

他口虽如此说，但却并未坚持要把两人处死。

李文扬默默观察，发觉了林寒青意志消沉，已非昔日之时的豪放英雄，心中感慨万端，伸出手去，握住了林寒青的右腕，说道：“林兄弟，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在江湖之上行动，讲的是豪放意气，自是不用计较容貌的丑俊了。”

林寒青微微一笑，道：“多承李兄关怀，兄弟早已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韩士公哈哈一笑，道：“对，唯大英雄能本色，林兄弟能不为俊容变丑忧苦，老哥儿是佩服得很，走！咱们找处酒馆，先痛痛快快的喝他一盅，老哥儿要敬你三杯。”

三人起身下楼，离开了碧云天。

李文扬、韩士公被那药物所迷，饿了数日，未进饮食，腹中

是早已饥肠辘辘，放开脚步，向前奔行，希望能早些找到一家酒馆，吃喝一个痛快。

这座市镇，地处交通要隘，来往商旅频繁，是以十分热闹，商店酒馆栉比林立。

韩士公当先而行，直奔入一家名叫“朝阳楼”的大客栈。

这是一家兼营酒饭生意的大客栈，韩士公一脚进门，就大声喝道：“伙计！十斤上好的状元红，三斤熟牛肉，再配几样下酒的小菜，越快越好。”

待他选择了一处座位坐下，已经吩咐了要的酒菜。

这时，不过申初光景，午饭已过，晚饭尚早，店中甚是清闲。片刻之间，已把韩士公要的酒菜端上。

韩士公是杯到酒干，连吃下两斤多酒，才放下酒杯，说道：“林兄弟，老猴儿两度为你所救，咱们这份交情，可说是生死与共了。”

林寒青微微一笑，道：“区区小事，韩兄不用挂齿。”

李文扬突然叹息一声，道：“林兄，这些时日，你到何处去了？舍妹曾经派人，到处寻找林兄，但林兄却如沉海沙石，探不到一点消息。”

林寒青淡淡一笑，接道：“兄弟这些时日之中，经历了许多可悲可叹的事，已对江湖中恩怨纠结，永无宁日的生活，大感厌倦，不愿再置身于是非漩涡之中。”

韩士公一掌拍在桌子上，道：“什么！林兄弟这年纪正是逐鹿江湖的英雄岁月，怎的竟动了退隐之心？”

林寒青叹道：“江湖上纠结重叠，无休无止，如若人人都不肯相让，岂不是杀劫绵连，清平无日了吗？”

李文扬呆了一呆，道：“林兄，短短两月不见，林兄的豪迈之气，尽已消沉，这期间……”

林寒青道：“没有事。”

韩士公哈哈一笑，道：“林兄，你可知道老猴儿和李兄为什么到了太湖？受了暗算吗？”

林寒青道：“这个，兄弟不知。”

韩士公道：“为了林兄弟你啊！咱们是奉了李姑娘之命而来，追查林兄弟行踪，李姑娘雄才大略，已得周大侠和金拂道长等武林高手支持，争取武林盟主之尊。”

林寒青心中暗道：“那西门玉霜说的不错，李中慧果是为了盟主之位，才放过杀她的机会，竟然不顾日后武林大劫，这女人，当真是自私得很。”

李文扬眼看林寒青默然不语，若有所思，忍不住接道：“林兄，今后行止，可已有了打算吗？”

林寒青道：“兄弟准备重返徐州左近，寻找我那师弟下落。”

韩士公笑道：“林兄弟那位小师弟，有如沉海沙石，一时间，只怕不易寻找，不如先和我等到南昌一行，那里高手云集，天下英雄，大半在场，或可打听出令师弟的下落。”

林寒青淡淡一笑，道：“两位赶往南昌，可是参加推举武林盟主的大会吗？”

韩士公道：“不错啊！你已经早知道了？”

林寒青道：“唉！有负两位雅意，兄弟不想去了。”

韩士公眼睛一瞪，道：“为什么？天下英雄，云集南昌府张氏花园，推举盟主，共同对付那西门玉霜，是何等重大的事，兄弟怎可不去？”

林寒青道：“还不是逐名争利！说穿了和那西门玉霜有何不同？”

这两句话说得很重，只听得韩士公和李文扬，同时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韩士公是老江湖，但他生性憨直，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说道：“林兄弟，咱们数月不见，你好像变了许多？”

林寒青心中暗道：“如若那李中慧真有为武林除害之心，早已把西门玉霜置于死地了，用不着去争那盟主之位了。”

李文扬为人沉稳，轻轻叹息一声，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韩兄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林寒青亦似是自知话说的过重，不再多言。

韩士公突然放下手中酒杯，双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道：“奇怪啊！！”

林寒青茫然说道：“什么事？”

韩士公道：“你是不是真的林寒青？”

林寒青笑道：“小弟面容虽被毁去，难道声音也变了吗？”

韩士公冷冷说道：“我那林兄弟，豪迈无伦，剑胆侠心，和你这性格不相同。”

林寒青心中暗道：我形貌大变，和往昔判若两人，这也难怪他心中怀疑。

但闻韩士公高声说道：“李兄弟，那西门玉霜无所不能，咱们不要中了她的诡计。”

李文扬已从李中慧的口中，知道了林寒青被毁容貌之事，但眼前之人，究竟是否是真的林寒青，倒也无法确定，凝目沉思，默不作声。

林寒青只觉眼下情势，十分尴尬，站起身子，说道：“两位既然见疑，兄弟就此别过。”转身直向店外走去。

韩士公霍然而起，道：“站住！”伸手抓了过去。

李文扬挥手一挡，道：“韩兄不可造次。”

两人这一攻一拒间，林寒青已加快了脚步，走的踪影不见。

韩士公怒道：“你拦我作甚？”

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道：“他是千真万确的林寒青，如是韩兄迫他出手，岂不是伤了自己兄弟们的和气。”

韩士公缓缓坐了下去，道：“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林寒青？如他真是林兄弟，岂会在短短数月之内，性格大变？”

李文扬摇头苦笑道：“不能怪他。”

韩士公道：“一个年轻人如能短短数月之中，便意气消沉，那还有什么出息？就算他真是林兄弟，我老猴儿也不用交他这个朋友了！”

李文扬道：“你可知那西门玉霜之能吗？”

韩士公呆了一呆，一拳敲在桌子上，道：“不错，老猴儿是老糊涂了，他被那西门玉霜毁容之后，又被迫服下了变性毒药。”

站起身子，放腿向外奔去。

李文扬身子一横，拦住了韩士公的去路道：“韩兄要到哪里去？”

韩士公道：“林兄弟被迫服毒，咱们岂能不管？”

李文扬道：“追不上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林兄弟神智清明，纵然是真的被迫服了毒药，药性也是缓而不重，足可有自保之能。”

韩士公道：“那也不成啊！咱们既然知道了，岂可坐视不管？”

推开了李文扬，大步追了出去。

此人善恶之念，十分强烈，重义热情，爱恨分明。

李文扬只好付了酒饭钱，大步追了出去。

但见行人熙攘，哪里有林寒青的影子。

韩士公放开喉咙，高声喝道：“林兄弟，林兄弟！”放腿向正北追去。

林寒青隐身在一处屋角之后，耳闻目睹韩士公焦急之情，不禁真情激荡，但想此去南昌的名位之争，心中又生厌恶，忍下心去，置之不理。

直待韩士公和李文扬走的踪影不见，林寒青才转向正南行去。

这一下背道而驰，那韩士公纵然追到北海，走遍冰山，也是难以寻到林寒青。

林寒青信步而行，不知不觉已走出了十余里路。这时，归鸦阵阵，落霞满天，天色已是将近黄昏。

林寒青只觉得心中充满了事端，但又无法理出一个头绪。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低垂，四周的景物，都被笼罩在夜色中。

林寒青在夜色中茫然而行，不辨方向，也不知行向何处？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突见一处灯光，闪烁在目前。

林寒青顺着那灯光行去，行到近前，才发觉原来是一座小小寺院。那灯光，就是从小寺中透了出来。

林寒青举手一推，寺门应手而开。

原来那两扇木门，竟是虚虚掩着。

林寒青大步而行，直向寺中闯去。

这座寺院，不过有半亩地大小，连两廊大殿，也不过数间房屋，灯光就在紧临大殿旁边的一个小室中，照射出来。

林寒青行近小屋，推开木门望去。只见一个童颜鹤发，身着道袍的老人，盘膝坐在屋角。

在那老人身侧不远处，坐着一个长发垂地的半裸丽人。两条全身赤红的巨蛇，各自盘成了一盘，分卧在那半裸丽人的身侧。

林寒青看见那白发道袍的老人，只觉似曾相识，但他心目中正自有着无数烦恼，不愿再分心去想别人的事。

正待转身而去，突闻那半裸丽人冷冷说道：“站住！既然闯了进来，难道就想走吗？”

林寒青暗暗叹道：眼下那白惜香正在习练魔功，不知是死是活？

他心中在想着白惜香，人却依言停了脚步。

只听那半裸丽人冷冷接道：“你如想多活一会，那就乖乖的给我坐在屋角。”

林寒青想也未想，就走到一处屋角坐了下来。

那半裸丽人，料不到他竟是这般的听话，手中已从怀中抓起一条青身黑点的小蛇，准备投掷过去，但见林寒青依言坐了下去，便重又收了小蛇。

那白发道袍的老人，望了林寒青一眼，低声对那半裸丽人说道：“咱们两人的事，与旁人何干，为什么不让他走呢？”

半裸丽人冷漠地说道：“此地如此荒僻，四处无人，谁要他自己跑了进来，正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何能怪我？”

那道袍老人道：“这等无心之失，责之未免过苛，你留他在

此，有何好处？不如由他去吧！”

那半裸丽人冷哼一声，道：“我要用他作榜样，让你先瞧瞧厉害。”

林寒青隐隐间听出那女人口气，似是要立刻出手惩治于他，不禁心中一动，神志也大为清醒，道：“你说什么？”

那半裸丽人，微微一笑，道：“我要你尝尝蛇毒攻心的滋味。”林寒青吃了一惊，道：“为什么？咱们无怨无仇。”

那半裸丽人格格一阵娇笑，道：“不错，咱们无怨无仇，可是世上又有几人和我有怨有恨呢？”

她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真气，接道：“我如果不杀死无怨无仇的人，这世界岂不是无人可杀了吗？”

林寒青心中暗暗忖道：好啊！人命关天，是何等重大的事，你竟然把它视成了家常便饭，赏心乐事。

只觉此女心地恶毒，尤在那西门玉霜之上。

只听那白发长袍老人长叹一声，说道：“不论你有什么恶毒的方法，尽管请加到我的身上，还望能看在贫道份上，放他去吧！”

林寒青只觉那人声音很熟，似是在哪里听过，仔细瞧了一阵，不禁心头大骇，几乎失声呼叫出天鹤上人来。

原来，那童颜鹤发的老者，正是茅山天鹤上人。

只听那半裸丽人，冷冷地说道：“我要让你先尝尝蛇毒攻心之苦。”陡然举手一挥，一条小蛇直向林寒青飞了过去。

林寒青早已运气戒备，陡然横里一跃，避开数尺，挥手拍出一掌。一股强猛的掌风，直涌过去，击在那小蛇身上。

但闻啪的一声，小蛇落在了地上。

那半裸丽人，咦了一声，道：“看不出你还有如此武功？”

林寒青一掌拍出之后，探手入怀，取出了参商剑，怒道：“你这女人，怎的如此恶毒，在下又没得罪过你，怎的出手就要放蛇伤人？”

那半裸丽人冷笑一声，道：“怎么？你可是觉着你手中的短剑很锋利吗？”

天鹤上人突然接口说道：“你还不走，等待何时？”袍袖一挥，立时劲风涌出，烛光摇颤而熄。

全室中，陡然黑了下來。

但闻那半裸丽人，娇叱一声，室中陡然间腥风扑鼻。

隐隐间，林寒青感觉到几条毒蛇攻了过来，立时挥动短剑，护住了全身。

这参商剑虽非什么千古宝刃，有着削铁如泥之能，但却是精钢合以纯铁冶炼而成，剑刃锋利，可贯坚石。

林寒青只觉护身剑芒中，击中了什么，心中暗道：此剑锋利异常，只怕要伤了她不少毒蛇。

只见室中火光一亮，熄去的烛火，重又燃了起来。

黑暗消退，景物清晰可见。

林寒青仔细看身前，果然有两条被斩断的蛇身，看那半裸丽人，竟然是移到室门口处而坐，想是怕他和天鹤上人逃走。

林寒青缓缓转过头去，望望屋角旁边的天鹤上人，目光到处，不禁一愕。

只见一条儿臂粗细的红色巨蛇，重重的缠在天鹤上人身上，两条手臂，也被蛇身缠住，蛇口中红信伸缩，就在天鹤上人下颚附近。

林寒青看了两眼，突觉心中一寒、冒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暗道：似此等之苦倒还不如一刀杀了来得痛快。

但那天鹤上人，仍然神态从容，若无其事，对那缠在身上的毒蛇，望也不望一眼，紧闭着双目，肃然端坐。

只听那半裸丽人，冷冷说道：“你自己已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以死去，竟然还要管别人的闲事。”

天鹤上人缓缓启开双目，淡然说道：“贫道有一句话，奉劝姑娘。”

那半裸丽人奇道：“什么事？”

天鹤上人道：“在这座小寺之中，除了你和贫道二人，还有一位……”

那半裸丽人一指林寒青接道：“还有这位丑八怪了。”

天鹤上人道：“他挺胸昂首，站在那里，谁都可以瞧见，贫道所指，自然不是他了。”

那半裸丽人奇道：“不是说他，难道还有第四个人吗？”

天鹤上人道：“不错，贫道说的正是另外一位，那人武功高强，脾气很坏，如非是贫道暗中相劝，只怕你早已伤在他的手下了。”

那半裸丽人冷笑一声，道：“有这等事？”

天鹤上人道：“你可是有些不信吗？”

那半裸丽人道：“要他出来瞧瞧，我才肯信。”

天鹤上人道：“他如现出身来，只怕不会再听贫道相劝之言，如若向你下手……”

那半裸丽人怒道：“你不用吓唬我，这室中根本没第四个人。”

天鹤上人道：“贫道早已被你放的赤练蛇，缠住了双臂，那执剑人，自顾不暇，你守在门口，什么人点起了室中的烛火？”

这一问，只问得那半裸丽人瞠目结舌，半晌答不出话，两道目光，不住在室中寻望着。